

羅香林輯校

劉永福歷史州

正中書局印行

目次

敘篇	一
一 劉永福與太平天國及天地會	一
二 初抵越南之劉永福	三二
三 黑旗與黃旗之角逐	四五
四 劉永福之助越抗法	八二
五 劉永福之克服黃旗	九一
六 劉永福之二度抗法	一〇五
七 中法戰爭與劉永福	一四一
八 黑旗軍之歸國	一六三
九 劉永福之渡海援臺	一八一

十 劉永福之矢窮內渡……………二〇三

劉永福歷史草敘篇

一 輯錄之目的

劉永福歷史草輯錄已竟，編者不敏，謹爲序其端曰：我華民族之式微也，至今日極矣！強鄰迫人甚，掠、求、恣所欲，今日割我藩封，明日吞我腹地，安南、緬甸、臺灣、高麗，喪失於前，東北四省，繼淪於後，其他租借地、居留地、路權、航權、鹽權、法權之喪失，更靡論。國民一飲一食，一行一動，一呼一吸，悉受掣肘，莫可怨訴，偶一聲張求直，言且未已，強鄰噫艦飛機，已遊弋盤旋於我內河與部門矣！嗚乎！是何世耶！攘逐之未能，隱忍之未可，暗暗就斃，中國今日，果何世耶！洪維我先民先烈，沐雨櫛風，百屈不撓，遠行不息，以立此國家，奠此封土，殫思竭慮，晝夜辛勞，初未嘗不欲其子若孫發揚光大於無竟也。而今則何如者？上之不能勵精圖治，發奮爲雄，死守疆場，抗驅強寇；中之不能各除私見，至誠團結，生聚教養，徐圖規復；下之不能少止恬嬉，各以廉潔儉約相勵，以維繫國家將枯竭絕之物力；沉迷荒落，寡能鮮恥，我先民先烈，又安貴有此不才子孫？九京有知，能無憾耶！黑旗將軍劉公永福，生際國家衰弱，民族委靡之會，不甘自居無勇，奮起南服，慨然出國，抗法禦日，捍衛國族，義聲所播，寰宇震動，使吾國近世上下，皆如將軍，國家何逮不足自強？國土何逮不盛？吾先民先烈何逮含恨九京也？語曰：一東隅已逝，桑榆非晚。一吾輯將軍史事，蓋不勝痛哭流涕，而惟焚香禱祝，以冀吾義士卓然興起也！

二 輯錄之經過與史草內容

民國二十一年春，編者受燕大國學研究所洪煨蓮先生委派，往華南調查人種，觀察測驗，凡八閱月。工作餘暇，每蹀躞書肆，蒐求遺佚，遇地方人士熟悉當地掌故者，復就之諮詢。凡地方志乘，家譜族牒，傳狀墓銘，籤詞符籙，歌謠唱本，私家簿鈔，金石碑刻，與夫前賢著作，皆分別搜討，不敢或荒；雖鉅於時，絀於費，未能廣購，而朋輩及當地人士所贈與者，不無可觀；已就調查經過，及所獲資料，撰報告書二冊，猶有未盡，爰剔取其中關係較鉅，可自成書者，凡若干種，校錄以行。今茲史草，其一目也。

史草所述，半爲黑旗將軍劉永福抗法禦日經過，半爲劉氏剿撫南服土匪情況。作者欽人黃海安，嘗隨永福效力行伍，永福晚年里居，黃爲之課兒孫讀書，與永福晨夕晤對，意甚適也。永福令之草黑旗事蹟，自爲講述，日一二時，講罷，黃輒錄之。至民四，成稿八冊，長十萬言，未及清理，章節未具，而永福遽於翌年卒，稿藏海安家，世莫得見。數年前，有某君，傳出節錄，改飾詞句，得數萬言，寄廣州越華報發表，以無史學常識，去取未宜，閱者病之。友人謝君富禮，欽人也，亟向海安家，索出原稿，聞編者方蒐求華南民族史料，卽送以來。編者得之，喜出望外，費時二月，爲清錄一通。向之蠅頭小草，不可驟識者，至是行列井然，一目卽了。其文詞，悉仍舊，隻字未易；其句讀，則依晚近標點符號，擅代爲之。間遇其中缺錄未盡，或與他書異同錯綜，足資印證者，則附案其間，略予考訂。寫錄已竟，釐爲十卷。一

劉永福與太平天國及天地會，二初抵越南之劉永福，三黑旗與黃旗之角逐，四劉永福之助越抗法，五劉永福之克復黃旗，六劉永福二度抗法，七中法戰爭與劉永福，八黑旗軍之歸國，九劉永福之渡海援臺，十劉永福之矢窮內渡。雖字裏行間，頗病蕪累，校補輯錄，未善未宜；然就記述黑旗歷史諸載籍言之，已屬首尾最具，其爲原始史料，(Original sources) 無可議也。

史草作者，雖無意公諸當世，未嘗注意文詞，然其書不僅關係劉氏個人事蹟之暴露，於民族國家近世史實，關係尤鉅，請試論之：

一者，永福抗法禦日爲民族精神所寄，今茲史草實卽吾華民族史一頁也。吾國自道光對英鴉片戰爭以來，國事日非，外侮日迫，政府無能，盡暴於寰宇；而民族自信力，日以薄弱，始則僑於列強堅甲利兵，朝野失色，莫知所可；繼則受制列強經濟文化之侵略，而貧弱愈甚。上焉者徒嘆窮途，憚於興作，苟求豫佚，自暴自棄；下焉者，日趨貧愚，無力興作，聽人宰制，莫之能違。國家活力，寢以消替，民族生機，寢以淹阻；非得大英雄畏者，爲之鼓舞倡導，綱繆策畫，勢必日趨滅亡，無可挽救。此則治中國民族文化史者，所熟知者也。永福以一介平民，冒難出關，助越抗法，紙橋之役，奮死肉搏，所部健兒，如楊智仁等，肝膽照人，明恥負氣，視史草按語，引請纓日記，述智仁出發時語：「見洋人能忍者，非人也，雖死，請任先鋒。」臨難不屈，見危授命，此其精神。「大雄無畏」爲何如者？其後馮子材等大勝法人於鎮南關，未始非永福等先爲之倡，有以回復諸將士之自信力也。迨光緒二十年，永福等赴臺禦日，兵盡矢

窮，終不負節，雖臺灣卒亦未保，而留臺華人，民族思想，寔以發達，三十年來，其舉義謀革命者，且十餘次，則又永福等之化也。史草所記，對外戰事，至今復述，猶虎虎生氣，聞者動容，謂非民族史料之一，不可得也。此其一。

二者，謂永福轉徙桂越粵閩，始則結集義民，反抗清兵，繼則開關越南，綏靜邊圍，抗逐法人，保持正義，及夫含哀歸國，復效力粵疆，奠安閩閩，其後渡海赴臺，又奮力禦日，矢志保民。活動所及，悉與中國近世時局，有密切關係，於吾國西南東南近世邊疆問題，關係尤切。是永福活動事蹟，即中國近世史一部分，而尤為近世邊疆史一重要部分也。今茲史草，除詳記永福一己活動外，且及當日桂越粵閩地方景況，於治桂越及臺灣史地問題者，裨益尤多，是史草又為吾國邊疆史料之一也。此其二。

三者，近世治中國外交史者，每徒視官方往來文書，及書面交涉經過，而忽略民間對外態度及行動，致於國家對外政策之轉變，每不易說明。今茲史草，於中法中日諸戰役，獨詳民間自動抗禦經過，足補官書未備，可依之獲識當日外交與國民行動之相互關係。是其書又為中國外交史料之一也。此其三。

四者，永福對外抗戰，以其人初鮮與中國官方及士大夫相通，消息隔閡，諸家記錄，每以訛傳訛，漫無真據。今茲史草，則獨據永福口述，材料來源，自較直接，雖其間或不無誇大處，然要足匡正諸書訛偽也。請試論之。如柳翼謀先生編東亞各國史第三篇南方諸國第四章法之保護越南，引中國近時外交史云：

「先是中國長髮黨魁吳珉者，率敗軍攻東京，安南官軍與戰，破走之。吳珉死後，餘衆分為二黨，一據雲南

東京境上紅江江畔之勞開府，稱黑旗黨，一據東京之興安府，稱黃旗黨，黑旗黨魁劉義，字永福，廣西錦州人，曾與吳琨轉戰安南東北，安南政府招撫之。永福據勞開府，娶安南王女爲妻，旗下人數達二十五萬，儼然創成一獨立國。永福惡法人跋扈，親至順化府見安南王，願任驅逐法人之勞，安南政府大喜，約每年補助軍費六萬元。光緒八年，法國海軍大佐黎威爾，率兵佔河內海防二府，劉永福遂與法國宣戰，疊逼河內，黎威爾遇伏戰死。其間訛誤，不一而足。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七十八章，喪失安南之宗主權及其影響，所述永福籍貫，及入越經過，更錯誤百出，荒謬不經。永福原籍博白，後徙廣東防城，復遷廣西上思直隸廳，又移遷隆土司，自越歸後，卜居廣東欽州，卽今欽縣，與錦州無與也。抑廣西亦無錦州一地，普通所謂錦州，卽今遼寧省錦縣，其爲訛誤，無待論也。今以史草證之，更爲明曉。永福初投延齡國主吳元清，元清自言爲太平黨羽，其後復依元清子阿終（一作忠）卽吳琨（一作鯤或鯤），琨爲清軍所迫，餓復不繼，永福知不可免，率所部數百人入安南，勦白苗自效，旋破黃旗黃崇英，助越人抗法，實未嘗與吳琨轉戰安南東北，史草言之至詳，此所云云，蓋誤傳也。又永福雖嘗受越南封爵，然未嘗娶安南王女，所部更不達二十五萬，史草原委皆備，足證其僞。此一例也。

又如黃澤蒼編越南第三章過去之越南云：

「西貢之法國交趾總督，乃遣海軍少佐噶爾釐（Francis Carrier）於翌年赴東京，率破艦二隻入河內，欲以武力佔奪之，爲永福所殺，法國之野心，一時大受阻礙。永福者，廣西錦州人，本太平餘黨，原隸吳鯤（按

即吳珉，字或作錕。部下，斃死代領其衆。及法人進兵東京，太原省守帥，招永福相助。永福年垂六十，鬚髮如銀，而勇敢善戰，數挫法人之鋒，越南乃授以三省提督之職，封一等男。法人未能包圍括東京者，以有永福在也。此與紹葉君山所述大略相仿，其錯誤亦相同。永福於同治四年離廣西赴越南，時年二十九。同治十年，初與法人戰於河內，斬其將安鄴，時年三十五。光緒九年，與法將李威呂（字或作黎，作利，作爾，蓋譯音也）戰於紙橋，冒死相衝，斬李陣上，時年四十餘耳，無所謂「年垂六十，鬚髮如銀」也。其爲訛傳，亦無可疑。史草於永福年代，敘述最詳，足正諸書年代之誤。此又一例也。

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唐景崧傳，記景崧與永福關係，文云：

「光緒八年，越法事起，自請出關，招致劉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明年抵保勝，見永福，爲陳三策，謂據保勝十洲，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中國必助之饒；若坐保勝，事敗而投中國，策之下也。永福從中策，戰紙橋，敵潰……」

按永福抗法，純出時勢逼迫，非必俟景崧勸告始有是舉。景崧未抵越前，永福早於同治十年，大戰法將安鄴於河內，其後雖與越帥黃佐炎頗有齟齬，然亦未嘗不欲再勝法軍自重。景崧所勸上策，蓋謂永福當佔據越地，逐其君臣，而自王耳。永福所以不從，正以於義未安，且如是舉動，必驅越人反與法結，其辯論經過，及利弊，具詳史草，足正史稿劉列傳脫誤。至所云中策，本永福自欲回越南預計，不足以云從誰策也。又史稿同卷劉永福傳，謂永福於

臺南不守後，乘德船潛歸，而唐傳則謂景崧乘英船歸國，此亦傳聞之誤。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謬誤亦同。永福歸國景況，具詳史草，而唐氏事迹，連雅堂臺灣通史言之亦審，蓋德英二字，適錯易也。要之，史稿所錄，似得之傳聞，或依唐氏子孫所送傳狀，刪削而成，亦未可知；其簡略脫誤，無可諱者。今茲史草，克發其覆，此又一例也。

凡此皆史草內容，可特別注意者，全稿具在，要可覆核；編者不敏，絮絮喋喋，非所敢焉。茲就校補輯錄，所用各書，略舉如次：

欽州採訪冊（民國十九年廣東通志館藏）劉永福傳

林繩武撰劉永福傳（廣東欽縣學會會刊第一卷二期）

邵啓標撰馮宮保事蹟紀實

吳桐林撰今生自述

連雅堂撰臺灣通史

劉名譽編越事備考

唐景崧撰請纓日記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

王先謙輯東華續錄

張德堅編著賊情彙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俞明震撰臺灣八日記（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無名氏編天地會文件（興寧羅氏守先閣藏鈔本）

林繩武撰馮勇毅公神道碑

束世澂編中法外交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無名氏編越南戰略（光緒壬辰刊本）

郭廷以編著太平天國大事誌（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近代史參考）

羅惇勳撰中日兵事本末（中國近百年歷史資料本）

廣西統計局編古今廣西旅桂名人年鑑（民國二十三年出版）

江山淵撰丘逢甲傳（見小說月報）

羅香林撰丘逢甲先生傳（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二卷五期）

溫雄飛撰南洋華僑通史（東方印書館出版）

黃誠沅等纂隆安縣志

陶誠章撰教會源流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版）

徐延旭編越南輯略（光緒三年梧州郡署刊本）

無名氏纂克復諒山紀（振綺堂叢書本）

竹越與三郎編臺灣統治志（此書言永福事多誣竊語史草足發其僞）

羅香林著客家研究專論（希山書藏出版）

稻葉君山編著清朝全史（據中華書局但廡譯本）

平山周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黃澤蒼編越南（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珂編清稗類鈔（商務印書館出版）

清朝野史大觀（中華書局出版）

蘇鳳文撰平桂紀略（光緒乙丑刊本）

蘇鳳文撰股匪總錄（光緒乙丑刊本）

蘇鳳文撰堂匪總錄（光緒乙丑刊本）

蘇鳳文撰廣西昭忠錄（光緒乙丑刊本）

彭子明編臺灣近世史

曾友豪編中國外交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柳始徵編東亞各國史南方諸國（東南大學講義鉛印本）

許南英規園詩草卷首許贊堃撰窺園先生詩傳

梁啓超編著越南亡國史

太平洋客著新廣東

周勛本覆校石印廣西全省輿圖

謝啓昆修廣西通志

袁昶刻于湖題衿集

於此，有一最遺憾者，卽迄今未見黑旗戰紀，及劉永福援臺記，與友人陳毅菴君曩所藏黃錫銓序文本劉永福文告鈔本是也。黑旗戰紀爲光緒間坊間所常見書，人以其類似小說，不甚留存，故近日鮮見。編者嘗遍訪各書肆，皆不可得，故友凌龍，聞曩年曾藏是書，人亡物散，今亦不見。劉永福援臺記，據家懷才先生云：亦光緒間刊本。昔年嘗取諷讀，家有藏本，自遭變亂，今亦無存。編者嘗於坊間訪之，亦不可得。陳君毅菴所述鈔本，據謂民國初年於廣州府學東街冷攤得之，所錄多各家未見之文告，黃氏序文，未著作於美洲檀香山，蓋是時黃氏適爲駐檀香山領事黃遵憲公度隨員也。毅菴得是書，珍之若天球，二次革命後，竟於興寧官舍失之，今不知更落誰手，無可訪覩。

凡此三書，皆於永福史事，最切要者；而編者悉未之見，斯固編者寡陋無能，深可愧憾；而史料之不易保存，江浪淘沙，滔滔代逝，亦可痛也！

三 黑旗將軍劉永福略傳

共和建國之四年，黑旗將軍年七十九矣，聞日人以二十一條款，迫我政府，必承認，一時憤氣填胸，白髮怒舉，面亦亮如重晝，目稜稜欲射人，抗電北廷，請纓與戰，會項城當國，謀帝制，無抗日意，置將軍電弗顧，翌年冬將軍遂憂卒，天下痛之烏乎！如將軍者，誠不愧為民族英豪矣！當其助越守土，以偏師摧大寇，僂法將安鄴，李威呂阿非利，法人百計誘之不動；既清廷迫令歸國，復於臺合義民抗倭，內應饑，外應援，猶相持，不肯休，至矢窮，始痛哭歸，年八十，未忘國難。烏乎！如將軍者，誠可風矣！其傳曰：

黑旗將軍者，粵之欽州人也，姓劉，諱永福，一名義，字淵亭。先世居廣西博白，曾祖邦寶，祖應豪，父以來，悉業農，未仕。以來與弟以定，同遷欽州防城司古森洞小峯鄉，娶妻立業，遂為欽人。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生永福，值家落艱勞甚。未幾，以來迫挈家徙廣西上思廳，依從兄種坡為食，旋移遷隆土司。永福漸長，以來授以拳術。年十五，任灘師，坐船頭，視灘灣環深淺，指揮船夫，渡險如夷。年十七，母陳氏歿，以來以定復相繼逝，零丁孤苦，惟漁樵自給。是時太平，天國已奠都建康，以反清復漢，號召寰宇，粵東西為洪楊發難地，雖甯人統之，而會黨中人舉義應太平者，

日以盛，永福習之，咸豐七年，永福年二十一，躍然有用世意，自奮曰：「大丈夫不能爲生靈造福，已可羞，況日夕嗷稀粥，不能飽，又焉可鬱鬱居此乎？」遂與鄉人哥利等，留長髮投軍，隸元清旗頭鄭三爲先鋒。後投王士林黃思宏等部，旋依元清子吳錕亞忠，受左翼大帥印。而清廷方乘破金陵勢，集兵掃粵西，錕不能拒，又乏餽，永福知不可爲，不能附清，思於越南謀立功自救。乃歃血盟衆，誓樹幟扶傾，爲越南剿白苗，清大難，却錕西行，由大嶺抵越蘇街。部衆黃守忠、農秀業，欲殺蘇街守者鄧志雄，擁永福主其地。永福阻之，反與守者結義爲兄弟，遂移師入六安，立中和團黑旗軍。時白苗分擾北圻，聞黑旗訊，集衆逾萬來撲。永福於山路密令裝竹菴槍，誘苗兵入，猛擊之，苗衆奔潰，觸槍輒倒，遂大敗。越民慶賀，爭齎糧糈。越帥黃佐炎，耳黑旗名，乞增募廣勇千人，專任剿匪。白苗督帶盤文義，踞河陽，所部漢將覃采元，與秀業有鄉誼，遂殺文義投永福，六安凍冷悉平定。越王阮時，嘉永福能，授七品千戶職，時同治八年，永福年三十三矣。

會勝保、士籍、何均昌，懼永福往攻，遣兵出龍魯，爲先發制人計。永福迎擊，破之，收龍魯，明年復敗之龍王廟。何氣沮，招盤輪四所部數千人，合謀守保勝。輪四者吳錕表弟黃崇英也。廣西鎮安人，與弟輪五、輪七，少隸吳錕部，錕敗，率屬退安南。輪四強悍多詐，據河陽，立黃旗，與白苗通，勢最盛。永福懼衆寡不敵，佯投之，旋潛去，輪四二度襲之，不能克，所部黃寶盛，通款永福，輪四退河陽，永福入保勝。農秀業應越將請，復攻輪五、輪七於左大左祿，降其下，何大張慶、關等千餘人。永福遣秀業乘勢取河陽，會降衆叛，敗還。嗣清廷命提督馮子材出關，由孔板進攻輪四，遣使

詣永福乞助，永福許之，率部由船頭墟進，遂破河陽。甫班師，輪四復起，連陷六安頓關，紅河糧道絕。永福不得已，移十洲，途經保勝，所部蘇街黃二等，新敗無饜，多散去。翌年春，越士著石幫子，擾十洲，永福破之，解猛禮圍，所部漸集。逾年還保勝。七月，輪四圍龍魯，永福與戰，輪四創遁。明年輪四癒，攻猛把，永福間道截之，輪四敗；然自頓關安平，至宣光興化太原諒山北寧水東東朝七省，仍爲所踞。越王命佐炎攻頓關，永福遣秀業守忠助之，破安平，抵里良，遇關卡十三，攻不入，陷重圍中，永福視狀，率壯士，裹黑旗，藏短兵，繞道襲首關，戮守卒，奪旗幟，破第二關，行十八日，三關破，遂攻龍貢。翌年，再破輪四。佐炎喜，謂永福曰：「北圻長城，非公莫屬也！」由是永福聲威揚越，東朝吳鳳典亦率部五千人來會。而輪四於其間攻臨洮府，越兵不能支，佐炎促永福進，下湖寧立石。凱旋，越王授永福保勝防禦使。

同治十年，越法失和，法將安郭，進陷河內，越王諭永福出兵。先是法人以傳教越南，寔假窺土地，咸豐七年，藉口越王殺教士，與西班牙合兵，率艦東擾。同治元年，取越南下交趾邊和嘉定定祥永隆等州，結西貢條約，認安南爲法人保護國，旋取安江永和二州，以下交趾不適航運，復攻北圻，陷河內。越王不得已，遣使詣永福乞援，永福憤率部由興化抵懷德。而凌德選班晚，亦奮然率部投效。永福乃合佐炎所部，凡萬人，立營下寨，安郭出撲，永福即率隊度橋與戰，冒死衝法兵潰。永福歷隊窮追，逐北至河內西部。先鋒吳鳳典，擊安郭，斃之，斬首數百級。法兵攫城守，經月不出。永福備戰梯，選死士，將撲城。越王受法恐，遽與和，結法越親善條約。盡舉國權畀法，迫永福退山西。永福

痛惜，顧末如何。

是冬，輪四圍山西白樓社，總督陳平乞永福援，戰一旬，圍解。然輪四猶據七省各州邑，永福三路討之，各殿越兵千人，敵望風披靡，月餘，盡平之。而輪四邊結法人，入敦江府，越王命尙書阮福說，率所部合永福環攻之，月餘未破。會黃旗逃卒，以輪四糧道告永福，永福遣部截之，輪四復退河陽。越王授永福三宣副提督。光緒元年，永福與佐炎協攻輪四，破六安州，據鄉望第一關，諸將奮勇，連破七關，輪四出走，至溝龍河山徑，爲守者所扼，不得度，妻妾自盡，輪四爲所部砍傷，旋落豬人手，解河陽斬決。餘黨陳亞水、高十二、翁七、郭五、李亞生、大傢伙，乘官軍班師，奪諒山、北寧、太原、河陽、水巖等地，佐炎令永福勦之，而馮子材亦出關協剿，陳高糧絕，始潰。永福守河陽，令守忠鎮之，自回保勝。未幾，馮所部李揚才，搆兵反，走諒山，引法兵據北寧。佐炎遣使於北寧置黑旗行館，法軍疑永福飛至，遽去。揚才攻太原，敗馮部黨敏宣，永福爲畫首攻李軍總路口策，揮盧玉珍、仰攻、玉珍、劍，永福率二百人猛撲奪之。入夜與馮軍左右夾擊，焚李營，李軍潰。翌年春，永福復往十洲，勦葉成林，及輪四餘黨高十二，盡平之。永福以北圻完復，請返粵，省祖墓，道經興化、北寧、南太、廣安、下淵、河魯、荳街，至欽州，那良，入上思。所過吏民歡幸，郊迎，萬人空巷。當是時，婦人孺子，莫不知有黑旗劉將軍也。

會法人敗盟，出兵攻南定，越廷飛使詣欽，促永福籌戰。永福別國人，再出關，抵山西，而法人陷南定矣。佐炎等革職。永福以佐炎屢掩功，不欲受制。而灌陽唐景崧，方以上書論越事，得廷旨發滇南效力，途至越，與永福商大事。

永福抗法志益決，於是有黑法紙橋之役。法軍李威呂爲帥，取北圻。永福拔隊達丹鳳，向河內進發。法兵出城攻，永福分所領，吳鳳典、楊智仁任左右翼，黃守忠、鄧士昌任先鋒。兩軍交戰，黑旗初不勝。永福憤，揮衆衝，凌厲甚，自辰達未，斬首數千級，中一屍，袖飾七畫，驗之，李威呂也。於其衣，得筆記，謂法京廷議，獨已主戰，黑旗人少，不足畏云云。蓋不意竟以是死也。而永福所部吳鳳典，亦受傷，楊智仁且戰死。先是，法軍撲黑旗營，誓必勝。四月十一日，紛紛出城，旋斂去，讞報將大戰。左營管帶楊智仁，欽人也，請拒前敵。永福戒曰：「戰洋人，不可急，急則敗。」智仁憤，對曰：「見洋人能忍者，非人也；雖死，請任先鋒！」十二夜五鼓，佐炎接密報，法軍准十三日平明，傾城戰。智仁聞，不造飯，率屬馳去，永福禁弗及，亟命吳鳳典伏道左爲奇兵，黃守忠扼大道迎敵，自策馬出。智仁抵紙橋，分所屬爲三隊，踞橋旁關帝廟，布陣以戰。隊甫齊，而法兵抵橋東，槍砲齊舉，人語不能聞。一四晝首領，怒馬登橋，智仁發火箭炮擊之，人馬墜橋下，如齏粉。法軍席地飲，羣乘醉起，十人爲隊，魚貫度橋，施連環槍，抄智仁，前仆後繼，無回顧者。一彈洞智仁雙股，左右尸壘，智仁堅不退，坐地輪開十六響槍，倒十數人，至十三響，敵彈中其胸，遂不支。法兵驅大道進，守忠不敵。永福聞報，冒彈至前陣，而智仁死矣。永福悲痛，急揮守忠、鳳典，整軍再戰。法軍乘勢前薄，永福令所部伏地佯敗，法軍謂黑旗怯且斃也，蜂擁進。永福一聲曰：「殺！」所部皆躍起，抽刀砍法人。時人馬擠塞，法軍槍無所施，首紛紛應刀落，始潰散。

是時，法軍仍續攻未已，大小數十戰，永福悉勝之，復殲法將阿非利。越王復佐炎官爵，擢征北將軍，授永福三

宣提督封義良男，督辦三折宜光軍務。永福旋回丹鳳，閱二月，法復來攻，士昌暨守忠所部先鋒何四，皆陣亡。守忠欲少退，永福止之，卒轉勝。法軍不得逞，乃向越京總水口，攻安順三洲大砲城，陷之，進迫京城。越王懼，遣與法和、令永福退兵。永福不奉命。越王曰：「若不退，朕不認若越臣矣。」永福不得已，退山西。時清廷已令黃桂蘭岑毓英駐兵山西，合黑旗約五千人。十一月，法軍來攻，永福迎戰，方捷，而黃部遽自潰，連岑軍退興化。永福勢孤，不得已亦退。旋黃部退北寧，返諒山，而北寧興化相繼失。永福移屯頗關，築壘於寶河，卒拔隊回保勝。先是，光緒八年，清廷以越南事與法使約，各守疆，不相害。十年二月，又立約，申前議，而法人於六月敗盟，遽撲諒山，又發艦擾閩海，掠臺灣基隆，據福州馬尾港，又陷澎湖，朝野駭愕。大臣張樹聲張之洞等，奏永福可大用。至是清廷諭曰：「越南爲我大清國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冊，法人狡然思逞，先踞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等處，越南臣民，閼弱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法固無理，越亦有罪。劉永福雖抱忠懷，而越南昧於知人，未加拔擢。該員本係中國之人，即可收爲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侵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永福顧念時艱，不得已，受清諭，然對法仍自命越官，卽誓師，檄中外，其略曰：「越南臣民，惟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故與各國絕不相通，蓋茲法人逞其強悍，恃其機械，輒敢肆其蠶食，恣厥鯨吞，毒比長蛇，貪逾封豕，既竊踞乎西貢，又潛擾乎東京，外托保護之名，中懷叵測之志。自法兵東來之後，攻城掠地，荼毒越民，越南之倉庫，據爲己有，越南之關稅，收爲私藏，越南之城池，遭其蹂躪，越南之元氣，被其剝喪，招越南之叛民，以添其翼，襲越南之險阻，以快其心，我越人凡有血氣，莫不

痛心疾首，透爪裂眦。永福以羈放之身，受越君恩遇，資以土地，授以甲兵，懇以保障東南，用資戰守，三軍之士，當知食毛踐土，思義並隆，固宜激發忠義，競作干城。本提督率爾有衆，起而力爭，一戰而李威呂授首，再戰而寶滑遁逃，科剝不得逞其兇，夏文不能施其計。今與爾衆，共伸天討，各奮神威，轉戰無前，有進勿退，得法人首一級，賞銀五十兩，賊目倍之，獲法兵船一艘，賞如其船之數，燬鐵艦者倍之，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檄到如律令。一時法軍據三圻，岑所部丁槐攻之，陷城外天花營。永福截法軍糧道，將聚殲之，法軍恐，日夜以蠟封信筒中，連續千百，投之河，使達河內乞發兵救。永福知法援將至，密裝火筒藥數百管，埋左旭大茅山，引法軍交鋒，戰且退，俟法衆入，一炬發藥，火燃不可收，斃三千人。及法軍二次援至，永福以彈少，鳳典復不支，遂退清水溝。而岑軍亦敗於頓關，乃令永福撲臨洮府，永福遣所部與滇民軍祝春等千餘人，合臨洮義勇，攻之，法軍敗，泗水宵遁。

是時馮子材王孝祺，亦大勝法軍於鎮南，克諒山，追擊達北寧，法軍氣奪，而清廷以消息隔闕，昧事機，遽與法和，止馮劉勿進，永福子材皆憤惋。先是，法軍破北寧興化後，直撲鎮南關，鬣髮欲入桂。會彭玉麟張之洞，方總制粵東西軍務，合奏起子材募勇禦法。子材至鎮南，築長牆關前隘，合王德榜、王孝祺、蘇元春、陳嘉諸軍，扼險守。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法軍猛攻關，重砲機槍，連續進，彈煙迷天，不辨旗幟，牆後營壘，且將燬。子材孝祺各刃退卒數十人，誓死守。法軍薄牆下，子材帕首，短衣草屨，率大刀兵千人，厲聲呼，一躍出牆外，全軍感奮，齊湧出，肉搏突衝，縱橫決，刀光破燿，與紙橋役相輝映。法軍首落若墮果，遂潰退。子材逐之，初十日克文淵，十二日克諒山，分道復松慶長谷。

嘗是時劉馮悉勝，法軍膽喪，越義民紛紛起，應劉馮，法軍狼狽，且不保。而和約反置越南主權不問，甚勒永福入關，時勞阻人，英雄坐困，雖孺子，痛之！

先是中法和議，法人據澎湖爲脅，謂永福一日不離保勝，則法人一日不退澎湖，清廷怯與復戰，諭永福必速退。永福初快，無返意。後粵督張之洞遣使懇歸，永福條陳善後六事，之洞納之，永福簡所部得三千人，率以歸。九月抵百隘，十月至甞，十二月達廣州。翌年三月，授南澳總兵，十三年，調碣石總兵，與水督方耀詣京引見，清德宗殷殷問虎門形勢，旋回粵，應馮子材約，率營自博白移欽。十六年回碣石，十七年移南澳。二十年，朝鮮事起，日人藉口東學黨案，進兵漢城，迫我國宣戰。清廷諭海陸軍分道進，并諭永福率勇隨臺撫邵友濂渡臺，幫辦軍務，護閩海。八月永福抵臺灣，建堡壘，籌防戰。尋友濂被劾去，詔以布政使唐景崧繼任。景崧文吏，不知兵，懼永福，令率部駐臺南，而臺北反疏懈，日艦至，遂不守。

初，清廷以藩屬朝鮮事，對日戰，北洋海陸軍，相繼敗。二十一年三月，與日議和，割臺灣界日，臺名士丘逢甲，率紳民，抗電力爭，清廷不報。逢甲集臺民，謀獨立，電永福，詢可否。永福覆曰：「與臺存亡。」五月，逢甲等遂立臺灣爲民國，改元永清，推景崧爲總統。部署略定，而日艦至，即發兵攻基隆。守將吳國華，以包幹臣掣肘，戰不勝。日軍破八堵，景崧未數日，逃歸。臺北入倭手，橫暴無人理，淫掠恣所欲。永福聞報憤甚，決死守。時臺南無主，各紳民推代表，立議會，以總統印授永福。永福曰：「今日事，軍事也，土地存亡，民命關係，千鈞一髮，事在將兵得力，轉危爲安，不淪夷

狄；總統印無能爲也。」越數日，議會再責永福，永福曰：「事勢如此，第一著籌餉，餉用足，士馬肥，器械備，倭縱強，吾無畏也。若且回，有銀出銀，無銀出米，無米出力，速以來，拒倭保民，責吾任之，印吾不受。」議員等乃謀義相應，永福、吳桐林復進策，設官銀號，行紙幣，與郵政，嚴海關，規撫悉可觀，日艦密集，永福先於海墘掘塹，以木桶去底埋塹內，中插竹籤，鋒利如刀劍，外蓋薄木，蒙草皮，狀陸地，驟臨及之，木翻人落，籤貫腹，輒斃斃。倭登陸，多墜坑死。乃發炮轟海岸，燬炮壘及塹坑。永福令義民拒陸以戰，倭受阻。七月四日，僞臺灣督樺山資紀移書永福，誘降倭。永福正色拒之，即覆書曰：「大清國欽差幫辦臺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練鎮府劉永福，覆書大日本國大將子爵樺山閣下：接閱來書，甚承獎譽，惟所言戰事，語多不悉。竊維我大清國，仁政覃敷，感被中外，當今皇帝，尤以柔遠爲懷，故嘗遣使各國結聯鄰好。至於貴國，同隸亞洲之土，共爲唇齒之邦，講信修睦，久載盟府，宜乎永遠勿渝，庶不爲他國所竊笑也。不意貴國，背盟負義，棄好尋仇，無端而奪我藩封，無端而侵我邊境。當是時，中國臣民，人人切齒，咸欲滅此朝食，以張我朝廷撻伐之威。適以當軸者，衰庸誤國，禁止各營接戰，免傷和局，致令牙山平壤威海旅順等處，兵機有失，非戰之罪也。當局者誤之耳，不然，貴國即率傾國之師，亦未必能入中國境地也。今四月，我大清皇帝，不忍生靈塗炭，仍復大度包容，重修舊好，乃貴國佔據臺北，縱容兵卒，殺戮焚擄，無所不至，且有准借婦女之示，生民何辜，遭此荼毒！來書云：「開府臺北，撫綏民庶，」其卽此之謂耶？抑別有所謂善政耶？自古興國之人，必先施仁布澤，而後可得民心，而後可感天心。近日臺北時疫大作，兵勇死亡甚多，足見貴國日嗜殺人，上干天怒，

而是下不悟，反以余背大清國皇帝之聖旨，來相詰責，甚矣，何見理之不明也！臺灣隸我中國二百餘年矣，先皇帝締造之初，不知若何經營，若何教養，始得化蠻夷之俗爲禮義之鄉。余奉命駐防臺灣，義當與臺共存亡，一旦委而棄之，何以對我先皇帝於地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余豈惜然學古人爲哉！況臺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觀黎庶沉淪之苦！爰整甲兵，保此人民，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臺南一隅，雖屬偏小，而余所部數十營，均係臨陣敢死之士，兼有義民數萬，飲血枕戈，誓死前敵，糧餽已足，軍械皆精，內不虞竭，外不待援，竊以爲天之不亡臺灣，雖婦豎亦知其然矣。足下總督全師，爲一國之大將，長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徹天時，下拯民心，愷然覺悟，及早改圖，將臺北地方，全行退出？不惟臺民感戴弗忘，卽外洋各國，亦必以足下爲能審事機，知進退，否則余將親督將士，尅日進征，恢復臺北，還之我朝。恐彼時，足下進退維谷，反獲不仁不智之名，與其後悔，曷不早圖！或從或違，悉請尊酌！倭得書，知永福不可動，益發兵攻臺南。永福悉力拒守，至九月，餽絕。永福知不免，願不欲死，倭手遂舍哀乘英船德利士，渡海歸。時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三日也。

先是，永福覆樺山書後，徹夜與桐林議軍事，卽令離臺，央大吏籌援。桐林渡海，詣福州，謁邊制軍寶泉；之廣州，謁制軍鍾麟，往烟臺，謁李撫軍秉衡；山海關謁劉制軍坤一；天津謁王制軍文韶；南京謁張制軍之洞，徧走海洋，無不應者。之洞謂倭人方藉口東南督撫，暗助逆，阻和議，恐擾臺，破邦交。與桐林譚終夕，計靡所出，旣而嘆曰：「無已，促調師歸耳！」桐林乃電永福，勸急歸。而臺南義捐久不繼，官紙幣亦受阻，不通行。永福俯仰無措，決計內渡。會德

利十首領英人某，以行獵受嫌被逮，永福禮送出境。至是感動，願翼永福渡海。船近廈門，日縱猶追緝，然操率不能獲。永福聞關抵粵，乞假歸飲。次年，譚氏令於南寧募舊部，得兵足四營，仍號黑旗軍。自是駐粵鎮撫。光緒末，會病發，遂辭官，隱鄉曲，每風日清和，輒扶杖出，山巔水涯，靡不履。所過，與耕漁子，譚往事，相聚飲，指陳時艱，聲震林木，浩浩不能休。聞者動容，儒夫爲立志，壯士咸奮起，爭赴戎行，殉國難。

初，清廷自宣統嗣位，執政者益昏弱，無能事，民族革命呼聲遍全國。三年秋，武漢義軍起，各省應之，匝月悉光復。永福聞報，不勝喜，卽之粵會，旋赴港。粵都督胡漢民，以永福爲民族精神所集繫，卽遣使乞出，任全粵民團總長。永福領之，就職視事。訂條文，立紀律，以注力禦外，不同類相殘，相號召。會民軍饑乏，又雜沓，急切不可用，永福辭去。民國五年，卒於家，蓋憂死也。永福性豪曠，重氣誼，大義當前，冒死不少怯。忠貞在抱，歷變不渝宗。唐景崧之至安南也，百計勸永福乘越難，優其君，據其地，再抗法，謂事成，縣其地，自爲王，不成，猶愈任越人自棄之。永福曰：「臣事君，戒禁僞，欺僞尙不可，況身受國恩，職居提督，可反逆篡位乎？」景崧曰：「越今日，勢必亡；我不取，法指日擢之；君不忍，越官，勤之交印，令出境可也。」永福曰：「越南乃中國藩屬，越有事，中國助之，理也；乘人危難，奪人土地，縱獲之，不必服，勢合法拒我，自王，我寧死，不爲也。」卽拔隊進丹鳳，合越兵祭旗抗法，卒冒死大勝紙橋上。天下不多永福矣。烈善戰，而獨多其濟弱扶傾，終始如一，維繫人道，屏障國族，爲可貴也。

永福天賦異常人，富識力，勇而智，毅而敏，威而和，志士多爲用，所爲皆足述，無僨事。光緒二十四年，南海羅格

圍關羅械門，粵督譚鍾麟，與大吏，失察受蔽，飭營官鄭潤材擊之，令永福往剿。永福至，察其誣，雖內外交織羅族罪，不爲惑，關羅卒以安。譚氏不謂然，永福曰：「如大帥意，十萬生靈，無辜斃矣；職頭顱固不保，大帥亦未便；如圍人真反者，願以身殉軍法，謝粵人。」譚疑始解，蓋永福遇事沈思，故能洞明瑕壘，不爲時蔽。以峴起行伍，獨能平心體物，略無翳滯，人於此益多之其歿也，士無遠近，悉含悲。而欽江合浦防城間，至今英才多寰宇，黑旗將軍之化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與寧羅香林撰於中央大學教習房一二〇號

劉永福歷史草

一 劉永福與太平天國及天地會

公姓劉，名永福，一名義，號淵亭，廣東欽州古森洞小峯鄉人也。原籍廣西博白縣，世居菱角墟金村。高曾祖三代單傳。曾祖邦保公，配妣陳氏，生應豪，應豪公配李氏，生兩子，長以來，次以定。以來公即公父也。數世業農，躬耕畝，以好善垂爲家訓，鄉間凡屬善舉，其力足以爲者，無不爲之，卽力有所不能爲者，亦扶助之，冀善之有成，希有以達其目的而後已。以來公伯仲兩人，年已冠，理農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講樹藝、話桑麻外，他不之涉。無如家運不齊，頻遭困厄。應豪公夫婦棄養後，居數年，一貧如洗，四壁蕭然。伯仲商欲他徙，計已決，向戚友籌川資，遷欽州防城司屬古森洞小峯鄉，架竹木，蓋茅草，爲屋而居，僅避風雨。以來公居鄉，甕酒零沽，兼小販，以定公以屠豬挑售，兄弟治怡如也。十年間，稍有餘積，造泥磚屋，一排三間，增一房。以來公年四十，尙未婚，是年娶隣村再醮婦陳氏爲室。越二年丁酉九月十一日，誕生公，時以來公四十二歲。以定公會定姚氏女爲妻，未幾亦完娶。（姚氏三年而亡。）以定公嗜賭，有所積，輒孤注。久之家落，泊室如懸磬，迫分爨。以來公遷北窰村，耕田一年，不堪餬口，退田棄耕，轉營坡業，兼作香信廠。（向山人收濕信焙乾，出好售之。）公五歲，有機變，距室不遠，溝有小魚，公思家無鮮味，得魚亦可少助盤飧，每日搜索石蟲作餌，以鞭夾餌，投溝中，魚含餌，得之能給饜飴。無何，以來公生意不如前，難以度活。家



赤貧。適廣西上思州平福新墟（香林按：上思，清爲直隸廳，今爲縣，在防城北境。）從堂四兄來，一詢近況，願謂以
來公曰：「弟一貧如斯，曷不他徙？」以來公曰：「住久相安，離家不慣，諺云：『到處楊梅一棧花。』今若此，去將何之？」
兄曰：「予也，雖非富翁，然尙有餘坡，且茅舍亦堪棲止；若吾弟舍此適彼，憇兄以爲猶勝一籌，弟其三思！」以來公
聞而動容，決意西遷。兄不日西返，以來公握手送別。後盡將家俚一賣而空，以爲搬費。正欲檢點行囊之西，條聞兄
子掌鴨大，因與匪首「犯天條」案牽涉，被拿收監。以來公意猶豫，轉想家俚烏有，迫不得已，攜挈妻子以偕行。時
公年八歲，日行七八十里，不稍疲憊。隨母兄李保哥行不得，公屢促之，到新墟八甲村。以來公與堂兄相見，安置家
小，在兄油榨室居之，並耕其坡，得種薯蔬，爲生活計。暇則往上思州衙監內，探視兄子掌鴨大，或送水飯，已數年。時
上思官吏，貪賊甚，兄賂吏，吏許釋，惟需金錢百餘千乃可。兄遂變賣房舍田坡，罄盡以償，始得釋。房坡轉主他人，以
來公徒對河邊隆州屬之櫃口村（香林按：遷隆，清爲土司）架茅作舍，批坡而耕，一貧如故。公年稍長，已十餘歲矣。
年十三，往灘艇中傭工，博衣食，閒則瞻瞭灘中形勢，灣環深淺，闊窄習而熟之。年十五，灘艇須帶水，僱公爲灘師。公
坐船頭，指揮如意，履險如夷。每返家，以來公授以拳棒伎倆，武藝絕倫。

公年十七歲，八月，母陳氏疾終，薄板殮之，以埋。（陳氏生存常作穩婆，多有嬰兒是其接生，保全生命者多有
認爲義母，陳氏故時，得各義子贖錢，買薄棺以葬之。）九月，公胞叔以定公，緣在欽難討生活，隻身而來，相依爲命。
十一月，以來公病故，貧極，以床板合而埋之。十二月，公之胞叔又病終，惟時床板都無，僅以木稍墊穴，蓆捲掩埋。各

老成均已物故，公及李保哥，兩對咨嗟，傷感而已。而先人所負各債，屢被追討，公迫將家俱變賣，以償宿債。兄弟二人，一身外，別無長物，無以爲家，之鄉鄰高鳳村，陸二叔茅屋，借一席暫居，日則出而漁樵，夜則入而棲止。某日，公往山採薪，午後睡石坂上，忽見長髯老人曰：「黑虎將軍耶？尙在山林隱伏，曷不出山乎？」言訖，忽然醒來，乃是一夢。公年二十歲，時亦不爲意。（後製造黑旗，卽本此意也。）於是欲安妥先人骸骨，四處尋龍擇穴，自覺得兩處吉壤，遂起母骸，葬近鄰二王村。又起父骸，葬於窠芬山穀包嶺虎地。公自挑骸埋，有一擇日者同去，至夜半，雷聲震天，電光閃爍，疾風暴雨，凍入肌骨。擇日者曰：「時至矣。」公恐穴內水滿，叉手試之，並無濕水，自覺泥甚鬆爽，遂自抱金埋穴。安葬後，十餘日，公落船傭工，適雲土客瞞稅夾土而逃，被差勇尾追，急甚，遺煙土一只，公拾之，售得錢，權作食用，將山墓扞築，剷泥砌墳，略爲整理。事畢，公返回寄宿處所，困苦無聊，不堪言狀。

香林按：永福原籍廣西博白縣，後徙廣東欽州防城司（卽今防城縣）古蘇洞，諸書無異詞。民國十九年廣東通志館欽州採訪冊，亦謂：「永福欽州下南關占鰲街人，先世居廣西博白；」惟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劉永福傳，唐景崧請纓日記卷一，及羅惇融中日兵事本末，則謂永福爲廣西上思州人，此蓋以永福父子曾自防城司遷上思州，依其從堂兄爲活，非記載有誤也。第永福自越南歸國後，曾於欽州立籍置屋，民國五年，終於其地。今子孫，悉居欽，其在上思，爲時本暫，故論永福籍貫當以欽州爲是。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體陵劉彥近時外交史，及黃澤蒼越南，皆誤作錦州，得此可資更正。

又按，永福原名義，入越南後，更名永福。惟粵人則往往稱之曰劉二，此蓋以永福母陳氏，先嫁里人李某，生一子，旋卒，改歸以來，李氏子亦隨往，即史草所述李保哥是也。永福於保哥爲弟行，故稱曰二。又義與毅，粵方音每混爲一，故別書又或作劉毅，如會友彙編中國外交史第三章中法外交小史頁一百五，所謂「已而法人復由安南南部節節北侵，與太平餘黨劉毅之黑旗兵，時相衝突」，是其例也。

時咸豐七年，四處長毛盛行，聲稱反清復漢，無處不是。公喟然曰：「大丈夫不能爲數百萬生靈造福，已覺可羞，況日夕啖稀粥以充飢，尙不能繼，又焉可鬱鬱久居此乎！吾當出而相機作事耳！」於是與鄉人鄧阿富、曾阿己、凌阿文、哥利、及李保哥，共六人，相約往遷隆州，留長毛投軍。五更造飯，半飽而行。至遷隆，住幾日，鄧、曾、凌散去，公兄弟及哥利，往投鄭三。（欽州那良人，往遷隆州福祿村住，已十餘年矣。）時鄭三當長毛旗頭，部下共有百餘人。其胞弟鄭四、鄭五、鄭晚，及公與李保哥，皆爲先鋒。住兩月餘，李保哥病故。

香林按，兩廣自清嘉慶以後，民間盛倡反清運動，主其事者多會黨中人。會黨者即所謂天地會或三合會、三點會、添弟會、或洪門會是也。其宗旨爲「反清復明」，其組織爲秘密團體，會員多農工中及江湖賣藝之士，鮮爲官方或士大夫所知悉。道光末，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組織上帝會，一方採耶穌教思想，一方又以天地會組織濟之，其最大目的亦爲反清，於天地會處同一戰線，故得相互利用。上帝會發難後，轉戰桂、湘、贛、蜀，每結合會黨中人，擴張反清勢力，而天地會中人，亦每遙引太平天國名號，混惑官軍，或影射號召。究之，二者組織及系統，

際有別也。上述「四處長毛盛行，聲稱反清復漢，無處不是，」疑是天地會所偽託或遙應，未必皆曾受太平天國直接指揮也。觀其稱「鄭三當長毛旗頭，」而太平天國之官制，原無「旗頭」一官，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三低官制記述頗詳，可爲反證。而郭量字先生編太平天國大事誌三合會中有鄭大一人，亦欽州籍，或與鄭三及其弟鄭四、鄭五、鄭晚有兄弟關係，亦未可知。果爾，則鄭三爲天地會中人，非太平天國直轄頭目也。

咸豐八年，吳姓元清四，卽吳亞忠之父，在甯羅（南寧府宣化屬）無王，自言奉天國太平王封爲延齡國主，（宣化騎驢圩人）封王大爲開疆侯，封李龍長爲軍師，兼大將軍，鄧晚、大開國將軍，林晚正都統，吳二（靈山人）副都統，凌國金（欽州洞利圩人）督辦糧臺。公時隨鄭三兄弟等往扶王，復回遷隆。副都統吳二，督率千餘人，攻貪凌村（離平福新墟數十餘里路）入之。住兩月餘，轉攻橫廩大村，入而踞守，等及公等往結幫。吳二與凌國金等千餘人，共三千衆，往攻平福新墟，一夜不入，天明退回橫廩，紮兩月餘。

香林按，永福自云初隸長髮旗頭，鄭三、鄭三隸副都統吳二，吳二隸延齡國主 吳元清，延齡名號，據稱爲太平天國所封，是永福初起，與太平天國已有直接關係。惟張德堅賊情彙纂，太平天國實無國主都統等名目。是永福與太平天國之關係，尙不無疑問也。郭量字先生太平天國大事誌，同治元年三月十三日：「廣西軍敗三合會，延陵王 吳凌華，克 太平府，斃其軍師謝國貞，傷其元帥羅品流。」延陵王與延齡國主，當屬一人。元清與凌華，字雖不同，然無衝突，凌華當爲名，元清四似軍號，是吳元清與二等，乃天地會中人，雖與太平天國或

不無聯絡，然要非太平中人也。以此知永福本亦天地會一分子，觀其立中和團、黑旗軍，插血盟誓，全無太平天國所倡上帝會氣味，益知其非太平嫡派，而實爲會黨中人。

於此，有一問題須並爲考索者，即天地會之起源與永福起義前兩粵天地會之活動經過是也。蓋此皆足以影響永福之思想與行爲者，不爲考證，無以說明永福之時代背景也。考天地會起源，會黨中人亦每隱約其詞，不易洞曉。清末紹興陶成章著教會源流考，始稍論述，文云：「明室內亂，滿洲乘之，再蹈亡國之慘，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塗炭，又結秘密團體，以求光復祖國，而洪門之會設焉。何謂洪門？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爲名。指天爲父，指地爲母，故又名天地會。始倡者爲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也。凡同盟者，均曰洪門，家門也。故又號曰洪家。既爲一家，即係同胞，故入會者，無論職位高下，入會先後，均稱曰兄弟。滿洲之禍，甚於蒙古，故當時中國人復仇之心，比之宋末爲尤切。是以凡新兄弟入會之始，必披其髮，因此辨非我中國固有之物，插血盟時，我祖宗賞式臨之，不當以滿洲形式見我祖宗也。故蒞會執事人員，其成例當取中國古衣冠服之，亦即此意。又用草象人形，或用圖畫象人形者一，以爲滿洲皇帝，新入會者，對之射三矢，誓殺滿洲皇帝，以示不敢忘仇也。」又云：「明之亡也……起義遂滿者，要皆爲江南之人。其戰爭之最劇者，又莫如浙閩兩粵……浙江義師，殲於偽帝康熙三年，福建終於臺灣。臺灣之亡，乃在偽帝康熙二十二年，當時浙閩義師，相依爲唇齒，閩之戰爭，又劇於浙，故滿政府設總督於其地以控制之。浙爲閩援，故滿政府又令閩督兼統浙地。福建既反抗滿洲最烈，

其受殺戮最深，故其仇滿之心，亦因之最切，於是洪門之秘密團體組織興，而天地會乃出於其間也。明末之世，浙閩義師相聯絡，故洪門之傳佈，由閩而先入於浙，浙人廣爲傳佈，以達於江蘇，遂及於江西。僞帝康熙中葉，有張念一者，別稱念一和尚，以浙東之大嵐山爲根據地，聯結浙西天目山及太湖之黨徒，與鄱陽之戈陳，不幸而中道失敗，不克竟其志。既遭挫敗，僞帝康熙乃大施淫威，於是天地會之黨徒遂絕跡於浙江江蘇江西。其在福建者，滿政府反不及知，於是福建之洪門，乃改其方向，流入於粵，隱其天地會之名稱，以避滿人之忌，取洪字邊旁水字之義，號曰三點，或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其之義，而連稱之，又改號曰三合。於是由粵而贛而桂，三點三合之勢大著也。朱九濤者，三合會之首領，傳其天地會之緒於洪秀全，秀全復竊取天主教之義以附會之，（其稱天爲父，及國號天國，官以天名，上下一體，皆以兄弟相稱，非盡本於耶穌，而實有根於洪門之舊規而然也。）起義於金田，……天國之命運日促。李秀成李世賢等，知大仇未復，而大勢已去，甚爲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後必見重於滿政府，日後能左右中國之勢力者，必爲湘勇無疑，於是乃隱遣福建江西之洪門兄弟，投降於湘軍，以引導之；又避去三點三合之名稱，因會黨首領有老大哥之別號，遂易其名曰哥老會，於是湘軍營中哥老會之勢大盛，且凡湘軍所到之處，無不有哥老會之傳佈也。迄今遂以哥老會爲滿政府之一大鉅患。是故三點會也，三合會也，哥老會也，無非出自天地會。故皆號洪門，又曰洪家，別稱洪幫。（俗訛爲紅幫。）

所述天地會之傳佈，頗具源委，惟謂天地會之「始倡者爲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則似不無疑

間。鄧成功雖志切復明，然生前實無組織秘密反清團體之必要，蓋其時清人尙未盡平南服，義聲所播，志士響應，前仆後繼，正有可爲，不必捨目前可明白號召以復仇雪恥之機，而遽致力於秘密結社以待將來興復也。陳近南一人，似正史未見，而天地會中人則稱之爲香主，人雖非假，名則僞託者也。茲先錄興寧羅氏守先閣所藏天地會文件西魯序，而後再取史實勘之。西魯序云：「此序起於康熙十六年間，西魯番犯界，擾亂地方，百姓被他殺害，清兵屢屢敗陣，不能取勝，敗將郭廷輝回朝，奏知敗陣之事，熙主無兵可施，卽宣大衆上殿，語有退兵之法，卽後求通侍郎，忠義我朝也。並無能將，可勝西魯。衆臣奏道：臣有計謀，皇榜往州府縣張掛，不論皇親，間有軍人等，僧道釋儒，老少男女，有人平服西魯者，卽封爲公侯，賞萬戶侯。熙主准奏，卽寫皇榜往州府縣張掛。忽有福建省福州府九連山少林寺僧人聽知，扯了皇榜，御林軍帶衆僧入城上殿，奏知熙主，問道理，衆僧有何本領能勝西魯番。衆僧奏道：不用主公一兵一卒，能破西魯。君大喜，卽封少林寺長老爲總兵之職，受先鋒印劍。此印係鐵鑄，重一斤三兩，刻日山二字。衆僧佩印劍，登卽掛起旗號，出馬對敵。不滿一月，平滅西魯，班師回朝，卽上殿繳令，得勝大師旗號，掛到朝門外。熙君大喜，登卽賜宴，御掛酒壺，對面而飲，封他官職。衆僧受宴不受職，願回寺中修行。熙主御駕送至朝門外十里之遙，大小官員，百姓宮娥，觀看者滿街塞巷，如蟲如蟻，送至十里長亭，御筆親題對聯一副：英雄居第一，豪傑定無雙。衆僧走到朝內，忽有奸臣，姓張名連秋，守大郡之職，入朝暗奏熙主：臣想朝內，並無一將能平西魯番人，今少林寺僧人，共一百二十八人，化外之人，不用兵將，能勝西魯；且少林寺乃

化外之地，又不服王化，又不受官職，倘有異心，我主江山難保。熙問曰：將軍有何計謀取之？連秋曰：依臣之計，御又賜宴衆僧，必喜飲，飲到更深，就用硝黃引火之物，焚之以絕後患。熙主准奏，即命御林軍送宴到少林寺，衆僧果然歡飲而睡，睡至更深，有三千御林軍，各帶硝黃火藥，放火燒少林寺，衆僧進退兩難，登即燒死一百一十人，止剩十八人。十八人掌起先鋒印劍，走至後殿，當跪天地神明，庇佑我兄弟，不該死者，萬望皇天佛祖，救我兄弟。十八人登即化開一條火路，求到二位老仙，名朱光朱開，帶我兄弟十八人出來，走到潮州府長沙灣口木楊城六埔縣，兄弟又走，走到海山寺庵，兄弟擡頭觀看，後面官兵趕來，兄弟又走，走到惠州府石城縣，又被他殺死一十三人，剩五人嘆曰：命歸黃泉路，仇恨永無消。五人又被清兵追趕，黑夜追至，白雲連天，始脫羅網，兄弟又走，走到龍虎山，有吳左天、方惠成、張敬招、楊文左、林大綱，一走走到岳神廟，修行。此時五人無路可走，驚動皇天佛祖，又差朱光朱開二位老仙，化陣黃氣，若如雲橋，兄弟同過此橋，來到珠寶寺，題對一副：難至高溪處，不覺到寶珠。此時兄弟睡到半夜，又嘆曰：身上只將難得恨，願比死者一酒之。睡至天光，兄弟往外散悶，只見下廊尾，有三河合水，水面上浮起一隻白定爐青麻石，兩耳三足，身上顯出重五十三斤十三兩，底有「反清復明」四字，兄弟即取起，放在溪廟門口，第三坵田，後來有位和尚陳近南，提起明朝一事，兄弟尊他爲先生，插草爲香，就將二隻碗作爲聖筭，往天一跌，兄弟跪下塵埃，祝告天地神明，日月三光，虛空過往，觀音佛祖，朱光朱開二位老仙，庇佑我兄弟們，總義報仇，將二隻碗若然三下不破，就有復明之意；果然三下聖筭，碗不破。衆兄弟拜朱光朱開二位神

萌，看此孟報仇復明之意。到寶珠寺說及千洪太歲，得知就拿義旗掛起，招集天下英雄，共有一百一十八人。意欲起兵報仇。衆兄弟曰：古人道，學三十六名天罡星，七十二名地黑星……却說，朱洪英太子，走到白狗洞中，自刎而亡。有陳近南先生，未知去向何方，後來聞知在福建省，架橋開圩，招集英雄，依五祖規例，就安五祖爲大公，復效桃園結義做先生，教習兄弟，再復明主，定中原之河山。本來胸中藏六韜三略，內藏八卦定乾坤。吾想是萬雲龍大哥在此起義之時，想他恩深義重，依此例規，後來兄弟仿而行。一序中所述人名，皆屬假託，然其所舉欲報仇復明一語，實爲重要史實，與鄭成功等抗清有關，非神話可比。所謂少林寺僧人者，當指成功父鄭芝龍及其黨羽。所謂萬雲龍大哥當指芝龍子鄭成功。而所謂香主陳近南，乃即鄭成功謀臣陳永華也。關於此層，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第十四天地會之南來及其騷擾。頗嘗考證，文云：「查天地會之組織，頗饒心思，其人殆智識階級，而又沉痛於亡國者也。明季人物，眼光學識，足當此鉅任者，惟始終輔佐鄭成功之陳永華，足以當之……陳永華造此段神話故事，殆有深意，蓋其著眼在於下層社會，利用神話，使其留極深之印象於腦海中，且其創造此會時，乃利用鄭氏部曲爲之奔走宣傳，鄭芝龍蓋曾撤仙霞關之守，備使清兵入福建者，其後又爲清兵挾之至北京，以鄭成功故，鄭氏全家被戮，故其創造該段神話故事，若逕陳歷史，激厲忠貞，則於鄭芝龍之身分有關，且其部曲聞之，亦爲刺耳，乃婉曲其意，敘少林僧人，拒退西魯，有功於清，無辜被害，妙在不即不離，若有若無，隱繪一鄭芝龍降清被害之影子，先團結鄭氏部曲，爲鄭氏復仇之心理，然爲鄭氏復仇之心理，又不能明

白寫出，乃虛擬少林僧人一段故事，以激忿其非屬鄭氏部曲者。是以該會少林征西魯一段神話故事，謂爲憑空虛構，絕非事實，一筆抹殺，似過武斷；然謂實有其事其人，則緣迹求原，亦近拘泥。況當史地昌明之世，西魯在於何地，何時入寇中國，史無明文，虛擬可知。故此段神話故事，乃以神話之體裁方式，描寫當時鄭氏之歷史，相連而及於爲明室而中興者，其事其人，均有寄託影射，特不以真姓名出之耳。所謂少林寺指鄭芝龍一系與其部曲，征西魯有功滿清，是指鄭氏撤去仙霞關兵備，令滿兵長驅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鄭芝龍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殺之慘史。五祖者，與鄭芝龍歃血結盟之異姓兄弟，或其同姓兄弟而與芝龍謀復仇者也。萬雲龍者，鄭成功也。明太子朱洪竺，（即天地會文件之朱洪英）乃指桂王永曆或唐王隆武。香主陳近南者，即陳永華自謂也。故此段神話故事，分析之共爲兩大部分：前段少林慘史，即鄭芝龍大小全家在北京被戮之慘史，因復仇而四訪英雄，後段乃生出明太子朱洪竺來會，由鄭氏私仇轉而爲國家公仇，生出反清復明之四字口號。循此脈絡線索而研究，系統極爲分明。是天地會者陳永華與鄭芝龍之部曲組織者也。其說甚允。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十九陳永華傳及諸臣傳論，雖未言及永華創立會黨，然所述永華行誼，及台灣亡後鄭氏部曲之潛謀大舉，則與溫說暗合，足資印證。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第二章嘗記述天地會來歷，謂少林寺逃難僧人，嘗避逆舊友鄭君達家人，陳近南嘗勸僧移居，足爲溫說旁證。平山氏文云：「僧等行後，……忽避逆舊友鄭君達之妻郭秀英及其妹鄭玉蘭，其子鄭道德、鄭道芳二人，於是相與作一小團體，往祭鄭君達之墓。蓋鄭君達此

時已爲陳文耀（即譚害少林僧人之大臣）用紅絹絞殺。祭墓時，忽來兵士一隊，正在無術抵抗，危機一髮之際，忽一桃劍自鄧君達之墓中躍出，郭秀英握得之，其劍柄刻有反清復明文字，又有雙龍爭玉圖，郭秀英將劍亂揮，斬首無算，遂以脫險。無何此事爲張近秋（與陳文耀合害少林僧人之大臣）所聞，特派兵士一隊，令索郭秀英、郭秀英先爲探知，乃以劍與二子，令速遁，而已則與鄧玉蘭投三合河死之……五僧聞張近秋之舉橫，欲擊之……忽遇創會之陳近南，陳曾爲翰林學士……痛僧等之遭讒也，益與僧黨結識，交於湖廣……後又以代僧侶復仇故，變形爲賣卜者，作江湖遊，至是適遇五僧，憐其困苦，迎至家……後陳近南以所居狹隘，不適於謀事之用，因告僧等曰：距此不遠，有下普庵者，後有寬廣一堂，俗稱紅花亭，吾儕可用之，公等不妨同居，俾徐嗣復、承贊之，因盡移於紅花亭。』所謂曾爲翰林學士之陳近南，固非永華莫屬；而所謂移居下普庵後紅花亭，又與永華勸鄭成功攻取廈門、海外台灣島爲興復明室之根據一史實相吻合也。至兩廣天地會活動之情況，則太平洋客之新廣東一書（成於庚子拳亂後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也）頗嘗言之。文云：『廣東之有秘密社會也，以三點、三合爲最盛，而考其流行之迹，似由福建而來，故其勢皆自東而西。一由陸行，自福建汀州而過廣東嘉應，內入龍川、永安、連平、和平，以及南雄、韶州，外走江西之龍南、贛州，至北江而合，大約東邊、閩、粵三省交界之地，沿嶺南向一帶，莫不同此派焉。北江以北，出湖南界，則與哥老會相合。北江之西諸州縣，則有廣甯與廣西之懷集，爲兩粵會黨秘密之通津焉。一由海行，自福建漳州，沿岸而達潮州之潮揭，惠州之海陸豐歸，

廣州之東新，漸由海岸而達於內河。惠嘉之上流，東江之所出也。而關帝會與焉。近亦轉爲三合沿東江之北流。若河源、龍、增、從、番，亦此宗之所行也。橫渡廣州海口，而抵西岸之香新，以入肇慶之恩開等處，其軀漸達腹地，而逆西江以上，其枝沿陽江、電白，而極盛於雷、瓊、廉、欽之地。其逆西江以上者，與廣西梧州各水域相通。其沿海岸而及西省者，由欽州上陸，膨脹於南甯、龍州、法、越交界之區。蓋廣西私會之顯著有勢力者，皆廣東之產，流寓於彼地者也。洪揚餘黨尤衆焉。嘗考海陸二道，所以使私會盛行之故，一出託於山醫命卜之行客，無所不至，一由因於連岸帆船之相接，無所不通，故其勢不可遏也。一此蓋就兩粵會黨分佈之路途言之者也。至於會黨舉義之史實，則未詳焉。郭量宇先生太平天國大事誌頗述會黨與天國關係，可補新廣東所不及。據郭先生所記，嘉慶七年壬戌，廣東博羅天地會（添弟）黨亂，總督吉慶畏罪自殺。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廣州捕獲三合會（天地會洪門會）黨人二千餘。道光十二年壬辰，廣東香山三合會張斗亂。道光十七年丁酉，廣東香山縣及福建三合會亂。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廣東西盜匪會漸熾，越南貢使船次桂平被劫，灌陽泡江有鄧均萬等結盟拜會（天地會）事發被流。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廣州府屬盜劫日滋，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千百爲羣，肆行無忌，持械戕官，擄官勒贖。以香山、新會、順德、新安、新甯、南海、番禺、東莞、三水等處之三合會，以龍會爲最著。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廣西鬱林州天地會劫平樂、新墟，據鬱林州志卷十八云：「天地會又名添弟會，乃哥老會之變名。聚百人或數百人，定期拜會結盟，推一人爲首，稱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餘羣相稱兄弟。凡入會者，必自言明無父母

妻子，惟結盟之兄弟是親，惟大哥之令是聽。奉五祖和尚爲師，五祖法名洪，故自稱洪相。迨後起作賊匪，放火殺人，則自稱洪家，亦曰紅家。逼脅鄉村人會曰轉紅，交納租石謂之交紅租，其不從者曰白家。道光間，村中此會最多。至甲辰乙巳（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尤盛，幾無村不有大哥云。道光三十年庚戌，廣西鎮安府義勝堂唐春曉，得勝堂甯正剛（均屬洪門，卽三合會）劫尙武墟。艇匪羅亞旺（卽羅大綱，屬三合會）白廣西平南，攻永安州，劫長壽墟。六月，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糾合廣西桂平平南武宣陸川博白上帝會黨衆起事，留髮易服，以毀滅神偶，驅逐胡虜，拜真上帝爲號召。七月九日，三合會陷甯明州，十八日廣西三合會陷左州。八月七日，廣西三合會陷龍州。十一月二日，廣西龍州上龍土司廣義堂亂。十二月初旬，盤踞廣西平南大黃江之三合會黨艇匪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捲嘴狗侯志（成）、大隻貝關鉅等，自請投入上帝會。咸豐元年二月十一日，欽差大臣李沅星等奏，另單開列廣西各屬賊目堂名：（一）廣義堂，約二三千人，擾太平府，又龍州黃晚，約數百人；（二）義勝堂，又名得勝堂、洪勝堂，約七八千，擾龍安鎮安；（三）永義堂，約千人，擾泗城府；（四）謝長腰西，擾思恩府；（五）欽州大股約萬餘，將竄甯甯府；（六）新甯州賊匪；（七）劉八約萬餘，由廣東石城擾博白；（八）懷集縣有賊千餘，擾賀縣。十三日，廣東信宜會黨凌十八在廣西博白爲練勇所敗，退往陸川。二月二十八日，廣東會黨劉八率衆圍攻廣西博白。二十九日廣西凌雲永義堂陳三陷西林，廣東會黨凌十八陳十六賴八（均高州欽州人）合廣西鬱林之梁二十梁十八，約共五千人，自陸川北入鬱林州境，與太平軍

通謀與接應。此僅就道咸之際兩粵天地會舉義景況略言之耳。咸豐元二年後，太平軍漸次得勝，會黨中人起而響應者，爲數更夥，茲不悉舉。永福生際太平軍與天地會說謀覆清之會，漸染薰陶，懷抱日擴，其毅然起義，時爲之也。

時上思、下思、甯明、思明等府州吏皆逃亡，各竊一方，黎刀衆千餘，踞思明；趙大趙晚衆數千，踞甯明；宋明慶衆數萬，踞下思海灣一帶；巫必靈率數千，踞上思。巫必靈督率數千人攻潯隆，克而踞之。（吳二家小住遷隆，母及妻皆奔上田。）吳二與凌國金在橫康，住兩月餘，吳恨巫竊潯隆，與凌國金會商往攻之，數月不下。吳凌拔隊轉攻北江，克之，踞兩載，時公二十三歲矣。旗頭鄭三，因家小在福祿，欲回顧家，遂帶數十人回福祿，公隨之。距福祿八里之柴廟，有徐五者，（欽州北郊人，遷廣西久。）部下衆數百，在該處起柵路守。鄭在舊屋起柵住紮，與徐柵相犄角，互爲聲援。徐、鄭往來會商，甚相得，咸願首尾相顧。巫必靈率衆來攻徐、鄭兩柵，屢攻不下，時各長毛四處多有，反爲清裝雜髮。鄭三見及世風更變，卽與鄭五攜帶家小往上田，離福祿二十餘里，寄梁德培宅暫住，哥利亦遁去。留鄭四、鄭晚，帶數十人守福祿寨。鄭之血表黃大，（福祿村人）亦帶家小往上田。其部下數十人留守福祿。黃大部下作反逆，先通曉村衆，相爲扶助，村中之人，皆私與暗通，遂秘密約引巫必靈，約期相攻，願爲內應。於是巫聽其說，允攻福祿。遂於是夜五鼓時，來撲福祿，嘶喊震天，巫由外攻入，黃部下等，由內攻出，內外夾攻，且村衆皆皆倒戈相向，遂攻破之。鄭四、鄭晚死於亂陣之中，各手下人，已斃八九。時公知圍陷，鄭衆幾乎被斬將盡，遂一躍而跳落柵外，薙蓬

中，黎之，巫雖破福祿，惟柵外人尙數重圍困，意在天明，搜尋餘黨，一網打盡。時將曙，公瞥見兩邊重圍，如在旋渦，思維難逃生命，且手無器械，烏能突出重圍。左思右想，手拈小刀一柄，欲自刎，連試數次，息念曰：「英雄何必尋短見耶？」正忖念間，適鄭三之掌馬者老余，由別處亦跳出，手執石竹挑一桿，相過。公曰：「老余，爾此挑交我，爾隨我出圍可也。」老余驚慌甚，連曰：「不敢，不敢。」公曰：「爾已不敢，爾交挑與我也。」余遂交挑與公。公得挑，一手執之，左顧右盼，拚死而出。公即大聲喝曰：「爾死咯！」巫衆，四邊人馬，手執槍械擁前，欲生擒公。公用挑，對着各人叢中之頭面，盡力一橫掃，左右橫掃，卽連棍亂打，衆頗仆，死傷甚多。公乘勢飛躍，踏仆地者之身面而過，跑走，得脫於難。但脚臂被槍刺過骨，透背傷甚，背脊又受一傷。時尙能走十餘里，將到那婁村，（此村乃係入長毛的）有山頂，公憊困，欲小住。有頃，欲起行走，竟不能行。適老余忽然來到，公曰：「爾到此耶！吾受傷不能行矣，爾速往上圍，告知鄭，裝馬接我。」余唯唯而行，余至上圍，將情轉鄭兄弟。鄭五卽交馬一乘，與哥利牽來，公得馬乘之，遂往上圍，告鄭三寄寓住下。（卽梁德培大屋大廳，可住十餘家）公居其內，醫傷無錢，惟各相好識草藥者，採多少治之。日啖粥水兩餐，肚飢甚，而傷甚痛，每欲行動，不能，常臥而呻。至兩月餘，方全愈。傷平復後，僅身着舊衫袴一套，餘無分文，聞待誰上圍十里巴園村，有楊桃樹數株，子甚夥，公與哥利，約往摘，回上圍售賣。時將午，腹餓極，公向鄭四之妻，借錢三文，買糲粳一只，以作晏飧。公偕哥利二人，遂向巴園而來。未幾，到村嶺頂，公將糲粳一只啖盡。其楊桃樹，卽在嶺腳村邊，遂覓而下，一望樹上，果實全無，因纔被人摘去。公與哥利，大失所望，意甚悵悵。時肚又飢，村傍柚子，尙未

熟，公與哥利取而剖食，剛剖開，忽聞人聲嘈雜，數十人蜂擁來到巴圍。（徐五手下之人）嚇得公及哥利一驚非小，疑是巫必靈人馬來搜擒，即棄柚於地，亂竄入筋叢。公之衫袴，盡被竹筍鉤爛，破壞不堪，毛髮盡被鉤亂蓬蓬。惟偷眼潛視其人，漸漸來將近前，只認得一箇面熟之人，細認之，乃是徐五之姪，名亞長其人者，方敢近前，互相答話。始悉徐五部下來該處刈割禾穀，方纔放心。公遂與哥利彼此商量，今日本擬來此摘果賣錢，無如一無所得，且惹出一番驚慌，亦勢出於無可如何，不如從此回去，何如？哥利答曰：「既然如此，亦惟照義哥主意而行是耳。」由此並無所得，兩人空拳而返，馳到上圍，暫住在上圍，沿着爛脚之疾，調醫數月之久，極其苦楚，無錢延醫，不過有人識些醫者，即懇求採多少草藥敷治。日啖粥水，以充飢渴，其步履艱難，有不堪言者矣。久之漸漸就痊。平復後，旬日之間，時海灣周二部下數百人，來撲下思州（離海灣六里許）北江（卽下思州對面江也）。吳二聞得砲聲隆隆，卽出隊過江，向周部衆攻擊。周二不能抵擋，退回海灣。次日，周二率隊，又來下思，在對河，向北江吳柵轟擊。兩家隔江，並放槍砲。周二仍敵不過，又退海灣。周二屢撲下思，均爲吳二中槓，不能破。

時新西杜五大，兩旗人馬，數放聲撲太平。太平府舒太爺，來招吳二守太平。公往投，旗頭黃升奇，卽黃大（遷隆人）十餘人，歸吳部下，同往太平。初到太平，每日每人發錢廿文，糧米十二兩。方一句，每錢十五米，八兩。又旬日，每八文，米六兩。越旬餘，每四文，黃豆半斤，米無。又旬日，每發菜豆，錢米均無。又旬日，每止菜豆四兩。又旬日，連菜豆都無。該處蔬雜，概被各人採挖一空。柚未熟者，公等削青皮，煮熟，啖而充飢。公值此時，糧食斷絕，焉能生而待斃。公

與黃高曰：「聞竹樸墟、巴圍、太平州等處，王士林駐紮所在，部下數千，糧無缺乏，大哥何不一去探之，或轉投彼處，較為善策，不然徒填溝壑，亦無謂也。」黃曰：「君言甚是，吾當去之。」黃去而復旋，對公說曰：「王士林處佳甚，竹樸等處人馬，每日每人白米一斤，錢廿文，並無減少。」公曰：「如此我等速往。」黃曰：「吳不允，奈何！」公即獻計說半夜偷走。黃大手十餘人，及伊家小等，皆去，公隨往。日將傍晚，乃抵樸竹，黃入見司理人翁大，（王之司事）道說：「奈投意見翁，翁即問『有幾人？』黃答曰：『有二十人左右。』翁即給米二十斤，錢四百。」（各議買豬肉，有云：『瘦的不夠食，肥者可耳，且數年以來，各兄弟既不得見油面矣。』即盡將錢買肥肉與豆腐，並裹而食，是夜大痢，如腐瓜倒囊，黑夜之際，沿街屎穢，天明目不忍視，各袴穢臭異常，又無可換，迫往河，名爲洗身，即將袴滌淨，於河邊晒乾，着之。）逐日給發，住半月。吳二因太平無迫，率千餘人，往樸竹，投入王士林處，王曰：「我今人強馬壯，正好統率大隊數十之衆，往攻棟州、宿棟、高槽等墟，（離樸竹二百餘里，皆是安南地方）共起三千餘人，公隨去。到其處，嘶喊攻葦，所向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緣各處土人，聞見大隊消息，望風披靡，各部衆凡到之處，一掠而空。惟各墟鄉，貧戶者多，而富者甚少，各所得無幾。旗頭黃大，得執二人帶回，（後竟無贖，亦使回也。）十餘日回竹樸。適太平府失陷，因右江馬陸十帶千餘人，連狗岸的共二三千人，攻打太平，破之，入城踞守。王士林、吳二等，即統人馬數千，往太平府圍困，攻之。陸等間或開城，出而接仗，互相攻擊，各有傷亡，不分勝負。陸有時抵敵不住，則退入城。王吳困月餘，尚不能下。陸被圍日久，城內欠糧，伙食無從接濟。王士林等衆，用長梯爬入城奮擊，陸勢不支，棄城而奔，城遂

克復。留天成、老梁二人，帶數百人守太平。是役也，王吳之功，亦公獻策。克復府城後，王吳率隊回竹樸，公並去。

次年，公二十六歲。時歸順州東良圍，客人與本地人械鬥。東良圍製深紅絹四方大旗各一面，送王士林，招王助攻土人，王允之。忽右江周平瑞率衆一萬，來撲歸順，已到化棟墟紮（離歸順三十里）。部下大旗頭陸四、大鬼頭、埋細、菠羅、林發秀、林發智，各帶千人，其小旗頭不計其數。王正欲去救應東良圍，時鎮安府因歸順危急，飛文到竹樸，招王與周對敵。王吳各帶千餘人，望歸順進發，公從去。直進歸順，與寬圩黎六黎七等六七百人，共四千，到歸順城內外，四處駐紮。第二日祭旗，即率隊攻化棟，寡不敵衆，被周擊敗，傷亡十餘人，退轉天姥村（離化棟十里，離歸順廿里）。駐紮。嗣後鎮安府道各官，聞敗耗，均帶兵到會合，並四處調遣各團練助攻，共六七千衆。先行搦戰，引周衆出天姥大戰，周衆傷亡甚夥，登即退入化棟。次日星夜，盡披全隊，奔回右江。王吳等由天姥回歸順，二三日銷差（因無糧也）。王吳等仍回竹樸，公隨之。王回到竹樸，每日每人祇發米一斤，無錢可發。次年公廿七歲，七月，王士林因去年救歸順並無酬勞，今我們正要上去問他，賞給花紅。即會吳二黎大黎七等商酌。衆議：此事理宜率隊前往，與他交涉。各帶人馬往，到歸順城外，團團圍紮。未及講事，惟城內居民恐慌，所有金銀，以及貴重物件，紛紛設法搬出城外，覓處寄放，其由城門已覺難出，即用繩索，由城牆將各物吊下，預僱保駕仔百十人，保護銀物，恐防搶劫。時歸順城內外，團練千餘人，東良圍長林東昌，廣府人，帶成千人，錯雜駐紮。兵勇與各人馬，蜂擁蟻聚，往來渾亂。王士林之旗頭，名藜萸，帶數百人，內有一人去搶物件，被保駕仔打斃。藜萸聞報，即拈令旗一枝，號召人馬。適公在

街刺頭，著實見公曰：「我之兄弟，被人打死一個，爾見否？」公曰：「不見。」遂透出街外，執旗大聲疾呼，各官差練兵人等，紛紛奔走，各鋪均閉。東良圍人見此情景，即喝曰：「此時不打，又待何時。」即先呼喝，落手打開各鋪之門。一時各隊人馬，咸皆鼓噪，紛紛搶掠，概將歸順城內外，所有當舖住宅，搜掠一空，各獲金銀首飾綉緞無算，衣服青錢等物，堆塞街道。是役並傷損一人，各人馬即在城內外紮。公得首飾數十兩，鐵青四銀蹄馬一匹，甚良。王士林一見遂意，公送之，王送銀兩錠，金一兩，與公亦受。住十餘日，王士林探聞消息，到下午四點鐘，即下令拔隊，時人未曉膳，馬不及鞍，亡奔疾走，各尙不知何故。是夜更後，公即到化棟，尙有人馬未到，各欲造飯，王又下緊急命令，速行。由化棟行出十里，即聞喊聲如天崩地裂，方知是歸順召集萬餘，追來攻擊，黑夜間連珠砲響，旗頭黃大，即黃升奇，死於亂槍之中。黃大死時，身尙帶有金沙九十餘兩，因打仗失去兩包，尙有八十兩度，公搜獲原包帶回，交黃之父，（後三年，公誌黃埋處，公爲之拾骸，歸其父葬。）十人追至角樣塘而返。（離化棟百餘里，前是墟仔，今無）時下午四點，各尙未造飯，亦無米可炊，各飢甚，盡挖薯蔬野菜，概食淨盡。又行至湖潤墟，（大墟市）各買米造飯而食，宿一晚。翌日往大雷墟坑口，過十九徑。由大雷三日到安平州。次早過渡，行到太平州，（巳四點鐘）造飯食。王士林住此，到太平州，隨各回原紮駐所。公回到竹樸，將金沙交黃大之父，跟黃大之弟黃義章，共有十餘人。先是王士林等由歸順出城後，次日，馬幫細張三、黃寶勝共有三千餘人，又賓州幫，唐十一、楊二共千餘人，合共三四人，踞歸順後，掠財物淨盡。

六年，公廿八歲，上思土竊黃思宏，招上思之人二三千，廩生黃其章爲參謀長。時王士林捐蓋翎道銜，黃思宏乃上思紳士，被此自以爲正當大紳，視細張三、黃、唐、楊等爲賊。黃王商議，共起兵復歸順，共四五千衆，望歸順城進發，公隨王部下，去之。到歸順，圍困數月，不能下。先是唐十一入城踞時，擒縛東良團長，各客人皆苦求不能免，唐遂殺之。各客商恨唐入骨，今見黃王困城，東良團人與細張三相商曰：「刻今被困，已到數月，恐不能再曠日持久，倘再不能解圍，一被黃思宏、王士林破入，屠戮遭殘，爾我等皆受酷慘，爲之奈何？不如托人往說黃王，說明吾等願爲內應，此爲上策。」於是，先行密遣，說通黃王，細張三等遂開城門。黃王各隊概行入城，盡殺賓州幫唐楊之衆，生擒唐十二、楊二，卽殺楊二。東良團人縛唐出城外大田崗碎剮，用棉花生油燒而斃之，遂克復歸順城。黃思宏在城駐紮，細張三投王士林。王卽率細張三回竹樸，公隨之。時黃如晚（欽州那營人）在轎頭墟紮，部下成千人，打手至多。黃思宏欲攻王士林，思宏通黃如晚人馬，使襲擊士林。如晚人馬已到高村，被王士林偵知，卽開隊去到高村擊之，公隨去，在高村擊退黃如晚部衆。士林得勝，卽率部下概回竹樸，公亦隨回云。公閒暇，落太平府一行，太平府街之客店，有陳元揚其人者，外省星士也。公行其寓所，無論來往，元揚必起立而凝視公，目不轉睛，並以手招公近前來，謂：「子之相奇相也，亦貴相也，今雖困厄，已到極點；自此以往，行將一路福星，定有封侯之位，願子自愛，切勿以余言爲河漢視之也！」元揚又謂公曰：「爾現業如何？」公曰：「兵不兵，賊不賊，依人度活，日討兩餐，隻身以外，別無所有矣。」元揚曰：「福祿壽三字，子之一身兼而有之，何謂無耶？今雖未見，後來驗之。」公哂曰：「米無一畝，

衣無兩套，聽人飯碗響，而後可充飢，若得朝餐夕煖，一日兩餐，藉免飢寒，頗已足了，尙望甚麼福，講甚麼祿，言甚麼壽耶？」元揚曰：「爾不信，爾俟我推算一卷長庚如何？」公曰：「我刻下身無銀錢，烏有筆資奉送，何敢煩勞先生耶？」元揚曰：「我乃賞識兄之相格貴骨，日後必然大富貴，亦壽考，筆資一件，斷不芥蒂，有無均可也。」公見他說得頭頭是道，娓娓動聽，此時如在睡夢之中，又說出銀錢有無均可之說，即將自己之八字，說出與他，遂辭行。過了數天，公來詢問，長庚已經批出，已訂成卷。元揚見公，即親自雙手捧送，口道：「恭賀，恭賀！」等語。公時並無多錢，祇有數十文在身上，悉數與之。元揚亦欣然收受，不過盡紙錢而已。後來公之前途發達，多有所驗。陳元揚星相士，亦學有所得者也。

公由太平府回竹樸，住二三個月，無甚好景。旗頭黃義章，挈眷往投黃思宏，公隨去，住年餘。時公已廿九歲矣。黃思宏回太平府住家處，其全權概交與其文案廩生黃其章管理。思宏回太平府，曾說及回家一行，月間即來等語。公之旗頭從去，旗下數十人，百事皆仗公支持，料理數月之久。思宏未見來，黃其章無米可發，每日一人發錢十文。時公之旗頭義章，亦未到，計無所出。到年三十晚，公煮粥一餐，與衆共食。公自念，思宏來未有期，義章音信亦杳，口糧將斷，正如嬰兒絕乳，其亡可立而待；左思右想，不如前往去投吳亞忠，爲上策，與衆商之，衆亦願同往。年初一日，往呂祖廟求籤，答語云：「別圖事業甚爲良，何必守株限一方；此去也應聊覺勝，樓高更上始名揚。」解曰：「遷地爲良，別圖大吉。」籤語甚佳，公意尙不甚決，仍欲俟義章到來，彼此商量，乃定行止；惟各兄弟數十人，嗷嗷待哺，

不能久待，咸催公舉行。公亦見勢難待，若去又恐思宏阻撓，迫得互相約定，於年初三半夜，潛行。義章旗下數十人，隨公由西門出，次日下午五點鐘，到崗坪墟，各人分文都無，公分發各到生意鋪求之，每間五七文，共得百餘文，買米煮粥，未熟，日已黃昏。時瞥見百餘人，紛紛而來，公曰：「爾等之來，何爲？」衆曰：「皆來隨從義哥也。」公曰：「爾等思宏三哥之人，我焉能帶爾等？我若帶爾等，將來三哥知得，見罪不小，爾等速回！」衆曰：「義哥回，我乃回，義哥不回，我等決不回去。」公曰：「我與兄弟二十三人，來此處，既無下落，無米爲炊，現在作乞求錢，沾米煮粥，挨過一餐，來日飯餐，又不知從何措置，況又加爾衆兄弟等百餘人，烏能招呼？」衆曰：「論錢之事，無緊要，義哥自有作主。諺曰：『船到灘頭水路開，』不必杞憂，我等無論如何，皆望提攜，望勿見棄！」衆又曰：「我等各人間有三四文，或十文八文不等，當可支持一餐。」於是搜囊取出，共得二三百文，決買米食之。公見衆意已決，不能再推，迫曰：「衆等如此推誠相愛，今日患難相顧，將來有福同享，甚願各兄弟，首尾照應，全始全終，切勿半途改命！」衆均唯唯，公遂權帶二百餘人，在崗坪一宿。次日下午四點鐘，行到龍打墟，（大墟）各又向鋪乞錢煮兩餐。次日下午三點，行到安德墟，吳亞忠在安德駐紮，（先數月，吳率隊數百來撲安德，兩月餘方入安德，鄰近從遠來。）時有上思人陳德培來見公，甚表歡迎之意，公即將緣由與陳說明，即由陳先往見吳，以作介紹。陳入道及公帶二百餘人來投，詳說一番，吳歡喜，即請入見，公入見曰：「弟本帶二十三人，因來到崗坪墟，又有黃思宏人馬百餘人，隨弟來投部下，」等語。吳曰：「如此甚妙，夫農家望歲，以穀之多爲好，吾等又以人多爲好，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斯

言誠不謬也。爾既帶來，卽由爾管轄，以一事權。公領之。吳卽喚其司理人卓二，給錢卅千，米則任要，以食狗爲限。公卽備置安排，井井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時公年廿九歲。安德有一北帝廟，最應，公在神前製七疊黑旗一面，（黑旗軍之始也）祭旗時，天黑地暗，雷聲震動，大雨傾盆。越二日，吳起數百連公隊成千，往撲南雁，（安德屬，離安德四五十里，山路崎嶇，奇險異常，若南雁服從，無不服）。公人馬二百餘人，作前敵先鋒。初到南雁，人出接仗，公等奮力一擊，其勢不支，退入山寨，圍而困之。二三日，南雁人見勢力不敵，派人出說，願服從。吳允，卽送銀數百兩，米數千斤。南雁服後，遠近各村，皆爭先恐後，紛紛遣代表到安德大營，說明服從志願，並送銀米各有差。獨有窰棟墟，（大墟甚多村鄉）恃其人衆，未服。吳由南雁往擊窰棟，（離南雁二三十里）公仍當先鋒隊。到時，窰棟人出接仗，一擊而退。公等追擊，入踞其墟。各鋪盡閉，吳遣衆逼拍各門云：『爾等願服從否？如願者，概無精踢；不然，人物一空，無謂也。』墟衆皆懼，各耆老情願服從，各村亦皆服，所有安德全屬，完全服從矣。吳得勝，拔隊回安德，駐旬日間，齊隊上小鎮安紮一句。時右江洪義，帶千人來投吳。又下思黃太老，實亦帶二三百人來投，共三千餘衆。吳遂會集公及洪黃等相商，往撲大里，（大墟，雲南開化管轄，地勢奇險，皆大石山，灣環迴抱，中有大田崗，又隔大小溝，僅有單邊路可入）兩三月不下，公打入小里，得有米糧。吳亦打入小柵，得多少米粟。吳盡拔大隊而回，馮黃紮小鎮安，吳及公回守安德。

公部下英勇絕倫，每陣爭先。吳屢暗贊不已。吳與其母商曰：『今劉某，其人膽識皆有，且其部箇箇驍勇，甚爲

我們之幫手，現未有家室，妹妹亦已長成，尙未許配，兒意欲將妹配與劉，不知母親之意以爲然否？」吳母曰：「旣然如此，把爾妹妹許配之，以得吾兒心腹是耳。」吳遂道前爲其父之糧台，楊大人爲媒，送庚帖與公，公收之。公卽備辦禮物，爲定，並入見吳母。（時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現隸其部下，僅顧而已。）次年，公三十歲，時鎮安府懸賞招人募吳。王士林黃思宏領賞包打。（如打勝吳，王作鎮安道，黃做太平府也。）王黃兩人，遂各率隊共三四千人上安德擊吳。未擊之先，王士林黃思宏兩相商議，黃曰：「吳乃塚中枯骨，誠不足畏，所畏者劉義，智機多端，英勇莫當，真猛虎將，渠部二百餘人，隊皆敢死。其人皆曾隸爾我部下，今何不使往說之，若得此人倒戈向吳，破吳必矣；卽不然，劉復投我等，吳勢旣孤，彼等烏合之衆，與我們對敵，正如以卵擊石，我之攻彼，又如摧枯拉朽，何患事之不成就耶？」王曰：「善。」遂密遣使賚賞銀數百兩往說公，其使密將情說如此如此。並謂曰：「如能殺吳，更有豐厚獎賞，及保大官，卽不然，爲內應，或投回王黃，均無不可。」公忖思，王黃雖舊隸渠部下，但均不甚見重，無所升擢，縱有經天緯地奇材，亦無所施，實爲仰屋；若吳則銀米週給，並無缺乏之虞，且每出陣，使以我作干城，愛我，重我，我與吳感情較諸王黃已覺更深數倍；況我現在其部下，遽反之，實爲不義，吾豈可爲之哉。遂決意不反，來使無可如何，正是乘輿而來，敗輿而返。王黃各率隊來攻安德。王紮龍林，及三角塘等處。（離安德六七十里）黃紮打鹿村。（離安德十里，不過隔一嶺背。）黃思宏風頭雨勢，精銳莫當，方纔佈置營柵，卽率隊來撲。吳遣公率部下擊之，互相對壘，施放礮彈。公隊伍箇箇爭先撲近，黃勢力不敵，卽退回柵。連數日，每日出戰，被公等陣陣皆擊敗其衆，黃人馬傷

亡無算。惟其敗則收兵入柵，不能制其死命。公卽挑選先鋒數十名，乘夜間黑暗，銜枚爬入黃柵，襲擊之，入者先將守柵者概斬之，開柵，公等數百人馬，蜂擁而入，殺其衆數十人。黃思宏等衆，盡皆棄柵而逃，公等奪獲旗幟糧米無算。黃則大敗，率各殘兵奔往三角塘，與王士林等紮。公回安德，與吳亞忠、盤輪四（卽黃崇英）三人相商，（先是率隊攻大里町時，與血表盤輪四商議，囑盤往右江，招人共招成千，由大里町回，時已帶到安德，吳及盤等共有三四千衆。）謂現王、士林、黃思宏等數千之衆，紮龍林三角塘一帶，人衆糧足，他係領賞領糧來攻，現伊大隊踞之，若不滅此朝食，後必爲心腹之患。吳盤遂率大隊人馬來撲王、黃、公等黑旗，仍作先鋒隊，連開數仗，公每仗必勝。

香林按：盤輪四鎮安府人，粵西天地會一要角，與弟輪五、輪七同事吳錕、阿忠、黃誠、冼纂、隆安縣志卷四前事攷云：「七年（咸豐）六月，髮匪自南甯上竄百色，路經隆安……六年（同治）鎮安土匪盤輪七入據南城，尋遁還。」此云輪七，卽輪四弟也。

時王、黃各人馬在龍林三角塘一帶，強買強賣，姦淫婦女，無所不爲，土人含恨已入骨髓。吳部下交易公平，無恃強凌弱，衆皆悅服。土人等祕商陰通亞忠、擊林、宏等。土人先說地理形勢，志等無不悉知，土人又暗作鄉導，引志等上三台山。（此山甚高，礮可擊到三角塘內，有巨礮數尊。）志等登山，查插旗幟，欲燃巨礮，擊三角塘，擊崩林柵，林衆大敗，魂不附體，飛奔歸順。又棄歸順，而走太平州竹樸。惟黃思宏尚在龍林，推紮幾天，然後落歸順。盤輪四帶千餘人紮龍林，吳及公等，均到龍林。吳亞忠調齊人馬二千餘，親率落崗坪墟駐紮，公隨去。吳亞忠挑選千人，公部

下三百餘人在內，遣公帶往新城駐紮。（離歸順二十里）又派祝大率千人往龍潭村駐紮。（離歸順城六里）黃思宏由歸順，即率兵攻擊祝大，祝大率部衆迎擊，祝大一可營百，思宏那裏抵敵得過，忙即收隊，奔回歸順。此次黃思宏係自告奮勇，領賞來撲安德，不料屢被公擊敗，心胆猶寒，現又新敗於祝，又聞公帶千餘衆紮新城，益加慌忙，手足無措，即漏夜全拔隊伍，棄歸順，奔走太平府。（離歸順城五十里）

黃思宏走後，歸順紳耆，公舉代表，往到新城，請公入城駐紮，保護商民。是時吳亞忠亦帶千餘人到。次早，公及吳亞忠各帶千餘人入歸順城。次日，盤輪四，祝大兩人，各帶千餘人俱入歸順，合共五六千衆，城內外各處均駐紮。各鄉紛紛送銀米糧食，並設有大營收支所，派遣各員司理。吳亞忠時刊象牙印一顆，其文曰：「左翼先鋒前敵關防」等字，給與公。公在歸順十餘日，吳亞忠見人馬紮駐擠擁，意分紮各處，遣公帶部三百餘人往那猛，那永兩城駐紮。（俱入小鎮安屬，那猛大城，離歸順四百里，那永離歸順十一二里之左。）公到，保護鄉民，四鄉服從，供給糧食，無發門牌，各村鄉按月應送伙食，視家之大小，以定等差。在此住紮，該處風鶴無警，臥犬無驚。嗣後吳亞忠在歸順，留盤輪四及周二。（即騎驢二與吳同鄉）共帶千餘人，守歸順城。吳亞忠親率四五千衆，往攻保祿，（安南地三圻屬，離那猛四十里。）公拔隊隨去。吳亞忠環攻兩三月不下，保祿各官民因圍攻已久，迫棄保祿，逃入深山。吳大隊人馬知各人已逃，遂入，亡所獲，僅敷供給。先是吳亞忠往往保祿後，歸順之協台鄒守州官，見吳已去，留守之盤輪四、周二等，不過千餘人，其勢已小。衆官會商，調指四鄉團練二三千衆，攻城甚急，風頭火勢，大可驚慌。盤欲

開西城門而逃，因鎖頭不能打開，不得出，即發令各隊死力攻擊，各團練死傷甚多，大敗而散。盤輪四將協台鄭守州官各人員，一概鎖鑰監押，派人看守。吳亞忠由保祿回到盤輪四周二等，與吳會面，略說各官調集鄉團反擊伊等，幾乎遭渠毒手，幸藉福庇，擊退各鄉衆，現將各官一概監鎖云云。隨後即將各官送吳亞忠，各官見吳大哭，吳亞忠親解其鎖，優禮相待，並用言語安慰。吳即派人送各官轉回原籍，令送到百色。各官云：「衣服失去，如水洗乾淨，奈何！」吳云：「已失了，即用銀添置多少，亦未嘗不可。」即送給每員二三百兩，以爲川資置物之用。各官感激，拜謝揮淚而去。各官去後，吳亞忠因各鄉反攻之事，甚爲憤恨，謂曰：「當初他們遣代表請我等進歸順，保護商民百姓，他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仇；今日互來攻擊我們，真是恩將仇報。」即議罰各鄉銀米，各父老其有不遵者，則以武力從事。後各鄉見處勢力範圍內，無敢不從者，即遵照罰款送給，仍按照向章，按月送給伙食。

時清政府四邊調集大軍，來擊吳亞忠。督辦軍務覃大統領，共帶百營，分發各處駐紮。覃督辦紮鳳儀洲，所有根台輜重均在該處。所有各統領管帶營哨各官，均是外江人，（清軍招安貴縣平天寨王三大之部衆萬餘人，均帶來在內當勇。）將近歸順數十里地方，滿山遍野，沿路砍伐竹木，無論山之高下，低濕各處，步步搭蓋棚柵，安營駐紮，聲勢極其浩大。未幾馬督帶率分統覃東義，分統陳蔚良等萬餘人，來攻歸順。吳亞忠詰誡人馬，竭力死戰，各皆奮不顧身。戰不多時，即將清軍馬督帶這萬人馬，蜂擁而退。嗣又連戰數日，每日均被吳擊敗。惟清軍將士甚夥，屢敗屢戰，銳志仍然無甚大挫。清軍又來攻擊，吳亞忠在陣中被陳蔚良陰之檣槍擊中，彈入脚眼。被部擡回後，其

弟突率隊攻擊，騎馬出南門壓隊，又被彈穿口角，兩邊透過。其弟吳三在魚塘被擊仆倒。時適敗北，吳三之首級亦被清軍取去。已兩次敗仗，退入城扼守。時前王三大之下部王經培，潛行密見吳亞忠，說及投降之事。吳亞忠因新敗，得彼軍來投降，甚爲歡迎。吳亞忠曰：「如有一桿槍來投者，賞銀十兩，如僅一人來投者，亦賞銀五兩，但須要殺其管帶哨官乃可。」彼此暗約，打通消息。（吳計已殺其營長，則彼等人馬，概不能復回矣。）清軍前王三大之人馬成萬，漸漸紮近城邊，如遇開仗時，某營哨要來投者，即槍斃其營官哨長。（因營哨皆外江佬也）順勢荷槍投入吳隊，計陸續共投萬人之多，向吳亞忠取賞。因實在無銀可賞，前云賞者，乃計誘之，以冀解弱清軍勢力耳。各投降之衆，因吳亞忠不但賞銀不得，且口食亦將告匱。（因人馬太多也）迫得自由分散，往攻打各山岩柵討食，所到之處，盡皆掠劫一空。吳亞忠因三台山尚有糧，概運來給發。吳部下人馬，有眷屬者多，若五千人，則要萬人糧方可夠。吳竄大窘。當吳亞忠受傷後，不能行動，僅在床臥以答應各人，凡事無論大小，皆與公相商，所有糧食調遣，皆公一手經理。公見事務極爲繁雜，人多而糧少，來源已無，不日將有斷絕之患，且刻下清軍人馬衆多，圍困如鐵之箍，勢難解圍，縱圍可解，其如無糧何。再三思想，亦惟有另覓生機，方爲上策。

香林按永福離桂赴越南，事在同治四年乙丑（西元一八六五），即清軍破南京，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自盡之明年也，而吳亞忠之被清將馮子材所討平，則在同治八年己巳，是永福去後，吳雖糧缺力微，然尚支持四年也。茲補錄吳氏敗况如下。光緒二十二年廣西補用道馮事都啓標所編馮宮保事蹟紀實卷上云：「九月（同

治六年）初一日，（馮）在思恩縣行營，准護廣西撫部院蘇咨會，以南太軍情喫緊，商請督辦左江軍務，維時兩江地面，盜賊如毛，而吳逆亞終，（即吳亞忠）實爲匪首，其龍州之陳七新，甯州之葛二葛三等次之。其餘零星剩穢，不計其數。公（指馮氏）馳抵南寧後，密檄副將劉玉成，吳天興，參將黃興仁等，分帶六營弁勇，由間道直趨龍州，兩面夾擊，剋定時日，期於必捷，以收扼吭之效。公自帶標兵弁勇文案人等，不及百名，登舟上駛……十一月逕抵太平府城……及二更後，外間人聲鼎沸，莫不吃驚，使人往查，始知龍州捷音已至，並解陳七首級前來……次日，公復登舟上駛，進抵雙溪，派撥弁兵，分隊進取，殄除下凍左州恩城各屬土匪，規復全茗威墟等處賊巢……（七年）三月內，督軍越境，力解交夷芄封洛陽之圍。時吳逆亞終，已率其黨類由木馬省一帶竄入越南，四月十一日，准廣西撫部院蘇咨會奏奉上諭，飭令督師越境勦辦，當即撥將領，分道齊趨……（同治八年）二十一日，攻克芄封洛陽屯。五月克復木馬夷省，並掃蕩諒山等處，所向克捷。七月二十一日，自龍州起程，進紮北甯、太原等處。督勦太原、山西、宣光各省賊匪。九月二十八日，在那宥地方，將吳逆全股，悉數斬擒，撲滅淨盡。另股賊黨，或勦或撫，越地一律肅清。正擬班師凱旋間，詎匪黨梁天錫不願隨入內地，陰放降衆，反戈背叛，竄入宣光夷省之安邊河陽地方，以爲巢穴，並勾結夷匪爲其援助。公怒，即留幕府人等往紮諒山，令提督謝繼貴，總兵關松志、劉玉成，副將唐元芳、吳天興等部共雄師二十營，親自帶往，疾馳勦辦……（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攻克河陽，擒斬梁逆，及其餘黨，夷地始再肅清……十月十六日，准廣西撫部院蘇來咨，以蕩平吳逆

巨股出關千里，歷著辛勞，奏奉上諭，交部從優議敘。又徐延旭編越南輯略世系沿革篇云：「同治六年冬，廣西太平、鎮安兩府土匪蜂起，爲官軍擊敗。七年春遁入越南，國土咨乞廣西巡撫蘇鳳文代奏，請兵援剿。上命提督馮子材率三十營，共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員名進剿。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大兵由鎮南關進發。八月，賊首吳陞於北寧城傷於銃，懼被擒，飲孔雀血死，諸賊正恐怖間，而大兵適至，於是爭來乞降，遂分隸諸將。冬，股首梁天錫襲我勝字右營，營員陳信死之，全營俱沒。梁天錫率其人西奔宣光省，投歸河陽賊首黃崇英，大兵追剿。」據此則吳錕到越南後，已與永福不發生關係，至死未嘗與永福聯合或戰爭，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所云「永福與吳陞轉戰安南東北」一語，不足爲據矣。

二 初抵越南之劉永福

時吳亞忠糧食將盡，清軍數萬人，四面逼近，雖彼此交鋒，互有勝仗，惟無糧食奈何。公欲往波斗覓食，商諸吳不允，再商亦不允，又復第三次商之，吳曰：「汝十分要去，亦無可如何，但帶爾之兄弟去，至遲一個月，則要復回，彼此相顧，吾爾乃葭莩至戚，須要有始有終，切勿去如黃鶴，爲旁觀冷眼可耳。」公唯唯，遂辭別，帶旗下二百餘人，往波斗，各大村人衆，素仰公之聲威，到則各皆供給伙食。不數日間，吳秀業對公說曰：「我落安南太原行，看看如何世界。」公亦隨任其便。嗣農與黃守忠等數人，檢拾細軟，遂落安南。公在波斗等處，住二十餘天，本擬欲回歸順，又恐吳亞忠無糧不能爲活，先使劉鳳崗陸金等，先往歸順，探詢吳之情形，現在如何，並得打聽軍事消息。鳳崗奉命前往，到歸順，入見吳亞忠，略敘公在波斗情形。吳亞忠對曰：「劉某前欲往，我實有不允之意，惟見他再四請求，姑從所允，今將匝月，歸來之期，亦已將到，畢竟劉某之主意如何耶？」鳳崗曰：「義哥說及，有米食則回，無米食則不回。」吳卽大怒，罵曰：「我待劉某，恩情不薄，且許妹妹匹配與他，無非欲與他二人，同心協力，以圖大事，今竟說此話，是真初終易節，不是首尾相顧之人，豈堪與共患難者乎！」言畢，氣憤填胸，並置鳳崗等不理。鳳崗等遂返見公，將與吳問答情由，詳細述明。公聽畢，自思吳如此怒氣，回去兩難，一則恐其因怒而害，二則若不害，定送其妹成婚，他時欲去不能，不去，誠恐將來追究吳父之案，未免因親波累，若不趁此機緣，脫離關係，後悔已晚。遂暗暗決

意，不回吳處。惟外面佯爲未決，試詢各人意見。遂佯曰：「欲想回歸順，爾等衆意如何？」各聽人說及吳亞忠藐視情形，衆皆含怒。卽對公曰：「衆皆不願。」公曰：「如此似乎難以對吳亞忠。」又復婉轉磋商，惟衆意已決。與吳斷絕關係，又答公曰：「若要回，公自回之。」是夜又復會集各兄弟商量，彼此各皆不願回。公曰：「各兄弟相從我日久，我烏忍相離，置各人於不理，惟歷來皆隸人部下，我並未獨當一面，今日脫離吳亞忠，是我自樹一幟；況我之糧米，行將食盡，爾等衆所共知，倘或日後糧米有不接濟之時，彼時各出怨言，我何以對各兄弟耶？縱各兄弟並無怨言，惟枵腹從事，亦難久耐，我又烏能以對衆耶？」衆曰：「義哥糧草，我等皆知，刻下山岩送來伙食，亦已將盡，惟有隨去隨算。諺云：『船到灘頭水路開。』天生我衆，難道餓死耶！」公曰：「既然如此，後來日粥一餐，或有或無，皆無怨我也！」衆曰：「諾。」公曰：「既各位兄弟相愛，今夜在此同拜天地誓願如何？」衆贊成，卽取香花寶蠟，焚告天地，衆皆立誓，咸願同心協力，永不返悔。祝畢，歃血爲盟，公卽出吳亞忠給發象牙左翼大印一顆，當衆破開擲去。當時最爲相與，語言對答之各人物，則有潘哥、鄧亞英、滿陸金、劉鳳崗、王芝蓮、黃有富、黃廷楊、許義東、黃鼎邦、何得志、陸天球、黃有美、欄利、劉亞齊、那珍二、黃三、九如、何四、陸梅仙、鄧有富等二十餘人。

時乙丑，公年二十九歲。是夜當衆說曰：「現日安南地方，多被白苗、猺人、霸踞、稱雄，蹂躪越境，百姓呼號無門，越王發兵攻擊，屢敗告北。我等現在廣西，無大作用，且父母之邦，不可騷擾，保護現不須吾們。以弟愚見，專往安南地方，隨機應變。諸兄弟以爲然否？」衆曰：「願聽指揮。」公又曰：「此去安南，查大嶺地方，乃入越必經之路，況該處頭

目許元彬，帶有數百人，在此嶺把守，他是欽州那勒人，與我同鄉。此去不過一日路程，明早即行，到晚在此宿夜。各奉命檢行李裝，以爲預備起程。次早公率二百餘人，即行。是日到大嶺，公入見許元彬，兩相魚水，甚表歡情。各敘寒暄，公說欲往安南意見。許答曰：「義哥雄材大略，高義薄天，廣西地方，雖然遼闊，不能展布，今入越一策，誠爲上計，時不可失，此去當必大有作爲，仍望提携弟輩耳。」公曰：「吾兄如此說話，未免過獎，以弟之愚，焉能圖謀大業，惟見刻下，安南苗獠造反，各竊一方，越國王家，戰則必敗，無法以救百萬生民，弟此去一探情形，意在爲越王攻擊苗獠，事可爲則爲之，事不可爲又當見機而行耳。」許元彬曰：「弟在此嶺孤守，無甚作用，後亦將入越，義哥先行，弟隨後體察情形，定當附驥；但如風便，望乞隨時賜音，俾知消息，免使弟等向隅，是所厚幸。」公曰：「如此亦甚好。」兩人爾言我語，盡歡而散。是日許元彬招待甚優，且造飯爲各兄弟等晚膳。次早即行，時公僅有錢四千元而已。是日行到安禮城，（大墟，安南地方，公入安南，自此始。）次日行到高平城。且說公在波斗行後，吳亞忠聞悉，甚爲驚訝，一時面如土色，如失右手；因歷來吳亞忠依公以作干城，今公去，憂悶之極。商議曰：「劉某英勇無敵，今竟然入越，從此我失去一大幫手之人矣。聞他入越，但入越之意，我也久有此志，今他去越，我使人追之，如他肯回，與我幫忙甚好，即不允我當交帶多少人馬軍械等與他，先入佈置，無不可也。」如是遂派數十人，星夜追來，到安禮，詢之土人云，公等已去得遠，不用追也，各人遂返。公在高平住夜，次早起程，一日到大河船地方。次早行到橫球城，（陸之平稱窮地方，時該處客商請酒招待甚優，時陸已投白苗也。）在橫球城住兩夜，次日行到玻璃城，住十餘日，往野

城。次日行到蘇街大城，該處頭目鄧志雄、鄧晚、梁俊秀、梁山大，二人在此帶百餘人踞守。有事可調四鄉土人，其土人亦皆自有槍枝。公一到蘇街，農秀業、黃守忠即相會，秀業曰：「義哥來得早些。」公曰：「明係爾先我後，何爲尙早，其中原因，望爲剖白！」秀業曰：「前數日，我與守忠二人密約，將鄧晚殺了，然後往去接公來此做主。連幾天，我們將利刃一柄，兩人走山麓，去摩厲以須，今尙未動手，而公先到了，是以謂早些耳。」公聽了面色爲之一變，謂曰：「如此行爲，未能使得；夫我等初出幹事，未知南北東西，誰是定局，專講義氣，方可信用，希望發達；若如此行爲，是恩將仇報，下次欲投別處，風氣所播，誰敢相容？吾恐棲身無所，天地雖寬，何處爲立足處耶！好得爾尙未動手，不幹出此事，若幹了此事，雖去接我，如我知情節，亦必不來矣；爾切切勿可輕於舉動，爲上策也。」言畢，農秀業遂唯唯而退，後竟中止，仍復跟隨公，不離左右矣。

公在蘇街四五個月，見鄧志雄亦相投機，遂與其二人結拜兄弟。鄧以公爲心腹之人，甚爲相信。閒暇無事時，與鄧志雄遊山打獵，或臨淵釣魚，以爲消遣日子。鄧志雄部頭目黃二、陳三、陳四、許晚、何亞木五人，均籍廣西下凍，每帶三十人左右。其五頭目與公平日亦相得，謂公曰：「我等在此，閒居寂處，殊爲寂寞無聊，不如往打六安州，或者有些好路。」遂轉商之鄧志雄，雄曰：「往打六安，不如去撲河陽，較爲上計；况我在此地方，已投白苗順天主；一面先遣使通知順天主，一面打點安排，裝着白苗軍，何如？」衆曰：「善。」公遂置四方白旗，及預備每人白衫白包頭等件，俱各齊全。嗣順天主因遣使來視，聞得消息，登即派兵頭馬元帥及羅軍師等來接公，公及鄧之頭目

黃大等，共帶四百餘人而去。命志雄交火藥三百斤，鉛條三百斤。剋日起程，到墟房一宿。次早行到球釘。日將傍晚，馬元帥羅軍師，飭該處頭目等，去追送伙食，到旦始得米一籬，包粟五六担。時有與公等在蘇街回來之黃志大，帶有十餘人，見伙食一到，先將一籬米抬去。公等四百餘人，不得米食，罵黃志大徒知有己，不知有人，嘖有煩言，甚爲鼓噪。馬元帥聽悉，私謂曰：帶此幫，人云去擊河陽，查河陽地方，皆是食粟爲餐，况今師行而糧草缺乏，四處追糧，緩不濟急，縱到河陽，而粟食不慣，久必人心渙散，烏能幹事。是夜在球釘一宿，夜半羅軍師帶十餘人潛逃。天明臥起，衆不見了羅軍師，方悉漏夜偷走。馬元帥謂曰：「羅走聽其自由，我與爾等同行而去，有何不可。」遂起程，行十餘里，馬元帥帶數人，又走上山去了。斯時公等欲進無路，迫得帶各人回左房。時鄧志雄梁俊秀，在蘇街由船來，其夜二鼓，始到。見公等，得悉情由。責成左房頭目花大，謂其地方頭目責任，不知招待大員，大罵一頓，用竹枷枷之。有頃，暗遣人求情，即將枷放開。卽遣花大，往追馬元帥羅軍師兩人。花大從命而去，公及鄧志雄梁俊秀等，皆在左房候之。花大往追十餘日，全無踪跡，回來復知鄧志雄等。雄曰：「追已不及，亦無可如何；刻下欲進攻河陽，而馬羅已走，無人帶路，在此駐紮，亦經半月，糧草甚難，恐無相應。今三海晚造禾熟，爾等曷不一往，尋覓多少糧食，比諸居此閒住，豈不稍勝一籌乎？」於是黃二、何亞木、許晚等，及公部下人馬三百餘人，皆去。公帶十餘人與鄧志雄梁俊秀等回蘇街。（因鄧志雄謂公曰：「我將作一賤誕之辰，爾與渠等，同我回去宴飲。」住旬日間，適有左大墟黃大卽黃勝侶，（天朝人，落安南甚久）到蘇街，陳說六安州此時可以攻擊緣，由並與公等約定某日，准到左大，齊集人馬。

公極歡喜，登卽先遣人飛奔三海，通知部下，等期某日，到左大會集。剛過許晚帶十餘人回到，僱定船隻。鄧志雄又給火藥二百斤，鉛條二百斤，與公帶十餘人，及許晚黃大等二三十人送搭船，開帆前往左大。該船將近左大，打聽三海人馬並未見到。（三海人馬因攻山豬村，已願服從，限某日送銀數百到處。公遣人往通知三海人馬，限某日到左大時交銀之期已屆，農管帶及羅師爺等云，俟一二日得銀未遲，因此未得如期到左大。）公船將到左大城，聞得左六州官帶有二百名安南兵出巡，現駐紫水上竹排棚處。公及許晚等商議曰：「三海人馬未到，我等船內不過二三十人，適值左六州官出巡，有兵數百，寡不敵衆，不可上去。」黃大曰：「不妨，州官卽是我之父母，可以上去見去的，曷不先去見見，探看情形亦好。」公在船看守，黃大許晚等四五人卽去。公派部下陸金同往。黃大等先入見，三言兩語，州官卽喝令執而縛之。許晚在後未入，見黃大等被縛，卽一溜煙跳回，見公將如此如此，說了一番。公曰：「安南兵雖數百，但皆無用之物，我等兄弟，一可當百，何必懼他！」公與許晚等二十餘人，卽帶槍械，開旗上街，暫在一鋪停歇。時協管帶安南兵二百餘人上街，到公處，謂曰：「爾們各位，切勿恐慌，請落飲茶。」公曰：「我等皆梁千戶俊秀鄧百戶志雄之人，因前兩月，梁千戶去三圻，候官未返，我等此來，乃迎接梁，餘無別意。」協管曰：「不論何人，我們並不相鬪，一面放心，請來飲茶！」適左大客長在此，謂曰：「協管乃客人，縱然落去見去，諒亦無所妨礙。」公暗思：客長等見我們如此裝束，或者諒我是三海人馬，亦未可定。卽語之曰：「我等並非三海人馬，實梁俊秀鄧志雄之人，因梁去三圻，喚我們去接他，路過此地，現被州官縛我兄弟數人，正當設法耳。」公說後，

時部下二十餘人，亦不怕，即落去見協管。仍將前敘緣由，再為詳說，並懇將數人放回。協管曰：「容易，容易，州官酒性不甚好，凡酒醉則作事糊塗，我去說去，自然放也。」協管即帶安南兵回竹排，有頃未見釋放。公等與該圩正副董客長等，相商曰：「今協管已回，人仍未放，奈何？」董等曰：「細查州官，此次所縛各人，皆因酒醉所致，伊醒來後得協管轉為說明，自然解縛，爾勿杞憂；若要快捷，此間有一潘百戶，他早知爾等來，先用竹舟由水路往接爾等，但兩不相撞，彼不久定回，候其返，托伊，自可轉圜。」是夜潘百戶十點始到，即入見公。公將如此如此緣由敘明，潘曰：「我今日用竹舟追接爾們，舟亦相遇，惟我酒醉睡着，不相知覺，若我不醉，兩舟相遇，定然一並借來，則斷無此事之發生；今既如此，然亦無妨，弟一力擔承，與兄弄妥。」公聞言，歡忭莫名，並先當面道謝厚意一番。潘又曰：「保領他數人出來雖易，惟領出來，我要帶此幫人，即往三海，切勿在此逗留，爾等果能允從，我方去保領。」公曰：「我等乃梁俊秀之人，非三海的。」潘曰：「爾等內容，我皆盡知。」公曰：「爾既知之，今我求領此數人出來，爾要如何？」潘百戶曰：「我要爾等速行去三海。」公等皆答應。潘百戶即往見州官，陳說一番，然後將人領出，喚公速行。公曰：「我們有器械等件，需用伏役方可。」潘曰：「要多少伏役方夠？」公曰：「計三十名度。」潘即覓伏三十名到。公等即落船，檢拾槍械火器，交伏挑上到圩。公對潘曰：「現悉各處，有兵把守，路途維艱，必須有安人保護出境，方可無慮。」潘曰：「爾要何人送？」公曰：「要正副董客長等送去乃可。」有頃潘即喚到正副董客長等，送公起行。出十餘里，有人報云：「三海人馬均到這邊。」各董等亦如此云云。公曰：「既是三海人馬來到，我們正會與他會齊。」

起程。」即快行，頃間相聚四百餘人，衆皆見公，詢問行止。公曰：「速回左大街。」各董等面如土色，不知如何緣故，欲止不能。遂率隊入街，時安南兵數百齊集街上。協管見公等人馬魚貫而進，即用安南音謂曰：「我兵擺開兩邊。」公等之人馬聽不分曉，以爲他喊打，即先行開槍轟擊。傷南兵數人，各南人聞槍四竄而逃。協管謂曰：「我非喊打，爾們不諳南音，錯聽開槍耳。」彼等見勢不敵，亦隨便了事。公等在左大街，搜尋竹筒，以裝火藥。又將各鉛錫裹成條件，分開各帶。旬日之間，甚爲安靜，公買公賣，並不騷擾。十日後，起程往左六。越日行到棟墟，住兩三日。隔河鄉望墟，有領兵官帶一千人，把守該墟。公等人馬欲過渡不得。公遣使往求人情云：「衆往雲南做生意的，今由此過路，請大官勿在半途阻攔，我等感激不淺。」云云。其兵官答曰：「爾們說做生意，何以三四百人之多，吾恐爾等結隊爲賊，擾害地方，吾實不准爾等過來，倘若恃頑，惟有以武力對待，切勿謂余之无情，爾等宜速急回頭，毋遺後悔。」使回復命，且常見河岸邊，有兵荷槍梭巡，公等兩次欲渡不能。正在欲進不能，欲退不是，可巧有棟所街董名街紅者到來，言及另有一路，可以去得，我帶爾等由左保過渡方可；我今回去，預備竹排渡爾等過去。是夜，街紅漏夜用竹排渡各人馬過左保，往鄉望地方。（左保離鄉望之營，已三十餘里。）行一日，到陳白村，過兩夜，次日起行，到六州之山西大屋住紮。（其屋離州署二三里，乃大財主之家，地方寬敞，可住數百人，公在其屋住紮。）對面有一村，黃許、何陳等八馬均住其內，各整柵紮，兩相照應。中間一大田塌，橫直數里。該州屬六董，每董三十餘社，四鄉村民，皆迫從白苗。

公到六安州，四鄉百姓因白苗苛刻，煩擾不堪，見公之來，如久旱得逢甘雨，歡聲載道。公亦開誠布公，創立中
和團黑旗軍，自願盡保護之力。於是四路懇求保衛，各願給供食用。是歲丁卯，公三十一歲。白苗人等惡公，恨入骨
髓，即起兵千餘來撲。疊次攻擊，每戰皆被公等擊退，奔入山麓。苗兵每戰輒北，自知黑旗利害，非得大隊人馬，斷難
取勝。即收兵馳回，大會文武商議，檢集洪河一帶人馬萬餘人，其苗人之巡撫、布政、按察，均皆監督各將官與戰。先
期削竹片，傳知六安州四鄉，其詞云：「現大兵數萬，攻剿黑旗，某日准到，爾各鄉村耆民等，切勿助逆；並各宜預刻
籌辦豬牛酒米，供給予之大軍，不可稍有缺乏，致干嚴辦！」等語。又先削竹片寫字，飛報知公等。其竹片書云：「我
白苗各官，統大兵千萬黃，萬萬千千，三萬有一，准某日到，與爾黑旗請安。」等詞。公按其所來竹片，讀畢其詞後，
靜立一想，時念白苗人馬衆多，此番戰陣，非前可比，必預用計方能取勝；若係明仗，寡衆不敵，必然難以制勝。即出
柵外，踏看地步。時當十月，只見面前大田塌遼闊數里，各田適收冬，田水乾涸，草野蓬生。忽晤前苗人敗走，均跑向
山邊，暫走入麓躲避。公踏完地益，即回入柵。發一命令，着取竹，削孤槍六百枝，每枝長六寸。即傳各董到來，每董交
孤槍一百枝與他，以爲模式，囑其照式，每社要二百枝，限某日均要交到，不可有誤；並限每董要人五十名，到來聽
候使喚。至期各董社均將孤槍挑到，並每董五十人亦齊。公飭八一點畢，即號令人馬及各董現來之人三百名，
擔孤槍出兩邊大山傍，督率各人，沿山邊排列。由山脚裝插孤槍起，雖五六寸遠裝一枝，均正插，兩邊山邊皆插，
有一里許，插到不插之邊，則用木梢青放記以爲暗認，免致自己人馬踏入。時值冬令十月，各田無禾，且生野草

五六寸，各孤槍插入，望而不見。各插畢後，入回柵中。到期各苗大隊人馬萬餘，人山人海，蜂擁而來。先有數百大鼓大鑼擊起，鼓鑼聲震天地。公先即分派隊伍，預出柵外，兩傍各山邊田肚埋伏。中隊埋伏人馬用長槍數拾桿，（均前奪白苗之槍枝）入足藥碼，豫備均偃旗息鼓，不許稍露形跡。號令將進之前，任他如何攻擊，不可亂施一槍。必俟苗匪將進之時，先由中隊施放火礮，開旗攻擊，兩邊人馬齊出，三路夾攻。吩咐已完，各白苗初來，一步八里遠，即亂放槍響，彈如雨下，並不見黑旗人馬出來接仗。漸漸來近，中隊大礮，一齊大響，擊斃苗人百餘，登即開旗進攻，兩邊隊伍，一齊嘶喊攻出。頃刻之間，擊斃苗人無算。各苗見風頭火勢，如此猛烈，各苗魂不附體，各人爭趨擠擁。正如蜂圍蟻結，人皆相踏，踏入兩山之傍，腳踏孤槍，排山而倒。兩邊數里之遙，人馬盡在孤槍之中，人踏人，斃者數千；在人面上的，死力飛奔而逃。是役計共斃苗四五千，生擒百餘人，奪獲戰鼓戰鑼槍枝彈藥旗幟無算。即將擒獲之百餘人，均皆斬其手指，又將其髮用刀割，帶皮拈出柵外，以竹篋縱橫串掛。號令示衆。自經此次大獲勝仗之後，所有六安州鄰近地方，無論遠近，即十天八天路，亦來服從，情願供給糧食，以求保護。公派管帶農秀業，即農亞保，帶二百餘往棟冷去紮，離六安十里。白苗總督盤文義，在近洪水河之邊，太山駐紮，雄踞一方，多年，越王無法可設。所有各處鄉民，俱歸其調度，勢威極其浩大，即發人馬來撲農柵，被農擊敗。後有天朝人覃采元，伺候盤文義十餘年，因近年牛盤罷用，惟亦常侍左右之人。覃采元見農秀業，乃同鄉之流；現又盤文義與他相處，比前較為冷淡，遂使人密通農秀業曰：「要殺盤如反掌之易，但要花紅獎賞方可。」時農秀業聞說甚爲欣喜，即歡留使者。秀業未

敢作主，即派人星夜趕到六安，請候公示。公聞言如此如此，即答曰：「如果殺得盤賊，賞銀百兩，並奉請三圻巡撫奏保百戶之職。」云云。來人得公面囑之言，即跑回，將情說知秀業，即轉告覃采元。來使回去不久，覃采元即殺盤文義，將其首級帶交農秀業，轉交公。公派人解上三圻巡撫，呈奉已經獎銀百兩，並請保奏覃采元八品百戶之職。巡撫奏上，越王照准，覃采元着賞給八品百戶，劉永福着賞七品千戶，欽此等因。苗總督盤文義，其人狠惡異常，慘無天日，所有鄰近各府州縣，受其荼毒慘受害者，呼號無門，真喚天天不應，呼地地無靈，無可奈何，任其魚肉。雖越王疊次用兵，惟皆被其擊敗，各鄉受害者已久，吞聲啞忍，亦屬勢之不得不然。今見公等能計殺盤文義，皆歡聲載道。惟尙有其他苗人各官，星羅棋布，若不除之淨盡，鄰近亦難安居。所有六安州鄰近者老，與棟冷各處紛紛來進言，請搜捉白苗各官。如是六安州地方，由公派人隨同鄉老前往棟冷地方，由農秀業派人同鄉老前往，兩路四處搜拿，將各苗官陸續拿獲，共拿數十人員，其中苗官，文則巡撫、布政、按察、府州縣，武則都統、統餘、督統各官長，均在其內。所有拿獲之人員，全陸續解往三圻巡撫處懲辦。自此苗人俯首帖耳，不敢一視，公之聲威遂震動全越矣。越王屢次上諭嘉獎，及三圻亦疊次來函稱贊公云：「得公來除巨患，萬民感激，朝廷倚若長城。」等語。

香林按：永福與越南發生關係蓋自兜勛白苗始也。白苗者，漢人稱之曰蠻子，西人則稱之曰Mois，苗蠻與Mois本一音之轉，字雖不同，要皆同指滇桂交界地之土族而言也。其族語言人種，與越南人微異，Burton氏之The People of Asia，頗嘗言之，可參考，茲不贅。惟安南地理分佈，與永福活動景況至有關係，不稍提錄，無由此

勘。茲摘鈔名譽編、越事備考、案略所載關外隨營筆述如次，文云：「越南久列中國藩封，全國形狹而長，南北袤延約七千里，東西最闊處不足二千里，窄處止數百里。東南兩面盡濱大海，東與中國瓊郡隔洋，正對洋面，千里而遙，西面萬山高，與老撾高蠻兩國緊接爲鄰，緬甸尙在再西，東北界連尤多，西北毗連滇南，而商貨流通尤大。通國舊分南北兩圻，國都居中，是爲富春省，卽漢之日南郡。近都之北，廣平、廣治兩省爲左圻，近都之南，廣南、廣義兩省爲右圻，自河靜省以北一十六省（按卽河內、南定、山西、廣安、宣光、興安、北寧、海陽、興化、太原、高平、清華、乂安、諒山、寧平、河靜等省）爲北圻，自平定以南十省（按卽平定、平和、永隆、邊和、嘉定、富安、平順、定祥、安江、河仙等省，惟徐延旭、越南輯略世系沿革篇謂南圻僅九省，無平定省也，未知孰是）皆爲南圻，合計通共三十一省。……北圻以東、北、諒山、高平、太原三省與廣西接界，西北、宣光、興化兩省與雲南接界，此五省盡屬崇山峻嶺，其南之北寧、山西、河內、海陽等省，極目平陽，就中以河內省爲適中之地，漢唐俱爲交趾郡，明爲交州府，安南世建爲都，舊稱東京，自阮王遷都富春，始改東京爲河內省。北圻最大之江，名富良江，又名珥江，俗呼紅河，發源於雲南元江直隸州，另支河出蠻浩埠，合流，先經越之保勝，直下，後經興化、山西、河內、興安、南定五省，以達海。紅河之北，別有大河，土呼新河，因累代水災愈劇，搶民房田開爲新河，上出太原，經行北寧，距城尙有四五十里，陸路，其流分汊頗多，南趨海陽，東向廣安，皆可入海。北寧之下，另有一小河，由新河通入紅河，互相往來，此水道之大要也。」

又按越南爲古交趾，越裳，駱越之地，漢武帝平南越，北折卽隸中國版圖，嗣後歷三國兩晉，迄於隋唐，千餘年間，設官置守，不殊內地。五季，羣雄角逐，安南諸豪，乘時割據，於是瞿越立於北，占婆興於南，紛爭擾攘，不得寧止。宋興，丁部領父子崛起越南，受宋封爲交趾王，越南乃有獨立之勢，黎、李諸氏繼之，宋不能制，迄至和二年，李日尊自帝其國，理宗紹定三年，閩人陳日昉代李氏領其國，自爲王。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黎季犛奪陳氏位，世宗嘉靖六年，粵東莞蛋戶莫登庸篡黎氏位，越南大亂，十五年黎氏故臣擁黎寧居清華，自爲一國。神宗萬曆二十八年，黎氏故臣阮瓚居順化，置官尉，稱廣南王，是爲舊阮。清康熙十三年黎維禱取高平，莫氏以亡。乾隆五十二年，舊阮嘉隆王爲阮惠所敗，出奔，與法人訂法南同盟草約，阮惠旋滅黎氏，自王，是爲新阮。嘉慶七年舊阮阮福映得法人助，聲滅新阮，清封之爲越南王。道光十一年阮福皎嗣王位，年號明命，二十一年，阮福璇嗣位，年號紹治，二十六年，福璇以法人破擊安南軍艦憤死，子福峙嗣位，改元嗣德。永福入越南，所遇越君，卽嗣德王阮福峙也。是時越南已以頻年變亂，內則大臣弄權，交相排擠，盜匪逼野，民無寧歲，外則強法眈眈，侵掠無厭，憂患之深，前古所無也。永福寄足其間，目擊時艱，毅然赴之，而非常之功，因是建立。（參考羅師楊亞洲史綱，柳貽徵東亞各國史，東世徵中法外交史，黃澤蒼越南，馮承鈞史地續考，徐廷旭越南輯略。）

三上 黑旗與黃旗之角逐一

公在六安州，住兩年之久，烽煙不警，鷄犬無驚，時年三十三歲。且說許元彬由大嶺帶有數十人，到六安州，入與公相會，聚談款曲，話舊歡欣。公見在六安久住無謂，況大丈夫事事當求進步，若固守一隅，未免淺狹之見；聞得有保勝、土霸、何均昌（他做生意，極有橫惡聲望的）霸踞保勝，各處關卡，抽豐甚多，伊乃強橫霸收，並非越王命令；我欲將各人馬，着着移進，步步紮營，直抵保勝，與何均昌，令決勝負，一則爲越王出力，一則爲自己棲身；六安糧食難可敷用，若得保勝，局面寬大，比諸六安，較勝萬萬矣。主意已決，卽着許元彬將所帶來之人，紮守六安州，先遣人飭知管帶農秀業，將駐紮棟冷之二百餘人，紮寶河關（離棟冷七十里）；公率部下三百餘人，由六安進紮棟冷（離六安八九十里）一月之久，公又先率農秀業由寶河關拔隊往龍魯埠（離寶河關百四十里）；公率隊進紮寶河，住兩月之久。時洪水河澄清，據各土人云，歷來未見，亦一異事；農秀業在龍魯，調集四鄉猛民數百，砍伐竹木，建設營柵。又起屋多間，築成一大營盤，方纔起好，公卽率隊由寶河關直抵龍魯，與農秀業同紮一個月之久。時保勝、土霸、何均昌，偵悉公等着着進兵，步步爲營，不先去撲擊，勢爲大患。其謀士有進言曰：「劉某一路進紮，其意專在保勝，非寶河、龍魯等處，可能足彼之心；夫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星火不滅，勢定燎原；今趁其未到保勝之時，正當先派人馬，與其交戰；若一戰而勝，則洪水河一帶，彼不得志，定退而之他；倘若猶豫，任其直抵，將來保勝、洪

水河，皆歸其手，斯時追悔，亦已晚矣。」何均昌聽說，亦有道理，即遣派刀五爺、陶五爺，各帶數百人馬到龍魯之對河，建營盤，完竣，即開隊出來河邊搦戰。公見他如此藐視，即率人馬過河與他交鋒。公等部下，精銳莫當，前者與白苗萬數對敵，尙能一鼓蕩平，今見數百寥寥之衆，各即直撲過去，槍斃數十人，手刃數十人，敵人奔走，公等直趕他入營追尾，率擁而入，槍聲隆隆，敵人傷亡甚多，各人遂棄營，隻身飛走得脫。公等大獲勝仗，所有大檯槍數十枝，槍數百枝，火藥鉛碼旗幟器械糧米無算。公在龍魯埠，設關抽釐，因龍魯乃通商埠頭，甚是熱鬧，雲南屬之開化、木廠、馬白、新街、林安等處，常有牛車來駝鹽，公立關抽鹽，每百斤收煙土二兩，所有雜貨蘇杭布疋，一概擬定稅則抽收，所獲抽收甚多，銀錢足用。

次年，公三十四歲，二月間，公欲移上保勝，先派區二、帶三、四、十人，交許元彬帶，共六七十人，在龍魯紮守收稅。公即拔隊上新坡，龍王廟等處駐紮。公等三百餘人紮新坡，建築營盤，（新坡離龍魯二百里，離保勝數里，離龍王廟數里。）何亞木、黃二、陳三、陳四等，二百餘人，均住龍王廟，（廟乃保勝水口第一個關也，與新坡兩對河。）先是公一路來到此處之時，煙瘴漫天，每日十一二點方散，今公到此，煙瘴七八點鐘即散去，亦一異也。何均昌得悉公等駐紮新坡、龍王廟等處，大驚，即遣楊明往雲南招上方佬成千人，來擊龍王廟。廟前有一大田垌，當楊明等率隊千餘人來撲龍王廟時，公聞報即開隊過河，會合龍王廟之部衆，悉力攻擊。楊明敗回保勝，猶復數日來撲一仗，由二月相戰到十一月，公隊有贏無輸，楊明陣陣敗北，惟其敗則回保勝，公亦不窮追。何均昌見得楊明屢次戰敗，人

無鬪志，若稽延時日，公等必然直搗保勝。誰能抵當？迫上雲南招張來慶，卽張老板，他是雲南林安人，帶數千人馬來到保勝，四處起營柵，無論高低山麓平原，各皆駐紮，聲勢極其浩大，卽近龍王廟左右，橫直一二里，均安營起柵，且又與楊明等全力共有二三千衆。其意謂公等共計不過六七百人，若與楊明全力攻擊，正如疾風之掃枯葉，潑水之滅星火，無難指日奏功。駐紮佈置停妥後，伊忖其人衆，日夜來撲，被公等精幹人馬以一當百，少勝其多，每戰彼則不久，又退入柵，相持數月，至遞年三月，均被公等擊敗，且傷亡甚多。嚇得何均昌魂不附體，無法可設，勢將不可收拾，左思右想，忽然想起黃祥英，（香林按：別處又書崇英，卽黃旗黨盤輪四）卽盤輪四部，有數千精幹人馬，踞守河陽，不若去招他來，伊有數千之衆，由六安寶河龍魯從下打上，截斷劉某去路，張來慶楊明等帶數千之衆，從保勝擊下，兩頭夾攻，彼時劉某進退無路，必然就擒；且劉某部不及千人，他雖插翼，亦難高飛。主意已決，卽遣心腹廖三，前往河陽去招黃崇英，卽盤輪四，統率所部三千人馬，協同攻擊。廖三去到河陽，投刺入見黃崇英，具道來意，黃極其欣喜。黃平日常懷踞保勝，而無機可乘；此番何之來招，正中其意思所想之事，豈有不格外歡欣之理。卽號令人馬，拔隊起程進發，所有家小，亦一概帶往。在盤輪四之意，以爲此番去到，保定成長久某業，鐵桶河山。公年三十五歲，聞得此點消息，知難抵禦，卽大會集各頭目相商，公曰：「保勝土霸何均昌，屢次敗仗，保勝地方，不難得的；今聞伊派人前往河陽，招盤輪四精幹人馬數千，協助楊明張來慶等，上下夾攻，度此情形，甚難取勝。夫我等部衆，由六安寶河龍魯龍王廟新坡各處分紮，統計亦不過七八百人馬，多寡懸殊，相去有天壤之別，其不可敵者

一泥河陽人馬精悍，不比雲南土人，彼既精且衆，我雖精而寡，其不可敵者二；楊明與張來慶等，四五千，由保勝攻下，盤輪四有三四千人馬，現在起程，不日即由六安、寶河、龍魯攻上，兩路夾攻，上下截擊，其不可敵者三。夫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倘不可戰而可守者，溝深壘高，鞏固寨柵，死守一隅，猶可靜待時機，雖不能攻，亦可能守。今之現象，攻既不能，守亦不可；若不及早籌畫，將來盤輪四人馬到六安攻上，楊明張來慶攻下，斯時欲奔無路，束手待斃，甚不可取。夫作事宜未雨綢繆，勿臨渴而掘井，諸兄弟相從有年，古云：「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其各抒所見，以救困難，幸勿知而不言，言之未盡也！於是各頭目，多有主意，走往十洲，以避其鋒。時有頭目曾七者，（欽州防城人，前跟許元彬的）即連聲曰：「不可，不可，夫我等各位兄弟七八百人，相從義哥，患難相顧，戰則必勝，攻則必克，所向無敵，聞風披靡，各皆英勇異常，從未有稍挫銳氣，今一旦未戰輒奔，是聞聲而走，從前銳氣，一落千丈，如此則人心渙散，人心渙散，必然隨逐投入別人之手，況往十洲，乃避患於一時，難以避患於後日。若義哥棄此而逃，彼得佔踞，雄視一方，將來鞏固，必開率大隊人馬，來相攻擊。十洲之行，鄙意不可！」衆聽曾七說話，亦是合理，並無人再說。因實在難以措詞，蓋守攻走三者均不可，其法又不知如何矣。公默然靜思良久，自謂此番力不能敵，當以計勝。頃間公即想着，對衆曰：「各位兄弟，無妨，我有妙計以勝之。」登即秘囑曾七，直到龍魯見許元彬，密告如此如此。曾七領命即行，即往到龍魯，見許元彬，將公主意密爲詳告。時許元彬雖在龍魯，其家尚在六安州。許聞命即檢拾細軟，暗吩咐龍魯心腹二人，如此如此。許即往六安州備辦豬羊酒米。

各物無算，預備盤輪四人馬到來，招待之用。未幾盤輪四將到，許元彬率隊往出二十里，蓋搭棚廠，燃燒爆竹，大表歡迎之意。許元彬接着盤輪四，具道公之美意云：『劉某早日望四哥到來，如大旱之望雲霓，久渴之思甘露，今知四哥到來，劉某萬事皆聽四哥指揮，無不遵守；今四哥已到六安，請入柵住；所有寶河、龍魯、新坡各路，均一一預備公館，猪羊酒米招待，幸勿見棄！』等語。盤輪四見待如此恭敬，心雖欲置公死地，而外面却未露形跡，惟有點頭是是而已。

盤輪四入到六安大柵居住，是日許元彬着部下宰猪羊雞鴨無算，供給各人馬，並先囑其妻搬出一房，打掃清潔，預備盤輪四妻安寢所，並記憶公密囑之語，先行囑其妻服侍盤輪四妻妾，並設法在其寢所詐臥以爲偵探。至時將三鼓，盤輪四入寢所，與其妻妾同眠，許元彬之妻假作服侍困倦，在長板凳睡熟。未幾盤輪四謂其妻曰：『我們此吓好世界咯。』妻答曰：『如何好法？』盤輪四曰：『我在河陽，天險地避，上通洪河，論其山川，曲折紆徐，甚足以負螭守，然欲大展其業，則有不可。保勝一幅地方，爲雲南來往之衝，形勢尤爲險阻，市面更覺熱鬧，若得到此地，步年中抽豐，亦有十餘萬兩；況四鄉糧食供給，絡繹不絕，可以大展猷謀。何均昌士籍，彼方所獲金銀無算，我日夜想此地，而無機可乘，即睡夢亦時常想到。今何均昌忽然來招我入去，豈不是冷手檢到熱煎堆耶？』劉某一人而已，我將除之，則保勝爲吾所有，不待決之普龜矣。』妻曰：『劉某如此恭敬招待，又何必除？況劉乃吳亞忠血表之下人，從前與爾大家均是同事，相好在前，刻下又無阻抗，且優禮有加，何必落此毒手？』盤輪四斥曰：

爾乃婦女之流，罔識英雄大事，我誓除此害，方絕後患！妻又曰：『劉某乃本事之人，且聲威赫耀，今他心意實願服從我等，即收之以作部下，多得一良將，爲大幫手，豈不兩全其美！』盤輪四曰：『一碗飯我自己食之，豈不好，何必分開兩人食乎？』妻曰：『爾之部下，頭目百數十人，個個要食，多劉某一人，豈又分薄，吾不信；況彼等所紮守之處，均食其地方之供給，又何慮耶？』盤輪妻說，井井有條，無話駁斥，卽曰：『爾不識事，古云：「不拔眼中釘，喉中餌。」尙欲安享，未之有也，吾見機行事，爾勿多言罷了。』言畢，遂睡。許元彬之妻，在房內伴爲酣睡，無不一一聽知其詳。次卽一一說與許元彬知之。許元彬密遣心腹，將盤輪四夫妻語言，轉達公知，請公加意隄防。公記在心，亦時察寤。適日盤輪四拔隊直上寶河關，公之部下，仍然優待，比在六安州時，招待不相上下。盤輪四隨又上到龍魯，豬羊酒米任食有餘，並送大豬一隻，重四五百斤，擊而食之。其馬匹所食之穀，甚多遺棄，踐踏亦夥。次日盤輪四卽拔隊行往保勝。公開悉預將新坡營盤，搬出一空，特留與盤輪四等人馬駐紮。盤輪四將到，公率隊出一二里歡迎，兩家相見，拱手爲禮，爆竹之聲，響震林木，極爲熱鬧。盤曰：『好咯，恭賀，恭賀！』公亦云云。公既預備船隻，接盤入公之營坐談。有頃，公曰：『四哥到此，好極。我之各兄弟，不中用；若能幹事，得了保勝，早日亦遣人往接四哥來主持；今日四哥到來，萬事皆由四哥吩咐。我現在移出有一箇營盤，相距不遠，卽在對河新坡地方，請四哥入去駐紮，今以後，如有指示之處，伏懇頻仍賜知，俾遵號令！』盤亦領之，並有多少閒談。不多時，盤輪四欲去，公卽着人駛船渡過對河安歇。次日盤輪四帶數人來見公，彼此仍是談天說地，不干涉兩家私事。間日復來，經二三次亦不過面晤坐談而

已。某日何均昌廖三等往新坡見盤輪四，相談甚歡。盤輪四何均昌廖三等並一齊來見公。何廖等各送茶一桶與公，公受之，坐談不久，告辭而去。越二日，盤之部下最得力人章二來見公。章二曰：「四哥屢次踵門謁見，優禮有加，亦嘗去見他會晤，方爲合禮。古云：『有來必有往。』夫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豈不知耶？」公曰：「愚意非不欲往一遭，無奈甥務繁纒，且常要派遣各人落鄉追討糧食，諸多未暇。」言畢，章二告辭而去。次日章二又來見公。章二曰：「四哥屢次來見爾，爾無一次去見他，爾之意如何，吾雖不能測度，但度此情形，難免四哥猜疑，料爾別有他意。」公曰：「我並無別意，四哥到此，卽聽四哥命令耳，我實未暇，非故意不往見也。」談有頃，章二三番兩次勸公往見盤輪四，若不往見，定他疑心等語。公應曰：「既然如此，我看過得開，我亦去見見。」章二告辭，遂回。公付思：若恐盤輪四謀害，不去又惹其猜忌。左思右想，忽念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惟亦須小心隄防，免遭毒手，我當去之，免彼疑而風波陡起。故日先遣通知，遂隻身僅帶跟隨二人，概無器械渡河。營近河邊，公踏足入營門，悉盤輪四在內房，疾趨而進。轉眼間，瞧有強壯頭目八箇人，裝束每人佩帶短槍利刀，站立房前，公亦不爲介意，直入房見盤輪四在床，坐床上，煙具齊備，並有大檯煙槍二枝，極其堅硬精緻。公坐下，卽手執一枝，用手玩弄，並常以目睽定盤輪四之眼。公意：想起許元彬之妻，所聽之話，不得不加意防患。公意：倘若他謀害，必然閃眼渠八箇人往落手。公一面與他談話，一面以手摩擦煙槍，惟眼則專視盤之面目，以爲準的。公一手執煙槍時，卽曰：「此兩檯煙槍甚好，我不吹煙，倘若我吹煙，我定懇四哥送一枝與我也。」又曰：「我早想見四哥，因未閒暇之故，今特來相晤，

並請示如何？盤輪四曰：『今不須打的，直入保勝街，何均昌有話請我進去，他住大屋，爾住街尾小屋，切不可住十號號上；因號上係各大商店，生意旺，我們方有抽豐，是以號上乃乘人米袋，爾亦有分的。』談有頃，公辭出，即手執盤輪四同出。公曰：『我有秘密話相商。』隨出隨四處關顧。方出到門口，公即拉橫盤輪四，公謂曰：『何日往上保勝，請四哥先行通知，若要如何行爲，仍望密示也。』公面辭轉身，兩脚即入船，飛渡而回。回到本營，稍爲一坐，想起今日往盤輪四，乃防其八個人落手，倘盤輪四閃眼，我即用煙槍一根先打死盤，連擊各壯士，飛跑而出；可巧他目無邪視，亦算一場好彩；然視盤輪四之下部，戒嚴狀況，與其侍立之八個人模樣證之，許元彬之妻所說各話，實有謀害之意，惟不知如何緣故，使他不動手耳；若動起手來，我劉某這時，性命上不知生死如何矣；或者此中亦有神鬼擁護耶！想畢自己暗暗欣慰。

次日，盤輪四遣先鋒章二、高十二兩人往見公。章二等謂曰：『明日四哥入保勝在何均昌大屋居住，爾住街尾各小屋，不可在大街之十號各號上居住。』並謙敘閒話而別。適日清早，盤使人通知公起行，公答曰：『四哥先去，我們擇吉明日方去。』次早，公即挑隊二百人，親帶入保勝街，探看街尾小屋二十餘間，盡被盤輪四人馬竹筴拆了燒燬，象之屎尿污穢，瓦礫堆積，不能棲止。公部下等皆憤怒，爾言我語，聲浪龐雜。公曰：『爾等不可多言，各宜站立各商號門邊，聽我號令。』公見街尾小屋竹筴圍籬而成，今盡拆了，且多穢物，焉能立足，喚各人入各大商號暫休息。大商家有記勝記、隆成俊記、瑞記、祥記等，在大街中公入有記，在各號弄早飯餐，公則有記招待。未及早膳，盤

輪四帶數十名先鋒出來，與公理論，盤對公斥曰：『我當初與爾訂明，不可住號上，爾何故又住號上耶？』公曰：『在此暫時休憩，弄餐早膳來食，非在此處駐紮；因街尾小屋，四哥人馬先行入去，拆去竹笆，露天露地，且穢污之物，重疊堆積，下足不能，況駐紮乎？請四哥到去瞧瞧，便知；我在此造飯食後，當回新坡去也。』盤又曰：『前在高平木馬，與吳亞忠老表不對；今在此又兩不相和，我欲死也。』公曰：『我斷斷不在此住，任由四哥吩咐，縱四哥喚跳落水去，我亦跳落，請爲安心。』盤輪四曰：『既確如此，亦罷了。』盤即率數十人回去公館，後忽然又帶數十人復來，謂公曰：『爾無庸回去新坡，暫在此號上暫住，爾之部下，分開號上新坡兩處暫住，俟將街尾二十餘家之屋修好，爾乃遷入爲是。』公曰：『諾。』盤之復來，因回去公館，再爲思想，恐公回新坡在水口截斷商船，不能來往，致其死命。如是公不同，即飭人往新坡，搬上號上去住，留祖林黃鼎各帶五十人紮新坡而已。公在保勝街有記號住。時號上一概街，均有開，並四角均有礮台，公即派人上各礮台駐紮。次日盤輪四又帶數十人來見公，公時在有記後進一房。盤進房內，其從來數十人均在鋪面。公與盤在房內坐談，間中無事。不好久，其時刻坐臥不拘，公乘間疾趨一處，與巖秀業私語，公曰：『盤輪四今獨自一人在我屋內，正如籠中之鳥，可乘此時機殺了他否？』巖曰：『不可，他人馬雖然衆多，素來畏怕我們的；今若殺了他，縱然除了大患，無奈於名譽上不好聽。』公遂不殺。復疾入房，有頃，盤輪四伴曰：『河陽地方路甚崎嶇，可以負輻踞守，我想回去，保勝一處，我交替爾踞守何如？』公此時無論渠說話是真是假，即欣然應曰：『出自四哥主張，吾們無有不從。』盤輪四又曰：『我們部下人馬甚爲窮困，我

之鄙意，欲遣他們往十洲地方撈下。」公曰：「我亦欲回去六安州一行，因在六安已久，其間多有認爲乾父，親誼久疎，況我放出耕牛多頭，諸多數目，待予盤算耳。」爾言我語，未幾盤輪四途告而出，次日盤輪四遣莫小晚帶二千人往打十洲。越日公吩咐各部紮守各墩台及四處要區停當，卽帶十餘人，由船落六安州。路經龍魯起岸，一日行到董蒙村，次日行抵六安，各官耆老歡迎，並備辦酒食伺候。公在保勝行後，盤輪四野心勃勃，於各要地建築墩台駐紮。盤輪四又陰遣心腹，唆擺公之部下窺反的爲內應。公部下二苟帶三四十人，老黃帶十餘人，被誘允反。盤輪四遣使謂曰：「爾等願反者，每一頭目賞銀千兩。」並允許大頭目與他兩人，經出銀單。二苟黃大領了單，被公部下人早經知覺此事，屢次遣人往六安州，追公回保勝。並云：「盤輪四狼子野心，實在與公爲仇敵；且二苟黃大已經陰反，雖未顯露，若不及早設法處置，定受其害。」公卽回龍魯，農秀業在龍魯，身中有病。時有上思人陳七，帶二十人，又黃姓名官姑大，帶二三十人，均來投効。公正欲往入保勝，忽然盤輪四派人高十二帶數人由艇來到龍魯見公。高曰：「四哥決計保勝地方交與公駐紮；四哥因要回河陽而去，但去保勝後，四哥卽遣派現往十洲之莫小備（香林按：又稱小晚）這支人馬來紮龍魯。」公答應之時，公之陳師爺及各頭目聽見，各皆怒目切齒。卽拉橫公於靜寂處，私語曰：「龍魯地方抽豐甚多，且此處險要，實爲保勝地咽喉重地，豈可輕以送人；且送之人，又屬對頭，更爲不可。請公思之。」公曰：「我自另有主意，爾們不必多說。」公意暗想由十洲來龍魯，隔河，俟他到來，我卽備船隻先得其各頭目重要人物，裝載渡來。執而縛之，然後隨機應變，但此時亦不對各人說出。公答應後，轉對

高十二謂曰：「我今在此等候，莫小滿人馬來駐紮，我然後拔隊往去保勝，敢煩回去先復四哥可耳。」高十二聽公說答應，不勝欣喜，卽面告辭，遂回保勝，對盤輪四，將公允諾緣由縷說如此如此。盤輪四歡天喜地，登卽傳部下先鋒蔣六到來面示，着蔣六速往十洲，喊莫小滿統帶所部二千餘人，直往龍魯，俾得劉某來保勝，我欲回河陽一行云云。蔣六聽錯，以爲喚莫小滿速回保勝。當叮囑時，蔣惟唯唯，刻卽馳赴十洲，入見莫小滿，蔣曰：「我奉四哥命令而來，喚爾速回保勝，四哥要回河陽一行。」莫小滿曰：「諾。」蔣六卽告辭馳回保勝，復命對盤輪四說：「照四哥吩咐，遵卽馳往十洲，見莫小滿，詳告一切，大約次日不到，再日定到。」等語。盤亦歡心。遮日莫小滿人馬，盡回保勝，將近盤輪四遙爲瞭望，見各人馬蜂圍蟻隊，謂曰：「此幫人馬，如此衆多，是誰的？」衆有對曰：「是小滿的，他由十洲回來。」盤輪四聞說，跳躍大怒，連聲喝罵，卽着人喚蔣六來。頃間傳到蔣六，盤怒極大聲，以手去點點，謂曰：「蔣六，我喚爾落十洲，講何話？爾去到如何說？爾一一講出來。」蔣六答曰：「四哥吩咐去十洲，喚莫小滿回保勝哪。」盤輪四怒髮衝冠，大罵曰：「爾隻龜，我喚爾去喚莫小滿往去龍魯，今他回來，爾此龜，尙要得的，可殺！可殺！」蔣六見得此段情狀，慌忙趨出。盤連聲喚曰：「捉他，捉他！」各見兄弟相好，均皆袖手。蔣六卽飛走入新坡，用刀砍蕉樹四條，結排。順流直落龍魯見公。說明逃走緣由，并詳告盤輪四日夜想計謀害公。卽指天誓曰：「我蔣六，今年二十六歲，係盤輪四引爲心腹之人，親耳親眼，得見得聞，盤輪四圖謀公，屢次設計，且暗誘公之部下二苟黃大兩人，作爲內應，并出獎賞憑據銀單，收受在手，如有說錯，天地不容，神明鑒察！」蔣六於是遂往龍魯，轉投

公之部下矣。次日盤輪四偵悉蔣六跑往龍魯，即遣派高十二帶十餘人，由舟來龍魯，并囑高十二見機行事。高十二入見公。公因蔣六來說這番情形，一見高十二，心已不悅，但尚未露形跡，顯謂高十二曰：「爾來爲何？」高十二答曰：「無甚麼事的，不過來看看吓啫。」公曰：「爾想來捉蔣六耶？」公以手指裏房謂曰：「蔣六即在此間，爾要捉，便入去捉也。」高十二見公神色含怒，知是蔣六已將盤輪四內容密告。高十二曰：「非也。」公曰：「四哥之意如何？」高十二曰：「四哥別無他意，惟常亦說與你們和衷共濟，彼此聯絡，其心實要顧你們的。」公曰：「高某休要說謊，四哥心跡，我知之如見其肺肝，他之心願極大，無非欲一網打盡的。」時官姑大在旁，睜目環眼，站立，公以手指之，謂曰：「此即是官姑大，從前亦與四哥同過事的；他乃朱騰偉部下勦辦元清四立大功之人，四哥心體，他亦知。我今亦不妨明說，我實在不住保勝，踞紮龍魯，爾尙有何事否？如無別事，從此請出。」高十二見得入在公之勢力範圍，不敢辯論，只得唯唯退出，率帶來之十餘人，落艇，望保勝而行。高十二落了船，忖思此番含恨，并不置理，且語言強硬，明說蔣六在此，不能奈何他之意。心上怏怏，已激得氣不通，遂加造是非，回到保勝，入見盤輪四，復命曰：「劉某，明藏匿蔣六，四哥亦斷不奈他何。」并捏造許多激烈之語，盤輪四遂至含怒不樂。自此以後，公與盤輪四并不會面矣。

先是公聞蔣六說黃大荷二反狀，即使人密上保勝，囑咐各位兄弟，緊守各礮台，所有要區均要嚴守。我即上去，并囑先將九二（即荷二）黃大擒縛，黃大因知事洩，已經遠颺；惟九二擒獲，解到龍魯，公令斬之。越六日，公囑

許元彬帶部下踞守龍魯。公即帶齊各人，爲拔隊前往保勝。到保勝仍暫住有記，並派遣四處分紮要地，布置一切。周妥。數日間，盤輪四派張師爺來見公，張曰：「四哥今見與公兩相猜疑，意欲兩家和睦；但要擇日，兩家出河邊沙灘去，兩人誓願，方可釋疑；若恐有別樣意外，到時由四哥舉派十箇人過公此邊站立；又由公處選派十箇人過四哥這邊站立，互相監視；但兩家及各十箇人，均不得攜帶器械，均要彼此先行搜過身，片物不許佩帶，惟許空手而已。公意以爲如何？」公沉思，已知盤輪四此人狠毒，並非好意，一定又是設計舞弄，但我有我計，何妨將計就計，即答曰：「如此甚好，甚好！請老兄即回去復命，便是！」張師爺遂告辭而去，回對盤輪四，將情形照說一番。盤輪四默然無話。次日張師爺又來見公，張曰：「四哥云：要擇一箇上課日子，方好如期盟誓。」公曰：「如何擇法？用何人揀選日課？日子之事，各有各合，有時合他，恐妨與我不合的；有時合我，恐妨不合他的，究竟以何爲準的？」張師爺云：「他亦是喚我擇嗜，我一擇好，即送來與公之陳師爺，彼此兩家研究的，是上課，然後用之，請勿過慮！」說畢，張師爺又告辭回去復命。盤輪四日夜籌謀，左思右想，仍恐上了公之當，猶豫不決，遂將請張擇日之事擱下。且說公之將計就計之策，無用利器，祇有隻身，想起自己拳棒工夫，乃家學精藝，且彼時年富力強，到時盤輪四一近身邊，即用手指扣他兩箇眼核，一脚即打死他，并連他之十人，有何不可。遂先將自己右手指甲，先期用刀削得尖利無比，屆時方好行事。誰知日過一日，并無其事，已成畫餅，公亦擱置不問。自此以後，盤日夜想計謀，無非欲置公於死地。住旬日，盤輪四思想兩家出沙灘誓願之事，不是上策，即另設計。因見他駐紮地方，與公等係屬隔牆鄰近，

想用透地窰，藏埋火藥，炸燬公等，登卽祕囑部下，挑選人挖地透窰。挖數日，當更深夜靜時，傾耳暗聽，聞用尖打擊，隱隱有聲，公曰：「是挖地窰，以火藥埋攻，直欲一網打盡我等也。」遂不動聲色，吩咐部下各人馬，祕密遷徙，移過不近其挖地窰之處。又恐去了一空，惹起盤輪四生疑，只得日間多使人往有記各號，上曬棚等處耍擾，或唱戲以爲消遣，或唱歌互相答應，一如常住。惟夜間則戒嚴預備。盤輪四屢見公之住所，常有人擾攘，亦不之疑，卽暗爲號令，出頭目如此如此行事。公於近數日間，亦密令各部，每逢入夜，預備攻打，如何如何，各皆聽命遵照。忽然有一夜，下半夜，五更時分，其地窰之嘍，輒發起，聲震天外，兩邊諸店，多有倒塌，磚瓦木石，拋飛半天。盤輪四遣高十二帶精悍一千名出來，方出營門，卽關閉了，志在決使高十二等死戰，要勝乃回之意。若不勝仗，亦無歸路，如淮陰侯背水陣，置之死地而後復生計策。高十二出營，手執令旗，當先帶隊，早被公部下遙遙瞥見，卽預先躲在避處，覷定他將近，用短火一槍，擊中其手，高卽倒地，自先退回。惟其隊伍，恃其人強馬壯，火器充足，且皆先鋒，手焉肯願輸，以鏗銳氣，卽仍然蜂擁而來，聲勢浩大，有檣槍二三百，共成一隊。盤部衆，八人身上佩帶火藥三四斤，手執火藥袋，卽非檣槍隊，身上四圍亦均有火藥，意實一戰而勝，大挫公等虎猛之氣。公之頭目陳四，在礮台帶隊，由小巷出。陳四先行，瞭見大隊，檣槍林立，卽暗暗在橫巷中，點起火藥袋，擲入盤部下人叢中，惹起他各人佩帶火藥及火藥袋等，一齊燒着，天大一聲，盤隊人叢，自作成一口大礮，轟裂，飛拋去六七百人，高在天半，橫列二三里，不完不全之身，頭脚、皮肉、血液，無處不有，尙有二三百，燒得半死半生的，焦頭爛額，肢體不完，或能行或爬行，或不能行。公之部下，盡將

其不能行之衆斬之，并追擊其能行者。剩有多少回營者，後亦斃了。計是役，高十二所部千人，全隊盡滅，生存亦無幾矣。惟高十二先退，得生耳。公等大獲勝仗，盡得其糧，槍拾槍數百枝，即收隊回營。盤輪四被公等將其部下燒滅千人，驚得膽落天外，魂散九霄。妻妾成出怨言，盤祇得默然不語，遂將其家小搬走過對河之汛防地方居住。數日間，公又用計挖地窰，欲埋火藥，炸燬其營。挖將近，被盤軍偵悉。盤輪四謂曰：「他拾人之計，又用火攻，今我卻將計就計，即將其所挖之處，尋獲挖開，用水灌死他挖窰之人，豈不美哉！」盤正在飭令數十人落手掘挖，又被公偵悉。公曰：「他既覬破我們火攻，欲截住挖窰，用水灌浸，使我等挖窰之人，皆爲魚鱉。我今一想，又可將計就計，不久攻，燬其營，即將火藥埋入，裝束停當，即用藥線燃點，忽然一聲炸裂，將其挖地窰之人，盡被泥掩數十之衆，均皆生葬這方矣。」

越數日，公於半夜，親督率部下先鋒百餘人，銜枚，搭梯爬牆，暗襲其營，踰垣而入，半途之中，被盤輪四醒悉，用槍環擊，并用磚檄，紛紛亂擲，一石飛擊，中公之頭顱，可巧戴着銅鼓笠，蓋住，否則頭顱皆成齏粉。又一石飛擊，上公之面，眼已受破傷，不能抵敵，公迫得率隊退回。又數日間，盤輪四見頭一陣，被公等用火藥燒滅其先鋒千人，且屢次用計，多不能行，又被公等用火藥炸埋其挖地窰之人數十，事事不能如願，心甚憂悶不樂。忽想起另祭過旗，或者改敗爲勝，即擇吉祭旗。到時率千餘人，出保勝河之沙灘，上搭檯，將豬羊牲品陳列。於祭未祭之先，公未發出號令，惟其部下，箇箇銳氣百倍，即暗約五百餘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各荷槍繞道，從河邊小路而來，將到一齊

拈槍放擊，斃其數人。盤輪四人馬，正如驚弓之鳥，睨彎月而心寒，失水之舟，望汪洋而色變，不知公等部下人馬多少，遂盡棄牲品，望風而逃。公等部下，將其豬羊各件，一概取回，又得大獲勝仗。回到公始聞知，公惟一笑而已。後盤輪四挑，選精壯三四百人，遣莫小滿帶往新坡七營駐紮。公遂佈置，着曾七等堅守保勝。自己親選百餘人，前往新坡攻擊。晝夜開仗，不分勝負。某日，將傍晚，公下令速斬樹木梢，扎成把，拋擲在其營邊，隨拋隨積，堆起以為遮身，不多時，三面堆積如山，重重堆塞，惟留近河水一幅，祇水路可走。公等三面蜂擁而入，一齊逼近，槍斃其衆甚夥。莫小滿等見營已被破，勢不能支，遂紛紛投河，冀逃生命。無如河水甚深，跌落擠擁，死者無算，遂大敗矣。公等大獲勝仗，遂踞守新坡營柵。盤輪四自此大失敗後，對人謂曰：「新坡失守，我定要辦一人，方遂我心。」先是盤輪之下，有頭目黃寶盛之弟，帶百餘人，與莫小滿同在新坡紮守；今新坡失守，盤輪四謂要辦一人，一定是想辦其弟無疑；因莫小滿係他重用之人，斷不肯辦的。黃寶盛因此恐慌，遂漏夜來見公之部下頭目曾七。寶盛曰：「我欲反投劉公，未知老哥肯爲介紹？劉公是否見諒收留？」并將其猜疑情形，對曾七略爲說過。曾七曰：「諾，既如此，我當爲傳達。」曾七遂落新坡，入見公，密告黃寶盛反投來歷情由云云。并說他願先行帶家小過來，若攻擊盤輪，他爲內應。公時允諾，并囑曾七轉回致意；若寶盛到來，即係大家患難相聯，苦辣同嘗，他日好景，自然共享，斷無別意的。曾七回到保勝，將公答應話頭，一一說知寶盛。寶盛漏夜即回，帶家小及手下之十餘箇家小，概由後山偷過，來保勝公等之營。曾七安插週妥。寶盛即暫返回盤營，聽候起事。曾七即落新坡對公，又將黃寶盛已帶各人家眷來了，伊亦安置在

營。曾七曰：「黃寶盛家小已來，正如爲質他作爲內應之事，斷無二心；若趁此時機，內外夾攻，盤輪四縱不至死，亦當棄營而逃。」公曰：「吾意亦早見及此，速回可也。」遂回保勝，號令各隊，分開四面，將盤輪四之營環而攻擊，兼各處礮台，及高山後山大礮亂轟，聲震天外。黃寶盛一聽礮響的消息，卽反帶數百之衆，在街尾擊上，高山後山大礮轟入，盤營後座崩塌，公之隊伍，爬牆而入，遂佔踞之。隨卽趕他，正如羣虎逐羊，盤軍人馬，各由前門，奔走入各鋪，及三界廟等處。公又兩頭截住去路，盡力夾擊。盤隊人馬數百餘人，知難逃生，各人卽手找得一木板，各皆臭水，希冀萬死一生之計。公等卽兩頭趕入，喝令向水面紛紛轟擊，落水斃者數百餘人，全軍盡滅。是役，公等大獲勝仗，奪得槍枝器械無算。所遺盤輪四先前家小，移住汛防之人馬，輜重軍械各件而已。盤復經此次大敗之後，見得部下三四千人，皆被公勦滅將盡，萬不能與公爭衡了。尙幸汛防這枝人馬數百，及有轎車器械等物亦多，遂暗決意逃走之計。時五月下旬，河水漲大，適有高船及各鹽船數十艘，其中多有重備貨物的。盤輪四卽飭令各人馬，概勒令各船駛近，將所備貨物，一概拋棄入水，裝載其人馬輜重器械家小等，漏夜乘江漲流大，順勢逃走。公預先偵知消息，飛令各近水卡口，裝設大礮，所有新坡龍魯等處，河流兩邊，均架大礮，交叉轟擊。時因下旬，月暗擊之中，與不中，無從查考。公又飭農秀業帶百餘人，由萬厚船水路追之，追到頤關，查詢盤輪四等已經由頤關起岸，逃望河陽去了。該處土人又云：「盤輪四辦有二十餘船，載到興化了。」農秀業乘盤軍不追，卽放船落興化，將盤各載船，共二十餘隻，用排皮封了。農秀業卽交替人將載船看押，載回頤關，起全蕩放。農由興化起旱，過三折去了。

先是公與盤輪四姓互相攻擊，時盤輪五、盤輪七共帶數千人馬，到左大左祿地方，意在來保勝，助彼哥哥戰事。只因屢次聞報，盤輪四大敗，不敢遠往保勝，逗留在此駐紮。越南國王，聽得此點消息，諭令張駙馬掛帥，帶南兵六千人，水陸并進，前往左大左祿，攻擊盤輪五、盤輪七等人馬。兩軍對壘，張元帥被盤黨擊得大敗，斃去千人之多。嗣德王聞悉駙馬師大敗，登即降旨，將元帥革職。元帥因功名革了，不得坐轎，自己拄着杖棍一枝，行路，率兵奔往三坑，適與公之下部農秀業相遇，元帥與農秀業彼此相見，敘談甚久，并苦求農秀業帶隊復去左大等處攻擊盤輪五等。秀業曰：「盤黨兄弟數千之衆，你們各率南兵六千迎敵，尚且奔北；我今手下帶來者不過百餘人，縱使會飛，亦難取勝。如此，不若勿擊，免敗名譽之爲妙也。」元帥曰：「我所帶來南兵，除去傷亡逃走外，點算亦有四干之左，兩去即隨爾去助戰，爾之百餘人爲先鋒，攻打頭仗，必然得勝。」農見他再三苦求，迫得允從。農秀業即帶百餘人爲前敵之師，到則攻擊。農部下一可當百，先行陷陣，勢態猛烈，猶如神兵。盤黨大敗，盤輪五、盤輪七等部下，何大帶成千人，張廣蘭帶二三百人，陳慶春帶二百餘人，魏九即白兵九帶二百餘人，謝仕芳帶數十人，共有千餘人之多，皆反投農秀業部，是以奏捷如此神速。農秀業大獲勝仗後，有一異事，甚爲奇特，忽然空中一聲崩響，天門大開，隨即大砲三聲，其天內之山川樹木屋舍人物，凡各飛潛動植，無一不如人間，少時有兩星如斗大，一團紅光如火，互相打擊，擊來擊去，一星漸漸趨下，一星近之，其趨下之星，忽然一聲，大響碎散，紅光四射而沒，其在下之星，遂覆上，從天門而入，忽然一聲崩響，天門遂閉，又大砲三響。人人共見其聞，莫知是何緣故。時七月十三日，事後一二

日，聞吳亞忠在此，實被翁勳撫槍中身故，或謂此散碎之星，卽吳亞忠，未知是否，姑誌其異，以待後之研究天文者。且說張駙馬得農秀業攻打頭仗，大勝，越王聞奏，將他復回原官，並賞加大街頭。斯時張駙馬歡天喜地，頻謂得農秀業之功，一戰取勝。轉問農秀業曰：「爾今攻打此陣，戰功非小，爾究竟想做何樣官？爾不論文武，由爾所想，我爲爾奏聞聖上，定然如願以償也。」秀業答曰：「策仕一途，予甚冷淡，不論文武，均爲不入耳之談；我不願爲官，只欲爲商，惟欲運貨由河內上去保勝，一概免去釐金稅務，此願足矣。」駙馬曰：「爾欲作何種商業？」秀業曰：「我欲輸流運鹽，每次二十餘億，大船免稅。」駙馬曰：「免到幾時？」秀業曰：「三年爲限。」駙馬曰：「上水免，抑落水免耶？」秀業曰：「上落水船均請免也。」駙馬曰：「如此，我爲爾奏明王上，聽候施恩，准與不准，由王作主。」話畢而別。後因盤輪四卡塞洪水河，不能通行，作爲罷論。且說農秀業得勝後，遂拔隊并帶招安各部下人馬，一齊望保勝而回。回到保勝，秀業見公，敘說始末，互相欣喜，并帶各招安頭目與公相見，皆各魚水相投，喜樂無極。謝仕芳進言曰：「盤輪四被公屢次戰敗，心膽猶寒，以弟愚見，只宜乘機起大隊人馬，直搗河陽窠穴，以除後患，未知尊意如何？」彼此數人會議，亦道有理。公卽遣農秀業統下數百人，黃寶盛數百人，及新招安之千餘人，共二千餘人，配帶槍箭百餘枝，戰馬四百匹，遂起程望河陽進發。去到河陽，卽攻擊盤輪四寨柵。因招安之衆，并非各人主意，不過頭目之頭，衆人一時不得不服，今見到了河場，各皆復反回去；各頭目僅何大反去，餘皆不反。各散人拈槍，全數反了，祇剩數百人，各見情形如此，無心戀戰，遂大敗。所有槍枝馬匹，一概失了。惟尚有馬七八匹，槍枝有限，各人隻

身打杖棍回保勝，見公請罪。公曰：「勝敗兵家常事，何必芥蒂！今後當振刷精神，以雪此恨爲上。」遂暫閒住。

三下 黑旗與黃旗之角逐二

遜年四月馮提督子材率二十餘營人馬進兵攻擊河陽。馮提督先遣各統領管帶各官兵先去，伊到北甯，派楊瑞山馮月亮到保勝，見公并送五品藍翎功牌與公，并請公遣營助戰。公即揀編爲福字前後兩營，交農秀業爲統帶。當時公本欲自去，楊瑞山曰：「無須公自去，即改派一得力人員去之可耳。」公遂派農秀業爲統帶，留河陽進發。秀業統帶部下，由保勝進行，橫過都甯銅廠，至離河陽三十里之船頭圩駐紮。因聞馮軍尙未到河陽，自己人馬又少，迫得在此起築營盤駐紮，堅守以待，未敢交鋒。馮軍各統帶等由三圻攻上，到八九月間，馮軍正在攻擊板龍徑，此徑乃盤輪四人馬把守，地方極其險阻，路單邊，而且曲折紆徐。馮各軍打到來年三月不下，傷亡甚夥。馮子材親率兵士督隊，攻擊板龍徑，破之，直抵河陽。馮軍駐紮孔板徑，（離安邊七八里，安邊與河陽對面）馮軍及福軍，知會兩頭攻夾，成個月，然後攻入河陽。盤輪四大敗，棄河陽逃走，數日路之遙，入白苗順天主處。馮子材遣黨德三帶四營人追之，追到南天吊竹山，不見踪跡，收兵回河陽紮。時三圻梅布政，帶有成千南兵，往去助戰。因五六月間，水土不服，死亡甚多。馮公欲回天朝，即責成梅布政曰：「河陽乃三圻屬地，今我萬里進兵而來，爲爾等打回交

爾，爾應卽帶爾各兵，在此駐守可也。」馮子材交替已畢，卽班得勝之師，陸續回出龍州去了。公之福軍，亦回保勝。盤輪四聞得馮劉兩軍已去，卽復起人馬來攻河陽，到可以隙見河陽之徑頂環地方，施放槍炮轟擊，梅軍一聞槍響，箇箇驚狂，人人震恐，遂棄河陽而走。盤輪四又復踞守河陽矣。

杏林按：永福與馮子材合攻黃崇英於河陽，在永福本爲洩憤，非卽投降清軍也。惟當時官方則遂盛傳賊首劉永福歸降矣。徐延旭越南輯略世系沿革篇云：「九年（同治）興化省保勝賊首劉永福，太原省蘇街賊首鄧志，皆來降。夏四月，黃崇英遁入保樂州白苗界內，提督馮子材班師。七月初九日師至龍洲，而黃崇英復踞河陽，劉永福復據興化之保勝，鄧志雄復踞太原之蘇街。」觀此可知當日一般傳說矣。

盤輪四復得河陽，銜恨公入骨髓，惟兵力不敵，智計俱窮，居然如公瑾自嘆：「天生瑜，何必生亮」之言，但心仍未甘，遂又大起人馬數千，來撲六安州。許元彬聞得這點消息傳到，未免一驚，星夜飛報公知。謂「盤如此情由，現在駐紮六安人馬，不過二百人，焉能抵敵？請公添派人來六安，以爲縱不能拒敵，亦可聊固吾圍之計。」公聞訊，卽添派百餘人，星夜馳赴六安，聽元彬調度。於是紮守六安，計共不過三四百度。時盤軍來到攻擊，許帶隊迎戰，擊退盤軍，連戰二三仗，互有勝負，均有傷亡。惟見盤軍日日加增，忽然又有白苗數千，來助盤戰。許元彬見不是頭路，在此斷難抵敵，迫得全拔隊望龍魯去了。盤軍遂佔踞六安。五六月間，盤軍分率大隊人馬成萬，由安平府扯過頓關駐紮。次年二三月間，公見被盤輪四紮住頓關，河道梗塞，商業不通，甚爲障礙，卽遣農秀業，帶三四百人，先去頓

關，公隨後。公佈置守保勝停當，即招雲南上方佬張五爺名守佳的，二三百人帶去，各隊齊集在頓關對面河駐紮。所有糧草，均由保勝用船裝載而來。盤軍偵悉情形，即遣派假裝公之人，往上節尚離數十里水道，喚泊近船，糧船不知緣由，以爲公之人馬所喚，即撐近，盤軍遂截獲而去。盤軍得了此幫糧草，即在該處建營寨把守，截斷公糧，因是公之糧道不通，不能耐住。公曰：「盤輪四詭計，截奪我糧，今又復在此扼守咽喉必經之路，糧草斷不能來。古云：『未動兵，先運糧。』今糧告匱，部衆焉能枵腹以從爲今之計，六六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主意已決，遂盡拔隊往入十洲，逢山過山，逢水過水，其中山路，高低曲折，險阻崎嶇，直有辛苦備歷不得已之事矣。數日間行到猛羅。公在頓關行後，盤軍分隊二千人，由頓關上寶河駐紮，卡住公回保勝歸路。公由猛羅轉回保勝，路經猛昔，又被在寶河之盤軍千人，到來截擊，（猛昔離寶河關四十餘里）被公等擊退。公始得由猛昔上去，紮板廩圩。公令在板廩建築營壘，遣魏九即白兵九陳慶春共帶二百人，在此駐紮。其餘各隊，公皆帶回保勝駐紮。公回到保勝，見得各隊人馬，多有散入十洲，即頭目如蘇街黃二，亦去；其原因：因聞得頓關敗仗之耗，無心在此，所贖者皆有家眷之人，及各老兄弟不走耳。公見此情形，亦知道自己糧草少短，無可如何。次年正月，公見糧草支多入少，非有來源，難以曠日持久，即親帶二三百人，落十洲去捐簽軍需。沿途路經各地方，屢捐不起。

適值十洲幫子亂，幫子者乃雲南兼界山野之人，自言有法甚大，槍擊不中，刀刺不入。公部下前在保勝散去各人，有二三百投入，聲勢更大。十洲本地土人，雖然每家各有槍刀，惟不敢與其對敵，各處受其蹂躪騷擾，酷慘不

忍述言，因而十洲地方畏幫子如畏虎狼，說着幫子二字，人人喪膽，箇箇寒心。見公來捐簽，多有謂曰：「如能擊得幫子退，保護我們領土，不致有生命財產之虞，則我們多多亦捐簽也。」公如是，即率各人馬，在猛寨與幫子交鋒，大獲勝仗。公之前去投幫子者，概回投公。幫子大敗，逃二百里之遙，猛疏境界，會集千人，其頭目則曰打泊，今排。公等擊退幫子，各士人歡聲載道。斯時與土人商議，欲捐得千把銀，到十一月，返回保勝。乃猛地各戶，苦瘠異常，雖欲捐多，不能如願，其計不過捐得幾百銀。適幫子擾亂，猛禮被圍，十分危急，猛禮州上官刁文墀之父刁某，父子商議，早聞得公在猛寨攻幫子，謂公之智計，必有勝於常人萬倍，若要解圍，非公不可；現在幫子匪徒圍困，正如鐵桶，難以勝敵矣。遂密遣人派小船百餘張，并派得力人員羅廣交前來，求公救援。各船一到，羅廣交入見公，行禮畢，公問廣交來意。羅答曰：「幫子蹂躪十洲，咸皆切齒，人人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但彼之兵力，十分利害，難以抵當。現在猛禮被渠圍困，危險實甚；猛禮州官，聞公大名，纔在此方擊敗幫子，於是州官父子相議，以爲非公不能解圍，因特派羅某帶小船百餘，張特來接公，入去相救解圍。萬求火速起程，地方感德！」公曰：「我保勝尚有千數人馬，專候我們回去過年，我今簽得多少銀兩，正在將起行回保勝，發給口糧，往猛禮之行，未便應允；祈回照復，俾他另行設法，解圍可耳！」羅廣交哭曰：「公若不往救援，猛禮地方，不特長官被害，而男婦老幼，諒亦無噍類矣！」再三哀求，公曰：「旣然如此，我當舍緩就急，爲爾一行是也！」公遂號令各隊人馬，概搭小船進發。公到猛禮，一連攻擊十餘日，擊斃幫子數百人。幫子大敗而逃，其圍遂解。刁文墀父子，歡天喜地，感公大德，正如天高地厚，酬勞犒賞，自不在言。時

已臘月下旬，公欲跑回保勝，無奈刁文輝之父，優禮招待，十分敬意，并說年暮期迫，萬乞在此度年。公見得歲律云暮，姑允其意。過了年，刁某即帶其子文輝，過來拜契，認公爲誼父，拜了回去，即送銀二千元與公收之。正月初六日，公由猛禮回保勝，刁文輝帶四五十巴兒兵，親送公，返到保勝，住十餘日，方由保勝回猛禮。時盤軍大隊人馬在寶河關駐紮，其把守頓關者，不過四五百人而已。

七月，盤輪四在寶河，起兵來困龍魯。公在保勝，聞到此宗消息，即招募上方佬百餘人，又選帶部下共二百餘人，直抵龍魯，隊伍共計五六百人，安營駐紮。只因盤軍人馬衆多，在龍魯地方，三面均被他圍困，獨近水一面未困，尚可出入自如。由七月開仗，到十二月，互有勝負，是月下旬，公踏看地步，見有一山頂甚高，若在此建築營寨，即四面可以擊射得到。即下令在山高處起寨。盤輪四知此地勢甚高，非佔得此着，難以取勝，即激勵部下，奮勇佔奪。次年正月初二日，失去。公見失了此寨，不勝憤憤。初四日，下令曰：「今日你們各家，無論如何，皆要發奮向前，誓將此寨奪回；不然衆人被其困窮，無所復之，惟有各人聽斃而已。」說得淋漓痛快，衆人聽得，齊聲皆願敢死，爭先奪回。是日開仗，步步進上，銳氣如飢鷹特出，矯健異常。盤軍佔守高山人馬，盡被公各手下擊入，將數十人盡皆斬去，遂復回此處營寨扼守。施放檣槍大砲，擊落盤軍。本日又在此山低些，有一嶺嘴，再爲築起一箇營寨，上下互爲犄角之形，協助攻擊，十分厲害。初五日，盤輪四頓足憤恨，即親率大隊，來撲嶺嘴，兩相攻擊，成日之久，兩家槍聲隆隆不絕。公軍地勢居高，施放各槍，無不命中；以故盤軍死亡，尸橫遍野。彼之隊伍，由低擊高，槍槍虛發。兩軍對壘不多時，

公等亂將火筒狗大槍施放，有散碼飛擊，中盤輪四頭顱，登時仆地。盤軍慌忙，將盤抬走，遂大敗。盤軍敗回，各人驚慌，箇箇手慌脚痺，不知如何結局。盤輪四口囑宣化人黃大渡晚掛帥，統軍應敵。并密囑如此如此。語畢，自己着人抬，望怕河南角白苗境界調醫。（怕河南角離龍魯二三百里）大渡晚下令曰：「勝敗兵家之常，無足怪者；今四哥雖然中傷，惟非要害，諒不至斃；我正當鼓勵三軍，報復此仇，你們各須努力，必然轉敗爲勝，他日自有好景也。其各速往各山，大砍竹木，我自有勝敵計策。」衆聽畢，遂向各山砍伐，刀聲丁丁，四山嘈雜，遠近皆應。次早，盤軍之右江人廖四，反來投公，數說盤恐慌情形，刻下雖然砍伐竹木，其實檢拾預備退走，免得敵人尾追之計等語，是以到夜間仍然伐木砍竹，聲聲皆應。公已知內容，即發令四處着人亂喊，喊曰：「盤輪四死了，盤輪四死了。」遂大殺過去，其軍益加慌亂，遞日到下午三點，因天落雨，大渡晚下令：「天已落雨了，各人回去。」遂乘雨勢，暗令退兵逃走，遂解龍魯之圍，所有盤軍盡退入怕河南角，陸續奔回河陽。盤輪四在河陽，調醫全癒，遞年，即統大隊人馬二萬餘人，分四路進發，到六安州，分一支過安平府出頓關，分一支過寶河關，由寶河一帶紮到十洲，所有十六州，概被他佔踞。盤輪四講到龍魯，當然畏懼幾分，是以未敢向龍魯攻擊，自督隊去紮猛馬，因猛馬離猛把二十里，猛把離保勝三十里，相距非遠了。公值得這宗大隊消息，愈加戒嚴，即挑選數十人，落猛把去紮。該處大王廟間，曾被莫小晚人馬燒壞，公到此，用茅蓋好，即在此廟居住。并四圍起寨，堅築砲台更樓，以梗盤軍進窺保勝。公見保勝糧餉無多，賊恐支持不久，即號令在保勝，各隊分散，前往新馬街怕河南角一帶，收取糧米，僅有百十殘弱士卒，守住保勝

而已。時猛把不矜毅，紮守保勝之黃廷揚、黃亞祥、黃寶勝等頭目，帶率男婦老幼百十人，來猛把割禾，以作糧食。公之先鋒盧玉珍亦來，盧乃廣西貴縣人，與公之部下岑大同鄉。岑大向玉珍借馬一匹，僞云：「騎回保勝。」詎料岑大借得馬到手，騎上一鞭，意向猛馬而行，反投盤軍去了。猛把對面有田垌，公命在此築起營壘，與各婦人歇宿，及收穀暫貯之計，陸續割禾，陸續喚令女人挑回，男人仍在其處。公適沾有疾病，各人皆勸公暫回保勝，公曰：「不可，此等微恙，日間調理，自然全瘳，何用回耶？」且說岑大馳馬反投入盤軍，將公等內容，一概詳告盤輪四，據岑大所說這箇情形，娓娓動聽。盤曰：「上天助我成功者，此其時矣；時哉不可失，機會難逢，吾將振刷精神，再振軍容之盛，與劉某再決雌雄耳！」遂飭往河內辦大幫軍衣、新草帽，所有各部下先鋒隊，箇箇新裝，縐紗各等，件件光閃奪目。盤已知公之內容，遂率大隊人馬千餘人，來撲猛把，其意以爲垂手可得，定入保勝度歲，乘興而來，洋洋得意。旗幟到處，公等之搬穀各小兒，驟見盤軍開隊前來，遂回報知。時割穀之人尙未回，公卽密遣人馳去，囑令包抄擊之。公本擬力疾帶數十人在正路接仗，盧玉珍再三勸止。盧遂帶隊出去，獨自一人，在大王廟，屢屢焚香擊鼓，懇求大王顯應，擊退盤軍；不然棲身無所，性命堪虞；總求大王陰兵助戰。云云。該猛把地面，有大坑溝一條，兩家軍士均要過溝，方能交鋒。公部下陳十、李大，各使火箭狗大礮，先率各隊過溝。盤軍人馬數百，先到對面，陳十、李大等，開槍攻擊。少時，擊退盤軍，飛奔退出，會合大隊。陳十、李大，那裏肯休，跟踪追趕，到其大隊。李大在正面，與盤軍交鋒，可巧陳十先已暗由山腳潛繞上山頂，裝架大礮，入鉛彈數十顆，覷定盤軍人羣中施放，槍聲響處，擊斃盤軍數十人。李

大等見得盤軍陣敗，即奮勇爭先追趕，悉力攻擊。忽然一聲鼓響，塞住盤軍去路，方知黃廷揚、黃亞祥、黃寶勝等包抄人馬到來，兩頭夾擊，槍斃盤軍無算。盤軍冒死飛奔，不得大路，過時即跑上山，踐踏成路而去。陳、李、黃等冒險追入山麓，隨追隨喚嚇曰：「爾等棄草帽、縐帶、槍支，我不追也。」各遂盡棄奔遁，是役公之遺令陳、李、大等，不過數十人。黃廷揚等由割禾處過去包抄，亦不過百餘人，共計二百人左右，擊得盤軍數千大敗，固由人力，亦有神助，豈非天哉！公等各隊回來，計奪得槍數百桿，軍火器械、草帽、縐帶、無算。各人歡聲雷動，且按不表。盤軍人馬回到，盤輪四怒氣冲天，遂傳令執通水之岑、大、縛之少時，各手下縛到岑、大、帶上，盤輪四大罵曰：「爾這龜頭，說說騙我，害得我軍大敗，損兵折將，拋棄軍裝，爾罪不容誅；爾前說何話，爾記得否？爾說劉義手下，已散去各遠方撈食，現下無數百之人，且糧食告匱，若乘此時擊他，垂手可得，何以今日我等出去，與他開仗，劉軍大隊滿山遍野，數千之多，且人人敢死，個個爭先，黑旗如雲，臨天，人馬擁擠異常，爾此奸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喝令牽出斬之，遂斬岑、大、示、衆。公白此次大獲勝仗，點算奪獲糧槍二百餘支，槍數百支，新草帽縐帶等數百件，囑令將各件搬回保勝，公亦返保勝。商議以得勝之兵力，籌畫進兵攻打寶河關。此關，彼時盤輪四踞守，在此駐紮大營，裝有扒船、長龍船、百十張，巡緝。公見寶河失與他，抽豐無着，錢糧之缺，非打回寶河，財政困難，莫可言狀。遂親帶二三百人，往寶河，擇地安營，屢次攻擊，雖然勝仗，惟無大創，箇月之久，攻之不下。公等部下各頭目，集議云：「欲攻破此關，非多招人馬不可。」公曰：「招人，無銀奈何？」農秀業曰：「從前截獲盤賊之鹽，數十萬，在頓關，可用來按與各大商號，取得一二千銀

招人如此策不能如願，或向黃督統大臣商量，與彼皇家借得一二千，亦可。」各皆贊成，秀業曰：「策雖可行，惟沿途水路，皆盤賊勢力範圍，又將若之何？」公曰：「爾可不消多帶人馬，即率二三十人，用竹舟，漏夜順流偷過，必然可到。」秀業依計而行，即用竹舟偷過，聞得頤關盤賊人馬數十駐紮，即落山西。秀業入見黃督統，先道明來意，如此如此。黃統督答應曰：「爾招得人來，我即在皇家處，借出一千銀子與爾是了。若有人到來，我即發每月每人錢四貫，米一方，（錢則六百元爲一貫，粗米四十五斤爲一方，白米三十八斤爲一方）暫且應急。」時黃守忠在遼河，有二千餘人，又遊勇軍八百有餘人，農秀業皆招之。初守忠答應二千餘人，守忠僱伏去接，距料守忠部下隨出，隨走，并有將伏斬首，而逃往做賊，來到興化，僅得數百人而已。

先是盤輪四人馬數萬，分駐各處，頤關駐紮二千，安平府紮有千餘，所有宜光、興化、太原、諒山、北甯、水東、來朝、七省、二百餘州縣，皆歸盤賊佔踞。各百姓畏賊聲威，不得不從。越王憂之，諭令翁剿撫，帶四五千南兵，先攻頤關。農秀業即率全新招之黃守忠、梁八等衆，與翁剿撫合兵，攻擊頤關，大獲勝算，復回頤關。農秀業與黃守忠踞守之。翁剿撫即開兵往攻安平府，（安平離頤關八十里）馬到功成，安平遂復。嗣後翁剿撫黃督統，及農秀業等，彼此知會，籌議大起人馬，往攻寶河。惟未到寶河之前，有一處險要地方，名曰聖良，盤賊駐紮營寨，共有二千左右，在此扼守，非打通該處，不能上到寶河。翁即舉兵，黃統督遣吳提督必能，帶有戰船六七艘，往去助戰，意在水陸交攻。農秀業與黃守忠兩家，在頤關把守。秀業即遣梁八守忠部下黃正興等數百人，爲先鋒隊，會兵上攻寶河。正興等人

馬到了里良，各云無煙吹，在此停紮，不肯向前攻擊。連日曠聲，皆是戰輪槍響，陸軍寂寞無聞。翁勳撫見前敵未進，亦暫停歇駐紮。公之心腹，見正興等不前攻擊，心甚憂慮，即派人星夜馳赴保勝，將一切情形詳告公知，公即在保勝籌畫，收買煙膏，不論多少，共收得百餘兩，着人趕緊帶去，吸了，依然不開兵打仗，照舊說無煙之話。公聞得此點消息，即派陳慶春帶百餘人，竄由山徑，奔赴到該處，催他們，寂然不動，所打者慶春百餘人，不能濟事。後黃正興與梁八等，不但不打，并全行退回頓關。慶春見手下無多，斷難持久，亦回頓關駐紮。公有心腹部下，竄山上保勝，將各情形，一一告知，公不勝憂憤，但無計可施。時公之糧草，在龍塊屯積（龍塊離寶河四十里遠），公迫來龍塊，招集部下各頭目，商量計議，會七、何四、黃寶盛、黃廷揚、祖林、劉鳳崗，均到，宰豬設宴，商量策畫。公暗想寶河一關，乃咽喉要地，若不能打，被盤賊扼守，進退不能，糧食乏缺，若不設法打通，將來盤賊來攻擊時，部下實在人稀，焉能抵禦；今我等情形，共計紮守各關卡，亦不過六七百人，且糧食將盡，倘若不急去打通各關，惟有束手受擒，但與其坐而待亡，不若冒險前進，或有生機，使十餘年功勞基業恢復，且保各兄弟生命家小，因犧牲一身，遂不顧性命，有何不可。打關意決，當衆誦曰：「我有一計，此乃萬死一生之計，乃生生不已之計也。」衆問曰：「計將何如？」公曰：「爲今之計，以現象而論，水陸皆被盤賊重重圍困，無路往來，祇有頓關一法，落去頓關地方，乃可調度人馬，恢復失地；不然兄弟俱屠，甚無謂也。」衆曰：「此去頓關，有十三箇關卡，均在天險之處設下，有人馬把守，正是鳥飛不過，水洩不通，焉能去得？」公曰：「見機而行，我有我法，惟此時亦不能定其法子耳！」衆曰：「如此危險，如有不測，衆將安

所依賴耶？」公曰：「我去諒亦無妨，各位儘可放心。」衆曰：「公切不可去，去則難，以過關；況過得一重，難過二重，此十三重之關，焉有過得之理？」公曰：「吉人自有天相，若有天日呵護，又一定有過得之理。」講來講去，衆人總是苦留，請公不必輕身冒險。說話間，衆意計若去，斷無生還之日，各皆流涕哭泣。公曰：「我劉某有個天日得生，一定要回，與各兄弟團聚，恢復大業，各位不必癡呆，劉某縱不顧及各位，豈有妻兒不要之理！各位千萬珍重，我若去後，兼宜扼守地方，靜候捷音，不日我復重來，後期相會，當不遠也。」衆見公之唯一主意，即不敢太過強留。公即遣會七黃寶盛、何得志、黃廷揚等，回守保勝，自己挑選八十名精悍，親帶斬關。因米糧不能帶得，銀兩又無，僅有金約指一只而已。即號令竄山，繞道過關。公首先行，將自己黑旗包裹放好，各人身上，祇暗帶短火利刃，外面如同隻身往來行人。公即密告各人，到關如此如此，各吩咐停當，即陸續分散而行。潛到第一關，有二百餘人把守。公等齊各人，公即閃眼爲號，各人手起刀落，盡將把守頭關士卒，無論頭目散人，仗馬各伙，概行斬了，并將各左耳及辮子割了，放入籬去挑行，所有銀兩，搜拾淨盡。即將第一關之旗幟、槍礮，担行。瞞過第二關，即明入第二關，守關人見他們的旗號，自不盤查。公入到，又將把守卒數十人斬了，已不要第一關旗幟，又將第二關旗幟担行，過第三關。以後各關都是如此辦法。以後各關把守士卒，或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不等，其人少者，因有人已出外掠食之故。路經山邊，撞着藍旗一隊百餘人，公等適瞥見，即用手招之，并謂曰：「兄弟，你們撈得多少？」各見旗色，以爲自己人馬，即答曰：「無撈幾多。」及漸漸行近，公等八十人，即一齊開槍，擊斃他數十人，各皆拚命逃走，遂擊散一幫。至所過各

關，問有查問的，公等曰：「爾不識看旗色耶！大家都是兄弟們，何用多問！」忽然到齊，又手起刀落，正如斬瓜切菜，十分爽快，并無抵當。行行，忽然有一所在山麓，撞着盤賊扒船水勇六七十人，亦係出門掠食的，沒有旗色，惟有槍刀。公等又用言語與答話，及其近來，黃鼎邦因有大樹遮身，即裝便槍，俟其行近，鼎邦先行開槍，即斃一人，遂各連施槍斃，又擊斃二十餘人，賊即飛奔去了。公共打十三個關，行了十八日山路，乃無人所行地方。公一路手拈大刀，先行開路。此十八天所行的，其中曲折灣環，高低不等，正如烏道羊腸，其崎嶇險阻之巖巖，各均說未曾見過。公不憚跋涉，歷盡艱辛，希冀苦盡甘來，萬死亦有一生之路，天生劉某，當不至中道敗亡也。公打通了十三關，各人歡喜已極，公暗忖思，如此，當有天日，事尙可爲。并勸勉各人，愈加奮勵，按住不表。

且說公斬關時，越南大兵六七千人，駐紮頓關，文官陳正理，武官阮文雄、吳某，兩提督，領兵帶兵各官，不計其數。公之部下袁秀業、黃守忠、梁八等，共六七百人，亦在該處同紮。時頓關之下龍寶、小圩埠頭，盤軍數千人在此紮守，兩邊河岸，一概駐紮俱滿，截住下流，使南兵各糧船，不能接濟。惟龍寶之下，七八十里下和縣，黃督統、佐炎，帶有數千人，在此駐紮，又將龍寶盤軍糧道截塞，探得頓關糧道不通，即帶人打上，并知會頓關南兵，從上打下。上下夾攻，各以數千之衆，兩無勝負，不能打通，各又收隊回去原紮駐所。斯時，頓關人馬，若再遲十日，糧草全無，定要逃走。頓關南兵無法可設，欲帶大家開路逃走，路又不通，正不知如何是好。適公已打通十三關，到了大灘佛殿，公遣手下砍竹紮排，順流直落頓關，到時已更後。先是有百餘船在頓關，候使預備通江，好做生意，因洪水一帶，六七年

間被盤賊蹂躪，梗塞不通之故。適有客商鄧大，上思人，知係公到，甚表歡迎。即請公上船，整飯用膳。後公即往上巖秀業等紮營所在，相會，各道艱險備嘗，萬般辛苦情狀。後公即籌畫打點，起兵攻打龍篁。次早公即率隊，共計八百左右人馬，先鋒前敵，所有南兵六千人，皆同往協戰。一到龍篁，踏看戰地，公即指令在高山起營，與盤賊各營相對，可以瞭見，檣棧亦可擊到。公等一面起營，盤軍一面來撲。公即吩咐提督阮文雄，領兵某等，督飭多築營寨。公親率隊伍與他接仗，互相交鋒，公被檣槍碼擊中脚眼。各部下知公受傷，衆皆色變，異常恐慌，見公行走不甚便當，有喊牽公行者，公曰：「不可，無怕，無怕！」等語。公即忍痛拗頑，自上山頂營盤，各軍士亦收兵回上山頂矣。公暗地付曰：「十三關如此艱險，亦能打通，豈料今日方初出仗，即受盤傷，實爲可惡！」即大怒喚南兵等，覓轎一乘，坐轎亦要出去，與他決個勝負。時黃阿祥、黃正興、陳慶春、梁八等，互相勸阻。衆曰：「公昨日新受彈擊，傷痛，不可造次，須暫休息珍重；俟我們兄弟，拚死向前，擊盤賊對面各營，看過如何，再算。」公曰：「我不往，恐各人不用命；若有失敗，銳氣從此一挫，爲之奈何！」衆曰：「我等拚死，亦要克敵，請勿杞憂！」公方允可。號令南兵，取出大銅礮數尊，築壘對敵。公部下六七百人，及南兵千人，於日將傍晚，即向盤賊各營撲之。各人鼓動勇氣，英勇無匹，悉力攻擊，連施放巨礮不停，打入盤寨，各向前攻打，槍聲不息，志不稍懈。盤賊營內，傷亡甚多，早已疲憊，人無戰心，勢甚不支。是夜三鼓，龍篁盤軍大營，探悉其營不能取勝，即放大船十餘艘，來接他們，走過大營。該寨頭目白花九兩人，知有船到，又恰值水漲數尺，白五等慌忙，號令棄寨落船而逃。惟其時，黑夜昏暗，星月無光，各敗卒擁擠登舟，看不清楚，有七

八船，差得人馬太多，船邊離水僅一二寸許，各人尙且不知。公等部下各知其落船，即紛紛轉向河中施放槍礮，嚇得賊軍三魂去二，七魄去五，手足無措；祇囑舟子火速開船。船極重，又遇急流，即在該處沈沒八艘，溺斃賊兵成千之多，頭目白五亦亡尸橫江濱，次早不堪寓目。賊之各營寨，概被公等部下佔踞，即多築炮壘，與賊營對面施放巨礮，可到賊之大營。斯時，打開水道一邊，各糧船紛紛駛到，公察此情形，尙有天日，不禁暗暗自喜。是日，即架定巨礮數十尊，每礮一口，八碼成百，盡用巨礮，擊過盤賊大寨，連環不斷，到三鼓時，盤大寨欲推不得，其內數千人，遂漏夜棄寨而逃。時又無船，陸路梗塞，祇得向山，無論有路無路，亦竄去。各敗軍之卒，甚爲狼狽。公知其走，即派遣部下數百人，追出二十餘里，不見踪跡，忽遇大雨，遂收兵回顧關。公之部下及南兵，皆回顧關，各糧船百餘張，已到顧關，此時糧草甚足，士飽馬騰，軍容甚壯。公之事業，又已恢復，皆斬關之力也。黃督統大臣佐炎在興化，聞報捷音，即帶回各兵，回臨洮府駐紮（離興化四十五里）。公等回顧關，住兩日，即率各部下六七百人，由竹排落臨洮府，去見黃督統。公時脚傷尙未平復，與黃佐炎相見，各道軍事勝仗情形，並稱公「英勇無敵，北折長城，非公莫屬」之語。隨問公曰：「劉使君，爾之中傷，尙未全愈，爾有名功先生醫治否？」公答曰：「無。」督統曰：「如無，我派一個與你。」各敘話畢，公遂回。後督統即派醫生一名，并監督一名前來，公俱招待，初藥一服亦合，次服痛楚，監督的人回報，知督統又撤換一個來，連換幾個，均未能調醫平復。公又往見黃督統，黃曰：「爾傷尙未完好，爾當轉回興化，悉心調理，須當休息珍重爲上。」公次日，即率各部下，往興化，請客人醫士治之，半月全愈。黃督統由船回山西，其兵

士尙擬駐臨洮府。

時東朝頭目吳鳳典帶有五六十人來投。當日公之脚傷，已好完全，即帶楊吳兩頭目，及部下頭目，暨護衛等成百人，以謝醫爲名，由船直抵山西，見黃佐炎到，公即偕各頭目入見，行禮畢，分次而坐。黃佐炎甚爲歡迎，佐炎一見，先詢問公：「脚好否？」公答：「已好了；多得督統大臣，派醫士到去調醫，十分感激，今特到來道謝盛意。」佐炎曰：「小小意思，何勞致謝！」各相敘閒談，少時辭出。次日，黃佐炎備辦酒席，請公與吳鳳典、黃守忠、陳慶春、黃亞祥、梁八、黃立錦、黃正興，并識南音之謝義亭等，概赴盛筵。是日大擺席面，海錯山珍，自不消說。飲了酒後，次日，與化有人來報：盤輪四派陳亞水爲元帥，統兵三四千撲湖甯縣，又派廖四爲元帥，統兵三四千撲立石縣，該兩縣已被盤賊部衆，攻破失守，特來報知。未幾探卒又報到，陳亞水因在湖甯得勝，遣派頭目，帶部下千餘人，由湖甯扯過臨洮，攻擊府城，各南兵二三千人，出來接仗，被陳賊隊下人馬擊敗，趕南兵落河，死者五六百人。黃佐炎聞得此個消息，又憂慮起來。時南官陳正理，亦回山西。佐炎即傳令公入城，面爲叮囑曰：「爾回興化擊賊，不可稍有鬆懈，我派陳正理帶二千人馬，及大象二隻，往去助爾戰事。」公等奉令之後，即督率各頭目護衛等，由旱趕回興化。探聽賊兵，擬回湖甯。三日間，陳正理、提督阮文雄等，督率二千人馬及大象等，到興化，與公相會，商議開兵攻復湖甯之計。公率部下千人，及南兵二千，共三千之衆，望湖甯進發。將到鄰近大河，瞭見各百姓尸流塞河，不計其數，皆因此處前作戰場，各百姓驚慌，紛紛跳水死者數千，慘無天日。公到看，目不忍視，惟亦無可如何。到湖甯三日，有一武正理，

帶千餘人，大象一隻，到來助戰。統共四千餘衆，聲勢浩大。但南兵後隊，公等先鋒前敵，不過千人而已。湖甯邊有一大田壩，橫直計有十餘里，公在此與亞水大戰。公見亞水人馬三四千，自己不過千人，分爲三隊，品字形式，犄角策應。即預號令：初擊施放槍炮，以疏疏引戰爲上，務要敵人將近，纔許一齊施放槍砲，所有火藥火箭，均要如此，各皆聽令。亞水遙見公等人馬不多，恃自己人衆，號令硬轟過來。公等部下數百人，施放各槍。斯時長槍短槍巨砲火器等件，一齊擊射，登時斃他數百人。亞水之先鋒頭植帥字旗，即趕前呼喝，被公見，即用馬刀一劈爲兩截，其先鋒奔逃。亞水跳來，一鎚刺公，被公用刀撇開，公復一刀，向陳斬去。陳一躍險些一命嗚呼，然亦魂飛魄散。公等遂大獲勝仗。自此以後，亞水不敢親出仗交鋒矣。各南兵見公等前敵攻擊時，見亞水的人馬太多，預備輸仗，均預上大象，以爲遠走之計。今幸獲勝，共四千餘衆，大斬竹木，各起營盤，逼近湖甯縣城，起好營盤，用船由山西運來大礮十餘支，裝好，日夜施放大礮，打入湖甯城，連擊數晝夜。亞水等軍勢力不支，漏夜棄城向敦江府去路逃走。惟初走時，即要過渡，他搶有高船數十張，將各人馬過渡，方各落船，被公等人馬知覺，即四處嘶喊起來，聲震天地，槍礮向河而轟擊，陳軍等爭擁落船，踏沈十餘張，計斃數百人。公等遂克復湖甯。公乘勝督率部下及南兵等，即過立石去攻廖西。廖即率二千餘人迎敵，公等得勝之兵，人人正如生龍活虎，銳氣百倍。廖軍早聽得陳軍敗耗，箇箇未免心膽皆寒，以最有銳氣之軍，敵全無銳氣之軍，正如疾風掃枯葉，大雨滌微塵，有何不勝之理。廖四雖然出來接仗，到底早已畏怯幾分了。兩軍對仗，時公喝令一聲，各壯士飛躍過去，大戰一場，廖軍死者無算。廖等敗走，向

縣城奔回，公喝令追之，趕到城門，斬十餘人，然後收隊回數里村落駐紮。晝夜三更，廖四率隊一概奔走，立石縣城遂又克復。黃督統佐炎，聞得大勝，克復湖甯立石等城，大喜，登卽遣山西總督，親來犒賞軍士，送公等部衆大牛八頭，大豬十頭，糯米二百通，粘米二百通，每通九十斤，酒一百壇。另專送公蓮花酒兩瓶，鷄四翼，鳧四翼。此次所犒賞者，公一軍，其餘南軍，概不賞。公令盡宰豬牛，並分賞南軍多少。各大餐畢，雄聲震動。總督來到，送完各禮物，卽回山西，因見湖甯立石均無官吏，卽選派各官到縣任事，安民週妥後，公卽帶各隊回山西去了。

四 劉永福之助越抗法

時同治十年，法蘭西駙馬名安那，督率法兵數千，攻擊河內。南官領命大臣阮枝芳死之。戰時枝芳子布政使禾，上城歷隊督戰，被法軍開花礮轟斃。城破，入捉，獲阮枝芳，扣留，優禮待之，惟阮自禁水米餓斃。嗣德王聞悉河內取耗，遷落諭旨，催公出兵克復河內。

香林按：法人侵略安南，始於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法越所締西貢條約。先是自乾隆中葉以來，法教徒漸入安南傳教，淺假覬覦安南土地。咸豐七年（西元一八五七）安南嗣德王有殺西教徒之舉。法人乘機與西班牙合軍，遣海軍中將哲奴一里（Rigault de Genouilly）率軍艦二艘，會西班牙兵，於翌年東伐安南，遂廣南港。咸豐九年，復以主力攻下西貢，越人氣沮。迨哲奴一里歸法，代以少將巴秋（Barthélemy）益致力擴張地。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遂取邊和、嘉定、定祥、三州，旋又下永隆州，占康道爾羣島。時安南東北，適有黎興之亂，安南王前後受敵，不得已，與聯軍和，於是年五月，結條約於西貢：一、安南割讓邊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康道爾羣島於法國；二、安南償法西聯軍兵費二十萬佛郎；三、解除基督教之禁，並保護宣教師；四、嗣後安南有割讓土地與他外國

時，須得法國認可；五法、西安、三國人民，嗣後自由通商，法商船得在湄公河自由往來，爲監視一切起見，法軍艦亦得在該河往來。越年，法復取安南永隆、安江和仙三州，下交趾六州悉爲所有。旋法人復以湄公河不適航運，而紅河（或言洪河）有舟楫利，乃欲并取安南北部而有之。於是復出兵攻陷河內，因有劉永福助越抗法之役。又據束世澂中法外交史，法人攻陷河內，事在西元一八七二年，與此所云「同治十年」適後一年，此或由於二層法年首年尾之關係，或因史章記者誤錄，亦未可知。安鄴，或書安業，似即被永福攻殺之法海軍少佐葛爾勒（Francis Garnier）其人也。阮枝芳，別書亦書知方。

嗣德王即南安翼宗皇帝，紹治王阮福璇子，初名洪，任後更名時。生於西元一八二九年，即位於一八四八年，改元嗣德，卒於一八八三年。其人最仇視法人，即位未幾，於國中懸重金，購法傳教師首級。法督遣使責之，又勒之結條約，嗣德王皆置之不理，故卒召法西聯軍，大舉侵擾，而莫可如何。

公由興化省調集各人馬，即在該省針好旗色，祭旗完畢，落山西進兵入丹鳳縣，住兩晝夜。由丹鳳入懷德府，（河內屬，離河內十餘里）吳鳳典、凌德選、班晚等，各帶數百人來投公，三個頭目，共得千餘人。公與黃督統佐炎，均奉旨各帶人馬，向河內進發，公帶千餘人。公率千餘先鋒隊，雖河內西城門外十里下寨。黃督統大臣，及參贊某，提督阮文雄領兵等，所部南兵萬餘人，在後二三里下寨。所有建築營壘，守營看更，解糧各項，均爲南兵責任。黃督統即出賞格，斬法兵首級一顆，賞銀一百五十兩，一晝加十兩，二晝加二十兩，再多照加，各等因。公等軍士，駐紮數

日間，法大將駙馬安鄴，先帶法兵向西門外出仗來攻。首先駙馬五囊全金，其餘一、二、三、四囊，概以數十計，先出到橋搦戰。公即率隊過橋，與渠交攻，互相擊射。公喝令加獎花紅，各軍隊伍奮勇向前，悉力攻敵，勢極猛烈。少時，法兵大敗，遂退向西城門而奔。安鄴及各將官在後，壓隊退走。公下令趕追，隨擊隨趕，趕到西門城外半里許，法各敗將走得力盡筋疲，將到城時，聚作一團，概被公等部衆上前盡行斬首，并斬散兵數十人，大獲勝仗。斬駙馬者，係先鋒吳鳳典之功。是役也，槍斃法兵無算，計共斬得首級數百顆，奪獲槍械數百枝，駙馬所佩帶公主所送的金時錶一箇，值銀數千兩，此錶甚是異樣，練是白金，值銀千兩，內有鑽石三十六顆，又寶珠三顆。此仗大勝後，黃督統遂遣南兵數百，給銀來公之寨，按功照賞，另特賞公中平銀五十錠，每錠十兩。所有各囊數首級，均點交黃督轉解，遊勻七省地方示衆。經此番大創以後，公等在河內定駐個月，頻仍遣派人馬，到河內城邊嘶喊搦戰，各法兵胆破心寒，并無聲息，祇死守城池，不敢出而接仗。公見他屢次不出，忖思非入城去擊他，彼斷不出矣。於是，公令紮長梯七十架，預備爬城入去。方將梯子整好，已決定是夕爬城，各先鋒皆已派定，忽然黃督統派南兵數百人，前來概將各梯抬去了。詢問抬去是何緣故，各云：「不知，惟奉黃督統命令而已。」公見得這樣情節，捉摸不着，亦不知其中事體如何，一定亦有蹊蹺在內。次日親入去見黃佐炎。公曰：「劉某預紮長梯，以爲攻擊河內城池之用，今督統着人抬了，未知是何主意，敢請示知。」佐炎曰：「此事你有所不知，先是使君殺了安鄴，法兵大敗，法王聞耗，知難抵敵，特派欵差與我國王議和，已奉准令，我國王即派欵差三人，搭法輪，順來此通知我們退兵。今法國恐我國陽爲議和，陰

尙用兵，全將我國欽差三人，扣留輪船，不許登岸，務要我等先行撤兵，方允許欽差登岸等語。我方才接到我國欽差三人的信，將以上各情敘明，并囑我等即刻退兵，免被法鬼留難在船，實爲萬幸各等詞。遞奉欽差之函，誦讀之後，又悉使君有欲用長梯爬城，攻擊河內之舉，是以着人特拊來此處的，是此意，餘外別無事故也。公怒曰：「我煞費心機，決意爬城，暗襲攻擊，盡殲醜類，各先鋒壯士，亦皆預備，我不管他和與不和，亦要打了此仗，然後再議未遲。」佐炎曰：「不可，若一打起，雖然操必勝之權，無如有三位欽差在其手上，他斷不依，必然將各欽差殺了；若殺了欽差，國王責我，首領難保；望公釋怒，以全大局！」公曰：「既如此，無打仗了？」佐炎曰：「無矣，卽照上諭退兵爲是。」公無奈，迫從之。後二三日，公及佐炎等，概全行拔隊回山西矣。同到山西，其總督調齊乞妹百數十人，唱乞，兼唱南人大戲，擺設戲筵，請公等宴飲數日。

香林按：自永福擊殺安邦後，駐西貢法交趾總督，一面疊請其本國加派援軍，一面與安南王議和，西元一八七四年，遂成立法安親善條約，大要云：一、法國承認安南爲獨立國；二、安南遇有外患內憂，法國當盡力助之，不索償給；三、嗣後安南一切外交事務，須受法國監督；四、下交趾六州，割讓與法；五、開河內、東京、甯海三處爲通商口岸，且沿河至中國蒙自縣之河道，皆許通航；七、在安南之法人與其他外人，法人與越人，其他外人與安南土人，其訴訟及犯罪事件，概歸法領裁判。蓋至是而越南已不啻爲法之保護國矣。翌年（光緒元年）法以此約通告中國，雖經清廷抗議，然不爲武力準備，卒無效果，至光緒十一年，全越遂改屬法，謀之不臧，可嘆已！

季冬初旬，盤輪四遣元帥大渡晚莫發兩員，共督統萬餘人，來撲白樓社（離山西百餘里）該社極大，村莊依山帶水，一邊是河，一邊是山，兩頭重重圍寨，極其堅固，有數十萬生靈。緣鄰近橫直百數十里一帶，各小村人民，皆入其內棲宿避難，村頭至村尾，計亦有數十里之遙。早有探馬報到山西總督陳平正在納悶，謂曰：『白樓社乃我山西屬地，彼處居民數十萬，今聞盤軍大起人馬攻擊，倘若有失，傷害良民必多，我亦不願作官，而甘赴幽冥矣。』且說盤軍大隊人馬，到了白樓社，鄰近下寨。疊次來攻，無奈社內各土人，堅壁死守，不肯出戰。盤軍挖掘地窖，藏埋火藥，轟燬其寨，相近寨邊之村，多有倒塌，連燬兩重寨，皆用此法，尚有一重，土人聚精會神，格外注意，拚死守之。盤軍無法近前，不至炸燬，按下未表。却說山西總督陳平，適遇公在山西，即邀入商議抵敵之計。陳平求公曰：『盤軍以大隊人馬，到了白樓社，意在將該處村民數十萬，一網打盡；若不設法救援，村莊人民，無噍類矣。公屢在越，戰必勝，攻必取，所有賊衆，胆慄心懼，照看此番，又要勞駕了！』公謙讓曰：『貴國將官林立，諒不用到劉某亦可耳。』陳平曰：『盤軍聲勢如此浩大，非公萬萬不能，請求體恤生靈，拯民水火，正不但數十萬衆感德矣！』言畢，公允往。遂率人馬千餘，於臘月下旬，去到白樓社。土人用竹舟，偷過來見公，公即挑精壯百人，入去白樓社內。該社中見有公人馬，個個人心稍定。盤軍聞得有人在內，心亦驚恐幾分。遞年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南軍陳武兩正理，吳阮兩提督，統帶人馬共數千，到來助戰。公見南軍到來，以爲聲援，即率隊過河，攻擊盤軍，連戰旬日。公部下雖然人少，而銳氣百倍，一可敵百，屢戰屢勝，對面河南軍，頻開大銅礮數十尊，每尊一口礮，計有百十彈碼擊過，盤抵抵不

住。正月十二夜，盤軍漏夜全行拔隊而走。公遂得大獲勝仗，收兵向山西而回。時盤翰四又佔踞七省。二百餘州縣地方百姓迫以勢，屈辱投降。公在山西遣兵分三路，每路三四百人，楊老快爲一路，吳鳳典爲一路，黃正典、梁八爲一路。每路加派南兵千人，三路均分，往各府州縣攻擊。所有盤軍踞守地方，一聞公軍到來，聞聲奔逃，望風披靡，公軍只待一到，卽如虎驅羣羊，并無阻當。月餘之間，三路人馬，概將七省二百餘府州縣，盡行克復。各府州縣等官，亦經南官選派，分往赴任安民。公卽飛文與各路人馬，概回山西。時因洪河一帶梗塞，八九年未得通江，阻礙抽豐，糧草大礙。公求黃督統佐炎，幫助兵餉，去打寶河關。黃答曰：「山西各處，七省地方，若你去後，盤賊復來撲擊，誰能抵當耶？」公曰：「法蘭西佔踞河內，我往攻擊，殺了法駙馬安鄴，旋又議和告成，盤賊佔踞七省，我皆收復；現在各處安然無事，風鶴不警，鷄犬無驚，爾有南兵，儘可分紮鎮處，可無虞慮！」公又曰：「我因寶河關未打，若打通寶河，我自有多糧，糧餉可無缺乏，自然無須督統給發。現我雖有多少糧食，惟不可不預備多些；若督統慷慨，情願借兵助餉更美，縱不然，我劉某亦一定要去，不能阻止矣！」佐炎見公意決，無可挽留，願謂公曰：「爾要幫助若干呢？」公曰：「求助戰船十艘，每艘南兵數十，又糧五千方。」佐炎迫得允從，照准。公卽率隊前往，攻打寶河關。由山西拉兵上興化，約定到興化會集。所有戰船，均到興化。公率隊由陸路上寶河。盤翰四斯時已與法國暗通氣聯絡，以爲抵制黑旗，及蹂躪越境。盤翰四聞得公由山西拔隊往攻寶河這個消息，卽派大隊人馬往落，去打山西地方。先打敦江府，並擊湖甯、立石、迂河等處。所到各處，各南兵聞風逃走，盤隊如入無人之境，所向必克。於是敦江各處，又

被盤軍佔了。嗣德王聞得此說，一驚非小。卽諭王叔兵部尙書阮福說，宗室梅，帶有四五千南兵攻之，先向湖甯攻擊。離湖甯縣十里，有一沙洲，盤軍在洲中起寨，以四五百人把守，若不能攻破此寨，不能往湖甯。各南兵先向此寨攻擊，團圍困，洲中盤寨，如在渦心，互相攻擊，攻來攻去，盤寨內彈藥因無從接濟，概將銀鉞斬斷，作碼擊出，被南兵拾得，知其無碼，卽用竹舟數十張，裝載數人，直前逼近，奮攻入寨，用槍亂擊，盤軍傷亡，紛竄落水，全軍盡沒。各南兵概斬盤軍各卒首級，放入竹舟，流落河內，以得勝之兵，長驅直抵湖甯。斯時南軍人士，銳氣百倍，其奮勇豪邁，爲歷來所未見。南官下令，力攻湖甯，盤軍出而抵禦，彼此交鋒，南兵排闥，捕毬向前，擒斬盤軍千餘人，遂克復湖甯。盡將盤軍各首級，又用竹舟概行裝載流去，流落河內。初時法人因與盤輪四暗通，憐其軍士慘狀，遂出銀着人拾而埋掩之，隨拾隨多，埋不勝埋，法人見出了銀多，亦置不理。先時法軍與盤軍，預約溝通，奪越地方，是役幸得南兵勝仗，倘若盤軍獲勝，法人亦開兵打上，則山西等七省二百餘府州縣，及洪河一帶，早已非越有矣。公之復盡力攻寶河者，亦緣南兵得勝，無致紛心耳。各南兵克復湖甯，開兵往攻立石，仍舊抵死向前攻擊，大獲勝仗，又斬首千餘級。此次，先後共殲盤軍四五千人，聲威復震。盤賊之勢，爲之一弱。

公往寶河，四月始到，將近寶河地方，四處踏看地勢，起營下寨駐紮。盤軍把守寶河關，統領莫雲成、黃二、李十、鍾九如、三標等，各統兵數千，共萬餘人，在寶河扼守。所有十州之十六州地方，均歸其勢力範圍。洪河中祇因此關不通，生意家亦八九年不通商矣。公安營下寨週妥，卽號令攻擊。互相交鋒，彼此鏖戰，或日日均開仗，或間數

日交攻，公等無不勝利。月餘之久，尙不能破。公勉勵各將士，奮勇鏖攻，大獲勝仗。盤軍傷亡甚多，黃二九、李十鍾、九如三個統帶，均斃於陣中。然寶河仍未攻破。盤輪四在河陽，聞得寶河關敗耗，恐有失守，到七月間，卽派高十二帶二千餘人，由河陽來寶河救援，來到近寶河地方，公有一營，未知高十二救兵所來消息，被高十二漏夜率隊襲擊，失敗。公聞耗，遣派連亞丙卽帶數十人，往近高營建築，修築礮壘，并交火藥筒、大礮二尊。方纔築完寨壘，高十二卽乘夜來撲，將火藥袋擲入，燒傷連亞丙，并傷數人。高十二正在撲得得意，漸漸近到寨邊，連亞丙喝令燃放巨礮，轟出，斃高部下數十人，乘勢盡力拒敵，各槍連環，響聲不絕，巨礮連放未停，其斃高軍百餘人。高勢不支，遂退走。連亞丙喝令尾追趕擊，時雖黑夜，然離公營不遠，公聞槍聲亂響，卽帶隊數十人，馳赴救援，到時高軍已退了。公收兵回三婆廟駐紮。公所住紮地方，皆無營寨，各處所起築營寨，皆是人馬居處，公之駐所，無論在何處，各敵人均不敢直撲，因恐公之計太狡深耳。是年九月，高之散卒一人，逃來投公麾下，將彼軍內容約略說明，并云：「其糧皆在馬鞍山屯貯，（馬鞍山離寶河關五六十里）糧餉轉運接濟，皆恃此路。」且說某日定解糧來寶河給發等語。公得悉此個消息，卽派數十人，并僱土人嚮導，繞路往截其糧，到半途，果見運糧伏土人，担有數十担。公等軍士遇着，一連施放槍礮，各挑夫盡棄其糧，逃竄，遂盡奪其糧。盤軍因此次失糧，知公等已悉其蘊糧所在，遂於離馬鞍山二三十里地方，建築一營，遣數十人把守，以爲保護糧草起見。該處離寶河亦二三十里，居中築建，兩頭皆可兼顧。公聞此耗，卽派隊往攻該營，破之，盡斬其衆。并加派悍卒踞而扼守。盤軍糧道斷絕，高十二無糧接濟，不能久居，遂於是

月盡拔二隊二千餘人，奔回河陽矣。先是七八月間，公屢密飭各軍士，削竹孤楨，將賊營鄰近左右山麓，險要空隙各等處，概裝孤槍，由七月裝到九月，已經裝插數萬餘支，無處不徧。敵軍要走，無路可逃。公軍駐營，四處圍困，盤軍漸漸逼近，愈迫愈緊，甚過鐵之箍桶，水洩不通。盤軍各營，因軍中糧盡，又無接濟，糧食將絕，且重重被劉軍困在垓心，焉能抵禦；各頭目莫雲成三標等會議，莫雲成謂曰：「我軍扼守此關，人馬衆多，劉軍若要來攻，甚難得手的。今被圍困，糧草不通，況且萬餘軍士，不可一日無糧，焉能枵腹從事爲今之計，亦惟棄關奔走一法耳。」衆見實在亦無法可設，迫得均皆唯唯。十月間，遂下令漏夜棄關，奔逃一空。公遂打通入關駐紮。時奉旨允准，在該關收稅一年，公遂留盧玉珍帶百十人在此關把守，并辦理徵收稅務一切事宜。隨遣各助戰之船，駛回山西。公遂率領得勝之大隊人馬，回保勝駐紮。嗣德王卽升公實拔三宣副提督，并送印一顆，文曰：「山西興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將軍印。」越國歷來大小文武各官，并無送印之例，此次送者，乃破格也。又御賜葵花漿絨衫一件，公收之。時嗣德三十二年二月日，公長女生，名英嬌。蓋取英勇將軍英字之紀念，以爲名。後到欽，配與李文珍者，卽此女也。時見人馬未足，飭吳鳳典往回天朝東興等處招募。時楊老快卽楊智仁投效，共百餘人之多。

香林按：楊智仁又名著恩，號肫卿，廣東欽州人。光緒九年四月十三日，黑旌軍劉永福與法將李威呂戰於河內紙橋，智仁奮勇前驅，竟以殉難，事蹟並見唐氏請纓日記。

五 劉永福之克服黃旗

時盤輪四所遣派各路人馬，均皆敗北，惟向死踞河陽，以爲老巢險塞，若不撲滅，日後仍爲大患，越王憂之，諭令黃督統佐炎轉飭劉軍等協攻，務要盡殲賊衆，以除後患，各等因。黃佐炎奉到諭旨，卽行文與公，遣兵往攻河陽。時與化巡撫阮飛舉親到寶河關督糧。黃督統又行文知會，稱說清國蔡督辦，由保勝進兵。公之糧食伏馬，均由與化、太原、宣光三省應送。公由保勝落寶河關，調集各部，下共得二千餘人，因打通寶河關後，又招添數百新軍，是以有如此之數。時二月中旬，南兵陳提督帶成千人，文官阮正襄等，均到寶河齊集，統共三四千人馬，遂拔隊起程，由六安州經過，因由寶河去河陽，爲必經之路。盤輪四早派黃二湯某兩統帶率成千人，在六安州把守。公到，卽號令四面環而攻擊。盤軍人馬，一見黑旗，早已心怯，自己軍潰亂，望風披靡，各散飛奔。公令趕追，大獲勝仗，斬首數十級，并將統帶湯某首級，遂打通盤賊在六安州關卡矣。由六安州起程，兩日到鄉望圩，該處離河陽成個月路，乃盤賊第一關也。第一關大統廖四，帶有二千餘人，在此把守。公到此關，出隊攻擊，廖四亦開隊出來接仗，互相攻擊。公喝令奮勇向前，悉力攻敵。少時，廖軍難以抵當，卽退回寨。公令四圍重重環而困之，水洩不通。并晝夜攻擊，廖軍傷

亡甚衆，且慮一被攻破，全軍盡滅，卽拔全隊，盡力打開一路逃走。公亦勿追，率隊入寨，見內有受傷的百餘人，公令盡皆斬之，遂破頭關矣。破了頭關，公卽率隊由鄉望起程，兩日到北木村左凸圩地方，該村與圩，乃兩面江，乃盤賊之第二關也。管帶郭五，帶五百人把守。北木管帶覃亞珍，帶五百人把守左凸。公到，卽晝夜分隊攻擊，三四日，兩邊均推不住，概棄寨走遁，尙有殘弱受傷各二三十人，均皆斬之，遂破二關矣。二關破了，公在北木，先使人遞信與第四關元帥鄧士昌等，其詞云：

「越南國三宣副提督劉，致書與第四關元帥士昌兄鑑。啓者：良鳥擇木而棲，良臣擇君而仕，以元帥壯年英勇，矯矯不羣，正當棄暗投明，造成正式事業，無須助賊爲虐。倘能反戈相向，轉眼富貴兼全；若一味執迷，牢不可破，本提督未必見容。如何，惟君圖之！卽候復，并候雄祉！」

又一日函云：

「前書倉猝，於軍書旁午時期，匆忙泚筆，未及細陳，多所遺漏。頃聞黃守忠道及足下，智識高超，爲人樸實，不聲欣忤；但以英雄特出之姿，作草寇爪牙之用，君縱不自惜，而旁人憾之。鄙人雖然寡識，順逆二字，確認得明。足下止宜去逆投明，毋作猶豫之計；否則轉瞬受屠，甚無謂也。如何，惟君斷之！並盼復音，再頌雄祉！」

公發信後，卽由北木起程，三日到西寶關。該關小圩，舊時設有關口，設有南官兵把守的；今則爲盤賊佔踞，作爲第三關也。統帶陸亞蒙帶成千人在此關把守。公到依然日夜攻擊，無如此關關卡堅固，連攻半月，不下。公見該

關陸軍，拚命扼守，縱攻多半月，亦不能成功。卽四處瞭望，見其對河有一礮台，建築甚高。公回，卽號令盡力攻奪其礮台，若得此礮台，破關必矣；否則再打半月，亦不下也。如是各先鋒捷足先登，拼死薄近，遂佔奪其礮台。陸軍見得礮台已失，大驚，軍心大亂，前因半月不下者，得此礮台幫助之力，今礮台一旦失去，焉能抵敵耶！各人無心戀戰，公則號令各士卒，再接再厲，奮力向其關開攻。斯時無慮礮台之槍，得以向前撲之，陸軍勢力不支，卽棄關而走，遂破第三關矣。三關破了，時方五六月也。公探得盤之第四關，乃在安龍頓，駐紮大營，人馬衆多，守關統領，大元帥鄧士昌，副元帥麥陸，各帶千餘人，連第一二三各關敗兵，有退此處紮守，共計有四五千人之衆，所有高山嶺，各處高勢地步，均被其起築營壘，并有天花寨二十餘個，互爲聲援，彼此相顧，甚難攻擊的。且說盤輪四在河陽，聽得頭二三各關盡失，魂不附體，又恐把守安龍頓之鄧麥兩個將士反叛，特遣派先鋒，親兵隊管帶率二百餘人，來到安龍，監視鄧麥開仗。公探得此宗消息，恐寡不敵衆，未敢輕於舉動，卽在西賓關駐紮十餘日，未敢上安龍攻擊。但西賓關離安龍不過二十餘里，公暇時卽往到安龍鄰近，登山，四處瞭望，踏望戰地形勢，胸中早已了了。忖思安龍各營內，有至高一山頂之營寨，該處四面可以攻擊，若佔得此營，所有各山，四處數十營，皆可易奪。默記在心，慢且不表。

且說盤輪四開得清國官兵蔡督辦，督率統領黨敏宣、黃義德、莫雲成等，各帶數營，共十四營兵馬，由保祿進發，已到棟彬地方，卽遣大元帥陳亞水，統帶千餘人，往蘆梁之猛發地方駐紮，大營扼守，以當阻蔡軍。陳軍探得蔡

軍已到蔗梁，卽派隊繞道，將蔡軍截斷退路，糧草亦被截斷，不能再運。斯時，蔡督辦見得這樣情形，正是欲進不能，欲退無路，已被陳軍兩頭塞住，欲守無糧，心極憂憤，惟得悉公軍已駐西寶，或者望彼救援，或有生還之日。左思右想，迫得修書一封，派人竄由山徑，不分晝夜，帶到西寶，送上。公閱其書云：「敬啓者：某奉令督師，征勦盤逆，由粵進兵以來，激勵將士，秣馬厲兵，意謂小醜必磨，無難滅此朝食。近悉貴軍亦已進攻，疊奪關卡，欣忭異恆！惟敵軍現到蔗梁，被盤逆選派僞元帥陳亞水，統率賊黨千餘人，到該處猛發駐紮，派卒繞道，截塞本軍，水泄不通，糧餉無運，救撥一語，專望貴軍。希卽迅速設法拯救，無任銘感憂危。泚筆萬盼，迅斷盼切禱切，此請策安！」等云。公閱後，卽於白晝起兵，挑選先鋒二十人，每名手執劈山刀一把，短火一枝。又挑選先鋒二百人，每使噙槍一桿，在二十人之後。帶首先鋒楊老快、方興邦、陸天球，挑選已定，公卽調齊此一百二十人到來，公曰：「安龍寨甚多，攻不勝攻，惟攻一寨，各寨自然不攻而得。」并吩咐如此如此。各皆默記。是早，先賞大豬一頭，雞鴨十餘個，酒數壇，賞與各先鋒，大飲一場。卽刻起行，公親執大令，并派林發秀督隊，皆向安龍頓進發。將到安龍，遙見高山頂上之寨，矗立數丈，各卽風馳雲疾，浪湧奔翻而來。近前瞭望，皆以竹架而成，其樓數層，皆以竹片架作樓板，其圍寨之排紗，（卽籬笆也）有數重之多，一重排紗，一重孤槍，其樓四邊皆扎竹把，以防彈碼穿入。若是遠瞰橫擊，斷不能入，十分堅固。公等隊伍到時，各人酒氣正勝，楊老快三人首先爬寨，此二十人，一齊踴躍，個個爭先，人人恐後，遂蜂擁而入。二百人荷噙槍者，尾追聯進，覷定其樓之竹板內擊上，連穿數層，擊斃其數層樓上士卒，不計其數，鮮血淋漓，由樓上溜落，正如

下大雨一般，幾乎一網打盡，此寨之人尙有多少，紛紛跳落，棄寨奔走，不敢回頭一視。公等遂奪得此寨。於是安龍各小寨，及天花寨數十個，概紛紛走入大營，果然不出公之所料。公得此寨，登時佈置，着百數人在此暫守，卽帶數十人，回西寶籌畫一切。回到西寶，卽請南官陳提督，連遣南兵千人，由河邊開路到此山頂，計有五六百丈之遙，高亦數十丈，頃刻開成大路。公令南兵水師協管，每一戰船，揀第一等之大筒礮一尊，共得十幾尊，其大碼子，每顆二寸大的，各有數百顆，概抬上此山頂之寨。抬完時，已將黑，公卽另選二三百人，上守此寨。是夜，公在西寶關舊時南官衙署安宿，黃守忠亦紮近護衛。初更後，安龍主帥鄧士昌到公營門跪伏，求饒性命。公聞得這點消息，卽步行出看，見得一人跪伏帖地，公曰：「你是鄧士昌乎？」鄧不敢應。公又曰：「跪在地者鄧士昌耶？」鄧又不應。公曰：「你是鄧士昌，係盤賊所派把守安龍的主帥，何以在此？我當初在北木時，因你之好友黃守忠介紹，連寄兩封信與你，你有接到否？何以并無片紙隻字答覆耶？」鄧士昌曰：「並無接到，是以無從回答耳。」公曰：「你乃盤賊元帥，意料盤逆做到天花龍鳳地步，何以今日伏在泥塗，反來求饒性命？你這東西，我怕你是詐無疑矣！」士昌答曰：「非詐，我亦不是把守安龍主帥，主帥乃麥六也。」公曰：「明明你係此主帥，三歲孩童，亦能識得，何反說麥六？你說麥六究竟有何憑據？」士昌答曰：「有盤輪四之信可憑。」說罷，士昌卽於衣袋中取出盤賊原信一封，呈上與公閱之，此信乃盤輪四交與麥六個人之信，并無士昌之名。其信云：「祥英頓首，致書與麥六兄弟足下：安龍所在，得吾兄弟紮此把守，正如一將當關，萬衆莫敵，藩籬屏障，皆恃這方，以固吾圉；然風雲不測，天也尙然；可謂機關情形，瞬

息千變，不能逆隨者也。我於正月，即派高十二兄弟，攜帶煙土二三萬，另銀二千，出外去招救兵；誠以救之云者，風馳電閃，疾速爲美；記料十二去如黃鶴，杳無音信，迄今半載，莫知所之；惟是懸望眉急，不可終朝，度亦是徒勞夢想已耳！目下白妖黑牛，八面會攻，十分難敵，所望兄弟，如有高見，隨時賜教！河陽安邊，這處巢寨，前則固若金湯，今則四面受敵，以鄙人意見，大小老幼，一概不住，挑二千人往入十洲，會合部下數千之衆，或者另撈起一番極大事業，未可限量，斯時正來報復仇人，以雪前恥，此非一時過激之言，亦勢之不得不爾爾矣！時危泚筆，不盡欲言，願請策安！百惟珍重！云云。公閱畢此信，士昌曰：「照此信看來，可知盤輪四凡事倚靠麥六，其爲主帥不辯自明；盤不但如此，又派范三帶親兵二百餘人，來到此營，監督我們狐疑反叛，因吾與黃守忠乃交好友朋之故耳。」鄧再三求饒性命，公曰：「我不信得你過，今我有一件事，未知你能做得來否？如果做到，吾乃饒你性命，不然吾亦不殺你，你即回去，預備聽候我抬了幾十尊大筒礮，上山頂高寨去，明日洗過大礮，再說未遲！」士昌曰：「請義哥分示明白，如果鄧某方能爲者，雖赴湯蹈火，亦樂爲之，那有做不得之理！」公曰：「你能做得，今你即回，盡將麥六、范三、及二百餘親兵，一概斬了，割取首級，限明早解到，我即饒你性命；否則諒你插翼難飛矣！」言畢，士昌連聲遵示，照行斬了。次早鄧士昌即將麥六、范三及范之文案潘某等首級，並盤之親兵左耳辮子，概送到公處，盡將各功轉解三圻黃督統佐炎大營去了。時安龍頓盤軍數千人馬，見士昌如此行爲，個個魂飛魄散，即紛紛逃回河陽。斯時各

皆心驚膽恐，祇曉奔走偷生，間有拋棄妻子，亦不暇顧及者。惟安龍大營內，尚有數百，乃士昌心腹耳。士昌交了各首級，入見公，彼此甚爲相得，卽接公之大隊人馬，連南兵水陸各隊，概進安龍駐紮於第四個關矣。四關通了，又有離安龍七八十里塞門地方，爲第五關，統帶白桂香率千人，在此扼守，沿河一帶，挨紮而上。其對面江有分帶黃亞保、張大一兩人，皆欽州大字圩人氏，各帶百人。黃張二人，見得一二三四各關人馬，如此驍勇，尙然失守，何況此關，豈有不下之理！兩家商量，決意投降，遂密遣來對公說，甘心投降，情願反戈，對待白軍等語。公沈吟良久，計遂決，選欽州大字人陳慶春，挑帶精銳百人，潛過河，與黃亞保、張大一兩隊會合，共得三百人，遂攻擊白軍。彼時，白軍人馬，雖然尚有八百，惟星散而紮，尙未聚集，況陡然被攻，正是人不及甲，馬不及鞍，焉能抵當。陳、黃、張三隊人馬，左衝右突，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并斬數十人，白軍聞聲膽碎，少時卽逃遁一空。陳慶春遂佔踞之，於是第五關遂通矣。陳慶春將白軍各首級，解到安龍交公，並遣派代表陳述在塞門得勝破關情形，公亦欣慰。時公仍在安龍大營，歇紮，鄧士昌進言曰：「士昌部下，有陸亞蒙其人者，勇敢果毅，忠厚誠樸，爲一軍不可多得之員。現雖帶二百餘人，暫避上山，以待聽我消息，彼并不走回河陽，彼與我乃甚相投之輩，公能相容否？如見容，卽喚他投順。」公見說得亦有理由，卽允其所請。士昌得了命令，遂遣人轉知陸亞蒙，遂帶手下二百餘人及家小十餘名口，來投公。公在安龍，探得離塞門百餘里北匡地方，有盤軍統帶莫六，率千餘人，在此把守，爲第六關。公選派黃守忠、鄧士昌、陸亞蒙等，共率千人，往塞門會合陳慶春、黃亞保、張大一等三百人，計共千餘衆，向北匡進發。各隊到北匡，卽向前攻擊，

槍聲一響，莫六等遂望風披靡，全隊走上那婁去了，遂通第六關。第六關通了之後，黃守忠等，一面派人回去報捷，一面以得勝人馬，長驅直抵那婁。時統帶大元帥大渡晚，帶千餘人在此把守，連北匡敗卒，共有二千之多。但各人聞五六個關均已失守，此關亦不能捱，聞得黑旗人馬到了，不戰自逃，於是第七關通了。雖然無有關口，但該處離河陽尚有二百餘里之遙，部下黃守忠、鄧士昌、陸亞蒙、陳慶春、黃亞保、張天一等，所領之千餘人，即在那婁駐紮。即派人落安龍告捷，暫且不表。

且說盤軍元帥陳亞水，在蔗梁地方，聞得安龍頓各關險，陸續失守，自知己之一軍，阻攔清軍，縱然獲勝，而河陽地方，度不能守，不如率隊投誠，不但保全性命，或者得升一官半職，以享祖國之榮，較爲上計，遂寫函投降。蔣督辦允准招安，并飭陳仍統帶其舊部。時盤輪四細作，疊次報到各關陷失，黑旗大隊已到那婁，陳亞水這枝人馬，又全隊投降，嚇得盤輪四面無人色，內裏三魂七魄，不知飛散何處去了。然外面尙勉強謂其衆曰：『我有我計，各宜鎮靜，自有設施也。』部衆只得無言，然個個相覷，蓋亦心搖搖如懸旌矣！盤沈思冥想，暗暗想了一夕，忖維七個關隘，分扼把守，不下萬餘，迭被黑旗打得七零八落，死亡無算；況各關元帥，平日皆是英勇之流，竟皆失守，諒黑旗一軍，亦有天神地鬼，默爲呵護；況又陳亞水一軍反投清營，勢敗如山倒，正如手足全無，若各軍一旦進逼，全家縱不爲齏粉，亦定無孳類耳！想來想去，並無一法可以支撐危局。忽暗歎一聲：今日時危勢迫，呼天不應，叫地無靈，六六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十洲一帶，尙有人馬數千，或者去到那裏招兵買馬，再來報復，亦是一策。遂決逃走，然亦不好

聲張，祇默默自知而已。次早盤輪四下令，挑選四百人，陽爲往攻黑旗，登即各賞銀十兩，佩帶在身。盤即飭令妻妾家小人等，檢拾細軟隨行，自帶黃金數百兩，打聲停營，一聲號令，卽刻起行。先是公概調各士兵，各守各卡，不得使盤軍一人偷越而過，所有離河陽一、二日路之外，四面八方，重重守卡，極爲戒嚴，實恐盤賊逃走而沒。盤輪四行兩日，到溝龍河，過去有一山徑，係該處土人謂之南山，四老爺國內管轄的。四老爺卽在該處隘口築起柵關，調士兵數百把守。該處係往怕河南角，過洪水河，入十洲必經之路，若不得過此徑，卽不能入十洲。盤輪四欲逃入十洲，是以在此經過也。此小徑高聳險阻，若不得過此徑，無去路者也。先是盤輪四探得各關失守，卽製造四方黑旗十支，誠恐路途不通，得以假作黑旗爲冒險要各處之計。今率四百人已到此徑。守衛森嚴，遠遠探知，有大隊人馬將到，卽將柵關緊閉扼守。盤輪四已到徑前，喝曰：「何人在此守住，速快開關，俾我們過去，有公事，要緊的！」守關各人謂曰：「你等是何處的隊伍，因何事故要開關呢？」盤等曰：「劉提督派我們上保勝去取烟土，你等不得阻遲，卽要開關爲是！」守徑士兵曰：「係劉提督之人，我們多有認識；如果係者，卽請數人上來看看，識不識也。」盤不允這人上去，卽謂曰：「你們不必徒費口舌辯駁，阻誤要公！」南山四老爺在此曰：「劉提督人馬我亦多認得，但劉提督之黑旗，舊乃是三角形的，你之黑旗乃係四方的，難保不無假冒，騙過關關；倘若不遣數人上來認識，要開關萬萬不能！」盤等不理他，三、七、二十一，祇說：「你若不開，我等亦要打開！」四老爺曰：「打，我不怕！」彼此你言我語，盤等一味支吾搪塞，其一段虛偽假情狀，不啻和盤托出。守徑各士兵，卽衆聲喝曰：「此必是賊人無疑了，聞

槍略！一齊開槍，從上打落，連環聲響，盤帶數百人，知不能過，即退十餘丈地。隨即快步而行，退出溝龍河邊。盤見入十洲已無去路，回河陽又不可居。正在進退維谷，迫於無奈，聚眾謂曰：「我今帶你各兄弟，名雖擊劉，實逃十洲；現在派守各關，七個大關口，概被劉某擊破，陳亞水這路人馬，又被天朝招安，刻今白妖黑牛，八面圍攻，勢不能敵，劉蔡各軍，前諒已到河陽了，是以我帶你等落十洲，另撈一番世界。」其部下有大半即大怒說曰：「如此做事，四哥亦無良心，去了，帶我等出，也難怪，理應暗地講明，俾得挈眷偕行；你之牽眷大婆、二婆、三婆，你曉帶來，連丫環亦帶到了；但不爲我等家眷一致意耶？古云：「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老婆不帶亦可，後來有得撈，自然亦會，但各人兒子，皆係實在要帶的，你何不知會我們，得以各帶兒子同來耶？你如此做事，你心毒如長蛇矣！」盤曰：「難講了，事已如此，奈何，奈何！」即長歎一聲，謂曰：「今不能過此徑，去不得十洲，進固不能，退亦無路；爲今之計，惟有砍伐竹木，多紮成排，渡過溝龍河，逃入山，尋路走回天朝，再想法子。」說罷，有等遵命去的，有大半不去，即謂曰：「四哥做事，盡昧天良，實對我們不住。我們想，陳亞水哥身爲元帥，都招安得，難道我們就不能招安耶？」各人鼓譟起來，遂紛亂譟曰：「去，去，去，大家回河陽去招安亦好！」陡然相率而去者，二百餘人。盤亦無可奈何，尚有百餘人，紮排渡過溝龍，方過了河，要上山路，只見得山高險要，萬分崎嶇，無路可行，惟有開路攀藤，苦楚艱難，不能言喻。盤之大婦怒甚，即罵盤曰：「你這敗勢鬼，累得我如此淒涼，當初在六安州時，若信我半言，焉有今日！我說：『劉某乃虎而翼大將，不可小覷，無與他相關，鬪則必然有損無益，不如轉用之爲羽翼。』你即迭次罵我等女流，

不懂事務，今如何耶？」盤曰：「難講了！既往之事，再說無益。」其大婦仍罵不絕口，及行山路，有十里左右，回頭一望，祇見二三十人，及大婆三婆，而其百餘人，及三婆四婆妹仔等，已隨行隨走，逃往河陽去了。此時盤已說不出聲，惟有相對歎歎。次日行得疲憊，難上加難，且枵腹數日，各人幾不欲生。是夜在山露宿一宵，其大婆二婆兩人，日間行時，即搗取斷腸草一小束，袋入囊中，預備自盡，到夜半兩人放入口，嚼而吞之，天明，兩個婦人均死一處。盤見此情，即罵曰：「賤婦，賤婦，死由他死，不可理他！」并不掩埋，露屍在山巔之上，日後分葬於山禽野獸之腸，亦慘矣哉！盤不理妻妾屍骸，即率這二三十人，又起行，各人見得這般辛苦，且糲米都無，焉能捱得，隨行隨走。盤行至十里左右，回頭一看，僅得八人跟他，竄山而行。行來行去，行到北匡隔河對面山時，日已落西，漸漸將黑，只見此山有一石巖，安有一個山大王之神，甚爲靈應的，中有一大香爐，每月朔望，北匡人每家有人到此燒香，此處有神無廟，僅一大爐奉敬耳。盤及八人，到此已暗，即歇宿其旁。八人行得困倦，早已睡着，盤夜不能寐，即乘各人睡了，自己起身，解下金條十件，先將神爐之香骨取起，就中挖灰，將金條藏入，然後用灰放回，乃插轉香骨，安置週妥，又復臥在旁。不多時，鷄鳴待旦，夜仍未闌，八人皆醒。因早知盤身上有金甚多，今途窮路盡之時，即好將他砍死，取了金寶，逃回河陽。遂落手一刀，向盤輪四之頭顱砍去，盤尚未睡熟，因砍不中險要，祇忍痛不聲，亦不搖動。在盤自料，如果作動起來，登即斃命，故拚死忍耐。八人以爲盤已斃了，即慌忙將他身上所帶之金，盡行解下。次日，天未明，各人盡執金會集，逃望河陽而行。到半路，各人將金分開，惟分不勻，有等心不服的，到了河陽招安後，露出情形，被蔡督辨識破，即盡

將八人擒縛，將金搜盡，推出斬之。

且說盤是夜刀砍未死，因八人行不了，即自起身，明知金爐中尚有遺金，見得無人護衛，亦不敢挖取佩帶，又恐因財喪命之虞，即獨自一人，并無分文，竄山而行，到一處有山車一只，在半山之間，有猛地村落之人，種有番薯。盤在薯坡，挖番薯以充飢，適有孀婦一人，出挖芋頭。盤見問曰：『你帶有粥飯否？』婦曰：『我無帶來，我家內有之；你若在此等候，我回去取來與你食也！』時蔡督辦知盤逃走，出有花紅一萬兩四處緝拿，孀婦亦曾聽得此話。近聞盤係逃入此等鄰近地方，今見此窮途飢餓之人，諒必是他無疑。遂陽回去取粥，陰實去趕人來捉他。孀婦回去，陳說有個人如此情形，衆爲是盤。遂邀集數十孀人，有一二十枝槍出來，見盤手無寸鐵，亦不打他。孀人曰：『你係盤輸四否？』盤曰：『是。』孀人等即押帶回去，亦不縛之，回到村，殺鷄爲黍而食之。各孀人商議，一面着人看管，一面砍竹織大豬笠一個，預備拊盤。初擬將盤抬去交公的，因該處係入三圻境界，乃公管轄地方。後悉公在安龍顧路，要半月始到，且有多處水漲相阻，不能去得；況聽得駐紮河陽之天朝兵蔡督辦，出有花紅，抬去領些花紅，亦好。相議停當，即將盤擁入豬笠，抬去河陽，交與蔡督辦，祇領花紅二千兩。蔡審問，盤亦直認不諱。蔡本想解回廣西桂林，交與撫院處決，緣見盤之爲人，面貌不揚，垂頭喪氣，墮落如喪家狗，比之更甚。且其言不成聲，實不似個大賊頭之像。恐防解去廣西，撫台見他如此形容，或者猜疑頂替假冒，此時無人作證，反爲不美。不如在此處決之爲妙。計議已決，遂一面行文報告，請轉表明；并一面傳到河陽鄰近四鄉紳耆，及三圻巡撫布政按察，概行出具切結，證實并

無假冒字樣，又候半個餘月，俟西撫文復，且并無人指控頂替，然後搭樓，乃將盤輪四，即黃崇英，劃分四甲，盤賊一命嗚呼！蓋盤作偽十餘年，一旦受此慘報，亦宜矣哉！自盤輪四處決之後，蔡督辦遂下令班師回天朝，所有原統率各統領共十四營兵馬，及招安陳亞水統領數千之衆，各等營，先向廣西龍州而返。無如陳亞水所統之人馬，賊心未改，隨路出，隨路逃，陸續奔向諒山、北甯、太原等處，到龍州時僅得四五百人而已。且說蔡督辦班師後，公聞得此點消息，知盤賊已除，河陽肅清，從此去了心腹大患，十年間所欲去之大障礙物，今一旦消滅，喜忭正自莫名，卽尅日下令班師，一路望保勝而旋，到半途，中卽飭令黃守忠統帶千餘人，鄧士昌陸亞蒙統帶千餘人，共有三千之衆，往守頤關。公回到寶河關，黃亞保偃大一兩人，說明其帶二百人，扯入十洲，去跟葉成林，公亦允可。先是葉成林早占十洲，各猛地的盤賊黨，亦有占十洲者，如高十二、文二等數千衆，亦各分占各猛地方，慢且不表。

且說公自分派各統帶人馬，紮守頤關，及黃亞保等已去十洲外，部下尚有千餘人，馳回保勝，駐紮個月。公見盤賊已除，現無甚事，卽往興化去見黃督統。住二個月之久，時因河陽守衛稍鬆，被盤賊前往十洲餘黨高十二、翁七、郭五、覃四弟、曾連勝等，各統帶人馬，共有數千之衆，復回，佔踞河陽。黃督統佐炎，聞得此個消息，適公在彼，卽令公回保勝，統帶部下人馬，又往河陽，攻擊盤賊餘黨。公回保勝，遯年三四月間，卽調集人馬，并黃守忠、鄧士昌、陸亞蒙等，共有三千人，向河陽進發。黃督統派南兵吳提督、阮正襄、劉領兵等，共有千人，前往河陽助戰。時越南水巖等處，皆爲綠林游勇巢穴，頃目則有坐地分肥之陸之屏，其旗頭李亞生、大家伙、陳大、陳榮廷、蘇亞卯，各帶千餘，共

有五六千衆，蹂躪越境。廣西提督馮子材帶兵往勦，困之。且說公到河陽，飭令南兵在後助戰，以爲聲援。卽率隊數千人馬，前往攻擊。一時金鼓喧天，角聲震地，盤賊餘黨，卽出抵禦，互相攻戰，不多時，盤之餘黨，不能抵擋，卽退入關。公遂鳴金收軍。公卽連戰數仗，無仗不捷。惟盤之餘黨，敗則入關，公見此情形，下令四面圍困之，無論大小路徑，一概重重設卡而守，實水泄不通，賊之糧草，亦無接濟。困到個月之久，盤賊餘黨在內，糧草俱絕，迫得拚死打開條小路，擊開，盡皆奔逃散去。三折、太原、山西、北甯一帶，多有與水巖之綠林合幫，其勢更大，不在話下。且說盤之餘黨棄河陽逃後，公遂擇軍進踞。留黃守忠率其部下千人守之，守忠家眷，時已同來，亦在該處住矣。公又飭鄧士昌、陸亞蒙，同紮安龍頓。南兵回省，各去後，公帶此部先往興化，見黃督統佐炎，面告河陽大獲勝仗情由。并留黃守忠扼守該處。黃督統不勝欣喜，卽寫表入奏越廷，公乃由興化，率部回保勝駐紮。

六 劉永福之二度抗法

時馮提督子材，部下將官李揚才，在欽州原籍，欲作越王妄想，竟起倡亂，祕密與鍾花五商議，舉行大事。即喚鍾花五代表落安南，到水巖各處，大施運動手段。鍾花五到安南，邀集各頭目會議，議決：李亞生大家伙取三圻；文二由十洲到猛德，取興化猛物，即梅山州；黃十取猛架，即山羅州；葉成林兩處人馬，取出山西；李揚才起大隊人馬，由廣西入，先取諒山北甯一帶，然後相機再取各處；保勝一處，留作糧食境界，不可動搖。相議妥當，各人對天地，斬雞頭，飲血酒，盟誓：「永久不反悔。」各等情。鍾花五即暗飛函，通知李揚才，并將情由說明。李揚才遂在欽州，號召無業游民數千之衆，陸續潛赴廣西，一路來到海灣地方，祭旗點名，已有萬餘人。名爲安南各幫頭數萬人，請他入去，登越國之皇位。登旗之日，人山人海，旌旆飛揚，所有旗幟，除新製大旗，及令旗十餘面，其餘皆用舊日軍營旗色，改換名目用之。清國大官，聞知此點消息，即遣管帶田福志，預先率帶二百桿新式鎖頭槍，繞道入諒山，在諒山城內駐紮。李揚才到諒山，即假扮清國兵明入，殊不知田軍已先偵探得極爲清楚，早將城門閉了。及李等到城外，不得其門而入。田等軍在城上謂曰：「你等之來，如何鬼怪，我們皆已了了；不用喊門，我地斷不開的。」李揚才等知

他們識破伎倆，卽對曰：『你不開，我要打開。』卽喝令攻擊，連被田軍在城上連環用新式槍擊斃百餘人，并傷數十人。此時并未見如此槍式，李黨焉能抵擋，遂敗走出外。因入馬衆多，一路又無人供給，不得糧食。探得離諒山二十餘里，有一大山寨，內中住有百姓數千人，糧米甚夥。那時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紛紛向此山寨奔赴住宿，是以積聚糧草無算。李黨因無食用，卽向此山寨攻擊，破之。李之來，銀錢甚少，不過從來者資助多少，敷衍支撐，希冀一到成功，馬騰士飽，誰知天不從人願，首先一仗，在諒山已挫了銳氣，各人灰心。今迫轉擊山寨，以爲食用，此乃搶食賊之行爲，焉足以圖大事！且軍械甚少，各項槍枝，不過數百桿，糧槍百十枝。人雖衆多，隻身空行，手無寸鐵者，已在大多之數。看看這個景況，直如大幫流民，搶食賊子，於是你言我語，紛紛嗟怨。內中有財主佬數百人，亦跟他來，都合口同聲，說李揚才哄騙他們來的，遂引動許多有家眷在籍之人，皆作回家之計，遂陸續奔散過半矣。李揚才見得糧食不敷，亦聽之而已。

李揚才卽用計勾通法兵，入踞北甯城。安南國聞報大驚，卽派京兵二千，大象兩隻，硝磺數百擔，來諒山駐守。來到離諒山百餘里之冷噤地方，適與李黨相撞着，互相撞擊。李黨擊敗南兵，盡奪硝磺，卽在該處暫紮，以充火藥。適當九十月間，禾穀已熟，令人四出割禾，偶逢天雨禾濕，炒乾，整米而食。斯時，如果李入北甯，則各樣皆有，不費兵力，自無慮糧食告乏，乃計不出此，甚爲可惜。是時嗣德王六旬大慶，所有三十六省文武各大員，均到京祝壽。黃督統佐炎，亦入京恭祝。在京十分熱鬧，又各省挑送乞妹兩個到京唱乞。越王設筵款待羣臣，及遣名班演戲，君臣同

樂，正如歌舞湖山，一片昇平景象，莫不顧而樂之。忽清國廣西巡撫，兩廣總督，雪片的文書，迭次飛到，云李揚才率隊數萬，由廣西陸續潛往貴國，意在奪貴國山河，請爲嚴加防備，幸勿視小醜跳梁，無足輕重，等云。越王閱畢，嚇得魂魄全無，人似木偶，一時手足無措，正不知如何是好。速宜召軍務大臣上殿，諭令統兵二千人，速出京征剿李揚才。黃佐炎得到面諭，卽回寓所，率帶兵馬，卽日起程。行數日間，忽接上諭一道，着黃佐炎趕緊，不分晝夜，馬上加鞭，前往征剿亂黨李揚才，欽此。又半日間，接上諭一道，黃佐炎此次前往征剿李揚才，星夜不分，仍須馬上加鞭，以速到爲要，欽此。又半日，接到上諭：馬上插翼，火速飛去，欽此，等語。又半日，接到上諭：着黃佐炎，星馳電閃，馬蹄插翼，飛到，欽此，等語。不數日間，接到上諭四道。黃佐炎見得自有軍務以來，未曾有如此緊急。卽遵旨，日夜飛趕，到河內，忽探馬飛報禍事，說北甯城已被法兵佔踞了。黃佐炎及各南官商議，文函兼馳，照請法兵出北甯城。法人不允，迭經多次函催，法人置之不以爲意。法兵頭等曰：「我們派兵住守北甯城，乃係國家命令的；從前條約載明，越國有亂事，法國乃派兵幫助之；法國有亂事，越國得派兵幫助之。此乃遵守條約之行爲，并非野蠻之舉動。若十分要我們出城者，須照我等起兵來守時算起，每人每日要餉銀一百元；現在數百兵已住了二三個月，如此照算，賠償與我們，亦無不可；否則要我等出城，萬萬不能矣！」各南官見得如此復音，面面相覷，呆了半響，無法可說。

忽黃佐炎想起：從前劉某在河內，與法人對敵，斬首千數級，安駝駙馬，亦遺身首異處，法人畏劉某更甚畏虎百倍；若得劉某到來，法人心膽猶寒，自然退出北甯無疑。各官斯時，聽得如此，莫不鼓掌稱羨贊成。黃佐炎登卽委

阮贊襄名善，火速趕程，前往保勝，令公起兵，趕來攻剿。阮善去後，黃佐炎又親自到湖甯，聽候歡迎。自阮善到了保勝，見公，遞上告急文書。公閱後，適當各部下分紮各處，尚在星散。公又飛文，調駐紮河陽將官黃守忠，駐紮安隆將官鄧士昌陸亞蒙，調左六將官吳鳳典，左大將官楊智仁。所有各路人馬，接到札文，紛紛統率部下，向保勝趕回。各人馬到齊，即飭令砍竹紮筏，渡往三圪，由三圪直落山西。時山西總督武仲平，見得事情緊急，未便請公入城，預宰豬牛羊及酒等各食物，在河邊伺候招待。武仲平親出河干，表示歡迎之意。軍務大臣黃佐炎探得公人馬已到山西，即派委員數十人，到北甯城先預備公館，各委員奉命，星夜向北甯趕往，盡將城內布按各衙署，標貼黑旗公館，以督署爲公行營駐所，標貼各辦公所在。又紛紛備辦牀板、櫥凳、鍋鏟、碗碟各項，十分忙碌。法兵頭見得這宗消息，計黑旗軍不日將到，各官兵人等，個個心膽俱裂，卽下令概行拔隊盡走一空。前則索每人每日須銀百元，今風聞公來，並不說及銀事，亦要自己火速飛奔。可見公之威震法人，聞聲膽落，望風披靡，由河內一仗，殺法兵數千，安鄴駙馬，一旦授首之所致也。公本擬由山西水路過新河，起旱，往北甯，因流星馬報到，北甯法兵，前踞北甯，越官屢催不出，今聞公率大兵，不日將到北甯駐紮，法人恐慌，概行奔走淨盡矣。公聞得此耗，卽由新河起岸，往湖琴駐紮。

時李揚才在冷噫，聞公將到北甯，法人聞風而逃，已知北甯不可圖。李揚才謂衆曰：「吾本意先取北甯，茲悉劉某已到，法兵遠颺，不如改擊太原爲妙。」遂遣部下鍾花五，率兵二千，往取太原。冷噫村民，潛往湖琴報知黃督統等。黃督統卽令公率隊往太原救急，李黨由冷噫上太原。公率部由湖琴大路上太原，先到點鐘度，早飯尚未熟，

忽探子報到，李黨鍾花五帶有數千人馬，已到靈巖，此去不過十多里。公聞報，即督率部衆，前往攻擊。靈巖該處，乃大村，中有鐵廠，但有一小溝隔住，鍾花五等探悉，即出險過溝，在大田垌面，擺開隊伍，預備接仗。公離三里之遙，望見情形，稍爲一歇，俟人馬齊集，號令分爲四大隊：吳鳳典、楊智仁、黃守忠各一隊，自率親兵一隊，擺成品字形圖，直趨向前。相距不遠，公喝令一聲，千槍齊發，四圍環攻，各人奮勇登先。槍聲響處，李黨傷亡數百，各見勢太猛烈，焉能抵擋，遂大敗而走。公喝令追之，鍾花五死命飛逃，陳大榮榮廷，亦在李黨之內，率隊數百人，走得袴亦脫了，十分狼狽，各隊伍在靈巖，棄槍而逃。公等奪得槍枝數百桿，遂大獲勝仗，收隊而回太原省城駐紮。李揚才聞得鍾花五敗耗，即率黨過北澗圩駐紮。花五敗後，亦逃回該處。

先是清國兩粵督撫大員，查確李揚才號召游民落安南擾亂，不利藩屬，登即奏聞聖上，聲稱李揚才乃馮提督子材部下，反叛爲逆，覬覦越藩等語。奉上諭，責成馮提督子材，率兵征剿，務將首逆李揚才擒獲，倘不能殲厥渠魁，任其擾亂爲患，惟該提督是問等語。粵督移知，馮提督一驚非小。即率部衆數千人，由廣西進發。時馮誓死亦要擒獲李逆，萬一不能，致彼成爲大官，亦不能回去天朝了。於是攜帶其子相榮相華隨往，預備後事。馮提督到了龍州，思想與其硬攻，不如軟藤縛石，或者就我範圍，不費武力，尤爲善策。即挑選五個人，係在江南與李揚才同事熟識之人，傳齊到來，即吩咐如此如此。該五人等即領命，剋日起程，不分星夜，趕到北澗。入見李揚才，各道故舊，閒談頃刻，即相勸李，不可作逆，波累及馮。又甘言誘之，并道馮提督着他先行相勸，爲今之計，不如招安投誠，豈不是好。

楊才怒曰：「我出來都爲馮老龜，某之功名革了，苦求馮某，并無照料。我逼得走來越南，意在與天朝斷絕關係，何今反來追我？」說罷，咬牙切齒，憤恨之極。登即將五人擡了三個，尚有兩個，留來帶信回去的。李揚才卽修書一封，大罵馮提督一頓。交這兩個人帶去，并將兩人背手縛住，又將其背脊間用刀割寫云：「我不如此，不能使你怒來攻我也。」李對兩人罵道：「馮某若要我招安，今我父隨來，尙死未久，除非要得我父親翻生，又食得兩碗飯，方可。否則李某斷不能惟命是聽矣！」言罷，卽縱兩人帶信，狼狽而回。此兩人回到龍州，揮淚入見馮提督子材，呈上李揚才信一封，并將李揚才惡待，如此如此，詳稟一番。馮提督聽說，并披閱李之復書，怒髮衝冠，面色爲之大變。卽令部下統領黨敏宣，挑選精銳二千人，星夜赴越南攻擊李揚才，務要生擒拿獲。并囑黨敏宣，如此如此。敏宣得令，遂率所選人馬，向越南進兵，不分晝夜，趕程馳到太原。炒米預備，每一兵士給發二斤，以爲乾糧。卽欲由洲圩逕去北澗撲擊李揚才。先是南官武贊襄，及提督領兵等共率二千餘人，在新街起寨堅守。時新街有人內應，暗通李揚才，往撲之。李卽遣李亞生大傢伙兩頭目，各帶千餘人，去打新街。用火藥發擲入，火發燃燒，各南兵慌忙，紛紛逃竄。被自己所裝之竹孤槍刺斃者無算，武贊襄等遂棄寨而逃。李亞生大傢伙二人，遂佔踞之。今聞黨敏宣率隊過洲圩，直撲李逆揚才，遂預先出隊，迎頭截擊，斃傷黨軍數百人，黨軍部卒，盡棄槍枝，紛紛譁潰，逃入山去充綠林。黨敏宣魂不附體，卽退回太原。點殘敗軍士，僅得數百人而已。馮提督聞報大怒，催促部下各統帶，先抵太原城外駐紮。時公各營亦在太原城外。馮提督親到北甯紮下。黨敏宣因此次大敗，甚挫銳氣，卽騎馬往見公，相談之頃，黨敏宣

曰：「我這番戰北，乃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刻下正不知若何籌畫，因特到來請救，惟望公督率人馬，往去新街攻擊，未知尊意如何？」公答曰：「黨大人，無庸杞憂；夫勝負乃兵家之常，今日雖負，又焉知來日之不勝乎！至若喚兄弟開兵攻擊一節，並非不美，但兄弟乃越軍，尙有上司管轄，不能自由行動，須候命令方可耳。」黨敏宣此時情狀極其焦急，驟曰：「公之上司，卽黃督統，及其幫辦張參贊二人，現參贊在城內，弟與他相好，卽入見說之是也。」言畢辭出，一鞭馬飛跑入城，往見張參贊，轉談新街敗仗情形，並懇嚴令劉提督往剿各等語。張當面允可，隨即發到緊急命令，公奉命卽率各隊人馬前往，相機進剿。張參贊一面運糧，調伏籌畫，派南兵二千去紮龍魯。公等到新街，卽擇取一邊地勢，起築營盤。天朝兵馮提督子材各隊，亦陸續到，另擇一邊起築營盤。計算清越兩國官兵，共有一二十營之多，紮河陽，滿山遍野，無處不有。亂黨頭目李亞生等，先踏地在各山頂，築起寨壘數十處，又在新街開外總路口，築一大營盤把守，以防清越各軍，截其山頂各寨之糧。李亞生營在橋頭，各軍安營下寨，駐紮停當，馮軍統帶劉應高先率數營，與李亞生隔橋攻擊，互有傷亡，不分勝負；惟劉應高部下傷亡共計二百餘人。日已傍晚，各將收隊而回。次日，公率隊往擊之。將去之先，公曰：「劉應高之不能勝李亞生，因各山頂之寨，彈如雨下，甚難抵禦，但彼之山頂各寨，專恃總路口之大營盤接濟；若先奪得其大營盤，各山頂之寨，不攻自走，斯時自易爲力。」部下皆稱服，咸相贊成此議。公遂喚盧玉珍，執大黑旗一面，并囑吳鳳典專指令向總路口之大營盤極力猛攻。號令一聲，砲響，黑旗軍各人，波湧濤衝，頃刻卽到大營盤寨邊。慮手執大旗，先被李黨擊斷大臂骨，登時而倒。各隊愈加憤攻，

公親率兵隊二百人，擁上寨前，一齊向其寨樓攻擊，彈穿兩重，擊斃賊黨數百，遂奪此寨。其山頂各寨，見大營盤失了，紛紛奔走盡空，不出公之所料。蓋亦如前在安龍頭先奪高寨之計也。清國馮軍各營，見山頂各寨走淨，即陸續上去，用檣槍擊入其新街大寨南兵，亦隨上山頂，各寨鄰近，架大銅礮攻落。公等黑軍二千餘人擊一邊，馮軍四五千入擊一邊，又南兵二千餘人助攻，統計不下萬人，四圍攻擊，高低險要各處，無不槍礮頻施。李亞生等數千之衆，在內斃傷亦多，然尚拚死抵禦。到二鼓時候，各又奮力圍攻一陣，南兵用燒起花筒，即火噴筒，射入賊營，燒着火光燭天。李亞生、鍾花五、大家伙等，各隊心寒膽裂，遂棄間奔走。公預知，先率隊截住橋頭去路，各亂黨人馬，迫得覓水渡河，散逃入山。李鍾及大家伙等，大敗，走得袴爛衫無，陳大即陳榮廷，亦在其間，各奔走北澗，見李揚才去了。是役公等大獲勝仗，亂黨成千人，各軍均有所獲。公軍生擒百餘人，交梁贊理轉解交太原張參贊，後聞張轉解交馮子材，不其認真嚴辦；因見係公擒之人，未免亦有意見於其間也。

馮子材聞得此次大勝，並悉公軍勇猛非常，深恐公等擒獲李揚才，奪了首功。馮子材即令公退兵。公接清國馮軍文行，并張參贊來文，即拔全隊，回三折駐紮。時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在三折度歲。時綠林頭目覃四弟等，帶成千人，又占踞河陽。明年，公上安隆駐紮，令黃守忠、鄧士昌往攻河陽，十餘日，破之，賊衆奔逃，黃鄧暫守河陽。公聞得勝，即由安隆率隊馳回保勝。住未久，黃督統佐炎，又調公落興化，商量進兵十洲。公到興化，面晤黃督統。黃說及十洲地方，葉成林（欽州洞利人）文二等，在十洲騷擾百姓，蹂躪地方，此害不除，又如養癰遺患，因特請貴提督到

來，面商進兵之策；仍望貴黑旗軍大隊人馬，往去攻剿，務在肅清！正不但十洲黎庶感激，則貴提督之英聲，亦口碑載道矣。公曰：『既承尊示，敢不唯命是聽！』談畢，辭出，登即飛調各路紮守人馬，黃守忠、鄧士昌、楊智仁、吳鳳典等，自帶親兵數百，計共得三千人。黃督統又令南軍文官阮贊襄能節制提督吳提督等，率兵千餘，同往助剿。當時會集各人馬，浩浩蕩蕩，共有四五千衆，向十洲進發。去到猛德，文二、高十二、章三等，各頭目出來投降，公概允之。彼此相見，公等并不入其寨，惟在外各村暫紮。各頭目送到猪、牛、羊、雞、鴨、酒、米無算，高十二送有大猪一隻，計有四五百斤。（高十二前跟盤輪四，到龍魯，曾食過大猪四五百斤的，今他又送一頭，大亦相彷彿，直如有來有往。）公在猛德，招安文二、高十二、章三等部衆，即概率各隊，皆往羅州、猛野地方，去攻葉成林。（欽州、洞利人）各南兵亦到，共有人馬五六千，聲勢極大。時刁明輝方招數百人，圍困葉成林，適公率隊到該處地方，葉成林素仰望公的，且又屬同鄉，況大兵雲集，葉自料不能抵禦，立意投順。刁明輝乃公之誼男，葉成林、刁明輝等，均各願投降解圍，兩家莫不服從公之命令。公到猛野，不費兵力，聞風傾慕如此，若非威望素孚者，焉能至是耶！公見無須交鋒，即遣文二、高十二、章三，率伊部衆回猛德；又使刁明輝回猛禮；又移會吳提督撤兵。公帶葉成林，并伊部下數百人，暨其家小，及各家眷等，共千餘人，回保勝。公隊亦全開拔同回。先是未回之前，黃佐炎有文到與吳提督云：『葉成林蹣跚十洲，已有十年之久，該處黎民百姓，受其騷擾，被其蹂躪，慘不忍聞，國家多事之秋，頻有顧此失彼之患，是以未暇大加剿洗；今日軍隊如雲，直搗巢穴，務當殲厥渠魁，不令一人漏網；如果生擒得葉成林，及其各頭目，一概即行正法，以昭

警戒，斷難任其放虎歸山，日後恐難收拾。若國家兵弱之時，由其佔踞，今茲國家兵強，又任其投誠，尚復以足懲警匪類耶？各等因。吳提督奉到此函公文，即往見公，相商辦理。公見葉成林乃自己舊交，有意保全，即用緩計，對吳曰：「在此一時，即殺他，恐有他變；今伊等情願提妻攜子，與我回去保勝，他即在我掌握之中，茲已臘月下旬，俟我由保勝帶他去見黃督統，彼時由黃督統處置，豈不是好？」那時，大權皆在公手，況所說亦有理由，吳提督焉敢抵議，祇得唯唯而退。公亦不將此說與葉知。適年正月，公在保勝，欲往見黃佐炎，時葉成林尚在夢中，亦歡忭同往落。一見黃佐炎，公曰：「不可，你乃招安之人，未識督統如何意見？俟我先去探看他意若何，或須去，或不須去，方纔定奪未遲。」成林只得遵命。公亦不說明其中原委，遂往興化。聞得黃佐炎於離興化六十里地方，土名邊旺，起造房屋，即由興化落邊旺，入見黃佐炎，慰勞一番，并說你何以不帶葉成林來耶？公曰：「某特來請示，前在猛野，督統行文與吳提督，彼時亦將情由轉致某處，本擬由保勝將葉帶來的，愚意見，見得葉成林擾亂十洲已久，雖然罪大，一旦身首異處，尚不足以蔽其辜，何人不知；惟思若殺了他，恐文二等，又反起來，勢將蔓延，爲害不淺。今四處伏莽尚多，亦當用人之際，若用他們打賊，並努力立功贖罪，亦得兩全其美；況他們一般盡綠林豪客，猛悍異常，現在妻子概在保勝，已如有以爲質，決然無反之理，似可饒其一死，候他效力以贖前愆，惟督統三思。」黃佐炎見公說得頭頭是道，議論亦有情理，遂允所請。公在邊旺，住二三天，回興化提署住下，時提署新建落成。時公奉旨回籍省墓，焚黃，時嗣德三十四年，即令黃守忠、吳鳳典、楊智仁、鄧士昌等，各統帶部全紮山西城外，靜候公回。公即選親兵二百

人隨行，在興化半月間，起程旋欽。路經北甯、南太、廣安、下淵、河槽、茫街。十一月十七，出到那良，起屋陸樑。旋往那良樓，老夫人墓前，掃祭焚黃。又上扶隆二渡江處，叔大人墓前，掃祭焚黃畢，過廣西平福新圩。公將到，歡迎者萬餘人，所有鄰近百十里村落，各老幼，無不多有出來一視公之衣錦回鄉。在新圩住十餘日，先使人去牽潭包谷嶺虎地，老大人墓處，搭好山廠整掃，擇日致祭。焚黃時，故鄉各戚友，備辦豬羊來祭者，數十堂。在山墓前，演戲兩晝夜，并就在山衙開宴數百席，賓客千數，甚爲熱鬧。

忽然諒山巡撫梁竹輔，派委員飛帶文書，遞公，公甚爲駭異，卽開拆公文一閱，方知是法國興動人馬，不日卽打河內南定，各省請公回越，商議對待方法。公接到文函，卽拊摠一切，即刻由平福新圩起程，向越趕往，回到諒山，楊智仁已帶二百人到接公，一并全往，至離山西八十里，僱舟而行，不覺到了山西，各官預先出河邊歡迎。時黃佐炎住山西城內，公入見相敘，公未啓齒，而佐炎卽先言曰：「貴使君今番回來，甚好，今因法國野心勃勃，四處派人放散，且偵探得籌畫攻打南定河內各省，時局垂危，不可終日，兄弟特遣山西巡撫文行，請使君速旋畫策，誠恐貴幹完竣，或見越南無事，致有逗留時日，故派委麥文保促駕耳。」公曰：「法鬼貪心無厭，非武力不能解決。」并兼各開談云。兩相話，二小時辭出。公旋公館，二三日以東招公，又復入城見他。黃曰：「現在情形，日迫一日，法國垂涎各地，不自今始，聞今更甚，以情勢而論，必然來攻我，不如先發制人，起兵攻之，況今上諭旨，亦決意興戎，我特又請使君到來，籌商進兵之策。」公曰：「進兵之事，易如反掌，但劉某轉戰頻年，於槍林彈雨之中，身先士卒，入死出

生力冒萬險，可謂百戰餘生；惟所攻必克，有勝無敗，今日復一城，明日克一縣，敵人喪膽，我武維揚；未聞優加獎勵。夫朝廷論功行賞，豈有吝而不予，特督統置之不理，今日克復某處，以爲當然之事，明日復某處，又以爲本分所應爾爾。此事不但劉某一視爲無所酬勞，即千百將士，亦各皆議論沸騰，互相怨恨，人人心懷，個個意冷；縱督統恐保奏起來，他日劉某功高厚賞，未免壓倒貴職。即不爲劉某計，亦當爲劉某之各士卒計；即不爲劉某之士卒計，且貴南兵時有數千之衆，隨征轉戰，互相協助，不無微勞足錄，豈可一并埋沒，致令人言嘖嘖耶？雖曰獎賞與否，出自天恩，而保奏之權，操在督統；故百數十戰，并未聞保奏之事，是何解說乎？當日劉某未來之先，貴官派阮枝芳帶兵一萬五千人剿賊，一見賊面，即行大敗，譁潰而散，又失大象兩隻，貴官豈又忘記了耶？何以薄視劉某等如此，殊難索解矣！佐炎曰：「有功必錄，一定保奏，但彙案未齊耳！」公曰：「戰功百數，時日經年，有何案之不彙？又有何彙之未齊？貴官亦徒搪塞埋沒功勞，貴官實不能辭其咎矣！」言畢，快快告辭而出。公在公館，住兩日，吩咐各統帶，仍在山西駐紮，聽候公轉回興化衙署。此時公意擬轉保勝一遭，惟未便明言。當日黃佐炎聽得公有興化之行，不知公如何意見，即派員詢問。公答到者曰：「余上興化，取些物件，不日當回。」公遂率帶親隨十餘人，一日趕到興化提署，一宿，次日僱船馳回保勝。未幾法國起兵攻南定，破之。公在山西行後，即聞法開兵攻取南定之說，屢委員文函交馳，催公督兵。公怒猶未已，心已不理，惟外面對所來各委員等，則曰：「爾等回去復命，予隨後打點，方能動身。」次次均如此說，公見屢戰無功，實在有意推諉，不過不好實說，是以延緩之而又延緩，遂致南定被法兵攻入城，兵

民跳城死者數千人。越王聽得南定有失陷，傷亡兵民數千人，卽降諭旨一道，將大小文武各官，一概革職，黃佐炎督統亦在其列。時黃佐炎由山西帶兵兩千餘名，落離三十里之協村駐紮。

清國主事唐景崧到北甯。先是越南國王進貢天朝，其例係三年一小貢，五年一大貢，凡屬進貢之期，必須欽派大陪臣一，小陪臣一，管運貢物，并代表入覲清國皇帝。上屆大貢之期，曾派某部大員阮飛熊爲大陪臣，入清京。時唐景崧在京，當御史官。阮唐被此在京認識。唐詢諸阮曰：「聞得貴國有一敵國廣西人劉義，卽劉永福，爲黑旗軍。在貴國武將中最爲驍勇，智計非常，無戰不勝，無攻不克，誠爲猛虎，貴國倚若長城，是否？」阮飛熊曰：「敵國若非夫人之力，久已爲沼，焉有今日貢獻方物？又有阮某到此，與君相會乎？」劉某每有攻戰，身先士卒，且奇計韜略，臨機應變，神出鬼沒，方之孫臏、白起、王翦，廉頗亦莫以過焉。」唐聽得這個智勇兼備，且原籍廣西人氏，與己誼屬同鄉，遂在京籌助資斧，入越南，上富春省，進越京，說清國欽差唐景崧請見嗣德王。越王派員問他有何事幹？是否有清國上諭？唐對越員曰：「事則是有，惟上諭則無。」某員回奏越王，說清國御史官云說，并無上諭來的。於是嗣德王不准見。景崧卽搭船落海防。

杏林按：唐景崧，字維卿，廣西灌陽人，上世由粵嘉應州松口堡遷桂，同治四年進士，久服官吏部，候補主事，目覩越南事亟，憤然有請纓意；又以熱聞同隸客家籍之黑旗軍劉永福，於越南頻立大功，屢挫法人，聲威卓著，以爲必可與約共圖大事，藉安邊疆。乃於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奏陳籌設藩邦一摺，並自請投筆南行。以事前得

李蘭孫相國向朝中疏解，故得依奏發往雲南效力。其始末具見唐所著諸櫻日記卷一籌護藩邦摺云：「奏爲籌護藩邦，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越南一隅，分南北圻，接壤滇粵，中國西南之藩籬也。南圻六省，久爲法據，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河內等省。越南招廣西人劉永福，率衆敗之，議和罷兵。而法人終耽耽於北圻者，實欲撤我之屏蔽，而窺滇與蜀楚之道路也。越南貢使到京，臣就詢情勢，謂瀾滄一江，法人志在必得，爲進窺雲南計。賴劉永福駐軍保勝，而夷船不敢肆行。去歲法人屢脅越南撤劉永福入富春。越君臣窮守富春，意在乞和，而劫制過甚，勢難遵從，卽乞救天朝之章，亦不敢驟進，恐漏洩愈遭毒虐，惟仗劉永福一軍，遙恃聲援，苟延旦夕。法人欲謁其山西、興化、宣光等省，則以地近雲南、廣西故也。奸民四出，密探內境，募諸不逞，集有千人，又招賊黨陸之平、覃四棟等，幸皆拒之。此越南蒙難以後情形也。中國往援，既慮有礙，爭以公法，亦決不從。而越南患難之來，中國與其，又未可聽其存亡。伏見宸謨深遠，於法氛未動之先，曾諭內外臣工，詳加揆度，合力圖維，是朝廷固未嘗置越南於度外也。本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籌備，復有敕疆臣相機因應之旨。疆臣建議，無外籌防，揆時度勢，力止於斯，而終歸於無救。越南有損中國，殊可歎已！臣竊維救越南有至便之計，越南存，則滇粵亦固。請爲皇太后上敬陳之。越南有將有兵，而不知用，君臣貪黷，政治不修，卽無夷難，亦幾無以自存；中國不與其安危則已，旣與其安危，則賴有人往提挈之也。劉永福年少不軌，據越南保勝，軍號黑旗，越南撫以禦法，屢戰皆捷，斬其渠魁，該國授以副提督職，不就，仍據保勝，收稅養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畔，越南急則用之，緩則置之。而劉永福

亦不甚帖然受命，嗣得黃二率黨來歸，既招降黃旗餘黨葉成林等，兵數較衆，是皆梟雄之徒，而沈毅數劉永福爲最。雲貴督臣劉長佑已疏其名入告，當確有見聞也。去歲旋粵謁官，則用四品頂戴，乃昔疆吏羈縻而權給之，未見明文，近於苟且，且越人嘗竊竊疑之，故督臣劉長佑有請密諭該國王信用其人之奏。臣維劉永福者，敵人憚懼，疆吏薦揚，其部下亦皆驍勇善戰之材。既爲我中國人，何可使沉淪異域？觀其膺越職，而服華裝，知其不忘中國，並有仰慕名器之心，聞其屢欲歸誠，無路得達，若明畀以官職，或權給以銜翎，自必奮興鼓舞，卽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獎勵，俟事平再量績施恩，若輩生長蠻荒，望聞闔如天上，受寵若驚，決其願效馳驅，不敢負德。惟文牘行知，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機引導，而後操縱得宜。可否仰懇聖明，遣員前往，面爲宣示，卽與密籌卻敵機宜，並隨時隨事開導該國君臣，釋其嫌疑，繼以糧餉，永福志堅力足，非獨國家之爪牙，亦卽我邊徼之干城也。或謂劉永福一武夫耳，豈能倚任大事，而臣則以爲過論，前者，河內之捷，海島聞之，至今夷見黑旗，相率驚避，正宜獎成名譽，藉生強敵畏憚之心；中國人士輕之，則彼族亦遂輕之矣。臣嘗見今之言者，嘗毀重臣，彈劾宿將，愚昧之見，竊嘆未宜。蓋四鄰環伺之秋，與承平有間，重臣宿將所藉以禦外侮者，亦賴威望有以鎮攝之，必曰：不可恃，誠恐長寇讎之玩志，而墮我長駕遠馭之先聲。夫劉永福誠何足道，然旣馳聲海嶠，亟應獎勵裁成。臣所以請遣使前往者，乃欲藉國威靈，培彼名望，未嘗非控制強鄰之一術也。今法之於越南已扼其咽喉，而據其心腹矣，計劉永福竟不必救北圻，應必潛師踰廣平關，走南圻之定祥永隆，往劫夷埠，法人利藪，全在南圻，勢必捨北援南，

北危自解，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也。越南土匪極多，與其中國年年防勦，處處兜攔，不如赦而縱之，概令其往撲南圻，因敵爲糧，得材悉予，縱未必能操勝算，但使四處起與爲敵，該虜自不免徬徨，聞風斂跡，此亦病急治標之法也。劉永福兵力尙單，俟事略平，宜議增兵集餉，越圻五大省，最稱繁庶，華民極衆，富商頗多，百貨往來，可謀收稅，則非獨不費中國，抑並不費越南，養成大枝勁旅，屹立海疆，不獨長顧北圻，兼可規復南圻，進策南洋，島國斷泰西南來之門戶。邇歲諸夷覬覦滇蜀，蓋欲通西藏達印度，另闢入華道路，亦惴惴於南洋華民太盛，慮起作梗，甚哉彼族顧慮之深也！以上各節，發一乘之使，勝於設萬夫之防，豈非至便？惟使臣雖得其人，越南四境虎狼，強之以行，其氣先餒，且非用一劉永福，遂能資其靖寇也，是賴胸有成算者往焉，用彼爪牙爲吾憑藉，而後擴充，以圖事業之有成。昔漢陳湯爲郎，求使外國，傅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皆以卑官而懷大志，卒立奇勛。徵臣慨念時艱，竊願效陳傅之請，劉永福所部皆屬粵人，臣籍隸廣西，誼屬桑梓，則前往出於有因；寓越之粵人極多，情勢易於聯絡，蓋嘗熟籌及之，非敢冒昧而請行者也。今者琉球固無望矣，朝鮮又生事矣，日本俄羅斯皆睚眦而欲蠢動者也。民窮財盡，巨患日深，苟可以裨救萬一，雖職係小臣，亦不得諉爲分外之事。其濟國之靈也，不濟，則雖絕惡夷庭，粉身燼骨，均不必在顧計之中。臣不冀遷官，不支歲帑，抵越南後，毋庸援照洋使章程辦理，惟乞假以朝命，俾觀瞻肅而操縱有權。奮往之忱，矢諸夙夜，一得之慮，期報涓埃。臣爲綏藩固圉起見，恭摺瀝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奏上，朝廷稱善。八月五日，唐遂奉諭發往雲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唐疏原請入越，而清廷

往雲南者，蓋以滇越毗連，而劉永福駐軍保勝，與滇較近，欲令唐攻之，故有是命也。九月二十日，唐出都南下，經上海、廣州、香港，十二月初四日，抵越南富春，越日至越京，見越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兼機密院阮文祥，筆談勿逐劉永福事。初六日，越禮部侍郎兼機密院陳叔詔，奉越王命探慰景崧，並謂王以法人密邇，恐有漏洩，故不敢延見云云。此云越嗣德王以景崧非奉上諭至越，辭不准見，雖措詞微異，要不相刺謬。

時阮飛熊爲某部員，因事出京，兩不相遇。後阮飛熊公旋，陸見嗣德王，王問曰：「汝前番解貢入清國，在清京見有唐景崧其人乎？他說是清國欽差，未知是否？」阮飛熊對曰：「有此，曾在清京迭次相會，他爲御史言官之職，此人或者是欽差亦未可定。」嗣德王聞阮飛熊如此說，心上一五一十，恐怕實是欽差，不許他見，這番他回清京焉能了得的。卽落上諭，着阮飛熊速卽前往，去追趕唐。阮到海防查詢，聞說已搭船回廣東去了。阮又追到廣東，到廣東查詢，又說出香港去了。阮又去香港查詢，又聞往海防去了。阮同到海防查詢，又說往水東去了。阮又去水東，人曰：「去北寧矣。」阮飛熊見得追來追去，往返跋涉，且無踪跡，遂決意再不往追，卽摒擋一切，回京復命。越王得悉三番二次，往復追尋，並無見面緣由，亦不以爲意矣。

香林按：景崧初抵越南，卽曾見及阮述，述卽曾解貢至北京者也。唐氏請櫻日記卷一云：「本日本早朝，卽據報有唐某者入口，不識何人，經內閣參知阮述，謂係中國京員吏部，某曾在北京相識。……十二月初七日，作上阮帥書，交阮述帶呈，……初十日，與阮述，巖崖、竹卿，出廣南候船。至阮述衙，則陳設稍華，去歲曾充貢使入都者也。」

是阮述卽史草阮飛熊，與景崧實曾相遇。史草所謂追尋無蹤者，諒是因阮述曾往廣州乞督國荃轉遞越王國書，愨曾奔走，故至誤傳，事出有因，不足怪也。

時唐景崧確在北寧，在黃提省桂蘭軍中，遣一唐四大人，卽鏡沅，副將黃國安，哨勇區啓標三人，上保勝見公。唐鏡沅等曰：『清國欽差唐大人，現在北寧，黃軍門軍中處住。唐欽差特遣我們前來詢問公。唐大人之意，特來照應公的。伊詢問公，現目下將士如何糧餉如何軍械如何不拘糧餉軍械，如有缺乏，均可應濟，等語。公聞得清國欽差如此垂照，不勝欣慰。鏡沅又曰：『如果公往山西，唐大人一定由北寧過山西與公相會，并商議要事。公如答應往山西一行，我們卽先去復命，并將情形告知欽差也。』公曰：『既如此，某隨後卽落，列位先行一步。』於是黃國安、區啓標等，遂由舟返北寧，見唐景崧，說明緣由。景崧卽與鏡沅等先過山西。唐鏡沅卽在山西書函一封，送交與公，說大人於某日已由北寧陸行，兩日過山西，請公趕到相晤，等語。公來到山西之先，公部下楊、吳、黃、鄧等，見得有清國欽差到來，且聞係特來照料黑旗的，心上十分歡喜，各皆歡迎，并送酒席。公到山西，入見唐景崧，初次會面相敘，彼此均是飾語，不涉及軍國大事。茶話畢，辭回。次日，公亦備辦滿漢酒席送唐，收之。唐卽將原送酒筵，請公往去赴席，以同一醉，公欣然赴之。席間談天說地，論辯滔滔，詞源滾滾，相得甚歡。飲到各有幾分酒氣，用過稀飯，公又辭回，亦不說及別樣要事。是夜時已二鼓，唐景崧親到公之公館，請公入房說話，并先行喚退隨役人等，祕密相商。公以爲商量如何國家重要大事。少時，唐曰：『越王勢敗運衰，地方擾亂，無一片乾淨土，四民哀號，慘不忍言，公可乘

此時機，盡將南官一概殺去，即登九五之尊，有何不可？古云：「識時務者爲豪傑，我唐某見得「時哉不可失」，特來相助。現在各項印信，一概雕起預備，公即先發制人，捷速行事，不可失此良好機會也。」公曰：「忠臣事君，切戒欺僞，欺僞尙且不可，而況身受國恩，職居提督，遂爲此反逆篡位乎？」景崧又曰：「天朝大皇帝密諭，囑唐某做『之事』，即令黃桂蘭軍門，亦表極端贊成的。」公曰：「既如此，唐大人即請黃軍門首先發難，盡屠南官，佔據北寧，劉某見機後行，是耳。」你言我語，說來說去，公只是不答允。時亦三鼓，唐祇得告辭而去。次日早膳後，唐又來見公，仍然入房密議。唐曰：「日前所說的事，請君舉行，必要做到，方爲完好。夫今日越國土地，勢處於必亡，斷無有復存之理，我們不取，法國指日要去；況我們取得，仍是祖國屬藩，雖被異種番奴，唾手可得。或者君不忍將越官概行誅戮，即判令概行交印，其印綬交了，然後一個個驅逐伊出境可耳。」公曰：「否否，若如此做法，他必然去協同老番來攻擊我們；彼時已居在叛賊地位，恐勢力不支，終歸一敗，又焉可輕於嘗試耶？」景崧曰：「不怕，不怕，番奴不敢來攻我天朝兵也。」公見被他糾纏，即佯說以試他。公曰：「若然，請唐大人喚黃桂蘭軍先奪北甯，劉某黑旗一軍，後擊山西爲是。劉某協助則可，若娶劉某首先發難，爲此不忠不義之事，斷斷不爲矣。」唐曰：「這件事，正要做得，不做，難以挽回。唐某與祖國大皇帝，相約定，打過合同的。」公曰：「怕我先行起手，黃軍門不協助，必然一敗塗地，況越國現日，南兵到處填紮，不知凡幾，即打得勒他交印，又焉能有如此許多的兵，鎮守各處耶？不可不三思而後行也。」景崧曰：「若不做此事，我亦不能回天朝矣。」公曰：「是又不然，我即一淺淺道理說之，現今越乃天朝之藩

屬越國有事，天朝尚要幫兵助餉，竭力維持，方爲正當辦法，安可乘人之危，奪人土地；縱然得之，越必不服。法人見我冷手檢到熱煎堆，心更不甘。我恐此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那時又試問如何措置呢？劉某今有一策，未知唐大人以爲然否？」景崧曰：「君策如何？」公曰：「我們與黃桂蘭提督一軍，協力攻擊法奴，將安南土地前失，陷與法者，務必協同一概奪回，且着着進兵，兼得南兵相助，打平天下，使法人蹤跡，通國全無，不使碧眼紅鬚番人回頭一望；彼時我等方與越王說話，曰：「我等各出死力，打回江山，若我等退兵，法老番一定又來，必然復失，不如交越南地方與我管轄，所有軍政民政皆由我等治理，方爲上策。」如此則越王雙手拱送，方且不暇，又何必打人之城，殺人盈野乎？又最可慮者，若擊他，他轉協老番，合而攻我，斷難抵禦，豈待卜之著龜，而後決疑？君雖曰：「時乎不再來，」劉某只怕打之一字，我斷不爲。」說到三番兩次，公只是不答應。景崧迫得辭回北甯。景崧行時，對公說曰：「我回北甯，與黃桂蘭軍門商量，暗幫二千兵與你，不用黃軍旗色號掛，惟用其人馬器械，他若有幫助過來，然後起手，倘未有幫助，爾亦不可先行舉事。」公祇得含混在應不應之間，遂別。景崧行後次日，公畫拔隊伍落丹鳳縣，黃督統亦移兵一齊拔隊。公到丹鳳縣祭旗，并出有攻打法人誓師檄文，其言曰：云云。祭了旗，卽開兵落河內，離城西門十里下寨。黃督統佐炎人馬，在後紮，離公營三十里。公日日出去，踏看戰地形勢，如何方優勝？早已了了胸中。時唐景崧來信一封云：「我今決意回京，我從前與你說回北甯與黃軍門商量，暗中幫兵械之事，他皆不允。我亦無面見公，但我今回京，不知何日相會。但你此幫英雄，我盡知之，將來回京，亦當記念。」云云。公接得此信，閱後

卽復一函送行，餘無別話。後景崧實在不行，其云行者，僞耳。未久，公復信尙未到其處，唐景崧又遣區啓標來逼公曰：『唐黃兩大人在北甯，商量已定，要公起手做此件事，公意如何？』公曰：『不能。』啓標曰：『區某來時，唐黃兩大人再三叮嚀轉致，定要公幹這件事，望公昇實話與區某！』公曰：『要何實話？我斷不做，卽此便是實話了。』啓標曰：『如此，區某亦不能回去矣。』公卽大怒，拍枱罵曰：『汝不能回，汝卽在此死罷了。』並大罵一頓。區啓標見不是頭路，迫得抱頭鼠竄而去。

香林按：此文所述景崧勸劉取越自爲，及劉始終不從事，與唐氏請纓日記卷二所述，微不同。唐記似不免爲已掩飾，此文則以根據劉氏口述，亦未免稍挾意氣用事，蓋唐劉至臺灣後，不相能，歸國後，劉仍未能無憤意也。景崧日記卷一云：『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後，在山西坐待劉永福……二月初八日，中國游擊銜捐二品封典，越南三官副提督劉永福，率親兵隊，乘舟至山西，旗純黑，有三官提督軍務旗，篆書劉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洋槍，刀斧手，角聲鳴鳴，馬蹄蹴踏，不聞軍譁，市人謹呼劉提督來。旗牌官投帖報到，先遣隨員韓再文探詢進見儀節，卽日來謁，執禮卑謹。初見，略示獎慰，未與深談。永福號淵亭，廣西上思州人，咸豐年間，粵西亂，淵亭率三百人出鎮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淵亭力戰平之，遂有保勝，號黑旗。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內，夷會安鄴，勾結逆首黃崇英，謀吞全越。黃崇英，黃旗也，擁衆數萬，勢張甚，越官梁輝懿時爲山西按察使，國王救赴保勝，諭淵亭歸誠。嘗是時，黃旗賊已盤踞山西太原一帶，保勝不得達河內。淵亭乃率隊裹糧，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內，一戰而斬

安郡，甫斂隊，而富春議和，三使臣適至爲法所擒，閉置舟中；督師黃佐炎，亟檄罷兵，旋就和而授淵亭三官副提督，給敕印冠服，三官卽宣光也。其部衆曰圍隸，故稱劉圍。安郡死，而黃崇英之謀寢，餘亦衰，旋爲提督馮萃亭勦滅，蒙漢給游擊銜，後屢自備餽械，除土匪。黃佐炎不上聞，廷臣亦竊多疑忌，以故淵亭嘗積怨於黃佐炎，今日所以六調不至也。越南兵餽極微，每兵月給鉛錢二貫，值銀二錢，米一方，重四十五觔。淵亭權稅於保勝，藉資軍餽，其部卒皆內地殺人亡命，否亦跳盪不羈之徒。淵亭馭下嚴，進見輒漫罵，將備短衣，垂手長立階下，命之入，始敢入，側坐不敢正言。淵亭不識字，典籤者跪榻前稟事，詞不中意，命之改，纖毫不敢違。事關錢幣，必反復推駁，手權鑄銖，若不得已而後用；然所部必爲娶妻生子，將備分權稅關，走卒聽其貿易，俾有所戀，而不肯離，逸者必誅，用能顛倒梟悍，牢籠無賴。淵亭長身削立，高額尖頰，狀類獐猿。唐莪帥談其相，一見賞萬金。邊人皆呼劉二，新聞紙訛稱劉義。本年癸未四十七歲。妻黃氏，先收養子名成良。黃氏生二子，吳鳳與妻黃氏女弟也。淵亭尤禮下之，令歿。三月初九日，答拜淵亭，入密室，細陳衷曲，淵亭悒悒，爲言黃佐炎。余曰：「足下膺越職，佐炎外越人，待足下何如？」淵亭曰：「越王待我厚，京外諸臣，獨梁輝懿善遇我，其餘碌碌，皆忌我者也。」余曰：「保勝緊界雲南，雲南如何祝足下？」淵亭曰：「獨唐莪生方伯厚我耳。」余曰：「足下少年冒不韙之名，今處保勝彈丸之地，設一旦得罪於滇越，進退無路，計將安出？況今且見逼於法蘭西。」淵亭跪曰：「謹受教。」余曰：「萬里來茲，專爲足下策不朽之勳，創不世之美，古有不階尺土，提一成之旅，而成霸王者；夫今日越南，乃法人刀砧之魚膾也，狼

藉不旋踵。足下誠能據保勝十洲爲老巢，守山西爲門戶，北甯、太原、諒山、高平、宣光、興化，震以足下威名，不費兵力，傳檄可定；足下誠能收關外之亡命，簡越卒之精銳以爲兵，就膏腴之地以爲糧，權七省之物稅以爲財，禮羅賢俊以爲輔助，然後請命中國，假以名號，據北圍南，事成則王，不成亦不失爲捍衛華邊之豪傑，功在中國，聲馳萬世，此上策也。」淵亭瞠目久之。余曰：「雖然，有天意焉，請言其次，今者法蘭西欺我中國，翦我藩服，神人共憤，中國不肯因一隅而牽動天下；足下越官也，誠能提全師擊河內，戰勝則聲名崛起，糧饟軍裝，必有助者；不勝而忠義，人猶榮之，四海九州知有劉永福，誰肯不容立名保身，無逾於此！此中策也。夫以今日揆敵勢而建義旗，天人之機，似不至敗。」淵亭曰：「唐方伯嘗曰：汝其固守保勝，無妄動，敵至再戰，不勝則捲旗入演，吾能庇之！」余曰：「噫，功名者有功而後有名，足下坐視國難則無功無名，孰重黑旗劉永福者？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且唐方伯又安能久宦演中而庇子也？株守保勝，此下策也。」淵亭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且越或因此降法而擊我，將奈何？」余曰：「法人已不容汝，爲之被擊，不爲亦擊；越急亦必除汝以謝法，豪傑毋爲人所算！」淵亭狐疑。余曰：「何如中策？」淵亭曰：「中策勉爲之，雖然，兵單，軍火細，可守而不可戰！」余曰：「戰必有助者；夫不可戰，又焉能守？先發制人，足下毋怯！」淵亭曰：「二者請籌諸揚著恩，再密復命！」歸寓，總督阮廷潤來見，請余屬淵亭往上協社，見黃佐炎。社在東門外三十里，黃劉積不睦，越官恐淵亭不往見，故俛余屬之。淵亭不欲往。余曰：「是奚宜者？昔者越南疑子甚於畏法人，今子親子，而咫尺不謁主帥，適滋人惑，其往之！」便約定明日同往。黃守忠旋

自丹鳳。三月初十日，偕淵亭赴上協，見黃佐炎。淵亭謁佐炎，青巾裹首，窄袖短衣，越裝也。佐炎並留飲。梁輝謔時在佐炎營中，參贊軍務，同席。席後，佐炎留余筆談，二十餘紙，急催淵亭進兵。余謂淵亭兵單，軍火缺，其不欲進，亦自有故。佐炎擬奏爲增千人。聞余應赴雲南，乃與梁輝謔會奏其國王，咨呈廣東代奏留邊。是時越將專恃淵亭，欲余在邊左右之也。次日偕淵亭旋自上協。三月十二日，梁輝謔來見，稱奉佐炎令，調劉團往上協。淵亭不奉調，余謂停之。淵亭以一營往上協，餘軍暫駐山西，並商守山西必出河岸立砲臺。阮廷潤謂夏漲未生，山西無慮，河不必守。余謂既不守山西，卽當進規河內，無全軍駐紮上協間地之理。淵亭與余意同，越官必欲其全屯上協。淵亭悌然，計終未決。三月十三日，夜訪淵亭，坐密室短榻，詢前所陳第一策，有意否？淵亭曰：「儻中國問罪若何？」余曰：「中國知越祀將絕，今日必不理蠻觸之事。且足下以保殘越，固邊爲號召，義正名順，中國無與爲難也。」淵亭曰：「然則吾軍且進屯丹鳳，勿逆佐炎意俾生疑；且請密商弁亭統領，如能助師數百人，假天兵之威，庶易舉事。」余曰：「善。」乃定十五日拔隊赴丹鳳。余乃屬芷菴先旋黃統領營，密商前事。淵亭會遣謁弁亭，執贊門下，事必關白。弁亭爲代購軍火軍裝，誼極款洽，亦淵亭平生一知己也。十四日盧淵亭有悔意，往壘其行。三月十五日，淵亭來辭，率親兵先往上協，左右兩營暫留山西。三月十六日，淵亭書來，謂黃佐炎促其進兵，懷德請示進止，並謂進兵則左右營當行，恐余無兵隨護。復書，不必顧我，進兵懷德計亦是。又命楊著恩謁商前策，余曰：「大事固不易爲，而擊虜爲黑旗第一要義。」著恩下階叩首，稱進紮懷德，必有惡戰，成敗均要乞恩。余定期十八日

黃統領營中，冰鑑先行。三月十七日，黃守忠、吳鳳典、楊善恩，各餽象牙犀角熊膽肉桂送行，情致殷然。黑旗將士欲歸中國，惟恐不容，至是忽見京員前來撫慰，俱各奮發，矢志殺賊，冀得錦旋。三月十八日，偕煦齋起程，黑旗將士總管阮廷潤，送至渡口，登船話別，請余早旋山西。據此，則永福當日雖顧慮甚多，初僅曰勉從中策，而其終實亦肯接納景崧所陳上策，其第二次之抗法劇戰，殆受景崧指使。然此乃景崧個已誇飾之詞，究之實際，永福抗法，當出於時勢之逼迫，於景崧游說，雖不無相當關係，然決無如唐氏日記所述之甚也。

又按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唐景崧傳，亦謂永福二次抗驅法兵，實由景崧招致文云：『光緒八年，法越事起，自請出關，招致劉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先至粵謁曾國荃，聽其議，資之入越，明年抵保勝，見永福爲陳三策，謂據保勝十洲，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中國必助之饒；若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策之下也。永福從中策，戰紙橋，敵潰，爲作檄文，布告內外，檄出遠近爭響應。越嗣君爲法脅，莫能自振。景崧乘間勸內附，永福意猶豫。景崧曰：子能存亡繼絕，卽所以報故主也；且阮福時已薨，無背主嫌。永福意稍動，於是廣招戎幕，謀大舉。』此必據唐氏家人所送傳狀入文，非其朝也。

後法國卽起大兵五千人馬出仗，來攻公等。掛帥大將七晝李威呂。先是法京會議，起兵攻擊越南北圻各省，法之四大頭目，均不贊成，其理由，謂大兵一舉，需費浩繁，且越有黑旗劉義，正如猛虎，不可抵擋，若攻北圻，劉又一定出而對敵，則我國已處於必敗之地位，前十年間，駙馬安鄴，掛帥出征，率兵五千，河內一仗，被黑旗幾乎一網打

盡安，安郡喪命，可爲前車之鑒，今日之餉，固不易籌，卽擇其人爲大將，而掛帥出征者，亦不易得云云。時七晝，李威呂起而言曰：『若征北折，某願前往，如無糧餉，我願負擔，不煩國家籌助，我自有戰輸二十八艦，儘可水戰，占居優勝，至黑旗一軍，不過中國劉某一人，號召無賴之徒，烏合之衆，不值李某一擊；前勝安郡，乃偶然事耳，何足爲慮耶？』於是法京會議諸人，見李頭頭是道，且他願負擔兵費，且有戰艦二十八艘，共得衆議決，攻之，卽以李威呂爲大將，掛帥出征。此等事由，皆後來打死李威呂，在屍身搜檢筆記錄所載之事也。閒話休敘，只說李威呂開隊出仗。公偵悉，號令三千人馬，分爲隊，左翼吳鳳典一隊，右翼楊智仁一隊，兩隊照應攻打，前敵先鋒黃守忠、鄧士昌各一隊，互相協助，公督率子成良，帶親兵隊，居中指揮。兩軍交鋒，楊智仁、吳鳳典身先士卒，奮勇向前，極力攻擊，互有傷斃。少時左右翼兩隊直趨向前，混戰一陣，法兵傷亡數百，吳鳳典受傷，楊智仁死於亂陣之中。公得悉，喝令親兵隊割成良，極力奮勇，直前猛攻，勢如波湧濤翻，一齊奮臂大呼，槍彈擊射，甚似颶風暴雨，又斃法兵數百，法兵卽退一步。法將大怒，督飭排齊隊伍，勢如排山倒海擁來，公遙見其預備，登卽喝令各軍，如此如此，分爲兩幫，互相傳說預備。及法兵槍聲齊響，聲如天崩，公前幫隊伍，一齊仆下。七八法兵，以爲公軍兵士盡皆仆斃，卽率大隊飛趕而來，待取首級，方將近前，公仆地軍士，一齊臥而響槍，又擊斃法兵數百。時法兵已近身邊，各卽翻起，概用刀，斬數百人，法兵大敗，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公令追趕，尚有一二千殘兵，拚死逃走，因天氣酷熱，口渴到極，卽在清水溝皆吸冷水，滿腹，又驚慌飛走，汗如雨下，趕得到河內城門，公始鳴金收軍，而各法兵所吸冷水的，回去死了七八。統計是役，晨

尤驍打到下午一點，公黑旗一軍，大獲全勝，擊斃法兵二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法大元帥李威呂，副元帥五畫某，及四、三、二、一等畫數十人，皆斬獲首級，奪獲軍械無算。計法國是役，全軍盡沒，公獲勝收隊後，部下各營，各解法兵首級繳交與公，共有千餘。時雖知有七畫大將一員，尚不知李威呂在其列。到五點時，河內總督阮有度，及華商董事數人，特來見公，慶賀大捷，禮畢，分次坐下。公問商董等曰：「列位到此，未知有何見教？」各董等曰：「今日見大人斬了法大元帥李威呂，特來道喜，深可致賀；若係生擒了，他要將全越之法兵撤退，及要千萬收贖，他亦允從的咯；但係殺了，亦無可奈何。目今屍首，他願將十萬銀收贖，特命某等到來轉致。時公之部下兵士等，聽聞此言，各即蜂擁出去，以為發財貨，快先下手，一時千數百人，將李威呂每斬一個，卽手指亦斬斷幾截，登卽零碎，分其屍體。阮有度及商董等，見如此情形，只得回去見老番，將情說明。後老番見無屍可贖，亦無可如何矣。初老番喊阮有度及華商董等，各不願來，後老番曰：「阮是南官，可去見越官兵；劉某是華人，爾華商亦要去。」董等曰：「我們與劉某彼此皆是華人，惟素無相識，恐無濟於事！」老番曰：「一定要去，若不去者，我卽將爾各人拿落船去押也。」阮及商等，爲其所逼，不得已而往，故有是見耳。公將各功轉解黃督統，黃據情奏上，請將前失南定各官，一概開復。公見黃佐屢次埋沒功勞，自己又不能要得天朝功名，一脚焉能踏兩台也。計自己爲南官，不能取天朝官爵，卽有心將功擁與唐景崧，賣一個大人情與他，俾他占光亦好。公卽寫信一封，將打老番，殺李威呂情形，分別敘明，并云：「此役之勝，皆得公之在山西時指示籌畫而行，是以得勝耳！」崧接公信，又據情奏上天朝，并將情形，說是他運籌韓韓。

不月之間，倅卽由主事五品卿銜，賞加四品卿銜矣。

香林按：永福與法將李威呂抗戰事，唐氏請纓日記述較詳，日記卷二云：「四月十九日申刻，接淵亭專足遞書，知於本月十三日與法人接戰於紙橋，大破之，陣斬創謀吞越之五畫李威利（卽李威呂），斬四畫至一畫兵頭三十餘人，法兵二百餘人，傷者無算，奪獲洋槍馬匹刀劍鼓角時辰表千里鏡，不可勝計。右營管帶楊著恩陣亡，左營管帶吳鳳典受傷，團丁死三十餘人，謹勸邊關。一時諒營大小將弁，華商越庶，以及巡撫布政文武各官齊來致賀。飛函黃統領報捷，而痛楊肫卿（按卽楊智仁又名著恩）將星遽隕，喜極而悲，回憶別時叩首之言，愴然淚下，馳賀淵亭，存問死亡將士家屬。請纓客曰：是役也，後至紙橋，詳詢戰狀，備錄於篇。紙橋者，小橋涸水，橋東二里爲河內城，橋西三里爲劉營，中一大道，左右村田。四月初九夕，黃守忠襲入城外教堂焚之，小有斬獲，法兵堅守市柵，不得近。十一日，法兵出城，旋斂去，諜報必有大戰，右營管帶楊著恩，請當前敵。淵亭戒曰：「戰洋人不可急，急則損。」著恩曰：「見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雖死，願任先鋒。」十二夜五鼓，黃佐炎接城內越官密報，法兵準十三日平明傾城出戰，著恩聞報，全營不造飯，驟率馳去。淵亭禁勿及，亟命吳鳳典伏道左爲奇兵，黃守忠扼大道迎敵爲正兵，自率親兵在後督陣。著恩馳至紙橋，兵分三隊，頭隊據橋旁關帝廟，二隊列廟，自帶親兵爲三隊，在大道右，隊甫齊，而法兵已布橋東，鏡瞰廟中，槍礮齊舉，瓦飛棟折，人語不聞；一四畫巨酋怒馬登橋，爲右營火筒礮擊落橋下，人馬盡粉。法隊退轉，席地吃酒，乘醉復起，十人一隊，連環施槍，魚貫過橋，前倒後進，尸不

同顧。右營頭隊潰於廟，二隊接戰，力復不支。法兵一抄廟後，一走大道，夾擊著恩，一彈洞著恩雙股，左右尸疊，親兵披退，不肯強起，彈折右腕，坐地輪上，開十六響手槍，倒十數人，至十三響，飛彈洞胸，陣亡，右營全潰。法兵直驅大道，黃守忠頭隊接戰，敗，二隊馳援，亦將不敵。方右營之初被挫也，報及淵亭，淵亭馳至前營三隊地，而著恩已亡；淵亭再進，而前營頭隊又敗，黃守忠死戰不卻。吳鳳典道左伏起，橫衝法兵，前營乃直衝法兵，於是劉兵法兵紛攪成團，隊伍大亂，黑旗短刃交下，法人槍不及施，右營潰，折回奮戰，法屍山積，一倉中槍坐地，劉兵馳取首級，倉急脫帽搖首，而頃刻已被剝割，寸膚不留，視其祛，五晝也。法衆狂鼠，甚有呆坐受戮不能行者。劉已亡健將，吳鳳典亦傷，遂不過橋窮追。未刻整隊凱還。次日法遣越官說黃佐炎願以二萬金贖五晝首級，而後知爲李威利。淵亭不與黃佐炎紅旗報捷，越王獎功授淵亭三宣提督，一等義勇男爵，黃守忠以次進秩有差。賞斬五晝首級兵銀千兩，廣西巡撫據報馳奏。著恩無子，有老祖母，家欽州，妻陸氏，守節，養子十三齡殤。

又按：景崧嘗於光緒九年四月，逸爲永福作討法檄文，頗於當日聲威有關。請纓日記卷二云：「四月十六日，爲淵亭作檄文，布告天下，討法蘭西，文曰：「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爲檄告法罪事。溯越南自秦漢以降，俱隸中華，至宋始淪爲外域，前明猶改行省，逮大清朝，雖越王迭經易姓，而皆就列藩封，納貢有期，載在冊府，四海五尺之童，誰不知爲大清屬國者。法蘭西獨不聞乎？既與中國和好，卽不應欺其所屬，用兵於越南，無異用兵於中國也。兵端開自法人，如中國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法蘭西何說之辭？卽不然，而遣師救護藩服，亦不得援兩

國相爭，他國不得接濟之公法相比。前者據西貢，遂使越南貧弱至今。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議和通商，迄今十年，未嘗稍得罪於法人也。去歲無故，墮其河城，法使寶海忽在天津有通商分界之議，夫欲通商雲南，則通之而已矣，欲往保勝，則往之而已矣，至越南土地豈法人所得而分之？且久居大皇帝覆載之中，頻年出師，勦除土匪，未見法蘭西有一矢之助，何所賴其保護？據人之城，戕人之官，掠人之倉庫，猶向人自稱保護，豈不汗顏？及至天津已約會議，請中國退師，而海寶忽爾西旋增兵，條已南至，棄義蔑信，一至於此，不獨虐越南，實欺中國也。請粵之海外諸大邦，誰曲誰直？誰啓兵端？恐亦無辭為法蘭西解也。本年二月十九日，擊破我南定，三月阻糧於富春，攻北寧之新河，窺山西之丹鳳，志在鯨吞，橫暴已極。永福中國廣西人也，當為中國捍蔽邊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當為越南削平敵寇。於是恭奉國令，督率全軍，逼攻河內，慷慨誓師。四月初九夕，焚燬城外教堂，十三日身率勁兵與法人血戰三時之久，礮聲雷動，人肉星飛，我軍奮勇直前，無不一以當十，經陣斬該兵頭五畫一名，四畫一名，三畫至一畫二十餘名，法兵死傷無算，奪獲軍械馬匹甚多，彼兵潰遁，追至城西，閉關不出。嗚呼！法人所為，神人共憤。今者受茲大創，天道昭然，如其悔過退師，仍申舊好，則永福為民借命，抑又何求？儻猶枯過不悛，負過罔服，則永福誓不兩立，定當力剪仇讎；設更向我中國妄肆糾纏，則蔣延禮英才，糾紮忠義，一檄之下，萬衆遂來，更舉義旗，往審西貢。夫天下之積怨久矣，殺機隱伏，如火待然，有倡者必有和之，衆憤激發，非條教所能禁，豈獨不利於法蘭西乎？恐海邦之在中國者，亦因越法交鋒而受累；幸勿束手旁觀，致蹈城火殃魚之禍！何不發一

言而辨曲直以解紛也。至於我越教民，食毛踐土，受國深恩，乃甘爲讎人役使，昔與法和，姑容爾輩，今與法戰，則從教者，即逆黨也，痛殺無赦；如能改過自新，輸我以敵情，結我以內應，則賞賚仍有加焉。再如西貢舊民，豈不懷思故國，乃願爲彼前導，喪盡天良，陣前倒戈，卽貸一死。若我堂堂衣冠之族，矯矯草莽之雄，亦甘託足其中，陰謀詭計，竊已耳聞姓名，而口不忍言，所望今日爲漢奸，明日爲義士，永福猶將禮之而敬之也。永福僻處一隅，志慮短少，伏乞大賢碩彥，奇材異能，濟其力之未充，匡其術之不逮，謹願匍匐而受教焉。越南幸甚，天下幸甚！特此布告四海知之！

香林按：本史草所述李威呂卽法海軍大佐李威耶（Henri Riviere）是也。李於光緒八年（西元一八八二）率兵至越，入據河內，進迫順化，要挾安南王履行保護條約。安南王命黑旗軍劉永福拒之，因有光緒九年紙橋之役。李氏因是敗死。法政府乃命駐暹羅法領事赫爾曼（Harmand）爲東京理事官，陸軍少將波也（Bouet）亦急赴東京，指揮軍事。其年八月，赫爾曼與孤拔（Coube）由海防攻順化，波也由河內攻山西。波也雖見敗於永福，而順化政府，則不能不乞和矣。

公在此紮個月，閒適，遇水大漲，老番挑缺崩大基圍，欲放水浸沒公之全軍。公見水將浸屋，卽拔隊回離河內七八十里之丹鳳縣駐紮。在丹鳳縣適接上諭，准前失南定所革職人員，一概復回原官。黃督統佐炎復回原官，加督爵封，爲征北大將軍。公奉上諭，實授三宣正提督，加封義良男爵，又派欽差賚送御賜朝帽靴一對。大水退後，

法國因河內一仗大敗，又調集四處人馬，并招遊勇數百，爲前驅先鋒隊，共又四五千衆，水陸交攻，進逼丹鳳縣。公即督率各隊人馬，出來迎戰，一時金鼓喧天，旌旗蔽日，兩軍相戰，適在在基圍之上。法兵勢甚猛烈，鄧士昌黃守忠兩隊先鋒衝突，互相交戰。時鄧士昌見基圍內水深數尺，欺法人不能跳入水去，施放槍炮，遂一聲喝令部下撲前，被各法兵數百一隊，均逼跳落水，數面環攻。鄧士昌已爲流彈擊中，登時而倒。黃守忠頭目阿四，亦被槍斃。兩軍互有傷亡。惟公部下鄧黃兩隊，已受槍斃數十人，黃守忠指揮暫退一步，即被老番趕上，斬去已斃軍士首級九十顆。鄧阿首級均在其列。黃方退時，公在後大怒，即喝大隊擁進，各隊人馬奮力猛攻，擊斃法兵數百人，勢力不支，登即大敗，盡棄前斬之首級，亡命逃生。公等仍追趕攻擊，至二里之遙，然後收隊。又報大捷。是役計殲去法兵亦以千計，自經此仗以後，法人與公對敵，仗仗皆敗，一聞公名，心膽俱裂，不敢回首一視。法遂移兵，轉向越京之總水口安順縣攻擊。安順乃越京緊要口子，該處海道中，有三個大沙洲，越王命在此三洲，每洲建築大礮城一個，三城相爲犄角，品字形式，每個駐兵千餘人，在此扼守，以爲京城屏障，誠爲重要地方。那日法官統率兵馬四五千衆，奮向三洲礮城攻擊，破之。越官兵在三洲把守者，全軍盡沒，因在海中不能逃走之故。三洲已破，法兵進逼京城，越王大恐，願與議和。時法國亦允從和議，彼此定奪。嗣德王即落上諭，並派欽差來追，要退兵。來到丹鳳縣，將上諭遞交公。并說和議告成，從速退兵，免至法國再生枝節等語。公曰：「前者因水漲大，故延於進兵，如水消些，劉某正要預備開兵，盡滅番奴，必使越境全國，無一個老番影子，方合我心；如果要退兵耶？況我們不是打輸與他的，如果兩軍交鋒，互

有勝負，議和亦好；但我們仗仗皆勝，迭次殲去番奴，不下數千，且每陣必殲其大將，自古來未有仗仗贏他而反與他和之理。公一依不答退兵之事。又數日，又上諭催促公退兵，并責及黃佐炎，其上諭云：「劉某如不退兵，朕亦不認爾爲越國之臣」等云。公見如此強硬，若不退兵，不但自己不便，兼又累及黃督統，如何是好。再三思之，想到進兵去打，無非欲爲國立功，今若此亦迫於無奈，只得退兵是耳。公在丹鳳，下令拔全隊，回山西駐紮，時已七月矣。公在山西，越王受法國意，密派員對公說：「現在越法已和，越王已允將保勝讓與法國，茲法國願出銀壹百萬兩與公，讓出此處與他，作爲通商口岸。」云。公曰：「保勝一方，乃屬越王疆土，劉某爲越國之臣，越王既讓，劉某焉敢抗拒？」委員又曰：「法國願送銀請公他徙耳。」公曰：「銀則我不敢受，但要我先行他徙，亦斷不能；我劉某亦惟王命是聽，我今預備讓他的；俟法國來保勝，我乃脫離保勝地方是也。」言畢，委員某辭回。後法人并未來索保勝，亦其心膽尙怯耳。

香林按：永福丹鳳得勝後，不久退守山西。雖曰越國與法兵議和有以致之，然當日雲南軍事當局亦嘗令之退兵，黑旗軍之不能大有爲，中國與越南當局俱有責也。唐氏日記卷三云：「八月（光緒九年）初九日，黃佐炎得富春警報，並接該國樞密院傳國王退兵之諭。先是法人於七月十三日懷德敗後，遂於十六日駕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宗室阮說督兵力戰。十七日海口不守，法入都城。維時故王阮時殯猶在宮，嗣君不賢，在位一月，阮說啓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外寇內訌，至是乞降法，與立約二十七條（按東世徵中法外交史，作二十八條，未

知孰是。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按東氏中法外交史第一條，安南自認爲法之保護國，即與中國交際，亦須由法國介紹。）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逼越君臣，諫外省退兵，重在逐劉團也。初，雲南奏稱山西緊靠紅江，法船砲彈，可及我軍，駐防於此，抵敵與否，勢在兩難，廷旨著妥籌布置，於是唐莪帥，遂議撤軍，月給劉團五千兩，募營退守山西，以固門戶，而是時劉團屢捷有名，不肯後退。黃佐炎謂劉爲全圻所繫，不肯令專守一隅。莪帥電促淵亭退師，淵亭不應，莪帥又函予勸退，答以難行。莪帥不擇，責余能驅遣黑旗下河內，獨不能命其旋山西乎？正辯論間，富春警至。淵亭聞王諭退兵，大惑，遂借黃佐炎於十一日率全隊至山西，稱遵莪帥命，實就余商議機宜也。余勸其穩守山西，再議前進。淵亭見越事決裂，中國且多敷衍，欲以全軍退據保勝十洲，余力止之，而我帥撤軍之檄適至。淵亭愈恐，言中國且撤兵，吾何爲獨守？余苦語挽留，淵亭猶豫，黑旗軍士俱慷慨攘袂，不願棄數月戰名。黃守忠造淵亭請曰：「提督退保勝，則全軍付末將，代守山西，有功提督居之，罪歸末將！」淵亭大驚，詰曰：「誰爲汝畫此策者？得毋唐公言？」乃不敢再言退。自然是黑旗軍心一懈矣。」

又按：東世徵中法外交史第三章安南大事表，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我國開法約，詔岑毓英張樹聲，辦邊防，統大軍入安南。任劉永福爲越南經略大臣。」是清廷至是已以抗法之責，全以畀永福矣。然據史草，則當時實無「越南經略大臣」之命。唐氏日記亦未載是事，僅云詔賞銀十萬兩而已。日記卷三云：「十月，在山西，與淵亭籌守城塔河之策。八月，淵亭欲退保勝，都中頗驚，余苦留之，始駐山西。曉帥奏劉團兵單饑，於是

九月二十二日，旨稱劉永福矢志效忠，奮勇可嘉，著賞銀十萬兩，以旌兵饑；唐景崧多方激勵，亦甚得力。如能將河內攻拔，保全北圻門戶，定當破格施恩，以獎勞動。此諭旨獎劉永福之始。後復有旨，飭廣西新舊撫臣，令唐景崧設法激勵劉永福，不可因該國議和，稍形退阻。是余之招勸，始見明文，乃催劉圍進攻河內。岑、徐、黃、趙並催淵亭進兵。時淵亭已遣員入關募勇，請募足再行。又言誰守山西，而雲軍業已拔退，北寧軍又無應者。十月，在山西。淵亭急盼十萬賞銀募勇，諭旨恐協饑遲緩，令先由廣西藩庫提給。而曉帥不肯遵付，趙慶池又忌余與淵亭獨蒙獎諭，遂不肯接濟軍火，凡曉帥由諒山解往山西者，皆爲北寧截留。」

香林又按：永福退守山西後，據史草謂法人願以百萬銀圍買之，退出保勝，此事不見於別書，惟劉名譽越事備考案略卷二曾載法會寄劉軍門詞，及永福答詞，與此事或有關係，其文云：「大法國北圻吏部尙書兼掌通國正事務生詞於黑旗大將劉提督知悉：我大法國已與提相攻，是天命不順乎提，而胡不順承天也！提若善推，則今何國而保永後之六利？我大法雖擊提黨，而亦惜提是聰明智勇之將，提兵亦是勇悍之兵；假使歸我大法，則得爲大臣名望及盛利諸事；若仍前與大法拒逆，則不惟失其名職各款，設立屯壘，據險以守，抑或逃去山林，潛回清國，無可得也！本爲天下惜才，經稟大法元帥大臣，許本職諭提來降，則准許提一大權，與才相稱，毋有吝辭；而我大法國官與提團同心，毋將作逆是好，如提欲情願如何，即宜詞來本職知照；抑欲本職派人將通行札文毋致阻礙者，亦即詞回，俾提得遇我大法官相與商辦大事可也！茲寄。」又劉軍門覆法會檄云：「越南國三宣

提督義良男劉，致書法國吏部尙書生知悉。大凡爲國之道，必須上順天理，下順人心，方能長治久安，各保疆土。我越南並未失禮，爾法國無故相侵。本爵提督以一旅之師，與爾慶戰多年，爾之損兵折將，亦已多矣。我越南之民，慘罹兵刃，亦甚苦矣。是兵端之始禍在爾，天怒人怨，必有所歸。若果再不知悔，必爲天下之所不宥。爾國縱欲逞忿，借國債，僱黑奴，逆天行事，希圖報復。然爾占水，我占山，我有無窮之餉源，爾無久支之兵費。爾縱設立碼頭，我必頻年與兵，殺爾人，焚爾居，擾爾商政，使爾不得安枕。雖有江河之利，爾法人豈得久享哉？今爾尙書深知天理不可強違，念我越南民人久遭塗炭，欲與本爵提督議和，其意甚善。然本爵提督大清國廣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極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爾尙書若以息兵保民，各國仍歸和好爲言，本爵提督敢不相聽。倘如來書，以大權盛利相誘，欲陷本爵提督爲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本爵提督心如金石，豈爲爾所動搖！況高爵厚祿大權盛譽本提督之所固有，又何賴於爾國耶！今爾尙書果欲真意講和，望即將各國如何和益之處，據實言明，以待本爵提督奏請大清國越南國，同派欽差，一同會議，以期永遠無弊，得以長久相安，使海外各皆知本爵提督暨爾尙書大公無私之本意，豈不美哉！倘再恃強逞兇，執迷不悟，爾兵頭必有安鄴李威利之禍，悔之晚矣。此覆寄。

七 中法戰爭與劉永福

到十一月，法國又起大兵，招募十餘國兵士，又有紅衣大袴囊兵二千，共數萬，往擊山西。時山西有清軍黃桂
應部下賈文貴、田福志兩營，岑毓英部下莫東成等三營，共五營，二千餘人，連公兵士共計不下五千人。初，法國大
隊人馬，滿山遍野，聲勢極其浩大，來將到，公獨自一軍，出河邊，迎頭截擊，斃法兵數百，斬首數十級，法兵畏怯收隊，
公得勝收兵。第二仗法又增加兵力來撲，公遣隊接仗猛攻，法又敗北，死傷亦多。第三仗法兵全隊擁近山西城外，
公軍及黃、岑軍協攻，槍斃法兵無算。惟擊不勝擊，法兵冒死排山倒海，擁近城邊。黃軍管帶賈文貴，見番人早已心
怯三分，今見其勢大烈，賈即先由西門出走。自賈營先逃，黃、岑兩軍人馬，隨尾紛紛逃遁一空，往興化而去。唐景崧
時在山西城內，看不是頭路，亦走出城去了。公等見孤自一軍，又被法兵敗走，先挫銳氣，亦拔全隊上興化，再酌禦
敵之計。時黃桂蘭軍又由興化退回北甯。惟雲南岑軍三營，及公黑旗軍，尚在駐紮。到十二月，雲南岑軍兵士，陸續
由天朝進入興化，計有十營之多。次年二月初間，岑毓英親督數十營前來。岑到興化，在撫署爲行轅駐所。公入見，
禮畢，坐談，岑即曰：「我本應早一日到的，因在嘉榆關，日前即欲落船，忽然天黑地暗，飛沙走石，疾風暴雨，船將沈

覆，我見得此種情形，遂復上去。次日，欲下船，又復見如前景況，我遂用黃紙，親筆硃書諸神免參四個字，向空焚化。天遂光明，風清雲斂，然後飭令舟子開船，是以耽擱日把，故此遲到。爾下次出門，倘遇着有此等情景，不妨仿照辦法，自然風停浪息矣。」公嘆而不答。時鼓各道來歷。時岑又謂曰：「我自幼幾個月，雙親去世，孤苦零丁，天幸得一姑娘撫養，無乳可吮，每日數餐，均搗水飯成漿膏而喂之。到五歲，我未曾開學讀書，惟常有白髯老翁，到來教我讀兵書，每日均來一次，詢之姑娘及伯父大人等，皆無所見。到七歲時，我病在牀，忽然夢與五雷相打，打來打去，不夠五雷神打，被他捉我上天庭去，我一到天庭，聞升殿聲，搗鼓聲，錯雜而響，到其處大宮殿一所，內兩旁侍立甚多，中有一官如王者氣象，或紅面，或黑面，牛頭馬面等排班，極其堂皇冠冕；又見正中審事時，階下多有鐐手銬脚犯人，橫排而臥。少頃有人送甚穢的稀粥到來，用匙撈粥，灌各臥者，我在旁站立，捧粥者欲將遺粥喂我食，我曰：「子岑毓英，乃歷代行善之流，豈甘食此污穢粥水耶？」正中坐者曰：「呵，爾是岑毓英嗎？爲何他們亂捉人上來？是何意見？速喚使者來！」頃間使者到，中坐者曰：「爾們送他回去。」兩使者奉命唯唯，遂引我出階下，兩旁人員均到道賀，我即曰：「諸位咸相慶賀，有何可賀？」衆說：「賀爾做官。」予曰：「我做如何官？」衆曰：「做大官。」予曰：「有幾大官？」衆曰：「皇帝過了，就是爾也。」於是，兩使者促我行，兩使用手夾住我，謂曰：「爾切不可開眼。我遂兩眼盡合，忽然一陣清風響處，卽到我家。兩使者已送到家，要回上天，我拉其衣，哭起，不願他去。他說：「不去不得的。」轉眼間，卽不見了兩使者。我忽醒時，已死七日，惟心頭尚有暖氣，姑母未忍將我去埋。我初醒，脚乍轉動，牀響起來，姑

母聞聲卽來視曰：「怪了，怪了，鬼耶，何嘖嘖乃爾？」入近牀，見我脚動，姑母卽曰：「我怕這個東西，病轉好，未定咯？」先是數日，姑母見我病沉重，九死一生，日夜哭泣，兩眼哭成鷄蛋樣，今見脚轉動，極其駭異，有頃兩脚頻動，遂起坐，尙未知言語，姑母遂大喜曰：「吓吓，真是好了嗎？我當初用盡心機撫養得爾大，忽然一病大重，以爲已經死了，誰知天尙有報，得爾還陽，真是好彩咯！」初好，肚飢甚，每餐米要數斤，數日間連猪仔都食盡，姑母驚曰：「唉呀，爾此個東西，死不成，如此大食，我怕老虎托世，將來連我也被爾食去，不敢在此住了。」我應曰：「姑母放心，我不過食十幾天大食的，啫，過了十幾天，我就不大食了；我將來做大人，然後報姑母大大的恩也。」姑母曰：「我不信。」後十餘日，果減食，姑母喜曰：「他說少食，果然，他說做大人，我怕係亦未定。」伯父曰：「從前有一老翁過路的，說岑家不久，出一品大員，言訖不見。」伯父卽以手摩摩我頭頂，而謂之曰：「我怕就爾此東西。」時教館先生在坐，謂曰：「他好頑的，我教他的書，他屢次問難，甚爲奇怪的；我怕就是他無疑了。」等云。嗣後日間，岑毓英常請公過去便飯，與岑及伊幕府人等同席，談論兵法，自不消提。且說法人因賈文貴先走失守，伊獲勝仗之後，又議進兵攻打北甯。岑毓英催公統率部下人馬，往救北甯。公奉命拔隊前往，走去踏看。黃桂蘭各營所紮地點，甚不合意，不能居高扼要，甚是靠不住的。黃桂蘭日夜喝得花天酒地，正如太平景象，歌舞湖山；又着人學吹洋號，并不以爲意。公入見他，痛說紮營攻守利害，并催他挑人，在某某山頂各等處，起立礮寨。黃軍趕緊潦草指點地步，立築數寨，預備而已。未幾，法兵遂來攻擊，公軍出隊，把守一邊，未曾攻仗。黃軍分數路接仗，法人大隊，人馬萬餘擁進，專向高山寨

猛攻。該寨因不堅固，遂被奪去。清國黃提督桂蘭見高寨失守，方寸已亂，即先騎馬飛鞭，率隊棄城而走。先是統領黨敏宜，及統領某，見高山寨被奪，難以抵禦，即帶數百兵士，飛馳見公，問公如何籌策？公曰：「爲今之計，爾們火速跑回，挑千餘先鋒，拚死奪回此數寨，方可有望制勝之理；若稍遲延，則法兵運到開花墩，打入城去，那時雖欲延捱，斷不可得矣。」時黃桂蘭棄城而逃，公等尙且未知。黨等唯唯曰：「我等速回，照公言而行！」黨去後，公等遙見北甯城一幫人馬蜂擁，公之部下以手指曰：「北甯城何如此人馬之紛擾團擁耶？」公曰：「此必是黨敏宜等回去挑先鋒去克復高山寨之人耳。」部下衆看看又曰：「不是，不是，人馬多者，乃係入的，不是出的。」仔細看準的，是法兵入去，賊城，因洋兵在高山頂，瞧見黃軍率兵棄城逃遁，然後長驅直進也。黃桂蘭心慌已達極點，概拔全隊望諒山而走。走到諒山，方始紮下。公遠見法兵踞城，黃軍敗走，軍無鬪志，亦下令退兵。岑軍由山西退出諒山後，又退出天朝。時清國皇帝，據疆臣入奏，北甯失守，黃桂蘭一敗塗地，即上諭提督黃桂蘭仰藥自殺，分統各官就軍前正法，其餘中小官員，分別革職充軍。公由北甯退兵興化，岑毓英遣公往臨洮府駐紮。該處地方離興化三十里，隔一大河，爲上嘉榆關之大道。岑毓英先上嘉榆關，留其弟毓寶駐興化。嗣後岑軍入馬，日夜紛紛，向嘉榆關而上。公那時在臨洮，見得這個情形，描摸不着，即過興化入見岑毓寶，各施禮畢，公問曰：「貴軍不分晝夜，往上嘉榆關，究竟若何宗旨？請道其詳！」毓寶答曰：「此等所往之兵，乃無用的士卒，枉食糧草，留在此用不着他，故遣他回上，僅挑數千人打得的，在此便可耳。」言畢，公辭回。在臨洮駐十多天，且說法兵自北甯得勝後，隨探得岑軍在興化城內

駐紮，并偵探岑毓寶在文武廟作公館，遂起計在三江口築起大礮一個，高聳異常。西人現有新式大礮，能打至二十餘里的，即將此大礮車上頭去，開礮打入城內旗台內，擊斷浮橋，該處搭橋過河，即臨洮府境界。法人又連擊三礮入文武廟，登時崩陷。其注意在文武廟，實查得毓寶公館在此，殊不知毓寶先日已搬別處，遂得安然無恙。斯時岑毓寶目擊法兵火礮厲害，心上十分恐慌，即忙下令，拔全隊走上嘉榆關去了。時公尙未知，次日，有人報知公曰：「岑軍昨夜漏夜盡走去了；與化城內現已一空。」公聞此耗，知法兵必占興化，若占興化，在臨洮這處駐紮，未免四面受敵。亦拔隊上嘉榆關。公到嘉榆關，岑軍又上頭關，公見岑軍上去，公亦向頭關進紮。

香林按：永福退軍嘉榆關（按唐日記卷四，作家喻關）時，唐景崧嘗爲永福作書約法人會戰，具見唐氏日記卷四，文云：「越南三宣提督義良男劉，致書法國兵頭，爲約戰事。竊聞法國西海外最強之國也，本提督之十年前，與汝兵頭安那接仗，一戰斬之，竊笑強國之將，不過如此。而李威利，尤汝國所共稱良將者，本提督又一戰斬之，其餘陣斃大小兵頭，不堪悉數。計自去年四月以後，汝兵一敗於紙橋，再敗於懷德，三敗於丹鳳矣。君子不欲多上人，本提督因休息全軍，退駐興化，意謂汝兵頭必知愧悔，不復尋讎，乃近日以來，又時以兵窺伺沱江，徘徊而不敢渡，可笑可憐，無賴已極！本提督細推其故，汝國所以屢與我戰者，實欲一勝而全據北圻耳。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以法國西海外最強之國，而汝兵頭率兵數千人，鼠伏江干，施放槍礮，膽小氣餒，不值一笑。何妨堂堂正正，渡江而來，決一勝負？汝勝則本提督即解師而去，讓汝全據北圻；則以汝國所最懼者獨本提督耳，我去則無

人與汝爲難，一戰成功，豈不甚便；如汝不勝，諒亦無顏在此，勢必捲甲而歸，無勞本提督之驅逐矣。兩國成敗，在此一舉，何必多苦生靈，致負天地好生之德乎？今與汝兵頭約：三日不至，期以五日；五日不至，期以十日；十日不至，則本提督卽當布告中外，四海九州，必羣起而非笑之。法蘭西其何以爲國耶？夫本提督不過此數千人耳，爾有堅船，而我無之；汝有利礮，而我無之；戰具萬不及汝，汝約而來，有何不敢？竊料汝兵頭必不肯忍氣吞聲，猶願後贖前而不敢至也。且勝負亦兵家之常耳，何必畏之過甚？汝畏不來，其恥更甚於敗！深望汝兵頭之熟思而審慮也。翹盼旌旗，切切此約。『蓋當日景崧深信永福必能獨力驅法，而法兵避實擊虛，往往更圖其他；景崧欲使法兵直來擊劉，激劉奮戰，故有約戰書也。』

又按：劉名譽越事備考案略卷二亦載劉軍門約戰文一篇，文云：『雄威大將軍兼三省提督劉，爲約期開仗事：查爾外寇，雄據歐洲，虎視海宇，奪其詐謀，逞其兇暴，無土地不垂貪涎，無財賄不思恣噬；以傳教爲兆民之蠹，以通商爲各國之鯨鯢，窮凶極惡，特勢宜淫，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猶復乘間抵隙，謀併越南，藉通好之名，倡背盟之義，以愚天下，以逞雄心，奪邑攻城，戕官奪稅，使無辜者赤，塗肝腦於郊原，從狡黠黨徒，肆毒通於遠邇。書其罪則罄南山之竹而難窮，念其恥則決西江之水而難滌。本將軍奉詞討罪，師出有名，誓率三軍，殲爾醜類。本欲飄舉星馳，雷轟電掣，直搗兔穴，痛殄狐羣，大快人心，聿彰天討；第念河內亦國家之故壤，商旅皆安分之良民，不忍城郭作邱墟，老稚罹鋒鏑。爲此佈告，俾得週知。撤到之日，爾外寇，旣形跋扈，自恃豪雄，其率爾犬羊

之羣，以當我燎龍之旅。約於旬日內，共決雌雄，擬於懷德府空曠之地，爲本將軍建績之場。倘知螳臂不可以當車，狐嗥徒足以膏斧，思延殘喘，以保餘生，卽當自斬爾等頭目首級，詣轅獻納；並匿爾窟穴，退還我城池，本將軍上天好生之德，承國家息事之心，必不殺降以鳴得意；倘遲疑不決，貪得爲懷，一旦兵臨，禍將不測！嗟嗟當機而效順，勿特頑以受誅，爾其深思，毋貽後悔，檄到祈各傳知切切！

香林又按：自光緒九年，越南與法人復結和約後，中國政府始知越南問題中，法必不能免於一戰，於是始明令資助永福，較之上年僅暗示邊疆大臣量予優容者，至是又另換一局面矣。朝野之屬望於永福者亦日切矣。光緒九年九月軍機大臣奉上諭云：「光緒九年九月二十日奉上諭：法人已與越南立約，必將以驅逐劉團爲名，專力於北圻，滇、粵門戶，豈可任令侵逼。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勦匪，力爲保護，爲天下各國所共知，今乃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入我軍駐紮之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等語。此後法人如欲逞兵於北圻，則我之用兵，固屬名正言順。劉團素稱奮勇，現在退紮山西，距河內稍遠，着徐延旭飾令劉永福整軍進紮，相機規復河內省城，不可稍有退阻。北甯爲吾勇駐紮之所，如果法人前來攻逼，卽着督飭官軍竭力捍禦，毋稍鬆勁。前據左宗棠奏擬飭王德榜調募廣勇數營，駐演、越邊界，並在廣東捐輸餉餉等語，當經諭令聽候諭旨遵行。現在廣西邊防緊要，誠恐兵力尙單，聞王德榜尙在永州，已招募營勇聽調，倘已成軍，着左宗棠卽飭該藩司迅速帶赴廣西邊外扼紮，歸徐延旭節制。所有餉項，若待廣東捐需，緩不濟急，着

左宗棠預爲籌定，仍由江南謁加籌撥，俾無缺乏。岑毓英等前奏滇軍駐紮山西，輪船礮彈可及，城中防守不易，惟該城與北甯相距較近，必應固守，以成犄角之勢。唐炯現駐防所，自應隨時相機調度，乃該撫並未奉有諭旨，率行回省，致邊防鬆懈，咎實難辭。著摘去頂戴，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如再退縮不前，定行從重治罪。滇省防營無多，難支策應，着岑毓英、唐炯添募數營，以厚兵力。此舉係專爲法人侵我藩屬，逼我邊境，不得不力籌防禦。至內地各國通商地方，及法之商人，仍當隨時保護，免致別滋口實；倘法人竟以兵船來華尋衅，必應先自戒備，着左宗棠、李鴻章、張樹聲、倪文蔚、裕寬，迅籌布置，不可視爲緩圖。天津密邇京師，關係尤重，李鴻章籌辦海防有年，爲朝廷所倚重，爲天下所責備，尤應勉力圖維，不得意存諉卸，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據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無名氏輯鈔本法越事宜及劉名譽輯越事備考卷首諭旨）此諭殆卽中國對法宣戰之先聲也。自是而永福亦驟由越南將官而爲中國將官矣。光緒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岑毓英自越興化行營密奏大旨云：「北圻原十六省，未失之地止有北甯、諒山、興化、宣光、太原、高平六省，及山西所屬臨洮、端雄兩府，滇軍現分守宣光、興化二省，及臨、端兩府。其甯諒二省，責成粵撫，惟太、高二處，兵力不敷分佈，須俟王德榜軍到，再議兼顧。劉永福殘軍，現令編爲十二營，營止二百七十人。臣接見黃佐炎及宣、太、興各巡撫，及副提督劉永福，面加激勸，士氣稍振。」（見無名氏法越事宜鈔本第二頁）又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廣西巡撫徐延旭諒山密奏大略云：「法人於十五日黎明，由河內添來悍黨數千，兵輪九艘，合前船，由扶良水陸直上涌球，並分攻新河、三江口各處，提

督陳朝綱戰敗，申刻、涌球、礮臺失陷。是日劉永福來援，（黃趙去年不援山西，而永福不以爲恨，可見永福尙知顧大局。）於十五夜三更，奪回涌球、礮臺，與敵相持，至十六日未刻，斃法、鬼、教、匪多人。因諜知兩路統領先於十五夜戍刻，潰奔太原一路。（黃桂蘭先逃至黃雲屯，趙沃亦逃，多挾婦女，盡棄兵仗。）北甯已失，劉軍及李逢楨等，勢不能支，望諒江、郎甲退回。現在教匪紛紛四起，連夜放火。（見鈔本法越事宜）又同月峇、英奏云：「二月二十日，法人陷太原省，官軍仍不戰而潰，教民作亂助逆，諒山文報不通。二十五日，劉永福由太原撤回與化。」（見同上。）蓋是時永福已純爲中國將官而見節制於徐、岑矣。

先是岑軍士卒，在興化，拉有安南妹數十個，年齡均屬二八左右，岑軍概將此妹剪髮，將號褂與他着。到清波、縣、大圩，各南、妹見公營到，號叫之聲，震地響天，並以手亂搖以作喊救。公使人詢問，知是岑軍兵士所拉之安南妹，及公行將近，各南、妹蜂擁進公前，哀求救命，公知岑軍無禮擄掠，卽盡拉回，用竹舟一概送回原籍，各南、妹感激涕零。公到頭關，那時岑毓英、毓寶均皆在此暫紮。各到齊後，岑毓英先上保勝，遲兩日，毓英及公等，皆拔隊上行。公到寶河關，卽調六安州、十洲、猛地各土人，各數百，共有千餘之多，在寶河建築營盤，兩岸河岸，皆起有營寨，及高低各處，均有起築，并起鋪仔二三十間，買賣交易，幾成一條圩了。公之兵士，全隊在此駐紮，岑軍卽拔全營向保勝而往，隨上雲南、開化、臨安等處去矣。公在寶河，起好營盤，布置停當，卽帶十餘人，由竹舟上保勝，回家一轉，時光緒十年六月下旬。住到七月中，奉到清國上諭，由岑毓英轉行，飭知劉某一軍，着卽進兵攻擊法人，務要趕他出境方止，等

語。公接到岑督照會，卽於是月下旬，往落寶河關。到八月，雲南岑軍陸續進入越南，由保勝落寶河。九月初二日，公奉到兩廣總督張之洞照會，內開：「爲恭錄照會事，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處公文一角，內開：「爲咨行事，本月初六日，奉有明發諭旨一道，相應恭錄咨行，一體遵照；如有應行知之處，希卽轉行，知照可也。」恭錄諭旨，內開：「光緒十年七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越南爲我大清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冊，中外咸知。法人狡然思逞，肆其鯨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等處，戕其人民，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君臣，闇懦苟安，私與立約，并未奏聞。法固無理，越亦與有罪焉。是以姑予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正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又撤使翻議，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甯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清查越匪，保護屬藩，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防營，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兵進取，力爲鎮撫。該國總兵福祿，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及岌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蹙，本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疊經諭飭各該防軍，扼守原處，不准輕動生衅。帶兵各官，奉令維護。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砲，轟擊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衅，傷我官兵，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和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會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實已仁至義

盡。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幡然改悔，乃竟始終怙過，飾詞狡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求，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台北基隆山礮臺，經劉銘傳迎勦獲勝，立即擊退。本月初三，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在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燬船廠，雖經官軍焚燬法船二隻，擊壞雷船一隻，并陣斃法國兵官，尙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啓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法人有意廢約，畔自彼開。各路統兵大臣，暨各該督撫，整軍經武，備禦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國兵輪駛入，著即督率防軍，合力攻擊，悉數驅除；其陸路各軍，有應行進兵之處，亦即迅速前進。劉永福雖抱忠懷，而越南昧於知人，未加拔擢，該員本係中國之人，即可收爲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侵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凡我將士奮勇立功者，破格施恩，並特頒內帑獎賞；退縮貽誤者，立即軍前正法。朝廷於此事審慎權衡，總因動衆與師，難免震驚百姓，故不輕於一發。此次法人背約失信，衆怒難平，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團練，衆志成城，定能同仇敵愾。并着各該督撫，督率戰守，共建殊勳，同膺懋賞。此事係法人濫盟肇畔，至此外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者。著沿海各督撫，嚴飭地方官及各營統領，將各國商民，一律保護。即法國官商教民，有願留內地，安分守業者，亦當一律保衛；倘有干預軍事等情，一經查出，即照公例懲治。各該督撫，即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倘有藉端滋擾情事，則是故違詔旨，妄生事端，我忠義兵民，必不出此；此等匪徒，即着嚴拿正法，毋稍寬貸，用示朝廷保全大局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合就恭錄照會，爲

此照會貴提督，煩爲欽遵，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花翎記名提督劉光緒十年八月初八日。公於九月初二奉到，公已知清國皇帝破格獎賞殊勳，以提督記名簡放，并賞戴花翎，不勝欣喜，統下均到慶賀。岑軍至九月間，各營到齊。十月，毓英、毓寶兄弟，皆率大營軍馬俱到，計連前陸續所來之軍，共有七八十營之多。岑到寶河關，公盡將營盤公館等搬出，讓與岑軍駐紮。岑毓英即令公落頓關。公奉命，率全隊往去。公到時，登即調集民伕及兵士等，砍伐竹木，大起營盤兵房，計共建築營寨十餘個。岑軍又由寶河隨纒落頓關，亦在該地砍竹木，建築營寨，所有高低各處，無處不是營盤。岑毓寶到時，已起二十三個駐紮。

香林按：永福於光緒十年接受清廷所授記名提督一職後，即發一誓師文告，其詞云：「雄威大將軍三宣提督劉，爲誓師事。嗚呼，皇天無親，明德是輔，聖人有訓，佳兵不祥，我越南自白雉入貢以來，知中國有聖人，不敢自外，託於幘幘玃轉之中者，數千年於茲；中國亦待之以誠，撫之以惠，愛如骨肉，而親若家庭，偶有外患內憂，莫不煩天朝之綏靖；越南臣民，惟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故與各外國，絕不相通。蓋茲外夷，逞其強悍，恃其機械，輒敢肆焉蠶食，恣厥鯨吞，毒比長蛇，貪逾封豕，既竊踞夫西貢，又潛窺乎東京，外託保護之名，中懷叵測之志。試思分疆劃界，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待越俎代謀？是其藉辭行詐，包藏禍心，可以不言而喻。況自外兵東來之後，攻城掠地，荼毒越民，越南之倉庫，據爲己有，越南之關稅，收爲私藏，越南之城池，遣其蟻踞，越南之元氣，被其剝喪，招越南之叛民，以添其翼，隳越南之險阻，以快其心，種種狂悖之行，神人之所共忿，天地之所不容，我越人凡有血氣。

莫不痛心疾首，透爪裂眚，願食外人之肉，寢外人之皮，真有一夫大呼，市人皆左袒之勢。永福以羈旅之身，受國王恩遇，資以土地，授以甲兵，其初一成一旅之衆，得所措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積數十年之心力，有勁卒數萬人，賴以保障東南，用資戰守。三軍之士，當知食毛踐土，恩遇並隆，去順效逆，禍殃立至。越南雖偏小，向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越南有難，中國必爲援助。茲者陳撫唐中丞、粵西撫徐中丞，皆已帶甲百萬，分道出關，擁兵遙駐，聲勢赫耀，粵督、限制軍、粵東撫裕中丞，亦皆部署周至，轉應不窮。近又特簡彭宮保來粵督師，以守爲戰。韓范坐鎮西賊喪膽，我軍有此奧援，士氣定當益壯。本提督不過中原一武夫，流寓來越，荷蒙國王恩禮有加，重資委任，爾衆士亦屢蒙大惠，祿養有年。三軍銘挾纊之恩，多士戴如春之澤，固宜激發忠義，競作干城；而況中朝大皇帝，特沛殊恩，寄以重任；本提督固責無旁貸，爾衆士亦義不容辭，當思受國王之恩養，咸懷報主之忱，荷中朝之化裁，彌切尊王之義，先登陷陣，奮不顧身，飢剝外夷之膻，渴飲外夷之血，滅此朝食，所向無前；外夷之機械適足自阱，外夷之兇暴適足自戕。前者夷酋拿破命第一，頗善用兵，其國人稱之天神，擐甲執兵，千人辟易，彼恃其武勇，橫暴不已，卒爲英人所俘，爲世大辱；厥後拿破命第三，率乃祖之攸行，志在開疆，性喜用武，橫征暴斂，戡怨小邦，天怒人憤，繼久必發，爰假手普國，殲厥渠魁，燬其國都，外人之氣，爲之不揚，歐西各國羞與爲伍，似此亦可稍自斂跡矣。而乃猶復怙惡不悛，不敢吐氣於他邦，轉欲逞志於我國。越南雖僻處海濱，號稱積弱，然師以曲直爲老壯，兵以順逆爲勝負，外夷雖強，曾何足懼。自外夷入寇，狼奔豕突，跋扈鴟張，幾於目無越人。本提督率爾有衆，起

而力爭，一戰而悅未學授首，再戰而波滑遁逃，料烈不能逞其凶，夏文不能施其計。大旗所指，蚩尤燭光，長戈所揮，淵日再起。賊軍勢窮糧盡，困守一隅，以海防、河內爲負隅之恃，而我軍八道以擾之，頭肆以疲之，奇兵正兵，互爲策應，攻城攻野，動合機宜。南定驚草木之兵，海東燎烽煙之警，賊軍皆墨，我武維揚。外夷猶敢執迷不悟，逼我順化，盛我都城，乘我國之新喪，利援兵之道遠。遂乃抑勒新主，強爲要盟；夫要盟，神勿之福，盟可要，亦可塞，何足措意，而外夷乃自爲得志，益復驕橫；又敢窺我北甯，侵我桑臺，中朝之大度，則豈爲畏葸，我軍之果敢，則視若仇讎，不恤衆口之交讖，不顧天心之弗順，獺狗之瘦，噬遍乎友邦，巴蛇之吞，肯遺夫象郡。賊與我誓不兩立，我與賊義不俱存。今與爾有衆，共引大討，各奮神威，轉戰無前，有進勿退。得外夷首一級，賞銀五十兩，賊目倍之，獲兵輪一艘，賞如其船之數，燬鐵艦者倍之。其有我國遊民，爲外夷所羅致，脅令當兵者，尙能悔罪自拔，悉予免究，反攻後，因而獲勝者，仍論功行賞，弗問前愆；惟外夷及其所部之黑夷，則盡殺無赦。必使東京之餘孽，掃蕩無遺，西貢之腥聞，消除淨盡。上以副天朝倚畀之隆，中以報國王休養之德，下以舒越人怨毒之心，成敗利鈍，所不遑計。爾衆士欲建不世之奇勛，成不朽之偉業，惟本提督馬首是瞻。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爾衆士惟時懋哉！

檄到如律令。」（見劉名譽越事備考案略卷二，劉軍門誓師文。）按永福初赴越時，部下無甚文士，故鮮華瞻文告流傳，此文諒爲清臣在關外與永福有關係者所作，故能歷陳中外大勢，然亦以時代關係，所述歐西事不能無誤，但此與永福事蹟無關，故不具考。

十月下旬，岑毓英到順關，遣令公隊拔往三圻，左旭地方，又起營盤。岑軍又逐漸過去，離左旭十里起營駐紮。左旭地勢，係近三圻河，此河小火輪船可以常到。後岑軍到齊，又分隊過去近三圻城地面駐紮。該處營寨，可以瞭見城，及礮火可施放到城了。法兵在三圻城內，見得岑軍漸漸逼近，即號令各兵，出城邊鄰近，紮天花營甚多。岑軍統領丁槐、何秀林，分三路人馬，進攻法兵之天花營，大獲勝仗，將其天花各營占踞。丁、何兩統領，自經此場大勝後，即在天花營四處，星羅棋布，重重駐紮，圍困三圻城，正如鐵之箍桶，水泄不通。法人危困已急。公知法兵在三圻城受困，即由左旭過三圻河道兩邊卡紮。又搭浮橋，橫河扼守，截斷法兵接濟運糧小輪船，自此上下流，不能相通。法兵糧草，并無來源。法國在三圻城內各官兵，因糧草將絕，不久餉斷軍飢，坐而待斃，又無人可以出得報信，萬分焦灼；忽然想出一個法子，寫信放入竹筒，用臘膏塞閉孔隙，面插小旗子一支，每筒均如此裝扮，這等信筒，流落河去甚多，無論晝夜，水面帶有流下。初公飭人撈之，所得亦多，但撈不勝撈，況夜後黑暗，焉能撈得許多的。其信面云：「有誰人拾得此信，投上法國全權大臣者，賞銀廿元。」其信內云，係說現在三圻城被困，水泄不通，糧草將斷，若無救兵，行將全軍盡斃；速起大隊兵馬，到來解圍，俾救數千兵士等語。公已知係追救兵之信，此宗之信，流落許多，必然有人檢獲，送上河內法官全權大臣，不久一定有大兵來勦。公在那時，即想設計勝他，四處踏看地勢，見該處一邊大山下，沿河水一邊，有大茅坡，橫直數里，茅草叢生，十分周密，草高六七尺許，爲入三圻必經之路。公看看，想起一個用火攻之法，埋藥炸其全軍。計想已決，即遣派差弁，上順關，到岑毓英處，領火藥二萬斤。去後，一面密派

心腹多人，往河內查探法國大隊，何日起程，又預通法兵所拿之越人當伏者，囑令常通消息；一面令取乾薄大竹數丈長的數百條，中小各竹數百條，飭令木匠趕造大木箱四五百個，每個入火藥四十斤，箱形四方，四邊有孔。又將竹鑿眼，鑿通竹節，大小竹皆用，小竹筒寸大左右，大竹筒三寸大左右，均入飽火藥，用葵葉將所鑿之竹眼，包數層托緊，恐天雨致溼，藥不發之故。其木箱四邊孔，即用小竹筒透搭，其大竹筒則長透搭，小竹筒均如十字形，連環相併，即在芒茅叢生新開大路之兩邊，鋤挖五六尺深，仍照直橫十字，每邊藏埋木箱二百餘個，又十數條數丈長的竹，鑿通，裝飽火藥，作引入藥。總引，又用橫竹鑿通橫眼，闔搭各竹之藥線，橫竹一邊，鑿一眼，正中用布條捲藥爲線，長二三丈。鋤挖之後，埋藏週妥，用泥蓋面，并鑿芒茅安放，一如茅草稠生，并不知覺。其大路兩傍左右，所鑿去茅草之地，即築假新墳甚多，插以香燭燒紙錢等，使他見之，以爲天朝兵士戰死之埋在此，不以爲意。又用三四寸大的數丈長竹筒百餘條，入足火藥，在江壩之邊，竹不入地，惟裝放好，斬茅略蓋，竟不知有埋藏。兼用大火箭數百支，用竹破開，削尖一頭，裝配火箭，紮好斜插，并用藥線，搭入大竹眼處。各火箭布置已妥，即在里零路，設礮壘營寨，在此向他開仗，引其人馬入到，均站立於寨前，先輸一仗，等他破寨，羣擁而進。又離里餘，又築建營房礮壘，其外平坡一望無際，皆藏火器。在此，各事皆備，先前密囑部下心腹，如此如此。去後，即係預備打仗之事，先一次探報，法兵五萬，已調集河內，分爲十次進攻。又探報法兵五千人馬飛趕，前敵已到。公即下令出仗，只見法兵排山倒海而來，勢甚猛烈，公即派數百人，在先鋒前寨引擊。看看法兵已到齊寨前，大攻一陣，佯爲輸仗，逃走。法兵那時正在歡天喜

地以爲得勝。數千人馬，一擁而進，皆站立於埋藥之間，兩軍互相攻擊，忽然一聲，轟天大響，火藥飛爆，勢如崩山陷地，炸斃法兵二三千人。又被火箭擊射，死者數百，尙餘數百殘兵，皆是焦頭爛額，無一個完全肌膚手足之人。其傷甚重，皆是爬匍而行，或不能行，盡被公等人馬，追出斬之。是役也，大獲勝捷，奪獲軍械無算，公自千百戰鬪以來，未有如此之大勝捷也。河內法國全權大臣，探得先鋒第一次大隊人馬，全軍已被黑旗炸滅，嚇得魂不附體。然怒氣到極，登時卻又調派第二隊人馬五千，火速前往攻擊，并多運子彈，預備久戰不缺。法兵到時，公率隊出迎，兩軍交鋒，初時，均有傷亡，不分勝負。戰到下午，公等各營，未能取勝。時各做營盤生意的商人，有數百之多，即蜂擁而走。公等力持，戰了一日，子彈將盡，屢請岑軍救援，岑營按兵不動，其子彈漸漸稀少，援兵無來。法兵見彈發疎疎，知是彈子告乏，即盡力攻擊，公等勢力不支。先是，吳鳳典營被他攻破，旋朱二營又被破，後劉紹經營又被破，共計傷亡百餘人。公見三營已破，彈盡援無，迫得退十餘里之清水溝駐紮。公之頭關退了，法人大隊長驅，直上三圻。次日出隊，與岑軍交戰，岑軍敗北，岑軍託詞無糧，回退頓關。公之隊伍，亦全隊隨拔上頓關。公等各隊，已到頓關，岑毓英令公去六安州紮定，落打安平州。公到左保，毓英又使人追公回去紮臨洮府。岑謂他先打興化，又落打山西，不過僞詞，後均不去。岑意實欲先打臨洮，後落興化、山西也。公奉調追回臨洮，岑先遣竹春、陶美、徐恩、黃明、蘇元禮等，共帶成千人，離臨洮府十里下寨，紮頭營。竹春等五人，乃雲南化地方頭目，亦不是勇丁。但無事則安農業，有事可以召集人馬，包打前敵。其槍枝旗幟均齊，惟糧餉則訂定比勇丁優給。此次乃岑毓英招僱而來，備打前敵攻仗。竹

等紮在廟所四邊，挖掘濠溝。打仗時，人皆出濠溝，伏而攻敵，作紮頭營。公等紮二營，岑軍紮三營。隨路村落均有，皆距離不遠，互相救應。各紮好營盤，時法人招有紅衣大袴囊兵千餘人，由興化過來，先攻竹春等頭營，由日間九點鐘，攻到傍晚，猶不能下。時臨洮之義勇隊，係領公之火藥，亦公節制的，日將黑，四村皆起人馬，黑旗遍地皆是，來到橋邊，吶喊，皆用客人聲，『殺呀，殺呀！』處處皆喊起來。大袴囊兵，打到這個時候，不能破寨，人倦馬疲，又疑黑旗係公兵，四處蜂起，兩邊夾擊。斯際欲打不入，欲退無路，又要過橋，方能有路，無如橋頭黑旗人馬，紛紛圍聚，塞住去路。大袴囊千餘兵，看看不是頭路，若再延推，斷無生路，各人萬分惶恐，正是魂向三天去，魄往九霄飛。適橫邊里許，有河溝，水漲五六尺，欲走惟有這路，但水又深，不熟泅法，不能泅水而往，惟有沿溝邊水淺處可行。時已更後，月色無光，大袴囊兵，即盡脫了紅水泥衫袴，在河溝邊千餘套，堆積如山，每人赤條條，僅荷槍沿河溝過水而走。走時，竹營及四村義勇團皆不知。次早，各村人遙見溝邊忽如山堆，未知是何緣故，各皆來看，到時，即見盡是紅呢衣服堆積，方知是大袴囊兵，由溝水逃。時適岑軍兵士，亦多來到觀看，則曰：『此衣服應當歸我們，』即盡搶而回。回到，將各衣服呈上與岑毓英，並稟報情形。岑毓英見紅呢衣服，係老番招來之兵，不知那國的，其衣服甚是奇怪罕見之物，即僞報在臨洮大獲勝仗，槍斃法兵數千，大將哥八一員，斬首千餘級，得有紅呢衫袴千餘套，是役乃遣毓寶統隊，繞往大牛山包抄夾擊，大捷，已克復七十餘州縣，奏報大功，保舉甚多，且係異常勞績，無有不准。先是，岑毓英喚公開列越南北圻各府州縣等名，彼時謂開明俾識路途，今伊奏報克復七十餘州縣，方悉從前喚公開列者，正為今

日罕用之故。機心久蓄，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者漸矣。

香林按：越南與法訂順化條約，承認爲法保護國。後清廷大震，乃命岑毓英、張樹聲督辦邊防，分令徐延旭進軍諒山，唐炯進軍北甯；任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總理廣東軍務，大小軍隊悉令備戰，惟關外各軍皆潰退。德人德特林（Detring）適任稅務司，建議停戰，乃授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艦長福祿諾（Fournier）會議於天津，約甫定，法以巡邊爲名，違犯諒山，其艦長孤拔（Coube）率艦隊陷福建馬尾，中國不得已復與之戰，於是有中法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國苦戰，大勝法師。此爲中法交涉一絕大關鍵，治中國近代史者所熟知也。史章以是時永福適在寶河，與岑毓英部滇軍固守雲南門戶，於鎮南關戰役關係較輕，故未敘錄，茲爲補綴。如次：錢唐汪氏振鐸堂叢書第二集關名撰克復諒山大略云：「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匪教匪萬餘，大舉攻桂軍……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幸李秉衡、馮子材二人在龍。秉衡素有清望，靜鎮不搖，維持補苴，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子材曩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素著，待桂，越人心，衆情相安。馮因留一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萃中路，乃調東路八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由隘。至正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掘濠拒守，獨中路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破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砲臺據守，（文淵在關外中路三十里）分兵由扣波（關外西路三十里）攻九葑（扣波之西北百五里）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兩軍來往之路（高平省一名牧馬，距龍二百六十里，在鎮南關西

北)繞出兩關之背。廿七日馮道營趨扣波，蘇軍趨丸壽。法至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逐法回文淵……二月，越官越氏報馮，法將於初八入關，馮倡議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以山築壘，三面施礮，攻擊竟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真法兵居前，西貢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嶺先鋒三壘爲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八晨復戰，賊以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礮，大隊犯中路，益兇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礮聲震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與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裹首，赤足草屨，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淮軍爲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死。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搏衝擊，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亦敗退，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聞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伺隙邀擊，賊後隊爲王德榜截擊，斃法、教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駝馬無數。賊被截，槍礮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二畫一畫數十級，殲真法兵千餘，教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初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僞文淵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攻諒。十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驅驢墟，有王德榜所築壘甚固，爲潘撫昔日駐軍之所，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攻尤力，士卒

多傷，孝祺部將潘胤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辰刻，馮軍克復諒山，午刻諸軍俱入，賊悉衆遁，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有斬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並復長慶府，生擒五畫一，斬一畫一。馮前軍進紮拉木，以攻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馮定議，偕孝祺軍進窺北甯，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佐黃廷經，糾北甯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圍，建馮軍旗號，自願，搃漿飯，作響導，隨軍助勦，或分道進攻。李揚才之弟，在北甯城內，與馮約，俟郎甲破，即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甯，而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旨到，乃止。廿九日，馮軍尙攻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旨，三月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驅舟中賊入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由馬牧進規太原。越高太勳撫使梁俊秀率衆助勦，游勇頭目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議已定。三月廿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公屯關內……〔按克復諒山大略於標題下自注，「此據各路電信探報稟報家信來往員弁面述，蒼萃參考斟酌采集而成，真可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也。」云云。〕又林繩武馮勇毅公神道碑云：「……公名子材，字南幹，別號萃亭……居欽城第一名勝鴻亭，點翠之沙尾……未幾，法軍已自諒山破鎮南關，桂將楊玉科戰歿，諸軍多潰，惟蘇元春、陳嘉兩部差完，而法屯重兵於文淵，積糧重於諒山，焚關而出，守關外所築沿山壘，別謀以扣波兵，繞出南關北，以奪龍州，全桂岌岌，鼎新（潘）懼，方以守關屬萃軍公（馮）始忙勦陣地，

得距關十里之關前隘……乃跨隘築三里半之長牆，半月成之，又築五壘於左橫坡嶺，以當敵衝……二月（光緒十一年）初五，先命勦軍攻文淵，命楚軍自油村會擊……初七晨……法已悉諒山之衆，二萬餘人，分三路來犯，萃勦兩軍齊迎戰，法以開花礮隊，循東西兩嶺進，以槍隊撲中路，勢如潮湧……元春（蘇）負督辦責，怯敵欲退，況公表兄黃雲高，囑嚙向公言，公手拔指揮刀叱曰：「汝知此爲軍法地乎？」雲高退，元春夜來，曰：「我軍藥彈恐不濟，暫退憑祥何如？」公曰：「有此長牆不守，憑祥何恃？我退，敵必尾追，左江卽非我有矣！我老矣！誓與此牆共存亡！君年較富，請自行，勿亂軍心也！」……公令各軍，終夜更番食飯，不得收隊，惟息炊煙更柝，佯作棄退之狀，以誘敵。初八黎明，敵果已猛攻……重礮機槍交轟，藥煙迷漫，至不辨旗別，彈積陣前逾寸，牆後大營且被燬……法軍狂悍，已薄牆下，公乃帕首短衣草屨，操倭刀，親領大刀隊千人，大呼，一躍出牆外，其子相榮，相華隨之，全軍感奮，齊湧出，肉搏衝突，縱橫決盪，關外游勇客民數千，遠見萃軍帥旗出牆，知公入陣，悉助戰，隨處狙擊，於是左右夾擊，火器短刀迸進，刀光破煙，虜首紛紛落地如墜果，礮聲頓寂，橫屍枕藉……法軍乃全潰……公遂畫定掃盪北圻之策……之洞（張）亦令唐景崧軍由馬牧規太原，莫善喜軍由欽州趨襲廣安。公遂決二十五日督攻北甯，清庭忽下停戰撤兵之旨。」

八 黑旗軍之歸國

且說法人遣兵數百名，又安南佬當老番的兵數百，共成千人，在山西屬之草圩，築有洋樓鬼屯，在此扼守。毓寶遣朱統領帶兩營成千人，星夜馳往攻擊。時天曉，始到，法兵在更樓上，搖手喊曰：「不用打，不用打，我們皇家與你們和了，請來飲茶！」朱營等曰：「和事，我們尙未識；如果係和了，你請你之兵頭出來！」於是洋兵遂知會其頭目，二三晝的出來對朱統領言曰：「不用打了，和了，兩家國王相和，大家都要退兵！」等語。朱即唯唯而退，回到臨洮府，稟報毓寶。毓寶聞報，即據情派人上頤關稟知岑毓英，并請示辦法。毓英曰：「現在，我們并未接到上諭，但據法人所云，諒非虛假；惟事既如此，所有各處紮營，概暫退回頤關，打探消息，乃定行止，可耳。」即飛令各軍營隊，數日間均到頤關。公之全隊亦拔回頤關。遲一、二日，岑毓英奉到上諭，已經和議告成，限奉到諭旨七日，退兵到保勝。毓英奉到上諭，正在將拔全隊各軍人馬，退回保勝。越南鄰近，頤關四鄉紳耆，聞得退兵這點消息，異常恐慌，即紛紛來見岑，苦求岑莫退兵。岑曰：「退兵，乃係接奉上諭，不能不退的；安可逆旨行事乎！」父老曰：「宮保等退了兵，我們南人，一個個皆做老番奴隸牛馬，下賤卑污，不堪言狀矣！」言訖，各皆潸然流涕！岑見得那個景象，甚爲

可憫，卽謂曰：『你等如此恐慌，卽皆難髮，作中國裝，我交掛號與你們，守住我兵退後，你們在此紮守，就是。』嗣後南人有一二成羶的，有七八成不願羶的，終無效果。先是三圻失陷時，三圻巡撫及下和縣知縣，奔逃往安平府。岑毓英疑其與客人勾通老番，含恨在心，已到極點。岑將起行，卽遣派人員，前往安平，去捉三圻巡撫，及下和縣知縣，并客人數名。拿到，卽將客人殺了，巡撫及知縣，擬解回雲南處決。岑由頓關起程往寶河關，其幕府、文案、書記等各重要人員，共僱小船七張，行到大佛殿下，陡然來一口巨風，翻船五張，各師爺及姑老爺皆斃。岑之坐船，雖然遇險，幸無恙，然亦一驚非小。岑到寶河，遣各軍隊，陸續退出保勝。公軍隊到了寶河，公入見毓英，特爲三圻巡撫講人情，陳三圻失陷乃勢力不敵，非巡撫反勾暗約所致。岑曰：『此事已奏了聖上，奉旨要辦之人了。』公曰：『宮保要奏，有何不准之理，皇上以宮保爲耳目，宮保之是則是，非則非矣；但三圻巡撫，歷來効忠國家，并非奸臣賣國行爲，懇求釋放，感恩不淺！』再三哀求，岑祇以聖旨推諉，遂不允准。談話間，岑曰：『我由頓關來寶河時，行到大灘佛殿下，忽然黑氣滿天，狂風隨作，雲霧模糊中，忽來大蛟一條，張開巨口，向我船來。我卽出船頭，斥曰：『何物妖魔，敢在我本帥之前現形作怪？』我并大刀指喝曰：『快走！我乃天上之人，你妖怪何得在此播弄！』如是，大蛟卽轉首，橫向而去。後之五船，遂沉沒。』等云。又吩咐公曰：『爾軍先回保勝，我因有些事，要耽擱旬日方行。』岑畢，告辭而回。公卽遵岑命全隊拔上保勝。各兵士陸行，公則由竹舟而往。船到龍魯，上有一黃斑虎三四百斤，過河，公用槍擊斃，取獲放在舟內，裝回保勝，抬出沙灘，被岑軍各士卒，分割而食。公回到保勝時，光緒十一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中下旬，接

奉清國上諭，催公入關，由張之洞轉提督，用秘密照會。到保勝那時，公雖接得上諭，惟入關事，尙在不以爲意，亦度外置之而已。公駐旬日之間，兩接兩廣總督張秘密照會，奉旨催調入關也。岑毓英由寶河派差弁上保勝，預備已在關帝廟爲岑軍行轅。岑軍營務處湯某，對公說及岑師某日由寶河起程，某日可到保勝。先一日，岑軍差弁到保勝，次日岑宮保到，公即飭令差弁，卽出河邊之沙灘去蓋搭帳棚，預備歡迎。并先遣扒船九張，落龍王廟對面河中停泊，派員燃燄迎接。過日，公率全隊出沙灘，是日岑軍兵士數千人，亦出河邊兩岸，鵲立相候。時天清日朗，并無些子雲影，有來觀客人，安南人等數千，兵計萬餘人，各處皆人山人海，無地不然。未幾，岑宮保坐駕之船來，將到公之歡迎棚廠邊，岑先吩咐，不可入關帝廟爲駐所，駛過保勝地界，上到河口去，另擇地方。忽然一朵黑雲，現在空中，橫斜密布。及岑舟到廠邊，公之下人等曰：「宮保行轅在此處矣。」各以手向關帝廟指之，岑船上人等，置若罔聞，直駛上去。有頃，霹靂一聲，天地崩響，上人擊岑之坐駕船篷，其船爲之欹側。斯時兩岸觀看之人，皆大喧譁，曰：「雷打死岑毓英咯。」該處地方人民，聞得清國上諭催公入關，各皆不願，衆說一定係岑毓英奏請，所以衆人甚爲憎惡他，遂呼其名，并喜其死，而不樂其生，故有此景況。自上人一擊後，嚇得岑毓英一驚非小。時其船駛上不遠，忽然又一聲霹靂，上人將岑之船頭船板擊碎，衆觀者曰：「此吓，真係打死了。」兩岸人聲，喧鬧錯雜。岑毓英面色皆變，魂不附體。船又駛上，將至河口，又一聲霹靂，時岑之船篷擊碎，其船太側，將沉，衆又大譁曰：「斯時真真雷打死岑毓英了！」衆大歡喜，岑毓英斯時，真係魂飛三天外，魄散九霄間，竟呆了一陣，幸未擊中他，是以得安然無恙，惟嚇

殺亦甚矣。岑到河口，擇地方住定，其不入關帝廟的緣故，蓋其心多疑，恐公等或有他意，其在關帝廟作行轅者，乃假意爲之，其實早定了主意，係在河口的，又因河口係天朝雲南地方，且其軍士在河口者甚多，此其上河口爲行轅之原因也。

岑毓英在河口駐紮，接到上諭，屢催公入關。兩廣總督張之洞特派委員孫鴻勳，到保勝，接公入關。又有秘密照會，恭錄上諭，催調入關。公尙猶豫不決。兩廣總督張之洞撤兵照會云：「爲欽奉事：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准總署二十二日來電，本日奉旨：法人現來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來，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戰，二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四月二十四日齊抵雲南邊界，臺灣定於三月初一日停戰，法國即開各處封口。已由李鴻章分電沿海雲、桂各督撫，如約遵行矣。」等因，欽此。二十五日，北洋轉總署二十五日來電：本日奉旨，如電信不到之處，即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等因，欽此。又二十九日，准北洋大臣李電稱：法外部廿七來電云：在法都所定章程，第三條，說明在越南之雲、桂華兵，當按所定期限，停戰撤回；如中途有阻滯，法國可應允幫助中國，將此命令傳遞到華營之武官，請轉告兩廣總督等語。應請延粵關稅司，將前奉停戰撤兵議旨，設法由輪船，速寄河內，囑法官轉遞前敵各營。等因，到本部堂，准此。查前奉停戰撤兵諭旨，業經恭錄，轉電，分別由驛咨行，欽遵在案。惟龍州、南甯一帶，電稱忽通忽阻，各軍分紮諒山、宣光、臨洮等處，道途遙遠，恐一時未能速達。茲准前因，合再恭錄二十二日二十五日諭旨，并北洋電

西即交粵海關稅務司吳得祿，辦交香港法國領事，飛連傳到諒山、宣光、臨洮一帶中國前敵軍營，欽遵電旨，依期停戰撤兵，以期迅速，而免延誤。除分別咨行外，相應照會，爲此照會貴提督，煩爲查照，欽遵，一體轉飭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記名提督劉，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是月二十五日，公又接到兩廣總督張之洞密照會，內開：「爲恭錄密切照會事：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准北洋大臣轉總署二十五日來電：本日奉旨撤兵，載在津約。現既允照津約，兩國畫押，斷難失信。現在桂甫復諒山，法即據彭、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直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臺隸我版圖，援斷餉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爲計；且該督前於我軍失利時，奏稱只可保境堅守，此時乃勝，何又不圖收束耶？着該督遵旨，亟電各營，如電稱不到之處，即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致生他變，惟該督是問，欽此。即轉電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除業經恭錄轉電，并分別由驛飛遞外，合行恭錄照會，爲此照會貴提督，煩爲欽遵，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記名提督劉。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公於三日之間，接到兩照會，已分飭各營知照，惟時兵已撤到保勝，亦如照會遵行辦理矣。四月十八日，公又接兩廣總督張照會，內開：「爲恭錄照會事：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准總署二十四日來電：本日奉旨，劉永福一軍，着即調紮思一帶，該軍到防後，人數餉數，張之洞酌定具奏，等因，欽此。到本部堂承准此，除即刻恭錄，分別轉電咨行外，合就恭錄照會，爲此照會貴提督，煩爲欽遵，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花翎記名提督劉，光緒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奉到此照會，意尙未決，數日之間，隨接唐主事景崧函知，內云已奉旨調公

入關情事，并抄奉兩廣總督來電，其詞云：「李議院唐主政總署二十四來電：本日奉旨，李鴻章電奏，林椿來言，法約定一月內退澎湖；如劉永福不退保勝，澎湖亦須遲退，等語。現在詳約將定，中外交涉，惟重信義。劉永福一軍，亟應如期撤回。著岑毓英、張之洞懷遵。十八日電旨：嚴催該提督，即率所部，迅回雲界，莫延致誤。欽此。不准稍有延遲，致令藉口。其起程抵雲日期，仍速電聞，欽此。法以澎湖爲質，劉一日不離越，中國海防一日不能結局，斷無延遲之策。即請撤卿，恭欽此旨，并加切函，曉以禍福，速派妥弁，兼程飛遞，劉提，欽遵。洞監。」公閱畢，唐函并抄來張督原電，亦未定入關之意。隨又接雲、桂總督照會函件，均云：已奉旨調入關情事，公亦不以爲意。五月十八日，又奉兩廣總督張之洞照會，內開：「爲恭錄照會事，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准北洋大臣李，轉准總署衙門二十四日來電：本日奉旨，李鴻章電奏，林椿來言：法約定一月內退澎湖，如劉永福不退保勝，澎湖亦須遲退，等語。現在詳約將定，中外交涉，惟重信義，劉永福一軍，亟應撤回。著岑毓英、張之洞懷遵。十八日電旨：嚴催該提督，即率所部，迅回雲界，再赴交涉，惟重信義，劉永福一軍，亟應撤回。著岑毓英、張之洞懷遵。十八日電旨：嚴催該提督，即率所部，迅回雲界，再赴思欽，不准稍有遲延，至今藉口。其起程抵雲日期，仍速電聞，欽此。查中、法和議已定，法兵已退基隆，惟澎湖之退，還視保勝爲遲速，貴提督一日未抵雲境，則法船一日尙踞臺灣，關係大局，殊非淺鮮。現在迭奉嚴旨，速催貴提督，即率所部退回雲界，不准稍有遲延，致令藉口，自應恪遵諭旨，即日部署起程，以符款議；倘再若延，致干朝廷，貴提督以後，更多窒礙。本部堂業經迭次函檄，剴切宣諭，籌備一切。惟保勝密邇滇疆，粵省鞭長莫及，應請岑部堂就近籌措周妥，俾得早日成行。除分別咨行外，爲此照會貴提督，接奉此旨後，立即率領所部，撤回雲界，并將起程日期，呈

報岑部堂轉電，切勿稽延遲誤！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記名提督劉光緒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公奉到此照會，並岑、唐各函件，及岑督派來之孫委員鴻勛，屢次催速入關，亦知旨不可逆，惟須將情形稟請示奪，如邀允准，方可起行。遂速擬稟粵督，其詞云：「花翎記名提督劉永福，謹稟大人閣下，敬稟者：永福於二月十六日，曾將情形，虔酌寸稟，并委都司劉正興代躬敬謁憲安，謹將下情，上達聰聽，想經旬月，定必來到崇轅，恭候起居，獲邀恩施於萬一月之廿日，在館司行營，接見孫委員鴻勛，晤談之下，足見憲恩優容，無微不至。即寸身塗炭，亦不足以仰酬。伏查月之十八日，二十日，兩奉鈞諭，法人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朝廷允其所請，飭各軍依期撤回，各等因，遵奉之下，不敢不遵。竊思永福，自到越，二十餘年，無日不在邊防勦辦，其陣亡員弁勇丁，遺落孤兒寡婦，千有餘家，現在行營，用力士卒，三千餘人，均有家室，待哺嗷嗷，殊難悉數，數十年接給米食，以資飽騰，當今奉調回粵，應即遵照，但無位置，尙屬艱難；且此千餘家之孤兒寡婦，以及數千之家室，苦無安置。伏思二十餘年，風雨與共，甘苦同嘗，若置之不聞，誠恐扣馬相從，若柔之他鄉，有不忍睹其顛連景況。擬留選用通判劉成良，係永福之子，仍居保勝，安頓此孤兒寡婦，以慰忠魂。永福素性庸愚，毫無知識，百般艱難之處，筆難盡述。敬托孫委員代稟一切，仰懇逾格栽培，再永福所部員弁勇丁，連年血戰，雖戮力外藩，實欲揚名中國。自去年開拔以來，存者無遷升之賞，沒者無贈卹之榮，所有出力人員，難免不無怨望，應否開單請獎？未便擅行。所有舊部各員弁勇丁，并百度艱難險阻緣由，理合馳稟察核。可否，伏乞酌奪，訓示遵行。肅此，具稟敬請鈞安！統祈垂鑒！永福謹稟。手摺謹陳六事，行候鈞裁，訓示遵行。一、保勝宜派人防守

也。保勝山險瘴甚，華人不宜，法人更不宜。永福已奉旨他徙，擬擇子弟爲官，糾集土人，據險而守，足固雲南門戶。樓法內窺，法亦無詞與朝廷詰難。一，舊部不忍相離也。永福與法拒戰，二十餘年，所部士卒，皆百戰之餘，現在三千多衆，此輩與永福恩信交孚，生死不離，均須偕行，以備有用。一，求安爲籌謀也。永福素未讀書，但知戰事，所有一切因應事宜，諸多未諳，而百般苦詣，不能上達，尤屬處處齟齬，惡爲設法周全，庶免隕越。一，求賞發關防也。永福現用關防，乃係越南王所頒，今將往本朝，應由恩帥賞發，以資辦公，而昭信守。一，求安爲安置也。法與永福，仇如山海，勢不兩立，自奉調安插以後，如有狂徒生釁，則與永福無涉。一，須核奪遷移也。永福守踞保勝，二十餘年，鎗礮火藥，礮船輜重等項甚多，保勝亟當留人守禦，其火礮、礮船一切粗重等項，自應暫留保勝應用，如不留守，則求委員商會，陸續搬運淨盡，未便遺以資敵。』當奉粵督撫批示：『據稟遵旨調粵，但位置艱難，請示遵行，并清摺謹陳六事，等語，暨另單稟稱越民苦留該軍緩撤等情，均悉。貴提督謹遵朝命，入捍邊陲，深堪嘉尚。逐條批答如左：一，該軍舊部勁旅，自應率領同來，惟左有戰後，聞部衆或經裁汰，或已離散。此次貴提督入關，准帶二千人，但必須精銳慣戰之士，如舊部不敷此數，只帶千人尤善，由貴提督自酌，斷不必勉強湊數。俟貴提督入關後，仍准添募精銳，足成全軍，當令統帶五營，每營五百人，以資力餉械，均由粵給。內地無籍游勇太多，只可聽其在彼，各自謀生。三猛、十洲，爲地甚廣，耕墾足可自給。貴提督不宜概行招攜入關，徒致滋累。一，家屬孤寡多家，患難相依，歷年仰給，此次內徙，自難忽然，准賞給銀二萬兩，以爲安置家屬之資。但保勝距粵太遠，或量子偕行，或安置越地，令謀生理，斷不必全行攜

帶入關，應由貴提督妥酌。一，貴提督之子通判劉成良，請留保勝一節，諸多不便。保勝爲由越入滇要道，法所必爭。越中官紳義民，近年經岑部堂給械編營，團結自衛，歷年演越游勇，嘯聚越地甚多，將來法人難免不與此輩義民游勇構衅，若貴提督之子留越以後，凡越人阻梗，法人必歸咎於貴提督主使，無從辯析。務即率領該通判，暨貴提督親丁眷屬，一同入關。一，貴提督所部將士，歷年征勦法匪，出力傷亡各員弁兵勇，自應給與獎卹，以昭激勸。現經奏准，由本部堂具奏，請予獎卹。貴提督到粵後，可開單稟，卽當代爲奏懇聖恩。一，保勝地險瘴毒，實爲雲南屏蔽，本部堂素所深知。惟此時中朝已許法人由越至滇境通商，貴提督已經內徙，保勝事體，貴提督只可置之不論。至土人服法與否，法人兵力能通與否，聽之越人可也。一，貴提督起家軍旅，不諳因應事宜，自係實情，本部堂自能深察。諸子周全。一，所請給發關防一顆，自應准行，現已飭局刊刻記名提督統領福字全軍關防一顆，發至龍州，存廣西李撫部院處，待貴提督到粵卽發給祇領，以昭信守，以資統率，并刊發福軍管帶，福軍中左右前後各營營官關防，共五顆，一併存儲龍州，交貴提督轉給應用。一，貴提督與法仇衅素深，此時已授中朝之職，移屯內地，法人自不得尋仇再論。已經本部堂奏准，若貴提督恪遵節制，彼族自無從藉口。一，本部堂現經購辦上等後膛洋鎗洋礮甚多，其餘軍械鉛藥，尤屬饒裕，該軍來粵，自當發給上等利器，發給充足，以資防守。龍州現存有前發該軍後膛精鎗一千枝，現尙源源解運，保勝所存笨重礮械等物，千萬不必帶來，以免搬運累滯，耗費太多。一，貴提督所需餉項，及安置部衆家屬各費，現已電咨岑督部堂，將收存該軍餉項三萬兩，全行發給，以資目前應用。貴提督卽可安排起程。

龍州轉運局，尙存有該軍餉銀三萬五千兩，專待東來。至去年到今餉項，已領到若干，應補領若干，只可俟到粵再爲核算，應給者必當補給。本部堂於貴提督諸多優禮，諒所深信，勿因與岑部堂處核計餉數，致有耽延。一越民久苦法人殘虐，此次滇、桂官軍，既已凱撤，貴提督又復內徙，法人必致逞兵荼毒。越人請留該軍以資保衛，自係實在情形，本部堂曾經奏請總理衙門約禁法會，令其勿得妄殺。彼族能否篤守信義，殊未可知，惟撤兵入境，業已奉有明文，未便爽約改計。越官民能否自行捍衛，只可聽之越人自計而已。以上十一條，貴提督務即切實遵照，妥速料理，起程懷遠。四月十八日電旨，先撤至雲境，再轉至廣西龍州，聽候酌定駐紮定所。再前經總署與法人約定五月初二日，雲軍皆撤入關。此時趕不及，惟接到此批後，務即作速布置成行，不可延緩。一面將料理情形，起程日期，飛報岑部堂，電達粵省，并逕行飛稟本部堂察考，此泐。」公接到此批，係五月十八日，乃黏連照會抄錄而來。其照會內開：「爲鑒批照知事案照遵旨，撤調貴提督赴粵，屢經電致岑部堂，唐主政，轉飭遵照。昨據貴提督稟，奉撤回關，所有隨帶部衆，暨安置家屬等事宜，請示遵辦等情一件，又據貴提督稟，奉到撤兵照會，遵飭依期撤退，越南官民留請緩撤等情一件，到本部堂，據此，當經分別批答，專派委員設法疊赴貴提督營，投送在案。惟粵省出關甚遠，誠恐該委員等長途阻滯，未能速達，合再抄錄原稟，併批照會貴提督，希即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計抄黏稟批一紙。右照會記名提督劉，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奉此件，是月二十四日，又奉到兩廣總督張照會，內開：「爲遵旨催調劉軍回粵，以符款議事，照得中法詳約已定，澎湖法船，尙待保勝消息，以爲行止。貴提督一軍，自應速離

保勝，經本部堂歷次奉到嚴催諭旨，恭錄分別咨照，暨貴提督來牘，陳請各節，詳細批示，各在案。惟道路綿遠，誠恐文牘有未能詳盡之處，自應專派數員，星夜馳赴保勝，貴提督營次，傳達文件，及本部堂招徠之意，而加開導，迅催貴提督遵旨，啓程入關，先至滇境，再來粵地，勿稍觀望。至如何安頓啓程，一切均應遵照本部堂批示辦理。倘貴提督別有請示之處，卽由該委員就近稟商岑部堂，裁酌妥辦，免致函商往返，更延時日，是爲至要。查有湖南試用州判孫鴻勛前經赴越，情形較熟，應仍委令前往。併查有記名總兵馬宗駿，廣東補用通判陳文塘，堪以一併派委前往，除札該委員等遵照束裝，馳赴保勝，貴提督行營，賚送文件，切實轉致一切，俾得迅速入關，以符款議。至貴提督來粵，統帶所部，前請刊發行營木質關防，事屬可行，當經批准給發，茲交該委員帶往，暨各該營官關防，一併帶交貴提督轉給，統俟貴提督行抵雲境時發給，俾資沿途統率約束。惟此五營，應俟到龍州後，方可添募足額，此時只帶得力本部以精爲貴，千人卽不爲少，斷不宜多帶關外游勇，致滋煩累。本部堂具有深意，貴提督當能深喻。又前請保獎得力人員，已准開單稟請核奏，茲先發起五品功牌一百張，八品功牌一百張，亦由該委員帶往，查核姓名籍貫，發交貴提督轉給所部出力弁勇，造冊呈報查考。除分別咨行外，相應照會，爲此照會貴提督，務卽查照辦理，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記名提督劉光緒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公奉此照會，隨又接奉雲貴總督岑毓英照會函信多件，均催入關，又奉欽差督辦廣東軍務兵部尚書彭玉麟照會，均錄諭旨，催調入關事。

時疊奉張督數次祕密照會，均頻催促，計各照會函文文牘等件，已有十餘廿起。且岑、張兩督，均派有委員，催

促成行，公意始決。先是，公因疑不決，往問三婆神降蓋，以定行止。神曰：『已奉上諭，去亦無妨。今爾部下數千之衆，從征轉戰，亦已多年所，個個皆能征慣戰，從前落泊，故捐妻子，棄土壤，拚一身而犧牲之，相跟公，意欲何爲？富貴耳；今聞天朝迭次上諭，併調入關，昔日相從爾之各將士，大都無不欲回祖國，希冀特殊保獎，或得一官半職，光榮其身；倘若不入關，恐人心從此渙散，將此土崩瓦解，誠難逆料，究不如去之爲愈。去，去，爾毋懷疑！爾去之後，永享天朝富貴，斷無遠越之日。』至爾子輩，亦無人重復一履越地，或者爾孫輩，將來有人托足其間也。我言如是，爾姑誌之可也。』公意決計入關，此等風聲傳出，各土人聞之，該處南人士客數千之衆，各人恐慌，紛紛來求公。公曰：『此係祖國大皇帝九次上諭催促，不可逆命。』公顧謂南人之各董里長等曰：『我去之後，爾等亦當投順老番，不可逆他，因爾們之勢力，已無人可與他對敵了；有不得不順之勢。但不可從他之教爾等時候，我入關三年，到天朝，察看如何；如果三年并無什麼消息，彼時從教與不從教，乃可任便行之。但老番來，爾們備辦牛酒等禮送之，你等各長見之，但已剃頭者，切不可去，恐他查出，恐他說爾們裝客人嚇他，不得了；又或疑爾們裝扮黑旗之人嚇他，更不得了。』時因岑毓英四處派差弁，逼令各南人剃頭，間中亦有多少被逼，無奈何剃的，是以公有此之吩咐耳。時澳洲某等各項目，怒岑勒公入關，欲互相率隊來攻。公偵知有這點消息，登即派人馳往勸解，說明入關之舉，乃天朝大皇帝之意，非岑意，切不可誤會，致起干戈鬧事。云云。其事遂寢。公已允諾入關，即預備檢拾一切，并稟請岑督給發木印一顆，文曰：『統領福軍記名提督之印』。此印暫時封固，後到陽西地方，奉到行知，奉上諭：『劉永福着

以提督記名并賞戴花翎，欽此。」各等語奉到，即將前印啓用。公於六月初間，已定了入關之計，所有各兵士，共挑選三千人，所有家眷金銀，及揀選槍枝，配足彈藥械各件，擬定隨帶往去外，尚有積穀十餘萬，大銅砲數十尊，火藥槍枝鉛彈，及戰船等，計其尚值銀十餘萬兩，不能帶往，即在該處發賣，又恐稽延日子。岑軍營務處梁道某，探悉來見，公曰：「此等重大物件，不能搬運，爾可轉撥交給與我軍，稟明岑帥，存案點收之後，即登記，由岑帥移行兩廣督部堂，爾到廣東，自然估價，照給與爾收用。」斯時公乃樸實之人，聽信他言，盡將各物，點交與他，驗收以後，又奉岑督備。案到六月中，旬岑帥英已由河口返上雲，省留其弟岑帥寶帶數千人守河口。六月下旬，公挑選三千精銳已定，先將火藥子彈均當街衝裝釘，用封皮封固停當，計共百數十箱，另有祕裝廢鐵數箱，封固，而稟明內金某千兩，先行運去，蓋用此以爲探路，所有心腹人均不知。各箱裝好，先行僱快運去三分之一，以數百人隨之，再數日，又僱快搬運一份，亦以數百人隨之，所有眷屬家私，不貴重之物件，每一次搬運，亦間有一二十挑在內。及至七月初間，公始帶兵士除先去之一千人馬，尚有二千左右，公率帶心腹千餘人隨行，所有公之家小數十名，一概起程，又留數百人隨尾，遲得日把，始拔全隊。所有各老兄弟家小，願入關者，一概帶統，計不下四千人，連快役人等，亦有五千左右矣。粵督委員孫鴻勳，亦隨送公行。此時一般強士，個個歡欣，人人喜樂，皆相謂得回祖國，光宗耀祖，親友交遊，重相見面。一路行行，所到各處，皆知公奉旨入關，聲勢亦壯矣哉。公由船向雲南西地方而往。七月十二，始到南西，蓋南西離保勝不過百餘里，水道曲折，且緩緩而行，是以遲到，行李軍械係由陸行，早日已到。公之初起

程水陸兩途，兼程而去之故也。公在南西，凡屬舊部各老兄弟，無論男女老幼，每一名口給銀一條，重計十兩，共發了兩千條度。在南西住十餘日，八月初由南西起程，道經普縣、古林墟、八崇圩、天生橋、平壩圩、乾河圩、交趾城、歸州，所到各處，或暫歇一日，或兩日不等。九月下旬，始到百隘，催船落廣西百色。聽該處所來水道極其險要，因時屬九秋天氣，水落石出，高低大小，各灘一路甚多，凡船隻到此，均要搬開貨物，用空船過灘，雖然空船，但又要先行砍伐樹木，圍縛成把，製在船之兩邊擋水，免被兩邊灘水潑滾入船，該路極爲難行也。時公坐船，將行之先，天始曉，落雨不甚大，陡然水漲丈餘，所有各灘，概行浸沒，及公船行時，水退去二三尺，甚合舟行。船即解纜，順流而下。公臥而眠，熱不久醒起，顧謂舟子曰：『過灘否？』舟子答曰：『將到百色矣，豈正過灘耶！』公曰：『何以不搬行李？』舟子曰：『水浸過灘，不用搬物矣。』時公喏喏稱奇，蓋亦天助之也，豈偶然哉！隨後部下家眷，各船有數張，因水退得過多，方始行船，及過灘，而又拗執不肯搬物，船遂沉沒，溺斃數十人。公之履險如夷，履危如泰者，蓋亦幸也。公平安到百色，住數日，公在百色奉到岑督行知一件，內開：『爲恭錄行知事，照得本部堂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會同兩廣督部堂張、雲南撫部院張，由驛具奏，官軍在雲南宣光、臨洮等處，先後大獲勝仗，前敵在事尤爲出力人員，分案繕單，籲懇天恩，俯准從優獎敘一摺。茲於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據報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奉上的諭，記名提督劉永福，著賞給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並賞給三代一品封典，欽此。欽遵，到本部堂，准此，合就恭錄行知，爲此仰該員即便欽遵，查照特札。右仰記名提督依博德恩巴圖魯劉永福，准此。光緒十一年七月廿八日。』公奉到此行

知極爲欣喜，各軍員弁到賀。隨即，公落南甯，十月初八日到。時張之洞由粵省義捐，撥銀四萬兩，兌到南甯。公收領，以爲各隊伍入關口糧。除此四萬兩以外，公尙要津貼數千兩，方能夠用。公在南甯因與委員孫鴻勛屢有齟齬，鴻勛密電粵督，謂公野性未改，不可與他帶如此多人，祇好帶一千人便是。如是，張督電飭將入關各隊，挑留千人，分作五營，另親兵二百名，共一千二百人，所餘一概銷差，各士卒各給恩餉一個月。公奉到電文，自不得不遵，惟留多二百名親兵，自己出糧餉，共一千四百人。其餘銷差，各散西東，或回籍的，或暫時逗遛，那裏亦有，自不在話。先是，未入關之前，張督對公所派之人×××，面言入關不須多帶人來，祇挑三千精壯已足，一俟出來天朝，招選補足十營與他帶是耳。後公與孫委員鴻勛不對，故有此銷去千餘人之舉。十月中旬，公帶親兵二百名，及家小行李，往賓州黃外家，安置老小，暫時住落。公復回南甯，時十一月下旬矣。

十二月初間，公帶全隊，共一千四百人，往廣東省城，到梧州，張督派委員解送號衣一千二百件，包頭帶一千二百件，公接收之。十二月二十五到粵省。公之隊伍，紮燕塘營盤。公未到之先，張督飭令在燕塘建築營房，預備公到駐紮。公之親兵共四百名，隨公駐紮。時公之公館在蒙賢街，張督親到看過，然後在作公館也。公到，拜謁張督，及各大小文武各衙門，已到期三十晚了。年初一，仍照例拜年。初二日，張督親到拜會，敘話，頃間，未及談公事。初四日，公入見張督，敘明加選親兵緣由，請加給包頭號衣各二百件。張對公說：「爾所統之勇及親兵，一千二百名，此乃塞明在案，不能更改；爾要多親兵，爾自給糧食、軍用、衣料可也。」公又提說：「前在保勝將糧食與及重大銅礮火

藥鉛彈，概撥交岑督，奉岑督云：「將值估價，計值若干，匯回粵管給領。」現在此款應如何，請祈示明。」張曰：「并未接到岑之公事，無從辦理也。」中略敘各話，告別而出。公後屢函致岑軍營務交及岑督，言及前積糧食軍械各件價款，當初言明價匯粵收；令張督說并無接到公事，請速行文，俾款有著，等語。初函無見聲息，其二三迭函，亦杳無音信。久之入見張督提及，亦說無文到來，公惟有無可如何，亦徒嗟慨岑軍負人而已。公自此次年初四日辭別張督，出回公館，思及燕塘營房，雖然先經張督委員起好，究未適用，諸需添築建設。數日又回叻，張督領獲建費一千八百兩。半月間，工程完竣。公往來，或在燕塘營轅辦公，或在豪賢街公館辦事，各就其便。時光緒十二年也。三月，公奉旨特授南澳鎮總兵，八月間赴任。十三年三月，奉裁兩營，共四百人。公所統之營一千人，分作五營，每營二百人，故也。五月，張督調公署理碣石鎮總兵。公八月初間，到碣石署任接篆視事。八月中，回省，與永提督方公耀入京。公因資費未敷，借張督銀二千兩，即帶跟隨十餘人，與方公同行，趁輪北上。九月下旬，抵京師，住兩粵會館。見光緒皇三次，初次由慶親王帶領引見。皇問曰：「爾幾時到？」公對曰：「由船來。」皇曰：「何日到？」公對曰：「某日到。」第二次叩賀皇太后壽，亦由慶親王領引，照例叩賀，無所問答。第三次辭行，肅王帶見，光緒皇曰：「廣東虎門好否？」公對曰：「臣初到，未細看虎門之砲臺也。」言畢，叩頭辭出。公在京住時，又因費用不敷，與方公耀借銀二千兩，公捐兩粵會館費銀二百兩，又戲金銀一百兩。公送各重要王公禮物玉桂、玉器、燕窩、追風丸等，計共值銀不過三千金，分開，各送無幾。但各王爺均蒙賞收，獨禮王不收。方公耀所送各王公禮物，每一王

公大臣擔幾瘡，又抬幾抬，另又銀單鐵單等不計其數。方與公比較，送禮公遜方百數十倍矣。公在京寓，因肚腹痛，聞粵人探花李文田識醫方，公請診脈開單。李君文田與公談及此次來京，公之聲名如雷灌耳，誠爲奇特之人矣。李又問送禮各王公事，公曰：「其不過三千金，不及方公之多。」李曰：「諺聲名方遜公，不如且遠甚；論送禮公遜方，不如又遠甚也。」方此次定耗去數十萬，金銀主義，如是如是。十月十八出京，到天津，住數天，回到上海，住個零月，由廣利大船回廣東，十二月到省。欲還兩款無着，因思前自置有火輪船一艘，即將船估價銀五千兩，撥交張督，遂得支拆歸趙。此次入京，連自籌帶之款，計共用去銀六千兩度。十四年正月，公回碭石鎮署任，親兵隨往，各隊伍仍紮燕塘。五月初間，公回省，中旬，與關心泉、劉鳳崗、劉西培等三十餘人，往遊羅浮山，到龍王觀。此觀在山高十餘丈，處屋式椽如龍形，又有龍舌，其中所安之神曰老祖，即太上老君。觀內和尚數十人，聞公到觀，紛出歡迎，團團聚觀，所有觀中諸人，無不盡出，以瞭公之威儀，甚爲敬恭之至也。羅浮山寺觀有五，公到其一者，因倦遊思返，且各寺觀相距太遠，山又太高，非旬日不能遍遊，是以返耳。八月，請假省墓，奉准。九月初，起程落賓州，一視家小。九月下旬到，全家歡聚一堂。十月初，起程往博白，廿到博白縣，擇日祭祖，及拜掃高祖、邦保公之墓。十一月，由博白往欽州，踏看莫家屋地，購買建造之所在也。公在欽州落業，因馮子材前有兩次函邀往欽居住，馮函中有云：「諺言：『一山不能藏兩虎，』君切不可信；夫惟英雄，方敬英雄，君祈安心，即在欽州落業爲上。」公思想馮公有此番美意，且欽州乃胞衣之地，意遂決耳。看踏後，由陸屋上賓州。十五年正月，帶家小來欽州，暫在莫家舊宅居住。三月，公回粵省，時

粵督張公之洞，升兩湖總督，公一面送張督，又迎新督李瀚章，送迎以後，時已九十月間，公回碣石任。十六年三月間，李督牌示：所有實缺人員，均回本任。四月，公奉公事，交卸碣石篆務，即往南澳鎮本任。九月，公督率南澳營兵五六營，過廈門大操，因閩浙督卞來廈門閱操也。十二月，回南澳。十七年五月，請假省墓，回欽州。到欽州，住十幾天，過廣西平福新圩，拜山後，交替劉肇基等，採辦越南潯州木料白木杉木各件，運回粵省，由廣東省河，運回欽州河井駁上，交欽建造房屋。司理人覃鴻鈞，幫理劉鳳崗、劉西培，又欽州沙尾人劉積蕃，兼理公在平福新圩拜山，與及交替辦木料事竣，馳回欽州。時楊德盛亦在欽襄理建造事務，即交替辦理，磚瓦各料，俱一週妥。時值馮公子材回欽，與公往來晤談，甚爲相得。公欲往省，先電李督，派輪來接，嗣派兵輪名執中到龍門水口，已落船，將要開車，適馮公子材，着人投信一封，展視云：「弟卜父王掛，知近數日，必有巨風暴雨，切不可開船！」等語，時因輪開車在即，公亦不介意，即鼓輪，一路風清浪靜，平安抵省，公始復函與馮公云：「接信時，適即開車，現亦平安，知關錦注，此復。」時九十月間矣。在省拜晤李督瀚章，旋回南澳鎮任。十八九年仍在南澳，無甚事，照例料理各營兵丁，所有該管地方，與及海面，均一律平清，無烽烟之告警，有上古之遺風！

九 劉永福之渡海援臺

二十年（光緒）正月初三日，御賜福字。七月在南澳，奉旨「着劉永福酌帶兵勇渡臺。」時即調帶所駐紮塘三營，在汕頭揀選精壯，銷去老弱，即補缺額，新招共足四營。又遣子成良，新招兩營，爲統帶，八月初間，到臺灣。

香林按：臺灣爲東亞一鉅島，位於福建東南端。地形如彎弓，北高南下，周袤幾三千餘里。東倚高山，西薄巨海，中爲臺灣市，一望平原者六十餘里。遠峯聳翠，嘉樹青葱，茂林修竹，相望於道。北至淡水洋，雞籠城，與福州相近，稍東則琉球島也。灣之外，復有沙堤，起伏相會，環抱若龍，此外則鹿耳門者，灣之門戶也；澎湖嶼者，灣之屏障也。澎湖在灣之西北，共三十六嶼，惟西嶼最高，餘皆平坦。自廈門至澎湖，水色青黛，深不可測，舟行甚險。由澎湖東南行，一日可抵鹿耳門，天然軍港也。其地土廣民稀，土番盤踞島中央，古時稱東鯤，人種與古代越族相似，隋時稱琉球，其後或稱岱圓，或稱臺灣，西人則稱之Formosa，言美麗之洋也。隋煬帝遣陳稜平定其地，其後或通或不通。明末，荷蘭人踞之，旋爲鄭成功所克復，移民墾殖，荆榛浸闢，握地形險要，抗清兵，延明祚，開府傳世，且三十餘年，子孫不競，宏業莫續，康熙甲子，滅於清，而明正朔絕。清既得其地，置爲臺灣府，隸福建省，後爲道，光緒乙酉，建

行省分臺南、臺北二府，設巡撫駐淡水。其地理沿革，建置經過，開發景況，人種問題，見連雅堂臺灣通史及拙著唐代蠻族考，茲不贅。

十三日，具奏云云：「奏爲恭報××遵旨帶勇前到臺灣幫辦防務，刊用關防，各日期，叩謝天恩，奏祈聖鑒事：竊××於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准閩浙督臣譚鍾麟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奉上諭：南澳總兵劉永福著譚鍾麟飭令，酌帶兵勇前往臺灣，隨同邵友濂辦理防務，欽此。遵即招募粵勇兩營，於七月初一日成軍，帶至廣東潮州之汕頭地方，候輪東渡。七月初七日，准臺灣撫臣邵友濂轉奉電旨：南澳鎮總兵著幫同邵友濂辦理防務，欽此。八月初三日，又奉電旨：劉永福着赴臺南等因，欽此。當由飭派威靖、熙時兩輪船，駛赴汕頭，迎迓××，卽令勇營乘坐，於八月五日，行抵臺南。謹刊木質關防一顆，文曰：「幫辦臺灣防務閩粵南澳鎮總兵關防。」叩謝天恩，卽日敬謹啓用。伏念××，粵嶠下材，毫無知識，越南之役，謬以偏師，捍衛邊徼。滌蒙獎擢，補授南澳鎮總兵，任事以來，涓埃未報，茲承恩命，幫辦臺灣防務，事繁責重，深懼弗勝。查臺灣勢處孤懸，四面受敵，必南北聯絡一氣，臨時堵禦，呼應方靈。××惟有殫竭血誠，一切籌防事宜，幫同邵友濂悉心辦理，冀酬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遵旨帶勇到臺幫辦防務，刊用關防，各日期，暨感激激下忱，理合恭摺馳報，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公在臺灣之臺南，爲欽差幫辦全臺軍務事宜，並於該處起築泥營礮壘駐紮。冬十二月，御賜壽字。其時日本畏公如虎，由日本大將致函與公，以百萬利誘，請公內渡，公不允。

香林按：永福之奉命赴臺，蓋以清廷以藩屬朝鮮事，對日備戰，懼彼方襲南洋各口岸，故於臺灣置守牽掣也。先是光緒二十年，日人藉口朝鮮東學黨案，進兵漢城，請人止之不聽，旋被迫宣戰，北洋海陸軍相繼敗，二十一年三月，日人更出師，取臺灣文良港，襲踞澎湖，臺灣孤懸，旋清廷與日議和，割臺灣界日。臺灣舉人會試燕京者，上書都察院，請止不聽。臺人聞變，羣情激昂。名士丘逢甲與諸紳出謀挽救，電奏力爭，情詞惋切。謂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年養人心，正士氣，正爲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全臺非澎湖之比，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議，若戰而不勝，待臣等死，再言割地，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不報，惟飭撤回守官。於是臺民乃有獨立自主之運動。

光緒二十一年，日本遣各兵艦，陸續進臺，旋又增進巨艦。時臺撫兼督辦軍務在臺北，乃爲邵友濂。緣唐景崧奏邵辦理不善，奉上諭：邵友濂撤任，臺灣巡撫着唐景崧署理，兼督辦軍務事宜。接篆後，公往臺北，與唐徵卿會商。（香林按：唐景崧字維卿，又書徵卿。）並偕往踏營盤人馬，所布置各項，諸與公意見不合，回署譚論。公曰：「中丞這個駐所，建築不妥，且人馬多有懦弱，何不我亦過來，與中丞同住，更改營盤，裁去老弱，添補精壯，且得近與商量辦理，豈不兩有裨益耶！且中丞辦理民政，日不暇給，其軍政事宜，千頭萬緒，如絲之亂，鄙意過來相幫，尤爲妥善。不知公意以爲然否？」唐曰：「老兄在臺南，獨當一面，節制南方各統領，任便行事，已成專閫，弟雖督辦之名，亦不爲遙制，且曠長莫及，臺南地方，實爲扼要，非有威望大員，不足以資鎮攝，老兄卽係臺南，毋庸再多一樣思想，又況老

兄顏臺南，弟顏臺北，南北兩處皆有備敵之對付，聲勢大壯，諺云：「先聲奪人。」日本豈無聞風而生畏乎！弟意已決，兄勿多疑爲是！」於是，公回臺南。

香林按：永福渡臺後，與景崧意見相左，寢至交惡。江山潤丘逢甲傳嘗記述之。文云：「臺灣者，逢甲父母之鄉也，休戚與其較他人爲尤甚，朝廷於土地之割棄，雖不足介意，所難堪者，臺灣之遺民耳。方事之起也，逢甲已竊竊憂之……及景崧與永福交惡，分兵而守，逢甲又引以爲憂。景崧者，古所謂處士虛聲者也。初爲吏部主事，喜談兵，有知兵之名……中、法和議成，張之洞薦永福於朝，授欽州總兵，旋移駐臺灣，景崧亦以功授臺灣道，旋擢藩司。兵事將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友濂爲巡撫。然景崧既與永福共事於越南，意見不同，怨仇日深。既爲臺撫，遂自守臺北，移永福軍於臺南。逢甲以景崧雖號知兵，而防敵禦寇，遠不逮永福，全臺形勢，盡集於臺北，臺南非其比，臺北失，足以牽動臺南，臺南失，未足以牽動臺北。景崧一人守臺北，無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臺北一破，臺南將孤守無能爲矣。乃急詣二人，許爲之調停其意見，思所以阻永福之軍，使勿行。集脣蔽舌，繼之以泣，景崧終堅持不爲動，二軍遂分。逢甲出而嘆曰：「其殆天乎！」厥後景崧坐誤事機，臺北失守，永福孤守臺南，相持數月，率無以救臺灣之亡，一如逢甲言，不爽銖銖。倘景崧能捐私怨，而急公義，俯就逢甲之請，則臺灣未必終亡，卽亡亦未必若是之速，可敢決也。」（見小說月報第六卷，第三號丘逢甲傳。）

後唐中丞，又令公往臺南所屬地方恆春縣紮守。（由臺南府落恆春縣八日路程。）該地方，荒坡野嶺，一望

無際，如深入不毛之處。其土礫極，種菜不生，土人四圍用石圍牆，高三四尺，乃可種菜，卽菜蔬極小之葱，每一條亦賣十幾文。公到時，毫無告警風聲。住七日，出外踏看地方，方知地點路線，以爲戰地之預備，後回到阿公店地方，已行踏六七日之間，忽在中途，接着唐電云：「某日，已與日本在三離嶺開仗，我軍大獲勝仗，請公速回。」等語。公卽趕程，回到板春。又接唐電云：「臺南鎮總兵文國本辭職已照准，其臺南鎮篆務，着劉永福兼署。」等因。公接電，卽發電與唐云：「承委兼署臺南鎮印務，祇可擔任權理數日，實緣軍隊事繁，萬不能兼顧此缺，希卽委員，到接鎮篆，切盼。」唐不復電。過數天，唐自出銀一百，鑄造大總統印，製黃旗兩枝，寫「民主國」字樣，概轉旗號，不用龍旗。唐又遣人鑄造大將軍鐵印，派新放臺南道進士區鴻基往赴新任，順道查印送與公。區送到彰化，因聞臺北大敗消息，連印帶回，不到臺南，時間五月也。

香林按：臺灣之民主獨立運動，倡之者爲進士丘逢甲，景崧以官高，負時望，故被推爲總統，非彼首倡自爲也。先是，清廷不恤臺民呼籲，命李經芳爲割臺灣使，舉數千里之土地，千數百萬之人民，草草交割於日艦中。逢甲聞訊大哭，曰：「余早知有今日矣，雖然，臺灣者，吾臺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令之私相授受？清廷雖棄我，我豈可復自棄耶！」乃首倡臺灣自主之說，呼號於國中，登高一呼，全臺皆應。其間忠義之士，尤慷慨憤激，痛罵清廷之負臺民，而力贊逢甲之議。乃羣推逢甲爲起草，逢甲遂草草定臨時之憲法，建議臺灣爲民主國，選總統副總統各一人，開議院爲立法機關，定官制，分內部、外部、軍部等之名稱，製藍地黃虎國旗以爲國徽，羣皆贊成。次乃議總統

爲何人，衆意屬景崧，逢甲知景崧之不足以有爲也，遲疑而未決，然景崧負時望，爲臺民所歸，且景崧外亦無他人足以當斯位者，永福雖善戰，然官不高，未爲民所重，不獲已，卒從衆議。某日乃帥紳民數千人，鼓吹前導，詣撫署，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卽撫署爲總統府，電告自主於清廷，言遙奉正朔，永作屏藩云云。副總統一席，羣以屬逢甲，逢甲不獲辭，乃爲副總統兼大將軍，大權仍歸崧操之。時永福在臺南，未覩民主國政府產生之經過，僅曾電逢景崧、逢甲，謂「願與臺存亡」云。臺灣獨立運動經過情形，具見連雅堂臺灣通史卷四獨立記，茲不盡記，第記其與永福有關係者。

先是日本各兵輪，陸續駛進臺北港，唐軍爲之震恐，已無心戀戰。唐景崧特派戰事臨時督令官廣西賓州黃某，拮大令督戰。五月初，前後統兵大員，屢派人旋告勝仗，唐得了此個消息，喜出意外。其送大將軍印時，先拍一電與公，云：「景崧被百姓強立民主，爲大總統，已送印民國旗等件。崧爲萬民付託，迫得權理，現送大將軍印與公，希收啓用，公卽爲臺灣民國大將軍，統轄水陸諸軍務。至大總統一職，崧暫時權篆，事平當讓公。」云云。此電最末發，唐雖飾詞爲民所強，其實自爲之事，蓋唐心專制帝王，已非一日，其前在越南，屢勸公篡越王位，彼之意思，亦料公可爲大將，其文才不及他，將來一定爲其所待耳。閒說休敘，且言唐特派戰事臨時督令官，於唐既送大將軍印與公後，旋回。到衙署時，當晚膳後，唐、黃兩相見面，唐一見之，卽滿面欣喜，謂曰：「用過晚膳否？如未，卽着廚弄飯菜。」黃曰：「未曾。」唐卽令廚再弄飯菜，加添珍珠。席間，唐與黃對約，斯時唐卽欲飽聞戰事，以得詳悉勝仗情形。舉杯大

飲，唐撫正欲啓口問黃，而黃則慨歎一聲曰：『謀事在人，成事則在天耳！』唐驚曰：『今日既打勝仗，爾何爲出此不祥之言耶？』黃對曰：『大人有所未知，前各報勝仗者，皆僞言耳，其實敗也！』唐時手方拈箸，卽氣激心慌，連箸拋棄，卽回房，百事不理。左思右想，無一是計，總之無可如何。古云：『六六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遂決計假扮商民，不動聲色，僅帶心腹隨行數人，逃走。其去了，并無知覺，蓋唐自運動與及逃走，皆可行動自由者。

香林按：景崧逢甲爲總統，副總統後，卽命李秉瑞爲軍務大臣，俞明震爲內務大臣，陳季同爲外務大臣，姚爲棟爲遊說使，使詣北京，陳建國情形，部署略定，而日樺山資紀率艦隊至矣。臺中兵弱，餽復不繼，乃乞援沿海各大吏，鮮應者。景崧文吏，雖負虛名，實不能軍，官佐多外省人，時懷異志，臺存亡，置弗顧，惟以嬉遊爲事。先是什長李文魁，殺副將方某於總統府，景崧不能制，反令充營官安之。軍士欺景崧無能，驕不可抑。逢甲憂之，時進策景崧，請嚴飭軍紀，景崧不能從。日艦已盛集，先發兵攻基隆，景崧命吳國華守三雕嶺，復命包幹臣助之。逢甲謂幹臣畏敵喜功，力阻，不納。國華至三雕嶺，遇日兵，奮勇與戰，殺其官佐數人，日軍驟潰。幹臣至，奪所獲日軍官首級，冒爲己功，國華方逐日軍，聞幹臣奪功，憤不可遏，急回兵追之，日軍回旆，三雕嶺遂失。時基隆方危，分統李文忠戰不利，景崧命黃義德（卽上述賓州黃某）屯八堵，義德性怯多詐，逢甲爭不可用，景崧不省。義德至八堵，見日軍勢盛，急馳歸，詭言獅球嶺已爲日據，八堵逼近敵人，不能守，日人懸六十萬金，購總統首，故急歸防亂。實則獅球嶺固未失也，義德歸，日人唾手得之。義德之離八堵也，李文魁旋馳入總統府，大呼曰：『獅球嶺亡在旦夕，非大

帥督戰，諸將不用命。」景崧見文魁入，悚然立，而文魁已至屏前，乃舉菜上令架擲地，曰：「軍令俱在好，自爲之。」文魁側首以拾，則景崧已不見矣。次日，城中聞日軍將至，互相驚擾，紛紛逃逸。傍晚，潰兵入城，沿戶淫掠，客兵士勇復相殺，積屍遍地，總統府火發。景崧先攜巡撫印，奔滬尾，乘德商輪船內渡。時游兵淫掠無厭，全城無主，逢甲急舉義勇勳亂，冀重振，願府庫軍械，咸入亂軍手，義勇不支，旋大潰。逢甲隻身逃鄉間，亂軍大掠三日，日軍未敢進，德商畢狄蘭以書告之，始入。逢甲收拾散亡，義勇復集，伺日軍出，半途擊之，願初值殘亂，軍容不振，交鋒未幾，復大敗，臺北遂爲日有。（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拙作丘逢甲先生傳。）

又按景崧離總統府後，基隆前敵營務處高爾伊，曾勸之勿遽內渡，不待復爲書乞留，文云：「上唐中丞書：敦請緩行，未蒙採納，退而竊思，終非良策，愚昧之見，不能緘默，敢重告於執事。臺灣未自主之前，公奉命內渡，辭義嚴整，無可訾議，今自主矣，荼毒生靈，且以萬計，我公僅以身免，何以俯答羣生？其不可者一，南洋聞公非常之舉，爲國吐氣，備軍火鉅萬以應急需，文武員弁，聞公言與臺灣始終，感慕忠義，效死勿去。今公先去，以爲民望，既無以答南洋，又無以答僚屬，其不可者二，臺灣糧餉軍械，萃於臺北，臺南賴此轉運，棄而不守，齋爲敵用，臺南孤立，不啻以臺北之資敗臺南也。又何以答劉軍門？其不可者三，有三不可，公奈何弗思！一舉不慎，悔無及矣。爾伊昨晚自獅球嶺回省，基隆雖失，獅球、八都（按卽八堵）尙無恙也。今早黃義德馳歸，謂獅球、八都盡遭蹂躪，旦夕之間，可至淡水，該弁畏葸退縮，語未可信；印度獅球，我燬鐵橋，尙可扼守。公或挾輻重，退保新竹，爾伊與俞主事臺北

府縣死守於此，萬一失守，公進臺中，臺中告危，再進臺南，節節與拒，支持數月，各國發電若至，尤爲保護，重危立解，否則同歸於盡，亦義無可辭，此上策也。若扁舟渡臺南，糾集燼餘，再圖恢復，而糧餉無多，軍火無多，由水程進，既乏輪船，陸程進，大甲溪又險不可越，非秋盡不得渡，不過守臺南片隅，以拒全敵耳，此次策也。若遍告紳耆，當時朝命割臺，爾等挽留內渡，改稱自主，死力拒倭，忠義勃然，今前敵糜爛，被陷之民，轉爲賊接濟，爲賊嚮導，良莠不齊，亦可概見，余將違旨內渡，爾等願從倭者，勉事後人，不願從倭，其擇賢推立，毋以我爲念，倘紳民挽留甚堅，必得死力相助，不見挽留，則民心去矣，乃移文倭軍，告於初立總統出於民請，今民厭戰，余何必多殺無辜，與爾爭此朝廷棄土各卸甲兵，從事交割，如此去臺，賢於無名，然已下策矣！至於徵服潛行，爾伊實不知策之所在？三雕嶺土豪簡天瑞、鄭天喜，招爲內應，擊退倭軍，奉允賞給六萬金，約十四日起兵。公曷暫留三日，觀此一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地理人情審度，當有奇效也。公其察之！」（見于湖題粹集文三）景崧卒不聽。

先是清國與日本和議成了，已割臺灣一島，早奉密電，別人不知。唐去後，上諭始到，云：「所有全臺大小文武各官內渡。」等語。彼時唐已逃了十餘天矣。斯時，衆商民百姓，始知唐之實去確耗，如是，衆紳耆百姓，大集會議：「批唐欽差已內渡，現在無主，不足以統治萬民，總轄軍務，紛繁待理，正如亂繭一團，萬緒千頭。衆議決，云舉公爲臺灣民主，所有全臺兵民責任，均爲公所負擔，等議。全臺人士代表，各皆簽字承認。公被強舉，斯時本無寄心於其間，惟有欲保護萬民，保守疆圉，兩事爲念，以爲在臺一日，則當盡一日之心。其於帝王總統思想，全無一些，惟承萬民

請命，欲副本心，保人民，全領土兩事，是以不得不暫時理事而已。其他非分之榮，不敢望也。公由旂后上臺南府。自唐景崧潛行走後，日兵知覺，遂進臺北，如入無人之境。尚有臺南一帶，公扼守之時，日本各兵艦，紛紛駛落各處港口，預備戰事。臺南各處，分紮軍隊處所，恆春統領五營，區聲；旂后統領二營，劉成良；管帶一營，楊德興；鳳山管帶一營，葉某；東港統領三營，吳光宗；白沙墩統領五營，張占魁；布袋嘴統領三營，某；又分統兩營，李章義；宵隆圩五營，四草湖五營，另民團二十餘處，分駐各要塞地方。各統駐紮軍隊，各領各管帶等，見日人駛兵艦到，各處惟有告急文書，報知。時所有大小文武各官員，不論遠近，皆送印與公，由公主裁辦理，其既繳印各官，亦多過海。至全臺各軍兵百數十營，又土人義勇團數十營，爲公節制調度。各統督管帶，均換給關防，各印官文武分別，陸續委置業務，視地方繁簡，以爲命任之遲速。軍政既歸統轄，餉精尤當籌畫，不可視爲緩圖。公即在支應善後各財政處所查核，共計尙存二十萬幾千銀毫之數，即提此款，暫發各營火食。時雖奉旨將全臺割與日本，但接兩江總督張密函，囑請仍相機扼守，餉項後定匯接濟，幸勿爲慮，并密兩廣總督譚函屬，與張函大致相同。公見有此兩處援應，亦可扼守。在臺一日，惟有竭盡一日之心，其他事之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也。公發令懸賞，每斬老番首級一顆，賞銀二百兩，自此令出後，陸續亦多斬獲，隨時報功，隨時給領賞號；惟因張、譚兩督匯款未到，每一功，暫發三十兩，後乃給足云云。

香林按：景崧內渡後，永福誓守臺南，卸委基隆前敵營務處候選同知高爾伊，會上書永福，條陳數事，於當日時局，關係頗鉅，並爲轉錄如次。上劉軍門永福書：「卸委基隆前敵營務處候選同知高爾伊，上書軍門麾下，竊爾伊

斷去歲元旦至臺，蒙唐撫軍委辦全臺息借事宜，三月，蒙揚提軍加委前敵營務稽察，五月，蒙撫軍改委基滬前敵營務處，而任事三日，大事已去，尋隨撫軍內渡，意欲仗策麾下，圖維再舉。伏思在臺五月，謹貢寸楮，未仰尊顏，冒昧言謁，無乃突如，是以欲行又止，而企慕之忱，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近聞節制之師，屢殲小醜，臺南千里，安堵如恆，海內歡呼，引領東向，因唐君天燮調鈴轅之便，謹將管窺所見，上達清聽：一則朝廷旣與倭和，軍門爲國家鎮臣，尙稱戈拒敵，是謂逆命，名不正，則事不成，宜稱民舉總統，敗則無累於朝廷，勝則爲國家藩服，則名正矣。一則唐撫軍任總統時，通告各國，求爲外援，五月十四日，俄廷賀電已至，各國亦將致賀，聞總統出奔，乃止，使各國皆允臺灣爲自主，倭人稱兵不已，必有勒和之舉，功敗垂成，曷勝垂嘆！軍門宜於滬上聘習洋文之員，電致各國，告以前總統出奔，後總統猶任，請一律保護，以商務礦務酬其勞，各國久仰盛名，賀電必至，則外援固矣。一則臺灣僅三府耳，倭據有臺北，已得三分之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久睡；且再俟數月，旅順威海之兵將撤，倭人併力進攻，軍門守臺兩片隅，烏能久拒，宜及今恢復臺北，使未至根蒂深固，鋤而去之。一則臺灣軍火萃於臺北，而臺南所存無幾，今內無製造，外無接濟，軍火有時而盡，爲之奈何，宜力請南洋，設法接濟。爾伊在臺，以前敵營務稽察辦事兩月，以營務處督戰三日，身列槍林彈雨之中，幸未受害，而虎口餘生，壯心未已。今將往江甯，謁張制軍，爾伊此行非爲他，實爲臺灣，仰見軍門孤軍久駐，忠義勃然，草野編氓，尚思攘臂相助，封疆大吏，未聞設法救援，意欲請南洋助餉若干，助軍火若干，由泉州潛渡，進萬華口，小艇駛風，一宵可達，秦庭之請，不識南洋獲見允否？

果獲見允，尋當隸入麾下，從征臺北，事濟，軍門獲蓋世之功，爾伊亦獲附驥尾，不濟，軍門爲張巡，爾伊亦願爲許遠也；倘不見允，爾伊亦何難挺身東渡，分軍門憂，竊思如伊之才，車載斗量，何可勝數，手無尺寸，浪言赴危，軍門縱不見責，人其謂我何！惟東望旌旗，指顧奏捷，爲扶餘，勿爲田橫，心香遙祝而已！有三人不敢不爲軍門告，舉人李應辰，曾聯滬尾十八莊，莊五百人，精悍可恃，滬口有警，願當前敵，倭人自基隆進犯，未遂厥志，軍門由新竹進攻，可與犄角；三貉嶺土豪簡天瑞，鄭天喜，一呼而應者萬人，爾伊於五月初十日，曾約爲內應，驅倭入海，與犄角萬金，尤十四日合力併擊，撫軍出奔，事遂不果，軍門由宜蘭進攻，可招爲爪牙，倚裝草草，頓首上言。」（見于湖題於集文三）

又按：永福於聞臺北失守後，卽自恆春回駐臺南，分汛水陸，訓勵團練，各地魁傑收而用之，以援助前敵，於是告示於民曰：『日本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亙古未有之奇變，臺灣之人，髮指皆裂，誓共存亡，而爲自主之國。本紆辦則以越南爲鑑，迄今思之，追悔無窮，頃順輿情，移駐南郡。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如何戰事，一擔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澹經營，何難徐銷敵焰？』事見連氏臺灣通史卷三十六唐劉列傳。

至六月間，臺南各界大集公民大會，到會者數千人，集議，公推公爲臺灣民主大總統，衆皆贊成。議決，卽鑄銀印一顆，文曰：『臺灣民國總統之印』八字，鑄就，各界代表邀集三千餘人，將印送與公。各代表先見公，說明全臺

各界數百萬生命，公意舉公爲民主，并說理議論甚多。公曰：「爾等衆百姓，公舉我做總統，送印而來，可以不必多此一舉；此印不能打得的，無論如何，均要打贏，方可完全領土；今日之事，軍事也，土地之存亡，人民之開繫，千鈞一髮，甚宜注意。其實事在將兵互相得力，咸皆用命，或者易亡而存，轉危爲安，從此上國衣冠，不淪夷狄耳！區區此印，無能爲力，蓋有在此不在彼之故，諸君以爲然否？請將印帶回，銷之可也。」越一二日，第二次各界祇派代表耆老等，又將印送來，并又陳說理由，甚長。公曰：「前次送來，吾已不受，今何又勞諸君耶！夫勢處如斯，情同騎虎，朝廷忍舍錦繡山河，又不願置數百萬生民於不理，今諸君送此印來，無非欲保身家，固土地，不甘爲蠻夷牛馬而已。誠宜決意抵敵，務須互相協力，籌軍餉，爲第一着緊要之事。蓋軍餉足用，士肥馬騰，日本雖然厲害，吾豈懼哉！吾在越國時，三次與法逆交兵，一戰而法駙馬安鄴授首，再戰而李威呂分屍，三戰而法全軍焚滅，共計法兵死者不下萬人，其一二三四五等畫將官，不計其數；彼時并無總統印綬，不過奉命討逆，將士用命而已；印何爲哉！諸君如能移送印，踴躍之心而籌餉，則自有所措置矣！否則雖十百千萬之印綬，又何用耶？印吾不受，諸君贊回，爲是！」各又唯唯而退。越三日，又送印來，公曰：「你送印交我，更不能做事矣！爾們回去，那係有銀幫銀，有錢幫錢，無錢幫米，無論多少均善；至其無錢米之人，則要幫力，我須用人出力，則相幫之；至籌餉一節，我設局收之，爾各俱給軍糧可也。」後各回去，籌畫軍糧，有捐十餘斤，二三十斤者不等，公見無濟於事，又在各海關卞厘金各項雜捐收入，共得銀五萬兩足數，用至六月底，充各軍營勇火食。六七月交界之期，正是青黃不接，張譚兩處接濟，音信杳然。查得張匯銀百

萬到上海，事爲李鴻章查悉，阻撓折回。公異常焦急，迫得印造銀票，聲明全臺軍事救平，一元連本還五元，且發銀票，不過千數百元。時因各財主倦，被英、法諸國恫嚇，渡過廈門，所有全臺資本家，幾去一空，是以財政萬分困難，杯水車薪，無從救濟。六月後，初則千兩發四百現銀，六百銀票，旬間則千銀發現二百，票八百，又旬間，現銀一百，票九百，又旬日，全發銀票。初時，全仗銀票，臺南城內外，鄰近各處，尙覺通行，到九月中，城內外亦無人肯用了。先是月間，日本兵輪，愈來愈多，四處要險水口，陸續繼進。到則，放開花砲，打燬各營，因險要駐勇處所，有設在海傍，無論何處，陸續聞報，被其擊敗佔踞。日本兵登岸，義勇隊與他攻擊，隨時亦斬獲日兵甚多，奪獲槍械無算，連打十餘仗，每仗必勝，斬首解送，隨時報功，并奪獲番馬亦多。因各海傍險要各營失守後，退回離海二十餘里駐紮，各縣義勇軍，互爲聲援，是以義勇膽壯，與其對敵，況日本陸戰，不甚厲害，非海軍火輪瞬息不定之故。自經義勇隊戰勝各仗，日本兵士稍爲畏怯。公在臺南府平安縣，乃正海邊之地，日本兵輪，不敢駛入。

香林按：永福在臺南獨力抗日，雖兵單餉絀，卒以不支，然其間亦未嘗無可歌可泣之戰役，日將樺山資紀甚欲永福罷兵，移書相勸，永福雖明知不敵，然尙不忍遽爾內渡，特命幕客吳桐林作書卻之，義聲益震於天下。桐林著今生自述，頗載此事，茲轉錄於此，俾治中國近代史者有所考焉。今生自述云：「余赴臺灣時，欽差幫辦臺灣防務劉淵亭永福，獨力支撐，招納海內英俊，共理戎機，四方來歸者衆。余見淵帥，談論移時。淵帥大喜曰：「余之留臺，非有他也，爲感臺民忠義，不忍去；今得先生，是天助我也。」言次，即令人取余行李，留幕中參預軍事。臺南

議員陳鳴鑾等，舉余總理外交，號稱外部大臣。余承乏外交，而拒外交大臣之名。又舉余署鳳山縣事，余亦辭之。閩人陳君聞之，急入余室，勸勿辭。自言在鳳山久，深知此缺爲臺南著名最優之缺，蒞任一月，可獲金數萬，發財歸家，如操左券。余問從何取財？曰：「鹽商舊例，新官到任，必餽金錢，鹽館二十餘家，約可得銀十萬零。」云云。余曰：「嗟乎！此何時乎？前敵將士，不顧性命，日與倭戰，久之月餉，僅有火食，我甯忍心需索民財耶？」遂言之淵帥，改署事爲籌餉，卽日赴鳳山，勸各鹽商助餉，共集款十一萬有奇，得以暫濟軍需，往返二十日，幸告無罪。七月初旬，臺中府我軍屢戰屢勝，倭以多金買內奸，繞道攻府城，浙人吳彭年字季鏡，由文案統兵，督師前敵，戰死八卦山，臺中失守。余見劉公，力舉營官皖人楊泗洪，可當大任，劉公聽之，授泗洪統五營，節制黑旗前敵諸軍，及各地義勇隊咸歸調遣。泗洪感泣曰：「我當以身報大將軍知遇之恩。」當時臺地稱劉公爲大將軍，庶不負先生牙齒力也！慷慨誓師，整隊前進，發縱指使，所向無敵，連克廣林苗栗等縣，倭人大懼，屢戰敗北。大軍追擊，倭匿觀音閣廟內，狙伏無聲，泗洪身先士卒，撲牆而上，倭發大砲，正中泗洪，全身粉碎，屍首不完。余與劉公於野外招其魂，哭以奠之，並厚卹其妻子。隨派王德標統七星隊，馳援前敵。七星隊者，劉公舊部，多敢死士也。時軍餉告匱，無以應付，余與議會共商籌辦官銀號，行用紙幣，設士擔，以興郵政，嚴海關以廣收入。每月又得臺民義捐，共計不下十萬元，勉支軍前火食。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來書勸劉公降，公命余覆書，嚴詞拒絕，痛斥其非。去後，劉公夜半入余室，密談軍事，良久乃定議，浼余內渡求援。翌晨余遂離臺渡海，先詣福州謁邊閩民制軍寶泉，隨赴廣州謁

譚文卿制軍鍾麟、馬玉山撫軍丕瑤，赴煙臺謁李鑑堂撫軍秉衡，山海關謁劉峴莊制軍坤一，天津謁王夔石制軍文韶，北京謁翁叔平師傅同蘇，南京謁張香濤制軍之洞，徧走海洋，無一應者。香帥以倭有東南督撫暗中助逆之說，言於我政府，關係外交，不能爲力，與余談論終夜，達旦不入，旣而嘆息曰：「無已，囑淵帥歸耳！」余於是電知淵帥，全師內渡。……是秋余偕劉淵亭軍門，馳馬出臺南府城，赴安平海口，登大礮臺，見海面停泊兵艦三，一英艦，一德艦，一日艦，排列一字，日艦居中，不便施礮，恐誤傷英德二艦也。俄見日本兵艦起鎗，勢將駛入海口，我礮臺管帶柯壬貴，以鏡測之，啓劉公曰：「彼船可擊也。」急視量天尺，測華度數，發一礮，拂日艦面過，毀其船桅，及礮臺，該船如飛駛去。余與劉公相視而笑。日將晡，余隨劉公，仍騎馬返城，順道巡視海岸各隘口，劉公笑謂余曰：「先生文人，亦能馳騁乎？」余笑應曰：「請試之。」策馬加鞭，飛馳而前，不料馬落塹坑，余幸頭戴草帽，爲坑上木柙所掛，得不死。起視馬，已被竹籤穿腹斃矣，險哉！蓋我軍在海岸一帶，埋伏塹坑，以大木桶去底埋土中，中插竹籤三條，桶蓋小於桶口，橫木穿之，虛蓋桶上，再加草皮，渾如平地。人若踹之，蓋翻人落，必爲竹籤所刺。倭人偷窺城勢，跌入塹坑者，先後約數十人。附覆日本國樺山氏書：「大清國欽差幫辦臺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府依博德恩巴圖魯劉永福，覆書大日本國海軍大將子爵樺山氏閣下，接閱來書，甚承獎譽，惟所言戰事，語多不悉，今試爲足下覩稟言之。竊維我大清國皇帝，聖聖相承，數百年來，仁政覃敷，咸被中外。當今皇帝，尤以柔遠爲懷，故嘗遣使各國，結聯鄰好。至於貴國，同隸亞洲之土，共爲唇齒之邦，講信修睦，久載盟府，宜乎

休戚與共，永遠勿渝，庶不爲他國所竊笑也！不意貴國背盟負義，棄好尋仇，無端而奪我藩封，無端而侵我邊境。當是時，中國民臣，人人切齒，咸欲滅此朝食，以張我朝廷撻伐之威。適以當軸者，羸庸誤國，禁止各營接戰，免傷和局，致令牙山、平壤、威海、旅順等處，兵機有失，非戰之罪也。當局者誤之耳！不然，貴國卽率傾國之師，亦未必能入中國境地也。今四月，我大清國皇帝不忍生靈塗炭，乃復大度包容，重修舊好，乃貴國不體我皇上愛民至意，佔據臺北，縱容士卒，殺戮焚擄，無所不至，且有准借婦女之示。嗟嗟！生民何辜，遭此荼毒。來書云：開府臺北，撫綏民庶，其卽此之謂耶？抑別有所謂善政耶？自古興國之人，必先施仁布澤，而後可得民心，而後可感天心。近日臺北時疫大作，兵勇死亡甚多，足見貴國，日嗜殺人，上干天怒，而足下不悟，反以余背戾大清國皇帝之聖旨，來相詰責，甚矣，何見理之不明也！臺灣隸我中國，二百餘年矣，先皇帝締造之初，不知若何經營，若何教養，始得化蠻夷之俗爲禮義之鄉。余奉命駐防臺灣，當與臺灣共存亡；一旦委而棄之，將何以對我先皇帝於地下，無以對我先皇帝，卽無以對我當今皇帝也。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余豈懵然學古人爲哉？況臺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視黎庶沉淪之苦。爰整甲兵，保此人民，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臺南一隅，雖屬編小，而余所部數十營，均係臨陣敢死之士，兼有義民數萬衆，飲血枕戈，誓死前敵，糧餉既足，軍械皆精，內不虞竭，外不待援，竊以爲天之不亡臺灣，雖婦豎亦知其然矣！足下總督全師，爲一國之大將，長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徹天時，下揆民心，憬然覺悟，及早改圖，將臺北地方，全行退出，不惟臺民感戴弗忘，卽外洋各國，亦必以

足下爲能審事機，知進退；否則余將親督將士，尅日進征，恢復臺北，還之我朝，恐彼時足下進退維谷，反獲不仁不智之名，與其後悔，曷不早圖？或從或違，悉請尊酌，卽此順覆，不宣。」樺山氏來書：「大日本國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紀，呈書劉君永福足下：自從客歲大日本國與大清國構難也，清國海陸之前軍，每戰不利，其出外之師，敗於牙山，潰於平壤，覆於黃海，旅順之要隘，威海之重地，相尋而陷，北洋水師之兵輪，覆沒殆盡，燕京之命運，岌岌乎在於旦夕之間，於是乎大清國皇帝欽差全權大臣李鴻章及李經芳請講和，大日本國皇帝容其請，着全權大臣，會見於下關議和，和成而訂條約數款，臺灣全島並澎湖列島，成爲大清國皇帝所割讓。曩者欽差全權大臣李經芳與本總督相會於基隆，完清本島並澎湖列島授受之約，本總督乃開府臺北，撫綏民庶，整理政務，凡百之事，將就其緒。乃聞足下，尙據臺南，慢弄干戈，會此全局奠定之運，獨以無援之孤軍，把守邊陲之城池，大勢之不可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足下才雄名高，能明事理，精通萬國公法，然而步屣大清國皇帝之聖旨，徒學頑愚之爲，本總督竊爲足下惜焉！若能體大清國皇帝聖旨之所在，速戢兵戈，使民庶安堵，則本總督特奏大日本國皇帝，待以將禮，送還清國，各部將卒，亦當宥恕其罪，遣還原籍。既基隆、臺北、宜蘭及滬尾之地，現收容降附殘敗之清兵，或依官船，或付船資，送還原籍，垂八千人。本總督稔聞足下之聲名也尙矣，故豫布腹心，告以順逆之理，取舍惟足下之所擇，足下請審計之不宣。」按此書於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午刻，由英國兵輪寄到臺南，立索覆書，余卽時揮毫疾書，仍交英艦寄去。來書用白封套，無紅簽，封面書「劉君永福足下」。

背書「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下書「護封」二字，日脚下蓋二寸大四方印一顆，其文曰：「大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十字小篆文。」

時有部下統帶李章二，求公允准伊帶二營人往，離布袋嘴二里險要，扼守抵敵。公未允，且以礮火艱難爲詞。章云：「土人有軍火，儘可足用。」李力求再四，公迫得允准，并發餉銀四千兩，令其帶人前往，相機抵禦，勿稍鬆懈。詎字心懷叵測，領了餉銀，一溜煙跑回布袋嘴，將銀席捲，并連各槍枝變賣而逃。公偵知其事，卽挑衛隊百名，星火往追，各衛隊兵領到命令，趕程而去，去到芳崗尾地方，瞭見李章二，尙有數百人跟隨逃走，不敢下手，各卽馳回，見公，說明緣由。公再飭數百人追趕，去到平安時，李章二與彰德府知府某，先已僱舟渡廈門去了，各兵遂回復命。公聞知，亦無如何。公在臺南坐鎮，原期力保領土，護衛人民，無如財政困難，日迫一日，四處之羅掘俱窮，百般之設法亦盡，張譚之接濟已成畫餅，番奴之進逼急若燃眉，蓋未動兵，先籌糧，兵家爲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糧餉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勢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昂。先是一月之間，子成良，揣度情勢，預知不久，密說公內渡，公曰：「雖無糧，何以對百姓？」後有英國胡領事官，入見公，謂曰：「打得久矣，各商民亦甚辛苦，究不如大家和好，方爲上策。」公曰：「如何和法講和之事，不是金銀講的；如果和了，百姓得安，和亦好；但恐和後，我去了，遭殘百姓，我心何忍！」胡曰：「和了，公內渡後，臺之百姓，卽曰百姓，焉有遭殘乎？」公曰：「不知他如此否？他如果得安百姓，亦未嘗不可。」言畢，胡領事見公如此說，遂辭回去，且言：「俟我回去，與日本說，如何明日再來相商。」云云。次日下午四點鐘，英

國胡領事復來見公，胡曰：『日本全權官鳳山云：要公落去見他，彼此面議妥善，方可成議。』云。公曰：『如去，若得麥家林與我同去，我便去，就是。』（洋人麥家林乃臺灣海關官，是公放的。）胡曰：『要他去，做甚麼？他乃小國人物，事不干他，何必與他全去呢？』公曰：『不與他去，我實不去。』公如此說畢，胡辭回。胡往見麥家林，不知如何說通。次日，胡即放使小火輪船來預備，伊搭舢舨來見公，請公去云：『現在預備船舨，公即與麥家林全去可也。』公正猶豫未決，即與胡領事落安平，會晤麥家林，坐談，公說：『由胡領事介紹議和情形，及要親見日本全權官鳳山，特來商酌如何。』云云。麥曰：『公不來，某亦往去，與公全去也。某出去看火輪船在何處。』麥舉步而出，適小火輪去，劉處，麥瞭望不見而回。時有胡領事伴僑華人蕭某在榜，胡領事喚曰：『爾在聽候，我搭舢舨過去看如何。』正喚，火輪來接，胡即落舢舨去了。時有博白武進士劉斯榮，及上思劉崇義，由府城趕二十里，追到安平，見公，謂公曰：『不去得，不去得！』蕭某曰：『不怕的，不怕的。』胡領事交替某聽候兩公，胡乃正當行爲的人，何妨？斯榮曰：『我大人肯去，我兄弟不肯與他去，爾乃何人，想唆擺舞弄，使我大人去耶？』蕭曰：『我們大家都是有的，他們豈不要，我有辯之人，難道反要無辯之人耶！何以如此講法？』兩家爭鬧，致起衝突。時有英國的厘士大商輪渡火船，可坐一二千人的，其買辦胡仰山聞得公要落日本船消息，即火速跑來，見公，謂曰：『不可，不可，老番心狠毒如蛇，口雖有蜜，而腹有劍，萬勿輕信！況胡領事心事不好，我盡知；我打老番工數十年，何樣不知也！』蕭頂曰：『我伺候胡領事十餘年，良心甚好，我盡識，難道你知得過我乎？』仰山曰：『縱使他心好，臺南百數十萬兵民，皆望公一人而

已；倘公落去，縱不殺公，他駛公回日本，此時百數十萬兵民，望何人耶？仰山大破齋說。公見仰山說得確有理由，決意不落，即回府城，蕭某無可奈何，自此落日船事，已作冰消。

香林按：永福守臺南，兵單饑薄，內外無援，其不能堅持到底，無可議也。光緒二十一年八月杪，擬落日船議和事，雖爲英領事所建議，然永福實頗頷之；其後雖以劉崇義之勸阻，幸未成行。然自是，永福遂爲好議者之口實，如許贊堃撰窺園先生（許南英）詩傳所述永福「致書日軍求和」事，是其例也。許氏文云：「乙未三月，中日和約簽定，依約第二條，臺灣及澎湖羣島都割歸日本，臺灣紳民反對無效，因是積極籌建民主國，舉唐巡撫爲大伯理璽天德，以元武旗爲國旗，軍民諸政先由劉永福丘逢甲諸人擔任，等議院開後，再定國策。那時，先生（許南英）任籌防局統領，仍然屯兵番社附近諸隘。日本既與我國交換約書於芝罘，遂任樺山資杞爲臺灣總督，會見我全權李經方於基隆港外，接收全島及澎湖羣島。七月，基隆失守，唐大伯理璽天德乘德輪船逃廈門，日人遂入臺北。當基隆告急時，先生率臺南兵北行，到阿里山，聽見臺北已失，乃趕回臺南。劉永福自己到安平港去佈防，令先生守城。先生所領底兵本來不多，攻守都難操勝算。當時人心張皇，意見不一，故城終未關，任人逃避。先生也有意等城內人民避到鄉間以後，再請兵固守。八月，嘉義失守，劉永福不願死戰，致書日軍求和，且令臺南解嚴，先生只得聽命。和議未成，打狗、鳳山相繼陷，劉永福遂挾兵饒官督數十萬乘德船逃回中國。舊曆九月初二日，安平砲臺被佔，大局已去，丘逢甲也棄職，民主國在實際上已經消滅，城中紳商都不以死守爲然，力

勤先生解甲。因爲兵饑被劉提走，先生便將私蓄現金盡數散給部下。幾個弁目，把他送出城外。九月初三日，日人入臺南。（見窺園留草。）此蓋以永福得英領事勸告後，有議和之意，是以誤傳「致書日軍求和」其實當日無「致書」事也。許氏是言，似未嘗細加檢考，觀其誤記基隆失守時月（基隆失於五月，此云七月非是）誤記永福內渡所乘船號（永福後乘英船德利士歸國，此云德船非是）實於當日臺事，未全了了，不足爲據也。又許氏謂永福「挾兵饑官帑數十萬」，「逃回中國」，此亦不無誤記，永福內渡，實因臺南籌餉不易，國內絕鮮接濟所致，安有力竭矢窮，尙有官帑數十萬理，且當日匆匆內渡，日兵數數追索，人尙幾不得生，安有能挾數十萬巨款之理？其爲誤傳，蓋至明顯。要之永福受英領事給，同情和議，遂不免爲人口實，此則永福一生遺憾也！

十 劉永福之矢窮內渡

公回臺南，聞說有白蓮庵者，其所祀之神，最爲威靈顯赫，有求必應。其神乃明末進士五人，開明滅轉清，盡節此處。出聖後建庵，名曰白蓮，土人所祀，已三百有餘年矣。公開得這點靈應，時日本水兵上陸，四處駐紮，重重圍困，愈逼愈緊，每處卡口，有大火船一艘，又有火船兩艘往來遊巡海面，并無鬆懈，似此網羅圍布，雖有冲天之翼，亦難飛也。公回城，左思右想，知不是頭路。次日傍晚，自到白蓮庵求籤，焚香跪求，搖籤一二點鐘之久，其籤不出。公祝曰：『我劉某爲國爲民，今日受困已達極點，如有何項生路，望神指示，或去，或匿住臺灣呢？』屢求不出，再苦淚下而求之，忽然走出一籤，云：『木有根枝水有源，』尙有下三句，不記得。其大概說爲君計，今日事至如此，我做神亦無主意也。復再求一條，得第十籤，其詞不記得，但其解曰：『求財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無回，出行多阻。』云。公求籤回署，見籤語不佳，鬱鬱不樂，仍無決斷主裁。且糧餉已罄，人心已變，將有譁潰之虞，卽自己近身之人，其舉動亦多有不同。公睹此情形，無論如何拚死，亦要內渡回也。適福建將軍解到自款銀八千兩，粵督譚鍾麟解到公款銀一萬兩，譚并有信一封云：我怕爾不得銀散放，不得走。公得此銀，卽將該款散放，略可捱延數日。自此銀發後，

成良兒即密商出走之計。時適有雲澳大木船一艘，離府城二三里泊碇。（雲澳地方，離南澳數十里。）又有英國商家大輪船，名的厘士，泊在海中，離木船二里遠。彼此之船，均可瞭見。公已決定內渡，即先檢拾細軟，及鎮臺印，并洋大數隻，先一日着差弁等，搭的厘士，公欲搭木船，着伴僑亞鶴往去探問，并囑曰：『爾出去問此船行否？須說有一客，想搭爾船；他若根問是何人，爾即說此人係來此處做生意的，因劉欽差要勒他簽題軍需銀貳千兩，他不允。劉欲使人押他，現他帶銀走，爾若肯搭他，他願送銀四百與爾也。』云云。亞鶴奉命跑去，將此情由深問，其船主答應曰：『如此亦可，我船尾有一艙，爾即喚他來便是。』亞鶴得了船主之語，馳回稟公。公即預備一切，次日喚亞鶴先落船伺候，公夜間方放艇往去過船。亞鶴承示，唯唯而往。公以爲亞鶴既在木船候便，到夜更深人靜，各當差兵士入等，均已眠睡，公乘此時燈火明滅之間，與成良兒、陳湘泉等十餘人，由小艇搭出，前往木船。將近未近之時，木船之人，於黑夜更深，聞有小艇將近，其艇中人聲隱隱，陳湘泉屢喚亞鶴，杳無答音，殊不如亞鶴是日并未落此木船，不知其何處躲避去了。木船上之人，聞得小艇中屢有喚人聲，以爲賊艇，將近行劫，即喚醒各水手，齊集喊打，嘈雜。時因海面不靖，頻有賊劫之事發見之故。陳湘泉等見喚亞鶴不應，大船中人又喚打起來，正是進退維谷之時，不知從何措置得了。大家左思右想，公即想起的厘士開行在即，不如拚死搭之，其可以出險則出之，若不能亦乃天數耳。意決，即喚湘泉用土音囑搖艇人搖過的厘士輪船。（這的厘士輪是日九點行。）搖到輪船邊，天已先矣。陳湘泉即上的厘士船，先與的厘士司事人梁亞兆、梁兆祥、吳玉泉等密云，公現到來出走情形，云云。彼此

數人，密商良久，梁亞兆等云：「今既到此，惟有設法過船，再行隨時計議。」時老番有人在梯口守住，并有日本派委坐探老番一人，巡行船中查探的。此坐探若不設法阻攔，恐被查出。陳湘泉等迫密告船主，說明公之搭船，并求設法保護，并要使日本坐探不能梭巡方法。陳、吳、梁三人，再三懇求，船主始允。其允後，亦甚注意。即與日本坐探，暢飲灌醉，坐探終日臥眠，遂得免查。時遇各番人回房早餐，亦無巡行。陳湘泉即喚公上船，初由梁亞兆帶入水泡館，關閉艙門，氣不可通，有燒氣軟喉帶，燒火時燒到極點，又無空氣可透，公時難耐，若再些時間，必然斃命。公忽見其門乃是薄木板，用手極力搗撐，撥開一線之隙，又恐人見，即用汗巾塞實，僅留一鼻孔出向通氣，得以不死。適日本巡艦有老番十餘人，過船搜捉公，日本番兵帶了公之相片甚多，隨搜隨對相片。公之子成良，離公處不遠，不敢近前。適梁亞兆收水客船脚，老番搜到水泡館公處，時梁亞兆永立艙門，映住艙門之隙。梁手執銀籮，呆了一陣。手痺脚麻，銀籮欹側，有銀跌落，梁亦不知。因梁見日兵在此，四處瞭望，其方寸已亂，幾至手足無措，不知如何，迫得拚死站立，竟如木偶。搜有點鐘之久，不見日兵，然後過艇而去。有頃，梁亞兆即開艙門，喚公出，另帶入一艙房，其內有炕床一張，公坐之。時梁亞兆、吳玉泉等，各人紛紛到公之前道喜。諸人亦聲說甚細，梁亞祥并說在水泡館門站立之狀，一驚非小，今既轉驚為喜矣。公之伺候人亞珍，已檢出縐紗包頭與公紮，又檢出煙泡盒交公。其夜公肚太餓，陳湘泉謂火輪之打雜工人曰：「爾與我煲粥一碗與我，要銀若干？」打雜曰：「二元。」湘泉即應承他，喊他煲來。有頃，煲好，公曰：「取一碗與我也。」打雜仔即捧粥一碗與公，公見全是米泔，并無米粥，焉能充飢。公謂曰：「我不是

要米甯解渴，乃是要粥食而已。』隨喊他換過，仍舊如前，打雜仔曰：『係此的咯。』任撈亦是這樣。蓋其俚一煲粥，放亦不夠半兩之米。公迫得亦吞了一碗，以充飢餓。到天將光，時已六點，已近廈門，雜廈不過差二三點鐘，船便到廈門。忽然日本兵輪追來，離尚甚遠，即響叭嘍，并升旗，令的厘士商輪停車。因日本偵探，探知公實搭的厘士船，是以駛火輪趕來搜拿。其船相距尚未能瞭望而見，不過用千里筒扯看得知而已。

湘泉聞日本兵輪追來，即就近公處望望，見炕床側有一大孔，可以鑽入去。湘泉又用舊氈等物，塞住孔口。有頃，見船未到，湘泉、亞兆見日本兵船相離得遠，恐公鑽入床底難捱，又喊公出，復坐炕床面上。時公已解下包頭，放在炕床，即煙泡盒，皆在其處。湘泉、亞兆、玉泉等相商，密云：『此次追來，斷難脫走了。』三人左思右想，并無主意，梁亞兆即往船主處，懇求船主。梁亞兆懇求曰：『劉某今搭我船，現日本船追來搜捉，無論如何，均望船主設法，救我一命！』船主答曰：『如此，甚爲有礙於我，如搜出，彼固不得生，我亦受重責。』船主甚有不以爲然之意。梁又再三懇求，船主即昂面，思想良久，遂頓足想起：『劉某曾救我一命』之事，遂頓足謂曰：『我一力擔承是也。』先是一月之間，該船主在安平縣海中泊船時，未知是否爲日本偵探軍情，用七八人伺放艇到白沙墩，船主手執鎗一枝。（由安平去白沙墩相距二三十里。）時白沙墩統領張占魁，查悉，即遣隊伍攔截，執他詢問，該船主曰：『我來此打鳥。』張曰：『此處并無鳥可打。』時張不知他是何國人，張即謂曰：『爾明係日本偵探，何必藉詞搪塞！』該船主再三辯論，張概置不理，即令用繩縛之，衆人解送交公。（白沙墩離公駐所有數十里之遙。）解到，公道令交軍

片給該差弁，卽傳該老番帶入，公卽親手解其縛，並取洋酒餅乾等與他食之。開瓶者未熟手，老番見卽謂曰：『與我自開。』卽一手拈而開之，方開脫，不待斟杯盅，卽將瓶口入嘴，吮而吞之，并食餅乾多塊。因其時老番肚大飢餓，其脚行路已甚疲軟，卽以酒拍脚眼，及大臂各處。食完公又宰鷄鴨及牛肉等物，弄餐與他食之，雖非西式之菜，然而飢者易爲食，并不暇擇，且其食時狀況，似比西菜合味，尤爲上品數倍。食飽，公用輪輿他坐，遣差弁親兵送其回船。時老番船主，甚感厚恩，當面致謝不已。回後，又復寫信來道謝，其詞云：卽的厘士船主英國人也。船主頓足，擔承深護。時亦想起從前活命招待之恩，是以決意救公，以報前德，故如是耳。且說公在炕床坐時，好久，各瞭望日本兵輪不久將到，司事吳玉泉卽用手牽公，走入大火老番所居之房，不講說話，一手拉之卽去。公用手欲拈煙泡盒不得，欲拈包頭又不得。時當倉猝，（公早意定，若搜得十分緊急，若被執獲之時，卽用煙泡吞食，或用縐紗包頭縱斃，免至老番糟蹋，殊不知兩樣均不得拈。）拉去，經過大船面，人屎人尿，及吐嘔穢物，積高數寸，公踏而過之，亦不計足之污穢矣。到大火之房，（大火者，老番在此船燒燬者也，其人甚好心的。）時大火睡在該房矮床，對面有一床，吳卽引公坐之，并請公臥定。公以洋氈遮蓋下身，傍有大火。伺候的華人，名亞貴，後生子。未幾，日本十數人到，四處搜尋，不見，日兵每人手執四方鐵棍一枝，短火一支，公之相片一個，來到，無處不搜。有頃，卽到大火船，一曰兵入而望望，公亦見他，惟他并不見公，日兵望望然去之。有頃，又來另一日兵，入而望望，望不見公，日兵亦去。公於其入船來望時，無法可設，惟有鎮靜以待，亦聽諸天命而已。時大火適睡，永起身，聞得日兵來搜兩次，卽喚亞貴，喊公睡

他之床，亦以氈蓋之，大火會意，自己舉步行出艙門，即將艙門關閉。大火在房前，以凳坐定，用千里鏡筒照看四處，以阻塞日兵後來搜尋之意。頃日兵又復到，喚令大火開房，時大火驚心動魄，其魂亦喪失，但無法可設，迫得仍在其處而已。大火不得已開之，日兵入，亦不見公，望望又去，蓋此時公望日兵入而左顧右盼，惟日兵并不見公。此中亦有神明呵護之力也。日兵出後，大火又關閉房門，公在房中，頻聞各日兵用鐵棍東搜西剔，響聲啞啞，番語伊嗚，唐洋音語，兩相錯雜。其唐人通士云：「奇了，奇了，實在奇的；任搜尋亦不見的，莫非有隱身遁形之法歟？抑或有千變萬化之能力歟？何踪影都無呢？」時已搜至下午三四點鐘，其日本大兵輪，相離尚遠，其中之辦事人員，相議見搜如此之久，不見回來，諒搜不到，即掛旗大帖，洋子謂搜不見，祈搜入銀箱之房可也。（老番船之規則，無論何人均不得入銀房，惟管銀一人得入之而已。日本兵輪疑公在此，故喚搜之。）某在的厘士船之日兵，用千里鏡照見兵船掛字，要搜銀房，即請船主飭管銀人開房搜尋。船主知公不在銀房，即答應他，隨飭管銀人將銀房開放，任他搜尋，不見時，又四點半鐘矣。忽英國輪船，名海壇，由廈門駛來，其船上總司理，帶數英人由艇過的厘士詢問情由。該海壇之來，係為的厘士先有電報到廈門輪船公司，某日時開行，計是早八九點鐘准到廈門，今至下午後，尙未見到，是以駛輪來詢問一切。時的厘士船，適死去小兒一人，又有婦人產一嬰兒，海壇總司先生到，問得係因搜公，重疊紛擾，以致耽擱之故。其海壇總司理，甚為怒氣，登即與日本兵頭目交涉起來，遂開談判，彼此辯駁，更番數四。海壇先生有云：「爾等不應如此行爲，我乃商船，貨物客商甚多，搭船客亦有一二千計，爾何得阻我之船如此

之遲耶？況現在已死一人，又生一人，若再耽擱，我實不依爾也。」日本兵目尙欲要求的厘士駛回安平，起貨起人，再行駛過海壇司理，更不答應。海壇先生曰：「爾搜不見，應早過船，免阻遲我船自由行動，況尙出此野蠻要求，尙可啓齒而欲人駛回安平起貨起人耶？爾若強頑，我卽打電回香港，駛大兵輪來，方與你說話便是。」兩相辯論，出言不遜，幾至衝突，到八點鐘，始講妥。日兵始過艇回輪。海壇總司理事，亦過艇往回海壇，而的厘士輪船，始得開車。公於是起身而坐。輪船將到廈門，公煙甚癮，時老番大火在艙房內，公不知西語，公對着大火，用手指燈火燒煙，又以手作竹吹煙狀，向大火拱拱手，大火卽取酒一罇與公，公搖首說：「不是要酒。」大火以爲嫌此酒不佳，復再取一罇與公，公亦搖首。大火因語不通，卽喊亞貴回房，詢問公，公卽謂亞貴曰：「我煙甚癮，有洋煙否？取來與我吹之，我後來知你之厚意也。」亞貴曰：「船到廈門埠頭矣，不必吹煙，上去正吹了。」時船果到，各客紛紛過艇上岸，四處喧譁，人聲嘈雜。時有日本兵四人在兩邊梯口守住，無論何人落槎過艇，均要驗看，然後放行，時已黑夜也。陳湘泉卽僱一艇，詢問艇家，要銀若干，艇要三元，卽允之，又要先交銀，陳卽與之。大火卽着開船艙口，用索吊公落艇。該艇搖到半海，忽然停搖，公等又忽懷疑詫異。該艇人因黑夜不能看銀，用火照看，又跌銀聽聲，有頃乃搖而去。方登岸，回望日兵，卽出數艇，艇之頭尾，均有大電氣燈，在海中往來，鄰近的厘士各處遊弋，梭巡查驗，每有由的厘士所來之艇，均要卡搜查察，極其嚴密。公其時已登了岸，脫離虎口，如渡過慈航，喜得生還，不勝欣幸。湘泉卽帶公往一老妓寨三樓暫歇，開燈吹煙。此妓乃湘泉舊好，妓問公曰：「大客在廈門，向來做何生意？」公曰：「我在臺灣

亦做有生意，不甚大的，不過千數百金，在臺灣，一概失得乾乾淨淨矣！奈何？有頃，屈臣氏司理華人凌竹筱君，乃湘泉交好，即手持燈，接到公往屈臣氏藥房去。公在藥房，住僅一天，因有人甚多，識公已到廈門，惟不識在何處而已。

忽是日下午四點半鐘，陳蔭亭之外甥，名董肯堂者，其人乃大商家，來見公，謂公曰：「今日已有好多人，疑公在此，誰不能偵得確切耳，倘探得實在，恐來見害，關係非輕，這處不可久居，請公過我薤菜塘處歇住，暫時免被人覺察！」公允之，公曰：「到黑夜來接我過去是耳。」二鼓時，董肯堂派何亮采等二人，各持四方玻璃燈，到藥房來接公過去。公擺盪時，亞珍、亞相、亞慶等，共住店鋪一間，離屈臣氏二三十間，該處鄰近，均是客店居多，所有各鋪店，均無後門出入的。適是日，李章二之伴僮行街，看見亞珍等回，報與李章二，李即與同行潛逃之彰化府，商量（彰化府因做事不公，曾將印交亞珍，送交公，即行潛逃。）每人派跟人兩個，共四名，來喚亞珍等曰：「我們李統領，及彰化府兩位老爺，喚爾去問欽差現處，」云。亞珍等答曰：「我們不去，欽差去處，我等不知，因我們先二三日落船來廈，聞得欽差上山去了，未知是否？」於是四人回去，又復帶二十人度來追究亞珍。衆謂：「彰化府老爺，實要爾們去也；別人去不去，尚可，惟有亞珍，爾有交手未清，因前彰化府老爺，交府印與爾，爾不交得到，要爾將印交還他也；爾不去，我們亦要捉爾去也。」亞珍不肯去，各相爭鬧，亞桐、亞慶等在旁，見過不得眼，即召集公之隨從差弁等，共數十人，（因此班人皆在鄰近各店鋪居住。）一召即齊集，見李章二之人，拉着亞珍，即大家相打起來，有用柴棍

的有用手竿的，打傷李韋二之人數個，血流者有之，暗傷者有之。李韋二之人被打了一場，即跑回。又趕百餘人飛走而來。（此百餘人皆李韋二所帶的）時，店主在街外，先知，即走回報亞珍等曰：「他們趕大隊數百人前來，爾快走罷！」亞珍等三人即走，方出門時，適撞見李韋二之人曰：「就係此數人也！快快落手，近前拿他，免被遠颺！」亞珍、亞桐、亞慶等三人，遠遠瞥見，風頭雨勢，已知不佳，眼見腳捷，一溜煙快跑，走過橫街巷，左穿右過，（因該街巷窄狹，且巷口曲折之故）忽然即到屈臣氏樓上，與公共在一處。時已將黑夜，而李等黨羽，并無一人知覺，惟見在此處走，并不見有人遠走去向，（因李之黨甚多，街頭巷尾有人守之故也）知係在此鄰近鋪面，各人紛紛談論，謂走得何處去，都係在此數間鋪內，無疑了。時人聲洶洶，數百餘人，街之橫直頭尾，皆擁擠之極。衆謂曰：「今夜候到天光，都要拿到他方行休手，乃雪此恨。」嘈吵錯雜，并無止歇。到八點鐘時，暫減少些聲息，但尚有百餘人在屈臣氏鄰近，把守重重，實在水洩不通，又無鋪尾可以脫逃。斯時正是後無去路，前被圍困。公於此時，心中爲之一慌，到九點鐘，看人出看，仍然，把守嚴密，到十點鐘，又着人出看，依然如是，公心更爲焦急之極。時天極清明，星月交輝，公出曬棚，仰上蒼密祝，謂曰：「天乎，天乎！我劉某爲國爲民，千萬危險，方得脫離虎口，今已到廈上岸，忽然又遭此厄，天乎，天乎！亦當設法爲之一援也！」祝畢，舉步環行，頃刻烏雲四起，滿天黑暗起來，驟然大雨如注，街水數寸，流滿街巷。各把守人均各行上各鋪面站立，詎料雨勢倍加增大，水更漲高，浸上鋪尺許，各把守者尚不走了，水勢愈大，頃刻水深數尺，不能站立，各遂概走去了。因水浸平心，各人自不得不走。公使人出看，概無一人，惟水深數尺而

已先時八點鐘，董肯堂着兩工件，到屈臣氏接公，惟綠李章二人甚多守候，未敢率出。到十一點鐘，各走完了，公及成良數人，始跟董肯堂之來人起行。公裝客商，拉高袴脚，帶大廣笠，衝水而行。到半途之中，董肯堂已親到，兩相撞着，再行里零路，始到雍菜塘，入一常押鋪，乃董之親戚所開，董爲司事。該押旁另有一間閒鋪，均由董招待，引入，卽燃火烘烤，并將各人衣一概烘乾。董一面草草弄飯，僱便肩輿數乘，於十二點鐘用飯，到一點用完，公在屈臣氏早已借便銀二百兩，以爲川資，到二點鐘，公始行離廈。公及成良，皆坐肩輿，裝扮客商，不出名號而行。又屈臣氏鋪之司事凌竹筱君，亦坐肩輿隨送公同行。是夕行五十里始天明，過同安渡，到同安圩。次日到漳州，欲入街，爲守街開門兵男所阻，時因戒嚴，各開軍士，見公等一幫人，並有指揮刀短火等器械，（此各件均在屈臣氏借的）不知是那樣人物，不准入。後凌竹筱密說與守開兵頭人知之曰：『此卽劉欽差也。』始准入街，在官商大客店居住，櫬椅炕床均備用。該兵頭卽跑往鎮道府各衙，各官聞報，卽衣冠開道，到寓拜謁，公皆擋駕。公並說及傳說轉知，云我今衣服都失，不能會得，各位有心，請便衣來見，便是。如是各鎮道均回去，刻卽便衣又到，各官坐談甚久，乃別。公當面聲敘，怒某不親到回拜，因概無衣服之故云云。是日鎮臺送席，次日道臺送席，又次日府臺送席，公皆收受，其早膳便餐，則都守各官送來。

公在漳，住三日，次早卽行，送棧租十元。行之先夜，卽差帖往各衙辭行。起程時，鎮道府親到送行，擋駕，其餘都守各官，親送出街外，並派兵勇一二十名護送。是日下午五點，到漳浦縣，縣官草草備辦便膳，請公及成良少并邀

遊擊守備相陪。次日起行，仍由縣備膳，用完後，方起程。數日歷平州等圩，到詔安縣。（公由漳浦起行，辭了護送兵勇，仍裝回客商，不出名號。）由詔安，兩日到潮州之饒平。越二日，到黃岡縣，逕入協鎮署住宿。未到黃岡之先，公查悉其協臺乃王材廣，係從前周平瑞先鋒招安的，乃公交好。在此住兩日，起行到南澳之東隆汛。次日到澄海，由海一天到汕頭，住元業茶莊福源行。住汕頭，汛規爲入款之大宗，公從前所收各規，概積存在該行，共有數千兩，是以在此得銀費用。惟時凌竹筱君已送到此，辭回廈門，公卽還銀二百兩，并指揮刀短火等物，一概交還，并送川資路菜等項多件。凌君卽搭輪回廈去了。公在汕頭，新製衣服數套，用去銀數十兩。在汕頭住數日，聞得各處天旱，四處求神求雨，所有各處神明，皆說不在，儘往去伺候劉某云云。公住數日，由汕頭搭輪渡，一夜天明，卽到潮陽，起岸行路，四十里到海門，入參府署，住數日。參將李葆真，廣西人，乃公舊部，招待極優。初公尚在臺，出險時，有公之部下劉明光，先逃回到海門，入見李，李謂曰：「劉公現在何處？」明光曰：「我怕他到日本矣！」李曰：「爾何以自回？」明光曰：「我們不同，爾聽從他死嗎？我們回去，有官做的，何必跟他同歸於盡耶！」李聞說，鬱鬱不樂，日夜擔憂，愁眉不展。今見公到此，歡天喜地，是以極其優禮有加。公本擬一宿卽行，無奈李君甚爲厚意，留住數日，公見雅意殷勤，迫得允其所請。公在此數天談說，歷敘出險情形，實爲天幸，云云。由海門陸行，兩日到潮州府屬之惠來縣，各官預先知得，使人探聽，公將到時，出而歡迎，接入遊擊署內，文武各官公議，請公宴飲，大排筵席，傾談暢飲，甚爲熱鬧。次日，由惠來一日到碣石之葵藤圩汛防住宿，汛官招待。由葵藤數日，歷博尾圩，陸豐，梅豐各縣。又越厚門，鵝岡，平正

各圩站，一日到稔山。由稔山小河搭船，數日到廣東，時十月下旬。公在粵秀街公館，次日往見譚督鍾麟，行禮後，公站立，譚即請坐，請公曰：『職鎮敗軍之將，望大帥開恩，願已足矣，尙敢坐乎？』譚督即以手拉公坐，謂之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何足芥蒂！老兄在此，扼守臺南孤島，并非戰敗，何足爲罪！一則朝廷將此地割與洋人，二則無糧應付，古云：『未動兵，先動糧』，兵若一日無糧，必然譁潰，尙言戰乎！既無戰，又焉云敗耶？』公又曰：『此次得大帥厚恩，解送銀一萬兩，又得福州將軍，送到八千兩，共得一萬八千兩，有此二款散放，數日火食，得以暫行支持，方可脫而走險，否則欲脫無由，自己軍士亦大多糾纏矣！』譚督又曰：『閩督某，本有密函與兄弟，欲籌多金解送到臺，交兄處，以資接濟，俾得有糧扼守此方，希望全臺領土，不落外人之手，惟兄弟轉思：臺灣已經奉旨讓與日本，若兄能扼守固佳，但疊據各密探報，該處各處殷富，均皆紛紛徙他方，公軍無糧，人心必然離散，如果再籌解送過去，兄乃忠勇之人，見得有糧，拚死扼守，而前後左右諸將士，若不肯用命之時，勢必失敗，兄亦難保，以致失兄偉人，殊爲可惜！兄弟決意不籌，并將此情形密復於閩督，惟又恐兄處無以支持，不能脫身，故僅籌銀一萬兩去耳！』譚督慰勞一番，並說曰：『現下回來尙有銀用否？』公曰：『職隻身而回，物件一概不帶，銀兩越發罄盡，隨路川資，隨行隨時挪借也。』譚督以頭領之坐談二點鐘之久，公辭回。次日，譚督即着人送銀三千兩，到公館交公，并於是日往拜會，各司道，紛紛來往拜晤，一一會面完畢，公即將臺南鎮印，五六品功牌數百張，繳送督署，并即請假回里，不准再請，復不准，第三次又請，公要面求，對譚督曰：『職鎮離家多年，先人墳墓，久未經省，且胞叔骸骨，寄在山岡，并未安葬，

於心實有不安；況此次在臺，孤守一島，傳聞異詞，眷屬懸望，稚子候門，萬望大帥准假！譚督見公苦求再四，迫得面允，給假一個月。公辭出，候得公件批准，公於十一月間，由西河返欽，家鄉度歲。光緒二十二年春，清明前後，往那良拜掃三胞叔之墳，回來又在家閒處一年。又越一年，時光緒二十三年，公在欽省墓，并常踏山岡，尋龍點穴，已經數月，竟得久隆平湖崗吉穴，着劉少梅往那良，起胞叔骸骨，遷葬其處。是年十月間，譚督忽來電云：家事週妥否？如妥，希即來相商！等因，公復電：『某電敬悉，家事已將安置完竣，縱有未盡事宜，已蒙帥召，亦當應命。』云。譚督遂命安瀾輪來接公，時膠州亂事方興，各人以爲因膠州事，是以欽人追隨公行者，指不勝屈，公均推諉。現在無事，不過上省商量，俟後如何，乃有實的消息，然後告聞，去之未遲，云云。但隨公行赴輪，亦有百餘人之多，公成章兒同去。十一月到省，入見譚督，敘談間，督曰：『兄來甚好，自有商量。』云。亦未說及如何商量法子，相敘有頃，公即辭出。往拜各當道，到寶將軍處，談次，寶曰：『兄來到，公館在那裏？』公曰：『未定，尙在安瀾兵輪。』寶曰：『爾如此名望最大之人，必須有一最大闊地方，乃可，闊地方又要四圍可看更，其內又可住一二百人的，乃合。』寶想想曰：『我有了，兄即搬上我們八旗會館便是。公辭出，並往拜會左右都司道等，均晤面畢，次日即搬上八旗館。數日間，公因少銀費用，即往見布政使某，見面時，公曰：『弟此來，在欽與王行學借銀百兩，刻下罄盡，請方伯借銀應用，方可暫應支持。』藩臺領之，次日藩臺即於善後局公款挪銀千兩，送交公。公在省度歲，到正月開年後，公上見譚督，譚曰：『今有一軍械總局差，每月可得三百餘兩，我欲放爾去，如何？』公曰：『管理軍械，乃文官之事，於職鎮不甚相宜。』

譚曰：『非要爾去理，不過掛名得耳！我見爾到來要錢，用此差，每月可得三百幾兩，可以藉資膏火。』公曰：『職銜現又不向大帥討與使用，暫時之需，尚可支撐，俟後遇有可以效力之處，望祈指揮是矣。』語言婉轉，并說些閒談畢，辭出。到二月，札飭公新招募營勇千人，公接見公事，即上見譚督，公曰：『荷承大帥恩典，飭職招募營勇，今特到來請示在職愚意，職之舊部，散處廣西較多，此等之流，大都能征慣戰，前因遣散歸農，職欲往廣西南甯居中招募，俾左右江各舊部，易來應募，請示遵行。』譚允之，如是，公赴南甯招募，以藍翎千總李德新、子花翎候補知縣成章二人爲管帶，先飭成章回欽州招百餘人，帶赴南甯選足。

自公到邕之後，豎旗招募，左右兩江，各府州縣，其年富力強，以及舊時部下之人，不論遠近，紛紛皆來應募，驟至萬餘人。公見其中精銳甚多，挑選三營，共千五百人。其餘尙多舊部，未有選及，公皆量其路程，酌給川資回里。招募完竣，公即帶赴粵東省城。公入見譚督，公曰：『職鎮因舊部太多，尙有數千，未及招的，但照公事，招多一營，懇大帥恩准。』譚曰：『既是舊部，多招一營，亦可。』譚督答應後，公回點名編營，見人數實有兩千名，（內有五百人，乃一千五百人中的兄弟，及最相好友，各自招呼款待而來的。）公見人又浮於三營之數，實多出百餘名，迫得又上面稟譚督，將情形陳說一番，譚曰：『既然如此，加一營爲花礮營可也。』如是，共成黑旗、福軍四營，前營管帶花翎候補知縣劉成章，左營藍翎千總李德新，右營花翎都司廖發秀，花礮營遊擊柯壬貴，均駐紮小北門外，舊營盤公見營盤已舊，要加修葺，所有應小修整之處，即以自己款整理。時起東西兩門，又起礮房等，皆公自款也。二十四

年夏間，南海羅格園，因關羅二姓肇衅，械鬪案起，不能制止，督派公勦之。羅格園者，南海屬西樵山相近之海墩也。其基圍長七十里，橫十餘里，圍之對河係吉利村，關姓地位，羅姓在該處建起將軍廟，因所購之地，不甚敷用，起過關姓地數尺，關姓不服，託說無效。關姓族人見羅姓無理蠻佔，關家少壯丁，在對河施放槍彈，打過將軍廟建築場所，各泥水木匠工人等，異常恐慌，概行罷工。於是將軍廟建造停歇，羅家含恨，其族內有擄仔數百人，擄家頭亦是羅姓的，屢次聲揚要打關家，報復其擊將軍廟之仇。時關桂昌帶緝私船五張，駛過關家祠，關姓族人，僉請關桂昌上祠一宿，亦有水勇數人，各穿號衣跟隨上去，其意亦不過在此閑處一宵，并無別意。詎羅姓各擄家等誤會，見得如此情形，以爲關姓召集族人，強硬對待，并說關姓，一定製造號掛，假冒官軍，定與我們大有對壘之事，所礙非輕。登即呼約數百人，速行赴關家祠圍困。時日已傍晚，下午四點餘鐘，困到六七點，黃昏時分，羅家六喝令搬使柴把，預備燒祠，使關桂昌等在內。後關桂昌見得不是頭路，即使高厚慈等二人，由後牆跳出，到省城請救兵，用潘梁、關羅四姓各紳，又捏各善堂大紳，共十名上稟督憲云：『羅格園 羅家聚衆造反，初一起義，初二祭旗，現在圍攻關家，勢甚浩大，求督憲派兵勦洗』等語。譚督接到稟文，登即派統領鄭潤材，率一營兵救援。鄭將到關家祠，羅姓人自退入羅格園之東興圩，鄭趕到東興圩，該圩有千餘戶口，關姓之人，即放火將東興圩一概燃燒，羅姓人等見火燒該圩，迫得退入高墩，鄭又趕到高墩，羅又退入南鄉，關姓又燒高墩。次日，攻南鄉村，該村甚大，四處濠溝，惟有單邊路可入。村前有大榕樹一株，依其旁建起閘門，羅家有數十人在閘邊大榕樹之間，拚死扼守。

鄭勇攻未入，被羅姓守閘人開槍擊斃哨官二名，勇十八名。先是，督憲調派羅潤材時，并調及公，往去救援。公見鄭既去先，此等械鬪，不難解圍。公復稟督憲，從緩辦理，是以後去耳。關姓聞得羅格園羅家人有擊斃官軍多名情事，隨又稟督憲，謂羅姓實在有意造反情形，并明抗官軍，殺斃百數，求再派大兵勦洗等詞。督即批准，先派委員查明核辦，即派南海縣親到確切查明。南海縣遵照往查，回稟更加羅格園之罪名，謂其『聚衆爲匪，明抗官軍，非大加勦洗，其患胡所底止』等語。譚督閱稟後，即批准，派大兵痛剿。時關家探得這點消息，即挑千人，磨使利刃，預備盡殺羅格園的人矣。督批揭後，即紛紛調兵，即調派統領石玉山率兩營，又守虎門的調來三營，鄭潤材率兩營，已有七營之多。公帶兩營，另花叢隊一營，同去。各營連公所帶去，共十營。督憲札公文內有云：『務將羅格園各匪村鄉，一概勦洗淨盡，絕其根株，免貽後患』等因。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起行。公到羅格園，譚督即發札文一件，『所有各營概歸公節制調遣』等因。公到羅格園，見百姓採桑打魚，各皆安業，并無有匪。統領鄭潤材請公往擊南鄉，公曰：『并無有匪，何必擊乎？』鄭既歸公節制，不敢專擅，否則鄭又自去攻擊矣。公不惟不去攻擊，并且將鄭潤材申斥一番，公衆道及，聞說燃澆東興高墩悽慘，鄭亦爲之默然。公在船住紮，即傳該處各大紳，各皆未敢輕率而來，因不知公如何主意。公又派人再催，彼時各亦探聽得公之主意，不甚爲難他們，是以羅家大小紳耆，共有二三百人，到來見公，公即將督憲屢次札文勦洗羅格園，一概淨盡，寸草不留等語，陳說一番。各紳耆合口同聲，皆求公恩典，並力辯『羅家並無爲匪聚亂情事，乃關家挾恨重稟，督憲誤聽。總求大人開恩，俾數萬人民，免遭慘害』云。

云時羅格園公局紳董羅鴻基乃羅長齡之胞兄，適督札知府李家焯知縣劉肇經爲勸辦羅格園之營務處，劉乃公之部下，兩營務處各處一船，均在公之坐船左右泊近。公見該處百姓，皆屬良民，各因一時憤激，彼此誤會，致啓罅隙，實非聚衆倡亂，并置攻打兩字，作爲畫餅。公暇，有時往羅格園之低田村孔姓莊踏看地方，并親兵數十人隨行，孔家百姓，讓選代表，預備歡迎，并開茶會招待。公回到船，有營務處說：「公收受孔家之金豬燒酒，是乎否乎？」公聞之，即大怒曰：「何獨金豬燒酒耶！我劉某受了他幾千黃金，你們尙不知嗎？」公極其怒氣，公即時請李營務處到來，方坐下，公曰：「我去孔家受了好多私略！我此番來羅格園，大發財源了，虧了你們徒呼負負而已！」李見公語言促迫，神色改變，怒髮衝冠，李家焯異常恐慌，自知過誤，即委婉答曰：「大人一生忠耿，中外聞名，何人不知！那有收受人家私錢之理！縱有僞說，亦是不三不四的閒談，或有聽錯，間接傳述，謬錯傳聞耳！」語極婉順，公見他如此，亦難以大加申斥。不久，李即辭出，以避公之怒氣。後公傳羅格園四個耆老，到船詢查情形，詢畢各上回公局。是夜三點鐘，又使人喊此四人到他的船問話，到四點鐘時，天未光，李即開船，將此四人帶回省城稟報此四人乃是匪首，希冀邀功，督憲飭交番禺縣裴景福處衙內，監數月。（後公設法始得釋放）公在該處坐船時，八月初十，近處紫坭大圩，鋪戶數百間，失火燃燒，公得聞知，即趕派水手數十人，各擔竹釣去鈎開火路，幸僅燒八十餘間，否則盡皆化爲灰燼矣。八月十四日，紫坭圩各鋪戶，感公厚德，共送茶餅禮物，共有十餘食格，抬到，均放河邊大榕樹下。公不許其抬入船，恐防別創閒話，即分示如係茶餅之物，概行收受，分賜各營差弁人等食之。餘雖有些海味

水漚概不收受，又恐他人說受私也。八月十五日，開船回省，二更始到，各瞭臺燃燈出接。十六日，公上見譚督，說曰：『羅格圍之事，荷承大帥調往勦辦，惟職到該處，見百姓安居樂業，并無聚衆爲亂，疊傳各大紳耆詢問，與及密派委探，所稟各皆異詞，可見該處鄉民，彼此鬧意見，互相誤會，一時之忿，卽一開而散，其實并無一匪。』譚督甚不以爲然，答曰：『爾不辦，何謂有耶？』譚之意，終不悅服，惟見公乃威望大員，亦不過稍加切責而已。從其神色，亦似以公之此次辦理，誠無以滿其意矣。談有頃，辭回。後一天，第二次見譚督，又說起羅格圍，公力言不是賊，乃是良民。譚曰：『爾說不是賊，他則抵抗官軍，竟敢對壘開仗，槍斃兵勇十八名，哨兵二名，如何尙不謂之賊耶？』公曰：『鄭潤材接到憲札，不論黑白，祇知殺人放火，希冀邀功，迎合意旨，所到之處，如對大敵，將衆姓趕入東興圩，縱容關家舉火燃燒，一掃而平，哭聲徧地，悽慘之象，不可以言，衆百姓除投河環繩斃命，餘皆飛奔入高墩，鄭又趕入高墩，男婦幼稚子女之屬，紛紛跳入濠溝，死者不可勝數，溝水爲之不流，并無回過一槍一械，如此亦謂之賊耶？至若槍斃兵勇一層，乃衆百姓十數村圩萬數人等，皆入南鄉大村避難，而鄭潤材阿承憲意，祇知有憲，不知有民，率帶所部將村圍攻，如果攻入，生靈數萬，盡皆罹殃，死於非命，迫得死拒，乃勢之必然，否則南鄉瓦礫，亦化爲灰燼矣！白骨山丘，是誰之咎與？』說畢，意快快，譚督不以爲然，仍含着不滿意的態度。公與談不久，亦辭出。後第三次見面，譚督仍將羅格圍之事復說，語言之間，仍有責公不聽號令之意。公卽大怒，頂曰：『如果照大帥札文所行，使十數萬生民，無辜斃命，職之頭顱，固不可保，誠恐大帥亦大有不便，大帥不過據各紳一面之詞，及南海縣稟復一紙，信以爲實，』

不惜草菅人命，如此重大架題，若果潦草起來，後累正復不少；今日大帥，當然不悟；劉某敢保羅格圍人等，斷無聚衆爲亂，妨礙治安；如果有者，請將劉某軍法從事，以謝粵省人士，是耳！譚督見公神色大變，且言談硬直，遂轉怒爲和平。嗣後亦永不復談羅格圍之事矣。

次年二十五年，廣府屬之通天三元村李家，與小布村黃家，互相械鬪。案衅因在石井圩賭博，黃、李彼此口角忿爭，黃姓人開槍打死李姓人，李家聚衆相約，尋仇報復，邀集數千之衆，來撲黃家；黃家早探得此點消息，自己邀集族衆，又請劉、黎兩姓，共幫千餘人，亦有二千餘衆，彼此對壘，大開幾仗，互有勝負。督憲李鴻章聞得稟報，即派廣協李先義及中協水陸諸軍，並統領李世桂等數千兵勇，及一府二縣協到彈壓。府縣先到黃家莊屋邊，而黃、李兩姓，均皆不理，亦不供應，諸軍欲往彈壓，無奈何盡方法，全無效果。黃、李一味預備戰事，不以彈壓者放在眼中。官民如水之投石，李先義知事不濟，騎馬跑回，面稟李督。督曰：『如此須派福軍劉某，帶兵一行，爾即親到其營，面傳我意，喚其速去，是也！』李先義得了此話，即跑馬直入公營，見公，李曰：『中堂喚爾帶兵去天通小布地方，彈壓械鬪案，我們水陸諸軍，到去，均不能彈壓也。速去爲妙！』時已黑了，公曰：『如今黑夜，如何去法？』公旋曰：『兄臺且回，我今夜二點鐘造飯，天未光即行，是耳！』李先義唯唯告辭而已。李去後，公即發令，調兩營共一千人，及開花礮四尊，自己親率前往。四點鐘時候，拔隊起行，路途必須先經三元村中過。昨日李姓又招數千人，共有六七千衆，預備今日往撲小布，預約天明，到江下李氏大宗祠齊隊，燃礮爲號，一礮食飯，二礮齊隊，三礮起行。時纔放二礮，適公帶隊

將到李家正在預備齊集隊伍，忽然望見黑旗軍，浩浩蕩蕩馳來，漸漸將到三元李村，鄰近李家之人，各皆魂不附體，互相畏縮，荷槍逃避四散，頃刻之間，并無一人，此日約攻小布之事，遂烟消雲散矣。公率隊行過三元，李家寂然無聲，聞無一人。公直行往石井駐紮，因前在石井開仗之故。公到石井，聞得李家率大隊成萬，往擊大石馬、小石馬各村，該二村極大，各內有千餘戶，均黃姓。而黃姓早經預備，先招下茅人數百，幫同守村，并有槍枝數百桿，及李姓來攻撲之時，兩家出仗，被大小石馬村之黃姓，擊斃李家甚多。公聞報，即調隊前往彈壓。初到彈壓，願得頭截，則他打尾截，彈壓尾截，則他又擊頭截，顧兩頭，則又在中間互擊。後見得顧此失彼，遂將兩營兵士，串入中間，一路將黃李二姓隔開在兩邊，然後壓住，不准互擊。黃李二姓，各皆收隊。公之隊伍，亦收回石井矣。各管帶及督隊彈壓官等回報，面將情形縷述，并說李家數千之衆，現下概扯回江下大祠堂處。公聞此耗，尙恐他們仍聚械鬪，即率親兵數百人，直往江下李家祠。將到未到之先，李家人探得公親來，即紛紛荷槍如鳥獸散。時祠堂內正將開飯，所有飯菜甚多，有擺便未食的，有尚在鍋內的，惟公到時，李姓人概走，白地并無一人。公各兵士到之頃，適合早餐，任便食之，但飯菜豐甚，焉能食得許多。公到未久，一府二縣又到，各相見面，公說：『彈壓已安，現各亦散去，惟有些應要善後法子，我與各位商量，看過如何，果可行則行耳！』各官請公指示，公曰：『今日雖然彈壓得下，誠恐我等回後，彼等又滋生事端，尋仇報復，無了時日，不如趁我們在此，傳他李、黃兩姓紳士耆老，到來訓令，嗣後須要和睦，不得執仇懷恨，稍萌再復起畔，又成械鬪；如果復有此事，不拘何姓先打，我們官兵一定到來，將先打之家，勸洗淨盡，男父老

幼，盡行殲滅，決不稍留餘地。如此訓令，并要兩造各聯名具結，仍以此語簡明擇要取詞，列位以爲如何？」一府兩縣各官，均贊服不已。公卽派差弁協同一府二縣差勇共一二十人，分往黃、李兩家，傳各紳耆，不久兩家各有數十紳耆到入見公，及一府二縣，面爲訓誡，并令具結，各皆凜遵，不敢違命。遂聯名具結交公，公交府，府交縣存案，各官并訓示一番，兩造唯唯而退，以後永不再復鬧矣。公辦妥此事，同小北營，尙未見李督之面，李督鴻章，卽寫信一封，送來與公，嘉獎異常，內并有「名不虛傳，可謂先聲奪人」時廿五年六七月間事也。

八月時，肇慶府四會縣之古水圩深澗、英澗地方，土匪擾亂，結聚數千，異常猖獗，劫船掠村，打單勒水，指不勝屈。迭經調派各統領，帶兵前往勦辦，惟各官到去，不敢登岸，與匪對壘，實無奈向，不過無匪之處駐紮而已。於辦匪二字，全然無效。蓋因該匪巢甚是穩固，僅有單邊路可入，且此口又有三重窄狹徑口，若有匪在此扼守，任爾千萬官兵，來隻失隻，所以不能進兵，亦迫於匪之地勢，亦極占優勝，所以無奈伊何之緣由也。該處紳士見匪餓極張，查悉匪首八名，稟請督憲，云：「若非調派威望大員，統兵到勦，斷難收效。」等語。李督閱過稟文，卽請公入見，交帶公去勦之。公曰：「此事不難，惟須請中堂交大令與我，并許以所有勦辦古水匪亂事宜，各軍均歸節制調遣，又須全權便宜行事，方可。」李中堂鴻章，均皆答應，卽移步扯出大令一支，親手交公，任公辦理，聲明并不遙制云。公得令辭出，卽統帶五營，連新撥楊瑞山所帶誠字營在內。公到古水，卽派花嶺營柯壬貴，落英澗，前營張來，入深澗。公在古水某家祠作公館住紮，居中辦事。卽偵探四查情形，各皆先後回復，又時傳紳耆詳詢。公思匪巢穩固，匪穴深險，

專以力擊，縱然成功，難免損失，不如想條善法，因念及擊蛇不如擊頭，若得匪首，其勢不成擊亦散矣。主意已決，卽四處密派人探捉匪首，重賞花紅，用各士人以爲通線，果然陸續拿獲匪首七名，電稟李督，復電就地正法，公卽將各匪首正法。獨有一名蝦蟆生匪首一人未捉，此人現在懷集地方，其地方紳士正在來接公往辦。忽然來了一封緊急公文，報知公，謂「李督卸任，卽起行」云。公見此差，乃李督所放，並交大令來的，如此在這地方辦理，未知新督如何意見，且古水地方，自捉匪首後，各匪紛散，地已安寧，卽下令五營，星夜馳回廣東矣。公回到省城，入見李督。李督又嘉獎一番，并面言：「因京內拳匪事，要我回去商議，是以趕交卸耳。」並問古水情形，公云：「已辦有頭緒，諒不爲亂，自經匪首正法後，地方極爲安靜，惟善後維持，未盡圓滿，因聞中堂交卸，又見職所奉辦之事，已得八九，所以馳回請示，及送行耳。」言次，辭出，李督尙須耽擱多天，尙未起行，其督印交巡撫德壽兼署。時粵撫兼署督，奉上諭調公勤王。公入見李鴻章，在李鴻章之意：粵省邊隅，不可無威望大員坐鎮，況北京震動，邊省豈可不籌鎮壓之歸，照此看來，爾亦不必多此一行。惟德壽則謂既奉上諭，無論如何，均要公應命而往。德壽日日催公速往，並喚公入巡撫院衙內，面爲囑及：「現日上諭要你勤王，你何不速行打點耶？」公曰：「若要速去，我卽挑親兵四百名，到去就地招募，是也！」德壽曰：「如此，焉能做得！上頭知爾統帶六營兵士，爾何說挑四百名親兵耶？爾如此做法，上頭一定責我不是矣！爾一定要帶爾所統下六營同去，糧餉一層，爾不必憂慮，我自然照料籌與爾也！」公見德壽屢次催促，迫允概帶所部前往，卽面爲應允。辭回後，德壽於是遂飭善後局解送福軍勤王三個月薪餉公費銀

一十三萬兩，另水脚銀二萬兩，共銀一十五萬兩。公收到薪餉，卽下令拔隊起程，卽率管帶李聯周、張來、柯壬貴、廖雲秀、張萬春、黃龍昭、文安木、羅綺章、何思遜等，由船到韶關，上樂昌縣起岸。四五日到坪石，由坪石搭船上水，四五日到湖南省屬之宜章，歷新田、郴州，又歷數州縣，始到衡州。時剛交九月，粵撫兼署德壽，三路拍電，催公回粵，一電拍到湘潭，一電拍到湖南省，一電拍到韶關，用千里馬趕飛遞傳。因公行後，粵之惠、潮兩屬紛紛大亂起來，爲引香港匪徒數百人來，稱王稱帝，並穿黃衣號褂，聲稱推倒清朝江山，另立新主。迭經調派各統領前來，皆敗北，勢不可當。嚇得德壽手忙脚亂，不知措置。忽然撫院衙署，又被匪黨埋藏炸藥炸崩，因所埋之炸藥二十桶，僅發兩桶，若全發火起來，全衙定成灰燼。德壽亦灰化其中。德壽更加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去了。故此三路拍電，其電文又云：「火速星夜趕緊而回，限九月九日以前到粵。」等因。公接電，卽拔隊，不分星夜，趕回到郴州，公知事急，卽飭六個管帶，每營挑選二百人，各人自帶先行飛趕，馳到韶關。公囑及各管帶云：「爾等到韶關，卽先拍電報知署督德壽，看他如何，有無覆電調度，若不甚電催者，爾等卽在該處，稍爲駐足，以俟我到時，再行定止。」該六個管帶，奉示後，卽遵照命令，各帶二百隊伍，先行馳抵韶關，先電署督。時惠、潮各屬土匪，聞知黑旗轉回韶關，公不日卽到，惠、潮一時一傳十，十傳百，於是惠、潮土匪數萬，紛紛解散，香港匪徒，亦潛馳回香港矣。德壽知公兵隊已到韶關，接電已知，亦未復有電文。不日公親到了韶，各營兵士，亦皆全齊，同抵該處。公又拍一電，詢問德壽云：「兵隊已經到齊，現在韶暫紮，如何布置，請示辦理。」等語。德壽覆電云：「全軍回省，乃定行止。」云。公卽全軍由船返粵，到天字碼頭，公

卽先上去見署督德壽，詢問情形，并請示如何調度之方。德壽曰：『現在各匪概已散了，惟是尙待辦善後而已；我今命爾去惠州，捻山、飯後崗、平山各處，辦善後，就是。』公曰：『辦善後之事，我不辦慣，且不甚熟手，如何辦得？』德壽曰：『既然爾不辦慣，卽不煩爾辦善後，爾卽帶兵去惠州，相機分派各處駐紮。』於是公卽應命，帶所部前往惠州，在玄妙觀爲駐所。派管帶李聯周營紫淡水，廖發秀營紫捻山，張萬春營紫平山，張來營紫飯後崗，其黃龍昭、柯壬貴兩營，則隨公駐紮惠州府城。公在此駐紮兩個年頭，風清浪息，并無警耗，不獨大幫匪盜全歸烏有之鄉，卽小盜鼠竊亦皆消滅，人咸謂公威望所致，亦可謂坐鎮雍容，不費兵力，而地方自然雞犬無驚矣。嗣後德壽見得惠州如常安寧，調派花墩隊營柯壬貴往肇慶府駐紮，旋又調李聯周營紮省城之豬頭山。柯壬貴到肇，卽上稟德壽，以公統領遠離，領餉不便，請懇自己逕領，奉批照准。後又調張萬春之營，去肇慶爲柯壬貴營節制。公回省，見德壽，公說及柯壬貴因遠離，自領餉後，又調張萬春營，由柯節制發餉，今豬頭山駐紮之李聯周一營，亦相離甚遠，卽由李聯周自領餉項可也。德壽卽面爲允准。後李奉札自領餉項，不久又奉札歸柯節制。公所統之營，自柯壬貴、張萬春等三營，因遠隔脫離關係後，尙有三營而已。時粵督陶橫到任，公往見之。陶督喚公去署瓊州鎮缺，公面辭之曰：『職前在南澳鎮缺，因在海島偏僻，求調碣石；今大帥喚去瓊州，雖屬大帥恩典，惟又屬山島荒僻，職不願去也。』陶曰：『爾旣不願去瓊州，則爾再回碣石鎮任，何如？』公卽面允。公之部下，尙有三營，聞得要銷兩營，廣州府魏心溝，意思運動接帶公之兩營爲統領。公之部下各營人等，探聞此耗，卽相約上見公，各營長曰：『現各勇丁等，聞得

有人弄承接之說。惟現各哨長什長散勇等，均說無論何人，均不服其接帶。若大人不帶，即請差云云。公亦無可如何，但此點消息傳到龔心湛耳邊，龔知事不可爲，遂於運動接帶一層，棄置不議，且做好人情。在公處。後龔見公，謂曰：『現碣石鎮莫善積統有三營在該處矣，某代回明督憲，札公并統帶三營，隨赴碣石鎮印務如何？』公答曰：『既如此，爾回之便是。』龔遂稟陶督，奉照准。公奉到公件，隨帶所部三營，往碣石赴任。路經檢山，管帶廖發秀，因病不能出接公。廖力請假，求放人接帶，公詢問實在情形，即照准放胡坤山接帶該營，於是共統下三營，均隨公到碣石任事。時光緒二十八年。後佈置胡坤山營，駐紮陸豐縣，留張來一營，及黃龍昭一營，在碣石駐紮。時黃龍昭告假，即札花翎候補知縣劉成葉接帶。數月，成葉告假，允准，放謝鴻恩接管，飭往汕尾駐紮。公於是年，奉旨補授河南南陽鎮總兵缺，公見該缺太遠，稟請調補碣石，奉准。二十九年，又奉陶督調張來之營，回紮省之南海屬西樵官山地方。公見地方安靖，所部下之營，均四處調往，既將盡淨，僅此兩營，無足輕重，即稟請銷差，奉岑督批准銷差。由公遣散爲農云云。其後，公因風濕舊症發作，要延醫調理，即上稟粵督岑，呈請將碣石鎮一缺，開去，奉批不准；第二次又復懇請開缺，情辭誠摯，奉批有云：『公聲望素孚，威揚中外，卽稍有微恙，儘可力疾從公，縱然臥而號令，亦無不可。』等云；第三次再上稟請，復批不准。後公回省，在沙河劉家祠，住延醫岑督春煊，遣派外巡捕往視詢問。其巡捕見公果屬濕氣復發，回稟復。不久岑督卸事，新任粵督周馥接篆，公上稟呈請開缺，奉批：『應照據情代奏，是否准行，仍候朱批，另行飭遵。』公得此批，卽請周馥委署任人員，到交接卸，時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正

月公回欽開處，得以省墓。

宣統三年，公見時局多難，於六月間，由西河赴省一行，仍往沙河宗祠。八月下旬，聞武、漢反正，省城紛紛擾亂，勢極危迫。公因無權在手，雖欲如何設施，不能從心，迫於九月九日，出香港暫為歇息。九月十九日，粵省反正，公於是月二十四日，回到省城，復往沙河。粵都督胡漢民，遣阿克夫等數人，到沙河見公，請出而幫忙，并力陳前清乃滿州胡人，并非漢族，現在已光復轉，民國即告成立，一統山河，胡督憲聘公幹事。公見說，亦是道理，再四沈思，見省城雖反正，各兵勇十餘萬，紛亂如絲，迫而一出，以見胡督。公入見，胡督曰：『現在之事，雖然仗仰先生，得以反正，復還漢土，但刻下之事，專望老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我今不過做一總理而已。所有兵權一切事務，專望老先生統轄也。』公曰：『我今年紀比壯歲不同，且部下少在左右，焉能擔承如許重任耶？』胡曰：『爾老先生，無論如何，總要幫忙幫忙，纔是。』談不久，公辭出。次日，胡督即遞到公件，請公為廣東省民團總長，所有此次光復各民軍統領，皆歸節制。十月三十日，到八旗開印任事，所有糧餉兵隊，皆為管轄。

香林按：永福於受委為廣東民團總長後，即發一通告，於彼行誼及思想，甚有關係，其文云：『廣東民團總長劉永福通告軍民文：為通告事。現准粵省軍政府大都督胡，以各路民軍，必須設立統一機關，以資總攝，特照會永福任全省民團總長。永福年七十餘矣，精力衰憊，懼不克勝，顧念吾粵此次和平改革，光復故物，民軍雲集省會，而外屬土匪，動假民軍名目，四出劫掠，其稍存秩序者，亦勒繳械，勒捐款，怨咨載道，大局岌岌。永福本粵人一分

子亦軍人一分子，恐污粵人軍人名譽，重以大都督與統領之諱勸，不得不勉出任事，期效力於萬一而維救之。夫吾粵東接閩，西連桂，北枕五嶺，南濱大洋，風俗言語嗜好與中原異，固天然獨立國也。秦之趙佗，隋之馮盎，鄧文進，元之何真，皆乘變亂時代，崛起一方，安輯人民，鞏衛疆圉。今兵力強厚，獨立之局告成矣，所以謀善後者，何止萬端，而亟爲治標之策，莫如靖匪亂，籌軍餉。靖匪亂，則非鼓其忠義之氣，不足以奏功；籌軍餉，則非予安樂之福，不足以集事。茲二策者，著手雖不同，收效實相倚。吾輩欲建偉業，博榮譽，必思所以壓人民希望，太平之心，而後富者不惜其財，貧者不愛其力，舉而措之，易如反掌。永福願與諸統領及諸健兒約，尅日編列軍隊，訂立條文，約分四路，徧定各屬州縣：中路出廣、肇、羅、東，路出惠、潮、嘉，西路出高、雷、廉、欽、瓊、崖，北路出南韶連。其已平定者，宣布德意，未平定者，解散匪禍；遇有危迫警報，另行抽調赴援，務期旬月之間，大局安堵。辦理而善，則吾軍人應盡之責，不敢以爲功；辦理而不善，則吾軍人莫大之羞，宜引以爲罪。嗚呼！大衆旣犧牲財產，以備供張，吾輩亦當犧牲身命，以圖報稱。今日何日？今時何時？危急存亡，千鈞一髮，此烈士殉名，英雄救國，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抑永福尤有不能已於言者：永福自弱冠時率黑旗隊前赴越南，平北圻，定居保勝，嗣北圻以他族逼侵，乞援於我，爰統所部繞宣光大嶺，疾馳河內，大破敵兵，斬其統將，甲申一役，轉戰北圻之河內、北寧、山西等省，迭破敵兵於丹鳳、懷龍，復會滇、桂、粵軍，進攻宣光省城，前後大小數百戰，屢以孤軍當大敵，幸無大挫失。永福之所爲，非以效忠越南，實以捍衛中國。迨入關後，中東事起，率師駐臺灣，與強敵相持，謬承士民推戴，卒以讓項支絀，子身內渡。

自是感憤時局，棄職隱居，鬱鬱至今，已歷數載。自維生平碌碌無所長，惟推誠布公，愛國愛種，當艱難危險，歷萬折而不少變，投身軍界以後，尤復嚴定紀律，與士卒誓死守。凡永福已往之歷史，皆注力於抵禦外族，不敢稍與同類相殘殺，而積誠積愛，士卒用命，亦實有以左右而始終之。今諸統領諸健兒，其誠愛粵紀律當不少遜於永福，他日名位事業，或且遠在永福上，願所以斤斤及此者，發矢之始，不得不正其弦，築垣之始，不得不正其基也。否則軍情不固，軍律不嚴，小之貽生民塗炭之憂，大之起強鄰干涉之禍，永福身敗名裂不足惜，其如大局何！爲此通告各路民軍，互相訓練，急救危亡，吾人民亦當共諒苦衷，各安生業。地方不靖，則吾輩任之，餉需不繼，則大衆任之。廣東省，廣東人之廣東，斯言聞之熟矣。垂涕而道，毋任痛迫！永福特告。（見時事新報館印行革命文牘第三册佈告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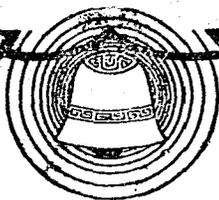
時財政困難，所有各兵勇，每一旬日，僅發火食，并無月間薪糧支借；且統領十數，民軍十餘萬，事務繁多，甚爲難運，其中艱難，不堪言狀，僅辦將匝月。十一月下旬，卽具公事告辭，得承允准。十二月初一日交卸，卽於初旬，由宣壁兵輪回籍，水程經瓊，公上一行，蒙各界歡迎，住數日，轉搭深航兵輪到北海，轉回欽州。民國壬子、癸丑、甲寅等年，均開住云。

香林按：永福辭去民團總長後，雖隱居里下，然於國事，仍未忘懷。直至民國五年十二月，始以憂卒。廣東通志節錄欽州第十七次徵訪事實冊籍劉永福傳云：「壬癸甲乙等年，康居里下，聞中日交涉，喪失國權，猶抗電請任征

戰年八十，考終於里第，時民五夏曆十二月十六日也。事聞，大總統諭曰：「欽州濶亭，國之宿將，遠聞遠逝，駭悼殊深。」國務院議卹，給銀二千元治喪，並查明生平事蹟，付國史館立傳。此外，廣州市欽縣學會刊第一卷第二期所載林繩武劉永福傳亦有相類紀述。

劉永福歷史草終

劉永福之矢窮內渡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劉永福歷史草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七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致)

輯 校 者 羅 林 香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194)

